民國叢書

第二編

·87·

歷史·地理類

徐旭生西遊日記

新疆遊記

徐旭生著

謝彬著

上海書店

徐旭生西遊日記

徐旭生著

叙言

我于民國十六年初夏，同瑞典的赫定博士率領著西北科學考查團到中國西北部作科學的調查。十七年冬，因爲本團在新疆工作時有困難，並且合作契約已經將屆期滿而工作却全正在中途，也有請求國民政府允許延長合作期限的必要，乃將團長事務托給袁希淵先生，同赫定博士先囘北平，報告本團的理事會，然後同到南京，請求允許延期。統計我離北平共有二十個月之久，這一年多的工作，也總算成一小小段落。我個人對于科學有很高的興趣，但是對於科學自身却根本是門外漢。旅行時候的常識，比方說，照相，畫路綫圖一類的事情，我也完全不曉得，所以我這二十個月的旅行，個人毫無成績的可說。可是因爲各團員的勇猛精進，全國的成績非常的好。我在新疆的時候，曾寫較長的報告書一篇，因本團採集人莊永成等囘內地的方便，托他帶囘來。不幸那時候南北初統一，東三省對於從斷疆來的人頗有猜疑，該採集人等被捉處獄中數月，所以這篇報告書也遺失了。東歸以後，東方雜誌的編輯會由我的朋友周魯迅先生轉請我將本團二十個月的經過及

工作大略寫出來，我當時答應了，可是遷延復遷延，直延到一年多，這篇東西還沒有寫出來；這是我十二分抱歉的。　現在因我印行日記的方便，把這些東西補寫出來，權當作日記的敍言，并且向魯迅先生同東方雜誌的編輯表示歉衷。

(一)　西北科學考查團的由來

我國學術界的同人從很長的時候，就感覺到：知識，科學是國際的，無國界的，而研究科學，增進人類知識的榮譽，則當歸之于各國的個人。　我國從前對於科學方法不甚講求，所以對於科學，尤其是對于自然科學的貢獻，非常減色。　近來從各國留學返國的人很多，已經有了自行研究的能力，而內憂外患頻至迭來，不惟不能獎勵研究，並且阻凝研究。　至外人一方面，則利用其優越的財力，對于我國的科學材料，「予取予求」，毫無限制，而對於珍貴不可多得的材料，則巧取豪奪，潛運境外！　如果這一類的情形，不能有所挽救，則我國學術前途，要受到無從計算的損失。　因為深切感覺到上面所說底危險，所以大家總想把國內的重要學術團體聯絡起來，組織起來：自己出發到各地搜集材料，以為精深研究的預備。

至對于外人，則懷抱友誼，能與吾人合作者固所歡迎，至若企圖文化侵略，想攫奪科學上珍貴材料者，則設法拒絕，不使再溷吾土。民國十六年春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就是因爲想達到這種目的而組織的。這個時候，恰好有瑞典地理學大家斯文赫定博士想到我國西北部繼續他從前數次所作底考查，來商議合作辦法；我們的協會就派人同他交涉。折衝最多者爲劉復博士。協商十餘次，乃于四月二十六日訂立合作辦法十九條。協會接受赫定博士的補助，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本團成立的經過，大約如此。

（二）西北科學考查團的團員

我國團員共十人；歐洲團員共十七人。我國團員：一袁復禮，字希淵，研究地質，考古及畫圖；一黃文弼，字仲良，研究考古學；一丁道衡，亦字仲良，研究地質及古生物，一詹蕃勳，字省耕，研究地圖學；一崔鶴峰，字皋九；一馬叶謙，字益占；一李憲之，字達三；一劉衍淮，字春舫；四人均爲本團氣象學生；一龔元忠，字獅醒，爲本團照像員。我此時，住在北京甚悶，也想跟著出去玩玩，大家

就以團長相推，原因大約：第一因爲我比他們全大兩歲；第二也或者因爲我對於科學毫無所長，使我招呼團裏的行政，也是使我容易藏拙的意思。　歐洲則除赫定博士以地理學大家任團長外，瑞典團員四人：一蘭理訓（Lason）（此人來中國已二十餘年，自用此名。日記中則取其譯音，名之曰拉爾生。）爲隊長，指揮旅行中一切事宜；一郝默爾（Hummel），爲本團醫生，兼作人類測量；一那林（Norin）研究地質並作圖；一貝格滿（Bergmen）研究考古學。　丹馬一人：哈士綸（Haslund），爲副隊長。　德國十一人：一郝德博士（Haude），爲本團氣象主任；一米綸威（Mulenweg），爲本團會計；一李伯冷（Lieberenz），爲本團照像並作電影員；一錢默滿（Zimmerman），一海德（Heyder），一韓普爾（Hempel），一馬學爾（Marschall），一華志（Walz），一狄德滿（Dettman），一馬森伯（Massenbach），一馮考爾（Von Kaull）。外尙有瑞典人生瑞恆（Soderbom），隨本團照料事務，然名不列團員中。出發時的團員如上述。　到新疆後，德國團員多歸國。　瑞典又增研究地磁學并作大地測量的安博爾（Amboldt）。　團中又用新疆的氣象試習生張廣福，趙玉春，翟紹武，趙克勤等數人。　至團中所用的聽差，廚役，採集人，牽駱駝人則隨時雇

用，多寡不同。

（三） 到額濟納河前分隊的工作

我們于民國十六年五月初九日自北平出發，二十六日抵茂明安旗的ㄏㄚㄋㄚ河。因爲駱駝還沒有買好，在那裏逗遛兩月。在此兩月中，那林貝格滿丁仲良向東方屬喀爾喀右旗之白靈廟附近，考查地質，作地圖并考古。黃仲良到白靈廟東的ㄌㄠㄌㄨㄣㄙㄨㄇ尋找古城。袁希淵詹省耕則于ㄏㄚㄋㄚ河附近考查地質，作圖并考古。李伯冷哈士綸等到白靈廟照了不少的電影片。以後陸續回ㄏㄚㄋㄚ河，大隊終於七月二十二日向西出發。此時團中所買得之應用駱駝三百一二十匹，爲從來科學考查所未曾有之大隊。因工作的方便，分三隊前進：那林，貝格滿，馬森伯，海德，生瑞恒，丁仲良率北分隊；袁希淵，詹省耕，龔獅醒率南分隊；餘隨大隊工作。南北二分隊在大路南北三五十里內工作，與大隊仍保相當的聯絡。到三德廟後，因赫定博士病，未能前行，在此數日內，曾派韓普爾，錢默滿，馬益占，劉春舫到東南二百里許的三道壩，作普通的調查。劉春舫即于此

次作畫路綫圖的嘗試。　因爲要向前赶路，南北分隊所作詳細地圖，至三德廟後停止，以後止作路綫圖並考查地質及考古。　過三德廟後，水草漸乏，駱駝亦疲。劉春舫所試作底路線圖，大得赫定博士的贊許，以後李達三馬益占等亦皆漸漸學會作路綫圖。　大隊于九月二十八日到額濟納河，北分隊續到；至南分隊則因繞到鎮番附近工作，于十一月大隊西行後數日才到額濟納河。

(四)　額濟納河附近及西面大戈壁中的分隊工作及其困難

我們在額濟納河的ㄙㄥㄉㄨㄦ休息了四十天。　這時候的工作的分兩路：一爲額濟納河下游及索果淖爾附近；二爲額濟納河上游，直到毛目縣。　到額濟納河下游工作人很多而以赫定博士之畫河圖及測湖深爲最重要。　劉春舫同馬學爾沿額濟納河上游至毛目縣送信購物，春舫並畫沿路地圖。　黃仲良則從河下游繞至上游，尋找古城。　此一段工作止有作地圖，考古，氣象觀測等，至地質則無人作。　在此設一氣象測候所，留錢默滿馬益占生瑞恒同數僕人繼續觀測。　又擬設一氣象測候所於包頭，乃派崔泉九率數僕人運沿路採集品東歸，并籌設包頭的測候所。

然以後因爲經費支絀，此測侯所終未設立。 從額濟納河到新疆哈密，共分五起三路。 在額濟納河時，團中所帶錢已快用完，因派華志先率數僕人到迪化去取，轉迎大隊于哈密。 其所走路爲近來商人避重征向北所繞路，南望ㄗㄚㄏㄢㄅㄡㄎㄉㄡㄨㄉㄚ(白神山)。 後又派郝德，韓普爾，狄德滿，馮考爾，李達三率一隊先到哈密，籌設那裏的測侯所。 他們所走路爲商家所通行路，偏南，近馬鬃山，就是通常所叫「連三旱」「連四旱」的路。 以後袁希淵所率之南分隊西行時也走此路。

大隊于十一月十八日動身，初意另走一中路，歸結走到華志所走路上。 至那林貝格滿馬學爾則取較大隊偏南路，傍白神山根走。 後米綸威前行購糧迷路錯至星星峽，赫定博士因病後行，不經大石頭，逕至廟兒溝，則又途中之歧出者。 我們在額濟納河時預備不到四十日，可到哈密，所以止帶四十五日的糧，歸結走了六十二天！并且走了四十八天不見人烟的地方！ 冒大風雪仍須前行！幾乎可以說已經陷到「糧盡援絕」的窘境！幸止損失駱駝：至于人雖忍飢，却幷未損失一個，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 我們從ㄏㄚㄋㄚ河出發的時侯，從歸綏購買的糧食很豐富。

據說如果管理得宜，走到哈密，可以饒有餘裕。可是因為管理的不得宜，任便的浪費，到額濟納河上的時候，已經感覺到不敷用。以後又派人到毛目縣補充了一部分；出發三五天後，又覺到將來萬不能敷用，一方面立即減食，一方面派米綸威帶幾個僕人及輕便的駱駝，趕到前途，購買糧食。不料米綸威走錯了路，走到星星峽；又因不認識那邊的官兵，誤認為土匪，（新疆官兵當楊增新時全無制服。）甩下駱駝，冒數日夜不飲食的危險，才逃到廟兒溝。以後到哈密，經那邊官吏的幫忙，才購得糧食。等到他迎著大隊時，我們遇著人家已經兩日了。沿途困難已詳日記中，不再述。

此節除路綫圖，氣象觀測照舊進行外，考古及地質工作的結果殊嫌貧乏。一因為此地荒古時即如今日；居民殊不多見；二因為後半節團員飢寒交迫，冰雪徧地，也就不大能工作了。雖然如此，我們因此得到旅行上極有趣的經驗，並且少破前後單調奮勵工作的沈悶，這一節苦寒的旅行，也算自有牠的價值了。

(五)入新疆後的困難及其工作之分配

我們天然的困難剛過，人為的困難又起。治理新疆十七年之楊增新對于內地

人士本多猜疑，加之此時時局緊張，謠言甚多。隨便詼諧的「打手」，李建三有一次弟給他寫信，戲稱他爲團中打手，新疆檢查信件得此函，大爲驚疑。我們第一次見楊將軍時，他還拏出來這封信讓我們看。隨便取名的「團長」，道路傳言中外合組兵一團，帶各種最近世的利器往打新疆。謠言之興，團長一詞很有關係。新疆軍界，營長以上均稱統領。哈密阿副將見我時，稱我爲統領，他一定仍以我爲軍界的團長哩！全成了謠諑的起點。楊將軍疑惑本團爲馮玉祥將軍所派遣破壞新疆秩序者，乃調兵遣將，抵禦本團于境上！華志至迪化後，不準送款至哈密；郝德等至哈密後，不準設立測候所，送至迪化。境上新調到的兵力有數千之多！及至十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全團到哈密，他們看見來者不過是些風塵憔悴的書呆子，疑團始漸減少。二月二十七日我們到迪化。以後見楊將軍，說明來意，他對于我們的疑惑，雖未完全消釋，可是很承他的優待，對于工作，亦準盡量發展，不加限制。新疆方面的困難始行告一段落。新疆開頭覺得我們爲馮將軍所派遣，攻打新疆，至甘肅方面則因我們從北京出發，而北京當時仍屬奉天的勢力，所以疑惑我們爲張作霖先生所派遣，攻打甘肅！道路傳言又謂本團有飛機，有大炮，然則我們額濟納河上所留底團員，必有軍事作用，自屬毫無疑義！並且本團的飛機雖屬「查無實據」，而大炮則殊屬

「事出有因」！本團因爲要放輕氣球，探查高層的風向，所以帶了不少長五六尺，徑六七寸的大鐵管子！這樣的「大炮」，留了十幾架在額濟納河上，當然不能使甘肅省政府安心！他們開頭派員檢查，以後又强迫團員馬叶謙生瑞恒到蘭州，解釋一切，生君到蘭州後，並且眞正坐了兩天的牢獄！直至我們電達國民政府的蔡子民先生，得蔡先生向馮將軍解釋，始被允許繼續工作。且此事尚有一節頗可慰藉：即馬生二君雖到蘭州，錢默滿君却仍留ㄙㄥㄉㄨㄦ的測候所，測候工作並無間斷是。——新疆工作得允許後，赫定博士即與我斟酌分配：除了哈密的氣象測候所終未得允許外，在新疆境內，設氣象測候所三處：一迪化，一婼羌，一庫車。

又于三處附近山上設副測候所各一處。迪化的副測候所，在迪化東百里之博克達山中，由韓普爾，翟紹武，趙克勤輪流在兩處觀測。婼羌副測候所在南七十里山中，由狄德滿，李達三，趙玉春輪流在兩處觀測。庫車副測候所在西北離庫車八十公里之喀拉庫爾，由華志，劉春舫，張廣福輪流在兩處作觀測。郝德博士則周流各處；等到十七年冬我們將回北平時，他並且得允許，將到吐魯番作數月觀

測。那林到羅布淖爾附近各處考查地質；貝格滿同哈士綸也到羅布淖爾附近考古。黃仲良先到吐魯番後順大路附近西行到天山西端；丁仲良亦起于吐魯番，後循天山根西行至天山西端。袁希淵則在天山北路各處工作。當日工作計畫大略如此，至次年考查期延長後，工作區域均有擴大。工作計畫既定，外部困難減少而內部的困難又起。緣赫定博士原定考查計畫，本想利用新式飛機航行天山南路大沙漠，畫地圖並探尋古迹，他因同德國國家航空總公司 Luft-hansa 訂立契約，該公司供給考查用費，用該公司飛機以爲該公司作宣傳。此項計畫曾在北京提出，因當日的航空署反對，遂暫擱置。可是赫定博士總還想到新疆後從楊將軍處設法挽回，然終無成功。以後 Luft-hansa 不願繼續契約，以致德國團員紛紛歸國。本團中國方面本無固定經費，此事既起，全團經費根本成了問題。赫定博士不得已，乃于是年五月六日回國，另外籌募經費。經他努力的結果，經費不成問題，而新疆方面的困難又起！起初還覺得是無意中的誤會，以後才知道是有意的妨害。赫定先生同我本來計畫十七年冬穿天山南路大沙漠，乃竟毫無理由地被阻

止，止好留團員在那邊工作，暫返北平，再往首都訴之于國民政府。此事經過，日記之末已經摘要述說，不再贅。

（六）此二十月中工作的成績

我們東歸以後，大家見著常問我們有什麽新發現，好像疑惑我們是否有新發現，他們把新發現看得異常名貴，其實發現又何嘗是那樣希奇難能的事情。我們在那邊旅行，可以說沒有一天沒有新發現。因爲我們所走底路，除了新疆的一部分及額濟納河附近，從來沒有科學家到過那裏。隨便畫一點路綫圖，檢幾個石刀石斧，把牠記載起來，何一非新發現者。最重要的發現，則爲袁希淵在新疆阜康縣三台附近所得之恐龍化石。此化石在下侏儸紀地層中，在亞洲尙屬第一次發現，並可以推倒從前地質學家天山東段無動物化石的斷定。瑞典有一地質學家對赫定博士說：「你們費鉅欵，作考查，卽使止得此一件大發現，已屬不虛此行」。其言洵非無理。外如丁仲良在茂明安旗内ㄅㄞㄧㄢㄅㄡㄎㄉㄡ（富神）山所發現之鉅大鐵鑛，或將爲中國北部之漢治萍。黃仲良亦發現若干古城，工作甚好。

郝德博士的氣象觀測亦爲從前無人作過之工作。羅布淖爾位置問題，久爲學者所聚訟。赫定博士既證明今之羅布淖爾係南移，並非中國古圖的錯誤，如Prshevalsky所說，這一次那林到那邊，看見羅布淖爾又復北移，南邊的湖又將乾枯，更足證明赫定博士辯正的無誤，且中國西部最大的湖位置變遷，我國及世界學者尙全未及知，此發現更有關係。至于我們全團對于赫定博士全表感謝，他在經濟上對我們一部分的幫助還是小事，他的工作精神，老而益壯，實足使全團得一種興奮劑。全團工作良好，他實應居首功。在這一切成績以外，還有兩件很好的結果，深應注意：第一，這一次的考查足以證明中國科學家對于工作的強固意志及豐富能力，并不像歐洲近視眼的外交家所說：「中國的人那裏知道大沙漠是什麼！他們將來走出包頭不遠，即將全體轉回北京」！第二，這一次的考查足以證明我國人並無盲目排外的意思，如爲誇大狂所蒙蔽之歐美人所宣傳。這兩件證明實已足在精神界中開一種一紀元。至于我東歸以後，本團團員繼續作很重要的工作，得優美的成績，因爲不屬于我所談底一節，並且我現時知道的也不詳細，暫且不談。

我對于我們此次考查所要說底話，略如上述。至於現在所印底西遊日記，不過是每天所隨便紀錄，無大可說。我東歸以後，總想把牠整理一番，再行問世。遷延一年，終於沒有整理，聊草的把牠印出來，實在是我很抱歉的。不過我所記底事情全經過一次考核，像謝彬那樣大段抄錄成書並且採道聽塗說的話引他族人的反感，則還不至于。謝彬新疆遊記載纏頭幼女至若干歲即請同教中阿訇開窟窿。我覺得這種初夜權的遺留，頗有興趣，所以就在各方面打聽，結果是確知並沒有這一類的事情。並且聽說懂得漢文的纏頭，因爲謝君這樣的瞎說，對于漢人頗抱遺恨云。雖然如此，這是否足以贖我懶惰的過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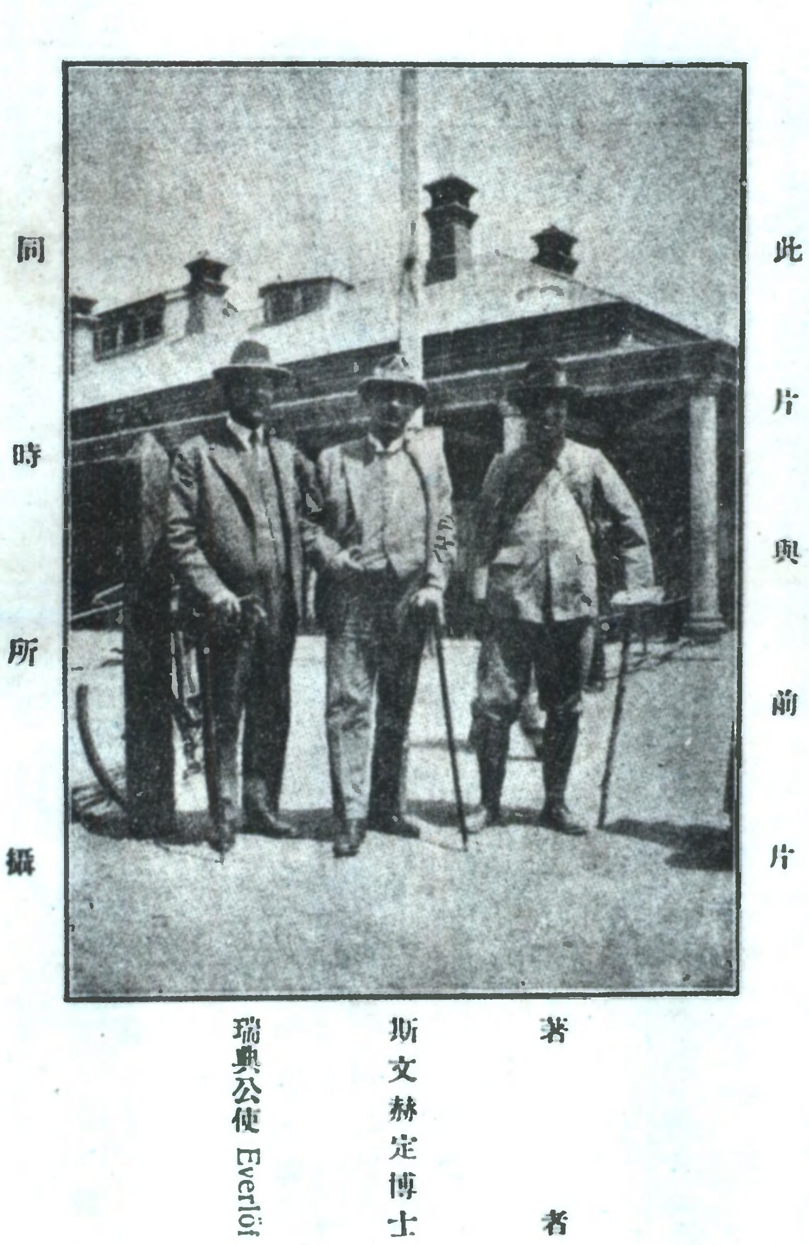
徐炳昶。民國十九年八月十八日北平。

西北科學考查團在北平



西直門車站出發時攝影

從右數
第二露半面者爲李憲之
第三爲馬叶謙
第四露半面者爲袁復禮
第五爲劉衍淮
第六露半面者爲崔鶴峯
第七爲黃文弼
第九爲著者
第十爲斯文赫定博士
第十六爲詹蕃勳
餘爲送者



此片與前片同時所攝

著者　斯文赫定博士　瑞典公使 Everlöf

徐旭生西遊日記

目錄

附插片目錄

徐旭生西遊日記

第一卷　自北平至額濟納河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九日，因爲要到中國西北方，作科學的調查，受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的委託，用西北科學考查團團長的名義，率領團員自北京西直門上火車。團員同行者八人：黃文弼（仲良），丁道衡（仲良），詹蕃勳（省耕），龔元忠（師麓），崔鶴峯（泉九），李憲之（達三），馬叶謙（益占），劉衍淮（春舫）；還有瑞典團長赫定博士，郝默爾醫生；從行僕人一：王殿臣；赫定所雇採集人三。同車者有李仲揆先生率地質系學生五，日本地質學生一。共二十三人。火車原應十一點五十分開，然實在開車時，已經過午。下午兩點過昌平，風起，時有黃塵如柱。麥止有尺許高。兩點二十五分至南口，微雨數點，然旋晴。王殿臣同赫定僕人下車買東西，火車已開，大家非常驚惶，以後才知道是倒車，驚惶始止。過青龍橋時，已經四點。山勢漸低，山間有殘餘碉堡頗多，寬廣各一二丈，每邊三門。山根有石河，沿河

還有幾個碉堡，河外就沒有了。四點半過康莊，已屬平地。五點至懷來。城在車站南邊，極大，半在山上，半在山下。自西邊望去，城內山上並無居民。過懷來，不見麥苗，問人，始知亦有麥田，不過甚少，且皆春麥也。六點過新保安城，城頗大。有稻田，沿大洋河畔。路北有鷄鳴峪城。聞山南有煤礦，有高綫鐵路，尚未築成。至宣化時已過七點。過張家口後就寢。

十日早晨醒，已到大同，車停甚久，開時已將六點鐘。天氣甚冷，穿一件毛背心，僅能支持。後過孤山，堡子灣等處，村落很稀。七點鐘過豐鎮，後過紅沙壩子，官村，蘇集。蘇集附近有天主教堂，頗宏大。九點四十分，過平地泉。十點十分過三岔口，地勢甚高。看高度表，已出海面一千五百公尺，宜濫度很低。出長城後過八蘇木，十八台，馬蓋圖，卓資山，福生莊，三道營，旗下營等站。兩點半至綏遠。出塞後，土地大約全已墾闢，但樹木幾屬絕無。再看高度表，又降到出海面一千一百公尺。過綏遠後，樹木復多，乍視若內地。過畢克齊，察素齊，至陶思浩。北望陰山，山勢雄奇。後又漸低降。過麥達召，

薩拉齊，公積坂，磴口，南見黃河。七點多鐘到包頭，瑞德團員至車站來迎。雇車入城，至團中所租屋住下。晚飯後，赫定，仲揆同我全有演說。睡時已十二鐘。

十一日五點多鐘起，整理一切。午後到縣公署，見縣長李君。李君名暾青，字少白，年三十餘歲。歸後騎駱駝出遊，將出城，但因天晚，恐不能進城，在城內繞箇灣子，就回到寓所。寫理事會及家信各一封。晚餐後，赫定因出京時有四箱遲到車站，未能帶來，後接電知為稅關所阻，請我給步農打一電報，請其到稅關交涉，遂公同擬一法文電報，但因時晚，必等到明早，才能發出。寢時已將十二點。

十二日早起，晨餐後，打起裹腿，背上望遠鏡同水壺，携起手杖，同仲揆，黃仲良，省耕，丁仲良，地質系學生，及赫定所雇採集人莊永成同出城東北門，探尋古迹。剛出門的時候，忽然感覺到：現在雖然還沒有求得到知識，然而也像箇求知識的人的樣子。從前多少年的人，想求得知識，卻專在斗室故紙堆中繞灣子，

那怎麼能行得了！人類的使命，就在征服自然，並沒有其他的話說！想征服自然，却不到自然界裏面去找，那豈不是南轅北轍！出城六七里，有一地名二道壩子，泉出涓涓，至爲宜人。道右有小阜，仲揆說，那邊或有古物，可以去看看。大家分頭找尋，黃仲良得一石斧，大喜。又前行五六里，道左有一大村，名開周窰子；右有一小村名老包，後知爲鄂博的轉音。老包村後爲昨日仲揆所找得底有古器物的地方。仲揆引我們至此，即分路率領學生往北山找尋地質材料。丁仲良隨之前往。我同黃仲良，詹省耕，莊永成往老包村後。途中，我也得了一件石斧。以後跑了一兩里，分途尋找，很找到幾件東西。回到老包村大道左，見一老人正在種豆。問他，知道他姓楊，住此村已經七世。現因土匪（又稱獨立隊全是戰敗的軍隊，楊老人則稱之曰歹人。）不靖，他們全不敢在家住，搬到城裏；老包已成空村。我們因爲他們房子已空，就要求進去看，希望或者能得一點風俗的材料。他的房子雖不潔淨，却還整齊。室中供有福祿壽三星神像。包頭睡土炕。楊老炕上一尺多高，先用紙糊好，後給兒童寸上，頗整齊可觀。畫後用油油一過，故頗堅固不易破

損。後知本地便家皆如此。出老包折回，途中見左旁有一大墳，圍以周牆，往視，則題前國會議員綏遠中學校長王烈士亞平之墓。叉路，到劉保窰子，天已過午，我們還想到前面尋找古器物，見一大門，叩門乞茶，一婦人引入室中，主人年五十許，王姓。問王烈士是否卽其本家，據言卽其弟，因在綏遠辦報，得罪了人，潘都統時被害，後經昭雪，乃立墳作紀念云云。飲茶後乞食，彼命婦人烙餅，得飽食，情意殷渥可感。飯時聞雷聲，恐天雨；飯後出，則無雨而風大起。目的地卽在村南，地方甚大，陶片石器頗多，惜風太大，止尋找一周，遂返。今天我們第一次作工，成績頗佳，得石器陶器數十件，心中非常痛快。歸少息。晚餐後因仲㒟明日將返薩拉齊附近，考察地質，談頗久。向仲㒟商借高度表，仲㒟慨捐本團，至爲可感。寢時十二鐘。

十三日六點起，與仲㒟及地質系學生作別。天氣頗寒，加衣不暖。午後少睡，騎駱駝到城外。歸後補作前幾天日記。晚餐後與赫定先生及黃仲良談論考古，見赫定先生在古樓蘭所發現之書札古物照片。寢時十一點多鐘。

十四日昨晚剛睡下，袁希淵到，復起，談論至一點鐘寢。晨起將七點。早飯後同黃仲良，及採集人白萬玉，靳士貴同到西門外里許西腦包，包頭土語來泥二母混淆難分。腦包仍即鄂博的轉音，蒙古分界處置石堆，名曰鄂博。尋找多時無所得。西北行，至一廟，內附設小學校，未見學生及教員，止有一守廟老人。學校扁上題地名爲井坪，問人則稱爲井兒平梁。梁字念的極輕，廟內分規牌亦如此寫。廟內供馬王，牛王，騾王，龍王，財神等。廟宇甚新。白君請守廟老人烹一點茶，答言出門找一個人就來，遂一去不復返，時有兒童探頭而已。後始知此地爲「獨立隊」所擾害，已成驚弓之鳥，我們異言異服，老人嚇極，安敢再來！又往西北行二三里許，折而南，至一村，村名尖坪。後有一小廟，廟旁有大樹二。廟中神像，三髻長鬚，帶道士冠，頗端嚴，不知何神。前有一神牌，取出一看，上題供蚜蚄俸虮蚊之神位。外有一八楞兩端細中粗之一小軸，上寫上上，中平，下下等類的字，知爲卜卦所用，遂竊携歸。南至黃河岸，想看看從甘肅來的牛皮筏子。問人，則今年尚未

到。用遠鏡隔岸望見鄂爾多斯境內的蒙古廟。到村茶館裏面吃了兩碗麵。左鄰即爲一鴉片煙館。聽說綏遠境內鴉片全是公買公賣，回廳已經七點，今天所走，大約有四五十里路。

十五日晨起七點多鐘，早飯後出買布靴一對。又至中學校，遇校長陳君國英，係中國大學畢業學生。學生五十餘人，共兩班。至教育局，遇一王君。返廳時兩點多鐘，大雨雹，大者如棗。雨止時，外國人可用以相投爲戲，足知其多。

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四日，沒有作什麼事，淨給稅關打麻煩。起初是塞北關藉口財政部的訓令，一定要收稅；後來是統捐局也要收稅，我們因爲以前絕無此種惡例，堅持不許；以後因爲要趲赴路程，一面暫允納稅，一面分函理事會，請其力爭。因爲這些麻煩，起程耽誤兩天。十八日始全移至城外，十九日仍未能起行。十八日下午到澡堂沐浴。

二十日早五點起，收拾上路，然出發時已八點一刻矣。此行先雇駱駝到白靈廟，赫定先生自購的駱駝在那裏等候，到那裏換駱駝後，再往西行。過井兒平

榮，二道沙河，大仙廟。此時曠野荒荒，始有出塞之感。朗誦摩詰老將行，倍覺壯美。又覺今日炮火發明，至殺風景。曼衍游思，亦極可笑。復前，過毛鬼神窰子，（土人讀若包鬼生窰子。）公忽同，到崑都侖口子，也叫作七爺口子。地依烏拉山根，離崑都侖河約一里，過此即將入山，故亦名前口子。至此地時約兩點鐘，即行止宿。帳篷搭好後，即同黃襲崔馬劉李諸君，往觀崑都侖招。招去住地約八九里，署名法喜寺，爲烏喇特旗東公家廟。牆全白，上有紅邊，遠望似洋式樓房。招內記名喇嘛，聞有千餘，但現因時局不靖，富者多往後山或家內居住，現在招者不過百餘人。聞爲康熙年中建。每年自陰歷六月十五起至十九止，爲誦經大會，遠近來的人甚多。其正殿初不肯開，藉口于道人把鑰匙帶往後山，知其托辭，堅請乃許開。正殿前外面繪四大天王像。手中所執法器與內地所塑同，但面頗醜惡。天王東有一圓輪圖，似六道輪迴圖。西旁有一大方格若圍棋盤，每格內有一藏字。問喇嘛，則亦但識其音，不識其義。殿內初觀略如雍和宮大殿，前掛一阿彌陀佛像。中爲大喇嘛法坐。再後有佛像五尊。中一爲釋迦像，右

一爲多羅菩薩像，左一爲宗喀巴像。餘二尊不知何名。周圍皆畫壁，甚佳，惜光甚暗，不能照像。上仍有一層，樓梯在外，大體略如香山之招廟式。既登，又不肯開，強而後可。前正面有二銅獸如羊，中有一銅輪。龔君照像一。聞廟中一喇嘛，新自後山請來，年十八歲，但其分位與大喇嘛等。蓋蒙古招內大喇嘛皆與四活佛相類，依轉生說選定。廟前有一小林，或楊或柳，非常繁茂。可知此地氣候土宜尚宜樹，但無人經營，致樹木極少，殊堪惋惜。返甚困乏。崑都侖河寬約五六尺，上有一獨木橋，過時頗競競。今日出行第一日，即將水壺打破，心甚不適。晚餐後少息即寢。

二十一日四點半起，啟行時已七鐘。入山，循崑都崙河谷北行。谷中村落甚稀。山勢頗佳，然聞偏西四五十里，有哈德門口子，風景更勝。二十里至沙埧子，路旁有三砲彈直立，聞爲國民軍退却時所遺，原在道旁小山上，共有七枚，有人戲移置三枚於此。彈尚未炸裂過，置此殊覺危險。再前有國民軍遺棄破汽車二，亦無人取。尚有死馬骨一，亦當時所遺。山過沙埧子以後，巖石頗

少，大約爲沙土所積。迤邐二十餘里，過崑都侖後门子，山勢始完。又得一小平原，沿河村落較多。二點鐘至王鶯塔五分子即止宿。今日天氣頗暖。此地當日頒發田時，分田受土，地名五分子，六分子，七分子等類者甚多，必須冠別字，才能分別。五分子高度出海面一千二百五十公尺。

二十二日起及出發時略同前日。過楡樹塔子，ㄘㄞㄒㄎㄍ山，七分子，公義明，二滞泥溝，六分子萬利號等地，至腦包店止宿。今日上午有風，天氣頗寒。下午風愈大，搭帳篷時頗爲繁難。今日所行地逐漸增高，頗有陵阜。腦包店四圍離山不遠，聞獨立隊駐地離此地不過二十里，兼天大風，是晚特別警戒，軍士八，學生四，歐人二，分兩班，披老羊皮襖，輪流守夜。夜中如獨立隊果來，戰鬥員與非戰鬥員宜如何動作，皆分撥明白後始寢。寢時至爲警備。腦包店出海面千四百公尺。

二十三日風止，天朗氣清，然甚寒。昨晚風狂心驚，頗像中國的現狀，希望明日的中國得如今日，雖尚嚴寒而已天朗氣清也。啟行三四里即入山；土人名腦包山。過六乂灣溝，架笇兒旗溝，察罕音洛，聞土人音似如此，至紅瓦地公宗止宿。尚未

到六又灣溝時，見山上有一石堆長城，上山一看，見有數丈尚齊整，似年代尚不甚遠。南北綿延頗長，不知何所起止。疑爲明代築，但尚未得歷史證據，留以俟攷。山勢至架竿兒旗溝已畢，然仍有岡阜。山中所種以鴉片爲多。今日風甚微。四五點鐘時最低溫度爲三度。紅瓦地公宗高度出海面千六百二十公尺。然聞郝德博士說，此地實出海面高度當爲千六百八十公尺。

二十四日今日所行地無山，止有陂陀起伏。過ㄒㄙㄨㄥㄒ；再前，道右爲巴顏腦包；再前，道左有大村叫作同興公，道右有村，叫作四誠公；再前道左爲ㄙㄢㄐㄡㄗㄍㄅㄚ；再前爲公衆塔；再前爲二極土，再前爲ㄏㄝㄐㄜㄧㄢㄊㄤ；再前到ㄅㄞㄧㄣㄅㄌㄍㄣ，或作ㄅㄞㄧㄣㄅㄌㄚ，止宿。ㄏㄝㄐㄜ爲從前村名，ㄧㄢㄊㄤ爲洋堂的轉音。因爲那個地方有一箇天主教堂，所以那樣叫。搭帳篷後，少息，聽說教堂內有郵局可以寄信，遂寫家信一封，同黃仲良，袁几再到ㄏㄝㄐㄜㄧㄢㄊㄤ寄信並參觀。教堂外有一土寨，四角有砲樓，頗整齊可觀。內有居民約百家，有一教堂，一小學。教堂建於一千九百零四年。一千九百二十三

年曾爲土匪所破，一神父被殺。據神父言，自建教堂至今日，與土匪衝突，至少也有二十次。現內有民團，自爲守望。教堂爲土建，（北地無製磚窰。）窗則以繪聖蹟的玻璃作成，這一定是從外國運來的。內中布置楚楚可觀。堂南側有一小榆林，聞已六七年，粗才盈把。小學共三班，四十餘人，共一教室，一教員。教員李姓，年約二十，著一短布襖，人頗質樸。黑板上寫百家姓數句，大約卽其教材。塞外土坡上有一小聖母堂，則用磚建築。固陽縣城內亦有一教堂，外尙有二分堂，信教徒約千餘人。現神父二西人，一爲比人，一爲荷蘭人。我們往那裡參觀時，他們因爲赫定先生路過拜訪，來ㄅㄞㄧㄣㄅㄌㄍㄣ回拜。回來以後，同他們很談一會子。據說：固陽一縣地，種鴉片者約兩千頃。去年縣知事每畝收洋二十元。每畝中收可得洋百元，上收可倍，所以禁令成爲具文。大約出禁令的商震也並沒有眞去禁止的心思。聽拉爾生說，ㄅㄞㄧㄣㄅㄌㄍㄣ當爲蒙古語ㄅㄞㄧㄣㄅㄌㄨㄎ的音變。ㄅㄞㄧㄣ卽漢譯的伯顏，巴延等字，其義爲富；ㄅㄌㄨㄎ的意思爲泉；ㄅㄞㄧㄣㄅㄌㄨㄎ就是富泉的意思。今日中午天氣頗熱，然聞井內尙

有堅冰。高度出海面一千五百九十餘公尺。聞土人言，天主教神父亦時以槍械供給土匪，未知確否。

二十五日今日所行路比昨日起伏較大。過ㄨㄝㄦㄊㄨㄏ；再前爲ㄎㄨㄌㄧㄝㄌㄧㄝㄌㄨㄙㄨ，村落頗大。自此以後民居已完，入蒙古草地，無復村落。又四五里，過一地，有水，尚未正午，即止宿。水並無源，不過一小湫；名曰ㄞㄅㄨㄍㄢ河。極困乏，小眠。午餐後天氣頗熱，到湫中小浴。到河東南小村一遊。村名崔家灘，居民五六家。居室皆作洞形，上用灣形坯作成長圓頂，外以泥封之。前有門有一小窗。有秦姓老人頗知種樹，但所種樹因天寒不茂。此地食用點燈皆用菜子油，因煤油即在包頭，也得七八元一筩，太貴，故不能用。所用粗布皆自包頭販來；即包頭亦不出布，仍自他處販來，故價值約比關內貴一半。所食菜止有蔓菁，葱等類。

二十六日今日所行地與昨日起伏大約相等。過ㄍㄨㄧㄚ，初見「蒙古包」，但裏面所住底人却仍是漢人。據他們說：他們是ㄅㄞㄧㄣㄅㄌㄚ的人，因爲那面沒

有牧地，所以來這裏租地牧羊，每年出租金約十三四元。又前行，過ㄍㄨㄧㄣ，至一地，據土人言名ㄇㄧㄥㄢㄐㄧㄚㄕㄚ，天尚未十一時，即行止宿。今日止行二十餘里。搭帳篷地依ㄚㄇㄙㄝㄦ河，仍爲一小湫。但河身內掘地不一二尺即可得水。西人乃掘一小井爲食飲之用。天氣甚熱，到上游一小湫內小浴。午餐後見二蒙古人，與之談，他們約我們到他們住的地方，因爲不遠，就同黃仲良及學生同去。他們所住並非蒙古包，卻是一個帳篷。據他們說：他們是歸化附近的人，來此地游牧，因爲是夏天，所以不住蒙古包。他們有四百多匹馬，據說，每馬每月出租銀二錢。他們仍購食米穀及猪肉，並無「羶肉酪漿」。猪肉每一元可購五斤。仲良及諸學生爭向之學蒙古語。但他們所說底話音頗不準。比方說：偏北小山頭上有一腦包，問他們叫作什麼名字，一箇人說叫作ㄚㄇㄙㄝㄦㄚㄝㄪㄚㄝ，後二音如法文的 euveu；又一個人說叫做作ㄚㄇㄙㄝㄦㄏㄜㄌㄠㄅㄠ。再詳細問他們，他們就說兩樣說全可以行。——今天因爲赫定派隨從的蒙古人往前途探問從綏遠及ㄏㄚㄌㄣㄨㄙㄨ來的外國人聚集在什麼地方，所以止宿甚

早。晚餐時，蒙古人回來，據說他們在東邊三十里一地方住居，彼處水草很好。赫定先生遂決定明日到那裏會集。——途中夜裏輪流守夜，昨夜應該我守夜，止睡兩點鐘。今日午後睡兩點鐘。

廿七日早，駱駝已經裝好，要動身了，因為駝夫的首領所騎底一匹白馬跑掉了，他就到處尋找，遂不能動身，復停下。午餐後隨希淵，丁仲良到南二三里小河邊尋找化石，絕無所得。先歸，換衣。與黃仲良，希淵登記前些天所拾得底石陶器殘片。今晚赫定先生說：在此地西方三里許尋得一好水艸地，明日移往彼間，等待從綏遠各處來的人到那裏會集。

廿八日移於昨晚所說底地方。這裏小山圍抱，止有西北方平坦。中有清溪一道，為ㄚㄇㄙㄝㄦ河的上流，在艸地中得此，也可稱勝地了。今日風頗大。睡兩時，午餐後，讀蒙古源流，見內之專名詞漢音下全附有蒙古字，就想從此推求蒙古字母。互相比較，也認識了十幾個。後悔在北京的時候，沒有買幾本學蒙古文的書。再登錄石陶器殘片。今日從綏遠等處來的外國人全會集此地，但止

有六十幾個駱駝，所以還要等待多日。

二十九日早起登ㄚㄇㄙㄝㄦㄏㄜㄌㄠㄅㄠ。蒙古境內鄂博到處全有，此鄂博則比較完備。最高處有大石堆一，上積松枝。前方(東南)有積石一列，中間插鐵叉一，叉上帶一鐵環。兩旁有立石二，再外有立木二，一木已倒。大石堆四隅各有小石堆成列，直走山下。歸早餐，擬往四周小山上走一徧，先從西北方起。正北方小山上，有積石三堆。ㄚㄇㄙㄝㄦㄏㄜㄌㄠㄅㄠ之東北有小山，上有積石柱一，高將及丈，頗爲齊整。此類石堆疑並不爲表界用，不過淺化人民美術本能之一種表現而已。下山，不欲終遊，將歸，遇黃仲良及馬益占在ㄚㄇㄙㄝㄦㄏㄜㄌㄠㄅㄠ上面照像，遂又上去一看。午餐後給胡適之寫信一封。晚雨。

三十日雨止，早有微雲頗寒。看郝德博士放小輕氣球，所以驗輕氣上下各層的風向。午後郝默爾博士給我們中國團員打防腸熱劑的第二針。晚身略發熱。寫家信一封。因爲決定明天要到白靈廟一遊，乃服ㄚㄙㄆㄧㄦㄧㄢ一枚，早寢。

三十一日早起，然出發時，已經九點多鐘。同行有黃仲良，丁仲良，龔醒，那林，貝格滿，莊永成，靳士貴，陽舒及駝夫三人。路向東北行。途中起伏頗多，但無大山。今日身熱未全退，頗覺惡寒。午後下駝走十數里，頗爲困頓。三點抵一地，叫作ㄅㄞㄧㄢㄑㄧㄚㄦㄚ，止宿。搭帳篷、支牀後，簡直困的動不得了。略息，喝茶，喫飯，精神恢復。此地有山，不高，但亂石嶙峋；不像西面的沙阜。山根離止宿所，約里許，有一蒙古包，我同黃龔莊靳及一駝夫去看。蒙古包的主人約四五十歲，有一妻；去山上放羊去；二子，也不在家。我們進去，他用酪漿享客，款待殷勤。包內西北隅有一櫃，開視則爲佛龕，上下兩層，供佛七八尊。佛皆係布上彩色繪畫者，幅的大小不一。問他們各家所供的佛，是否相同，答言完全相同。師醒攝一影，遂出。蒙古人又來送牛奶一盆。

早寢，熱仍未全退。

六月一日，早起，熱已全退，登山一望。啟行時，已九點多鐘。登駝後，不知手表何時失落，行四五里後始覺，派駝夫回尋不得。午後始見一樹，在草地

中，這算第一顆了。　近白靈廟，又望見四五顆。　遇見往西走的駱駝很多，全是往涼州去的商帮。　白靈廟不像崑都崙招，一望全是中國式的房子。　廟附近，有一河，灘甚大，水不過三四尺寬，但在草地中所見，這總算大河了；也叫作ㄞㄅㄨㄍㄢ河，不曉得與崔家灘的河，是否一河。　此河即蒙古游牧記上之愛布哈河。　過河抵廟西南二三里的小山谷中，止宿。　晚餐後，到村內購物，這裡有漢人一二十家作各種生意，遂成一小村。　櫃上陳列貨品的很少，大約是因爲蒙古人童騃，好亂翻亂看的緣故。　室中大約有鴉片煙味，且間有爐炕休息，非常悶熱。

二日早起往白靈廟。　廟前及山間有若干小白屋子，全封閉，無門窗，全是藏破爛經卷佛像的地方。　入門後，尋找喇嘛，找了很長的時候才找到。　他開一大殿旁門，並且說這是中國人才讓進去；如果是外國人，就不能進去了。　喇嘛全說蒙古話，係由一宋姓畫師翻譯。　四壁所畫佛像就是宋畫師前兩年所畫。　據說廟爲康熙年間所建，但民國二年爲蔡都統兵所燒燬，現始重建。　佛像中有極獰惡

者，有紗帽蟒袍者，極攙雜混合之致。 問宋畫師，據說全是照舊抄錄，絕無自出心裁的地方。 看壁畫訖 內尚有一門未開，喇嘛說前兩天有外國人來此照像，承認給他們佈施，以後一箇錢沒有給他們，我知道他想要錢，給他兩塊，並承許看完之後再多上佈施，他遂把門打開。 這大約就是廟的正殿，中有三尊佛像，略如內地。 前有宗喀巴像。 旁立像八，此八像前另有二像，極獰惡。 壁上嵌佛像千，外皆以玻璃蔽之，這些神佛也可謂受近代文明的恩惠了！ 想同他商議照像，他說出去再說，出來以後，才知道這個喇嘛止管這一坐殿；想看別殿，還需要另外找人，另外給錢。 問他們有多少處，他們好像說有四十處。 如此無頭無腦，隨便看看，記錄不成，照像不成，却需要花好幾十塊錢。太覺不值，所以後面各殿雖開，並未入覽，出來找他們頭目人。 主持全廟的大喇嘛不在廟，其下主事者聞爲大小ㄍㄙㄍㄨㄟ；大ㄍㄙㄍㄨㄟ也不在廟，乃往尋小ㄍㄙㄍㄨㄟ。 到他的住室，他已往村裏去，遂坐室內少待。 少頃，一老喇嘛進來，據說是白靈喇嘛，廟中實權雖在大喇嘛之手，而學望却是白靈喇嘛最高。 又一小會兒，小ㄍㄙㄍㄨ

ㄟ也回來，遂同他們談。　這個時候有一個帶紅纓帽，穿長袍，腰間帶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手上帶兩個戒指的人進來侍立，我們以爲是伺候门靈喇嘛的人，覺得很好笑。　開頭他們允許我們看，但問我們有別的意思沒有，我們告訴他們說想照幾張像，他們堅持不許。　說在殿外照幾張房子的像，也不答應。　此時帶紅纓帽的人，忽然坐到炕上，大發議論，氣像洶洶，禁止我們參觀，卽不照像亦不許入。問別人他是個什麽人，才知道他是貝勒府的一個狗頭差役，就是大喇嘛，也不敢大得罪他。　沒有法子止好出來。　午餐後又同黃仲良到村中買東西，名爲買東西，其實是北京話所謂「撩開大兒」。　談話的結果很好，據說東北方尙有故城故廟的遺址，仲良異常地高幸。　同時莊永成又同一個蒙古的駝夫到廟中同喇嘛交涉。　他們回來以後，據說小ㄍㄙㄍㄨㄟ答應我們再去參觀，但不準照像，並且參觀以後，須要上點佈施。　遂決定明日六鐘起到廟參觀，九鐘動身同ㄇㄧㄥㄢㄐㄧㄚㄕㄚ。

三日早起，到白靈廟，進廟門時廟中無人，打發莊永成同蒙古駝夫往尋喇嘛，其左右配殿因工未完畢，故未關門，遂進內一看。　遲之又久，一喇嘛出，開一殿

門，則仍昨日已參觀過之殿，又走一轉，遂出。找別喇嘛，又找不著。找著小ㄍㄙㄍㄨㄟ，他說另外四廟，他管不到，須我們自己去找。（白靈廟大約分五個廟，或四個廟，昨日所說底四十，大約是誤說或誤聽。）我們就同他聲明，我們現在不要看了；但是也不能給他佈施，因為他太同我們開玩笑；說罷，遂返。駝夫來說，今日不能動身，須要明天才行。午餐後，登ㄞㄅㄨㄍㄢ河右岸山上一觀。山上大約不過八九十公尺，可是上的時候有一節狠艱難，用手助足，才能上去。山上有一鄂博，上插二松枝，每松枝上纏有一布，上印藏文經句；一布已時久無存，一布尚存殘片，遂將殘片解下帶回。補作前幾天日記，又上河左岸山上一觀。此山比右岸山少低。看高度表，支帳篷處，出海面千四百一十七八公尺，山上則一千五百零二三公尺。

四日六七鐘時起，東西全整理好，等駝夫不來，往問，則彼等正在殺羊作餐，須喫飯後才能動身。又等了多時，還不來，又往問，則已喫罷，但有三個駱駝跑掉，他們又去找駱駝。此時郝默爾，李伯冷，哈士綸從ㄇㄧㄥㄢㄐㄧㄚㄕㄚ來，少談。又去問駝夫，則彼等受拉爾生的命令，去村中尋買雞蛋，還需要幾點鐘才

能走！我非常地生氣，蒙古人似乎全無時間觀念，以致我這半天完全虛擲！少喫一點東西，小眠。醒後，再去問他們，時已下午兩三點鐘，他們才打算起身。乃同鄒醒別衆人啟行。黃仲良同莊永成明天要順著ㄞㄅㄨㄍㄢ河下游尋找ㄉㄠㄉㄨㄣㄙㄨㄇㄨ古廟同金淨州廢城；丁仲良，貝格滿，那林，靳士貴，楊厨則向西北行，分頭尋找地質材料，古器物及繪圖。到ㄅㄞㄧㄢㄑㄧㄚㄦㄚ時，大約已十一鐘。天甚寒。立時睡著，飯來時，大約要過一點鐘了，喫罷，又立時睡。

次日聽說夜中最低溫度爲百度寒暑表之一度半。

五日七點鐘附近動身，十一點鐘附近，回到ㄇㄧㄥㄢㄐㄧㄚㄕㄚ。今日希淵因爲附近四五十里，駐有一蒙古游緝隊隊長派人來問，往同他交涉。希淵同他信口開河講一番，大約可望無事。蒙古人，想欺騙他們，極容易；想給他們說眞話，却是很難給他們纏繞清楚；騙他們幾句，也是沒有法子的事。給理事會信一封，兼士，叔平信一封，家信一封托人帶到北京。今日最高溫度十九度，夜中最低溫度兩度。

六日起將帳日整理一番。接到赫定六月助欵，發給大家。下午少息，看黑武記關于蒙古各篇。到南邊小山上走一轉。

七日昨夜很冷，最低溫度降至零下一度八。今朝天氣狠好，十點鐘以後，已經熱得狠厲害；下午最高溫度達到二十四度七；帳篷內達到三十六度，無法存站，外面涼爽的多。早晨到河北岸山溝內一遊，想找一點古器物，絕無所得，天已過熱，遂返。翻閱西域圖志。午後，到河內一浴。再閱西域圖志。到西邊河畔，走了二三里遠。晚餐後閒談；寢時已過十二點鐘。

八日昨夜最低溫度爲零上的三四度。今日天多雲不熱，然止午附近，在篷帳中也止能單衣。下午起風，並少下數點雨。今日仍翻閱西域圖志並新疆圖志。

九日昨夜最低溫度三度，今日天氣狠熱，最高二十七度。早餐後向北漫遊五六里返。終日翻閱新疆圖志。五六點鐘時浴。

十日最高最低溫度略如昨日。將午有風頗大，天陰。用赫定先生的地圖與新疆圖志對看。下午浴。

十一日早餐後，同省耕，崟占，達三，獅醒諸人騎馬出遊。馬走的狠好，但牠的後胯上有一摩擦傷，鞍上所懸底水壺一觸接著牠的傷，牠就驚跑。頭兩次，還沒有要緊，走到五六里後，牠第三次驚逸，我一不小心，就跌到地下。因爲跌下時頭碰著地，起來時頭有點暈，仿彿喝醉了一樣。向前步行幾十步，暈仍不止，止好回來，同行諸君也跟著回來。回來時天微雨。少飲酒，休息。午餐如常；餐後大睡一覺，起後，還有一點暈。詢問郝默爾醫生，答言無什麼要緊，遂同他談論多時。晚餐後少談卽寢。

十二日早起，全愈。登小山，用望遠鏡看郝德博士所放測驗風向的氣球。返同赫定先生閒談。赫定狠想曉得我們的身世，約午餐後去同他談。午餐後小眠，起去同他談。再看放氣球。此氣球爲所放之第十七箇。第一次以片紙綴于球下，上用鉛筆書寫：請拾得的人將拾得的日期，地址，附近人口的疏密及距離大路的遠近，詳細記下；並將此紙一同寄至北京清華學校，收訖，該校卽當寄回報酬十元，無誤。並決定以後每次放氣球，全如此作。我因爲手下沒有新疆地圖

，就想借商務印書館所印之袖珍地圖隨便放大一張備用。我覺得放大的時候，用比例尺按著比例放大也就完了。我就同希淵商借繪圖器具及紙張。希淵說不行，因爲按比例的縮小，對付可以適用；至于單按比例地放大，一定鬧得非常地不正確。他就勸我費一點工夫，作一張比較精密的地圖，我也沒有什麽不願意。他就告訴我說：「畫經緯度，是一件頗困難的事情。最近各國全是用ㄌㄤㄅㄝㄦ的投射法，（Lambert Projection）于作橫寬的地圖時最爲適用。ㄌㄤㄅㄝㄦ用縱橫坐標（z,y.）定經緯的各交點。各交點定後，用直綫將各點連起，即可得略近的經緯綫。用此法時，有作成的表可以備用，云云。」今天有一蒙古軍官，帶領三箇人來到這裡。他自己說他是一個營長，名字叫作ㄇㄢㄊㄝㄌ。小帽，帶眼鏡，腰間帶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極爲有趣。

十三日，因爲ㄌㄤㄅㄝㄦ投射表，單位用一，如果作一萬分，十萬分，百萬分之一的地圖，即可進退其位數，逕直取用；現在我們止能作二十五萬分之一的地圖，必須將各數用二乘五除一次，才能適用，所以今日一天忙著作牠。但是僅作

了四分之一，必須再用幾天，才可以作完這一步的工作。 下午同赫定先生繼續談論。 今日下午七八點鐘時微雨，卽晴；寢時月明如晝。

十四日，夜又雨，今天全天時晴時雨。 最高溫度十七度。 聽說京綏路斷，張作霖軍敗種種消息。 補作日記。 寫家信及寄理事會信各一封。 打防腦熱劑的第三針。

十五日身體有點發熱，不想作事，借得飛絮一本，盡一日之力翻閱完，描述心理方面還好。 下午同赫定先生談論。

十六日熱大約已退。 借得沖積的化石，翻閱一過。 此書材料蕪雜，如果寫作日記體，或者能少好一點。 信差從黑教堂（卽ㄏㄝㄐㄝㄧㄇㄨㄤ。）回，帶來英文華北明星報及法文中國之回聲多張。 翻閱一過，知道奉軍已將黃河南岸退出，並聞將退至正定。 山西已實行懸掛青天白日旗。 南軍已入徐州，並聞奉軍將放棄山東云云。

十七日繼續算ㄌㄤㄅㄝㄦ的投射表。 天氣甚熱，下午浴。

十八日仍繼續算投射表。 下午黃仲良同莊永成自ㄌㄠㄌㄨㄣㄙㄨㄇㄨ返。

據言ㄉㄠㄉㄨㄣㄙㄨㄇㄨ（譯意當作多廟）。似即淨州故城，未知確否。仲良找出中文碑一，蒙古文碑一，全有拓片。總之此地係一故城，城即非淨州治，亦必屬淨州，似無疑義。又聽說甘肅涼州甘州各屬地震，山丹，古浪受害最重。浴。

十九日早醒，起，繼續算投射表，上午算畢。午後雷鳴殷殷，未移時即風雨驟至，帳篷內牀上用油布掩蓋，僅濕一點。雨少時即停，將濕物移至外面吹乾。

廿日今日天陰。開始定地圖上經緯綫交點。黃仲良將復到白靈廟東北王府，謁貝勒王，（即喀爾喀右旗札薩克從郡王降封爲貝勒者；土人叫他作貝勒王。）請其將ㄉㄠㄉㄨㄣㄙㄨㄇㄨ殘碑，移至白靈廟保存，並同獅醒再到ㄉㄠㄉㄨㄣㄙㄨㄇㄨ一躺，照像畫圖；定于明日起身。丁仲良返。

廿一日天陰，仲良獅醒因爲沒有駱駝，未能啟行。繼續定經緯度交點。午餐後時雨時止。少眠。繼續工作，但風雨愈大，天甚寒，手足皆冷，不得已遂停止工作。晚餐時帳篷內十三度餘，外面不及九度，大約今夜溫度又要降到冰點下了。

廿二日昨夜最低溫度尚在零上五度。今早晴，但風頗大。十點鐘前後，天轉陰，風極大，恐有暴雨，將帳篷周圍用土或氈條掩蔽，但不過滴幾點雨。終日大風，最高溫度只有十三度。八點鐘後風始止。因天寒未能作事，睡覺閒談而已。寫寄海帆信一封。

廿三日昨夜甚寒。今日天晴仍有風。起頗早，到南邊山上走四五里。回來晨餐後，躺在牀上看小說，又睡著。醒後翻閱一點赫定先生的遊記。午餐後又睡。精神不振，終日昏昏，殊可笑人。寫給兼士，叔平，半農信一封，請其設法派人來到ㄉㄠㄌㄨㄣㄙㄨㄇㄨ作發掘；如不能，即派人來將找出來的漢蒙文殘碑運回北京保存。在瑞典：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為夏節，前一晚，全國人到小山上然火，飲酒，歌舞，以賀日長至。今日晚餐後在住處東南小山上舉行。德國人，中國人：蒙古人，有多人與會。登小山時九點多鐘。赫定先生有演說。下山時已十一多鐘。今日本定黃仲良丁中良龔師曜明日往ㄉㄠㄌㄨㄣㄙㄨㄇㄨ，但在山上時，聽那林說他要於二十六日先同貝格滿慢慢地往西走，沿途考查，大家商議

一次，以爲他們這個法子甚好，遂中止ㄉㄠㄉㄨㄣㄙㄨㄇㄨ之行，決定他們走的時候，希淵，兩位仲良，獅醒同他們先走。今日下午四五點鐘後風止，但將十二點時，作日記未完，大風又起，無法然燭，遂寢。

二十四日早起已八點。因寢衣綻線頗長，上午的時間，全爲縫補所消費。午餐後眠，浴。少學蒙古話。

廿五日早餐後，到東邊閒遊，來回約八九里。用國音字排將所記之蒙古字抄出。午餐後繼續定經緯綫交點，同赫定先生少談。下午信差自ㄏㄝㄐㄛ回，帶回十六七八號華北明星報三份，知道張作霖自爲大元帥，命潘復組閣；南軍已入山東南境各種消息。

廿六日今日天氣甚熱，最高溫度達到三十餘度，夜間最低溫度也還有十二三度。早餐後開始聯經緯綫，但因手術不熟，所聯之綫不甚合適，意興頗爲索然。今日有遊行唱戲的人走到這裡，外國人要作電影，就使他們演幾齣。他們只有一旦角，一丑角，所演只有男女調情的事情，詞句頗粗鄙，窮極醜態。黃仲良甚

爲生氣，說此種戲南邊現已禁止，不應再令他們出醜。 我個人的意思，却以爲這種淫濫，絕無美術觀念的戲曲，將來應該禁止，當然不成問題。 但現在既有這種東西，並且在社會上流行頗廣，具有相當的勢力，我們現在就應該把牠完全攝照起來，記錄起來，以備風俗學家的研究。 晚餐後同丁仲良同看德文，我因爲從前學過一個多月，已經學過的字，現雖已忘掉，但再記頗覺容易，一晚即記百幾十字。 寢時頗晚。

二十七日昨夜甚暖，最低溫度尙有十五度餘。 今日研習德文。 日中最高溫度比昨日低。 午餐後眠浴。

二十八日今日無事，練習德文，下午眠浴而已。

二十九日早餐後，希淵，省畊同丁仲良要到ㄏㄨㄥㄏㄨㄚㄋㄠㄅㄠ西測量地圖底線，約我同去，我因爲近來在帳篷內頗悶，遂與同去。 去時天氣甚熱，忘脫毛背心，走到四五里後太熱，遂將外褂同背心全脫下，搭在臂上前行。 到的時候正午已過，遂午餐。 餐後提外褂一看，才曉得毛背心在路上遺失，就赶緊派一個人

沿來路尋找，找了五六里，終不可得。時天氣驟變，雷聲殷殷，恐怕他們要回，他們的測量器具已經够繁重，再加上我的東西更不得了，遂趕緊回測量的地方。到後少息，天大雷雨，看見西方雲少，且有太陽，遂往西行，雨果小，歸結外衣裳並未全濕。在蒙古草地，四面無廬舍樹木，無法避雨，止好避雲。希淵省耕自南三四里處回來，則衣盡沾濕，且言有雹，打省耕手至腫。雨止，到西北方三四里處，有一蒙古包，一帳篷，蒙古包內住蒙古人，帳篷內住五六漢人，全是養馬的。我們到帳篷內，請他炖一壺茶喝。據說此地養馬，每月每馬應出銀一角。再往東，則每月每馬應出銀二角。他們全是代縣人，爲一歸綏商號所雇用。他們並且說，他們常走外蒙古，但今年商帮則非有庫倫政府特別的允許，不得入境。東口（張家口）的生意在庫倫有分號，全已入境；至于西口（歸綏）的商帮則未能進去。他們商號的駅子才過去不多時，還未知能進去否。又返原測量地，省耕希淵繼續測量，我同仲良先回。沿途尋找，無所見。「人失之人得之」，本無重要，不過我有一個衣箱，前已釘住，本意非到哈密不開，現在恐怕要多開一次，

所不同的止有這一點。距住地五六里時，天已黃昏，黃雲漫空，飄風驟至，疑將有大雨。遂順風急走，又走的太偏南，幸省琳對於此方路途頗熟，不至迷路。快到住所的時候，止落微雨幾點。到帳篷時，已八九點鐘。今日所到地，叫作ㄨㄌㄢㄏㄨㄊㄥ，（ㄨㄌㄢㄏㄨㄊㄨㄢ的音變。ㄨㄌㄢ蒙古語謂紅；ㄏㄨㄊㄨㄢ謂井；ㄨㄌㄢㄏㄨㄊㄨㄢ蒙古語謂紅水井也）在ㄏㄨㄥㄏㄨㄚㄋㄠㄅㄠ西，去住所約二十五六里。今天所行路大約有七十里左右。歸晚餐後精神尚好，閒談甚暢。黃仲良說：「你們今天走了七八十里，還有這麼大的精神談天！」足見當時的興高彩烈。寢將十一點。

三十日今日練習德文，無他事。晚信差從ㄏㄝㄐㄜ回，接到理事會來函，言財政部已允許免稅並交還所徵稅，且言蒙藏院公文大約可以辦到。翻給赫定先生聽，赫定先生甚喜。希淵接到二十一二日的順天時報，時局尚無大變化，不過潘復組閣已成，教育總長爲劉哲等事。整理本月賬目。

七月一日今日那林，貝格滿，海德，馬森伯同丁仲良先行出發。將來繼續在

大道之北繪圖研究。同他們作別。派人到南邊民地尋木匠來作植物標本夾子。

二日昨晚木匠來，今早餐後訪問他此地生活情形，將牠記起。下午少看德文。

本定希淵同黃仲良明早出發，在大路南面繪圖考古，至於那林，丁仲良等則在大路北繪圖考古，晚餐後希淵同仲良因誤會大爲衝突。無論如何勸解，同行必不可能。寢時已兩點鐘。

三日仍勸解使二人同行，因爲多分一隊，勢幾有所不能，然仲良甚拘泥，絕無轉意，因定明日希淵同白萬玉，二苦力，二蒙古人先出發，仲良與莊永成再作商議。

赫定先生因馮考爾往天津取錢逾預定期已七八日尚不返，心中甚急，決定派一蒙古人到綏遠去問，一蒙古人到北京購物，因寫信一封給半農，請其籌款代付購膠片費，下午同赫定先生談希淵與仲良分路事，赫定先生問拉爾生，拉爾生言無蒙古人辦不到。晚因學生購買工作需用物品事，與希淵及學生研究甚久，歸結決定將錢交與往京之蒙古人令其購買一部分，餘等斟酌妥協後，再寫信到京購買。又寫信一封與半農，請其印氣象表格，但後又決定緩發。寢時已兩點。

四日早希淵等出發，起與之作別。頸上生一疙疸，無甚重要；但因在旅行中須格外小心，遂請郝默爾醫生診視。見他帳中有一法文書名 Chine et chinois d' aujourd'hui 問之，他說他只看過一篇序文覺甚荒謬；遂借來擫擫。這本書的大意，總是致慨於洋大人近來尊嚴的墮落，痛恨北京外交團的軟弱，毒罵馮玉祥的僞善和孫文，國民黨及中國靑年的瘋狂。其實他不曉得外交團比他聰明的多，因爲他們明白他們自己絕沒有再引起世界大戰的能力，除了竭力幫助賣國的軍閥，絕無他法，他們就盡力去作。他們的方法比此書著作人所想到的方法(外交團全體退出)毒的多。他們因我們的努力，還不見得能成功，然則洋大人的威風，也止好收收了。看他這本書，好像中國的兵只有張作霖的，還少像點樣子(!!)下餘的全是土匪，舉一斑，就可以看見全體了。下午因爲要寫一篇赫定先生略傳，但我知道不淸，須要先去問他，隨時記錄，畢後再行整理，就到他帳內去問。晚餐後仲良說聽說白靈廟南五十里，有秦長城遺址，想要騎馬去看，我就請他探詢明白後再作決定。寢時十點多鐘。

五日接丁仲良信，報告發現ㄅㄞㄧㄣㄅㄡㄎㄉㄡ山（ㄅㄡㄎㄉㄡ蒙古謂神；ㄅㄞㄧㄣㄅㄡㄎㄉㄡ譯言富神。）爲巨大鐵礦。據說：「礦質雖未分析，就其外形而論，成分必高。且礦量甚大，全山皆爲鐵礦所成。此礦爲交換作用所成，前爲石灰岩，後經潛水中含有鐵質者所交換而成。又經岩漿衝出，其他雜質皆氣化而去，故其質體極純。以衛推測，成分必在八九十分以上。……全量皆現露于外，開採極易。」然則此地將來要成中國一个狠大的富源。他又言彼間古石器亦甚多，云云。復他信一封。決定黃仲良明日到白靈廟南探詢長城遺址。下午繼續詢問赫定先生。晚餐後德國人組織一文學集會，請全體團員與會。開始合唱些慷慨悲壯的歌詞，念些文學哲學的名著，以後就本地風光作出許多恢諧嘲笑的詩詞，集會極歡。我同赫定先生全有謝詞。畢，寢時已將兩點鐘。

六日黃仲良因聞白靈廟南長城，已南入民地數十里，隨行蒙古人亦不願去，且此長城在住所西南五六十里也能看見，遂轉向西行，省晰同去。定於今日晚間來後，再定以後行止。下午仍接續詢問赫定先生。晚寢時仲良省耕尚未歸。

七日昨晚寢後，大約已經一兩點鐘，仲良省畊始歸。　前幾天天氣頗熱，今日則有風多雲，天氣涼爽。　下午仍同赫定先生談論。

八日黃仲良復同莊永成及一苦力往探尋秦長城。　希淵有信來，要馬鞍鐵掀等事，復信一封。　今天把今日之中國及中國人翻完，最末治外法權租界及會審公堂一章比較略好一點，因爲勝下的全是謾罵，這一章還少有點實際。　但是他一定主張治外法權根據於一千七百七十八年魯意十六王的上諭，足見他的不知理屈，無理取鬧。　魯意十六王對于中國絕無條約的關係，他上諭不上諭，與我們中國何與！　他這本書最後主張各國同意分據中國鐵路及增加揚子江炮艦。　這本書是去年出板的，但據他的序文，寫成大約在前年年底。　他第一種主張不易實行，所以未見採用；萬縣的炮擊，大約就是這一派人主張的實現了。　這種辦法止能得到兩敗俱傷的結果，世界上渾蛋人的主張大抵若是。　下午同省耕閒談論而已。　上午赫定先生所派出買駱駝的蒙古人回來，他們聽從綏遠來的商幫說，馮考爾等還在綏遠買駱駝，大家心中爲之一寬，因爲遲十餘日不返，大家疑惑他們或遇土匪的緣

故。

九日因赫定先生囑在漢書後漢書中尋找關于居延海的事情，就尋找一次，得到關於居延海的事情十餘件。下午天陰，雷聲殷殷，止落雨數點。晚餐後馮考儞等從綏遠到，大家全非常的高幸。接到周養庵信一封，研究所寄來德英英德字典一本。寫寄丁仲良信一封。

十日馮考儞交來錶二箇，內有家信一封，大公報一張，甚喜。家信言北京益世報被封，故改定大公報。益世報素不作激昂之論，乃亦被封！聽說天津外國兵甚多，想據中國鐵路，防止內亂；奉天禁止反對日本出兵的表示，帝國主義者及軍閥的末路能倒行逆施若此！但此正足見其日暮途窮，紙老虎已被搗穿，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全日整理赫定先生小傳，未完。

十一日早餐後到北邊走了十幾里，蝗蟲甚多，此蟲第二層翅，白秒黑根，或有紅根者，飛起甚可觀覽。歸，盡全日之力完赫定先生小傳。接黃仲良信一封，言將到南六七十里ㄐㄧㄚㄏㄚㄇㄧㄠ探詢一古城，請展期五日，回信請他十五日

回。接希淵信一封。

十二日接丁仲良信一封。寫信給半農，請他籌辦各事。與赫定先生約定，言信差走後，要開頭學習德文，米綸威自願教授，甚喜。赫定先生想再從瑞典請來一個天文學家，一個言語學家，並多設一氣象測候所於和闐河畔沙漠中，並加增中國學生二人，我覺得他的意思可行，遂預備一公函，與之聯名請求理事會早日開會決定。

十三日繼續與半農寫信，寫的刺刺不能自休，殊堪笑人。又與潤章，玄伯，子昇信一封，雲山，子美，中定，玉汝，弼剛信一封；寫家信未完。

十四日今日精神不振，未大作事。省耕，獅醒起身西行，同希淵一路前進。下午讀聖武記關於新疆各節。接到袁希淵信一封，言白萬玉在ㄏㄚㄦㄚㄊㄚㄔ附近尋得一銅箭頭，則此地或一古戰場也。晚月色極佳，獨登東南小山頭上望月，繼續寫家信，告訴季芳說老杜「閨中只獨看」之句不如大蘇「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之有趣。

十五日再與理事會寫信一封，將寄理事會各物全檢好。今日天氣甚熱。將午黃仲良回來，言在ㄐㄧㄚㄏㄚㄏㄧㄠ南一里得漢古城。城周十里許，南北西三面臨河，並有二河貫城，規模宏大。所拾瓦片中一片有字，但未能辨其爲何字。我疑或是漢的受降城，仲良則疑爲漢稒陽舊城，考漢書，此方舊城尙多，未獲明證，尙未能臆指其爲何城。天氣甚熱，浴。

十六日明日信差將到ㄏㄝㄐㄛ，作最末次的送信，十九或二十日，即將西行，因將信件整理好，並將第一本日記令蒙古人掛號寄與季芳。寄理事會信亦掛號。讀漢書西域傳注及新疆圖志。天氣甚熱，浴。五六點鐘後，大雨數陣。晚赫定先生來談，去後再讀書一點鐘，寢時約十二點。接希淵信一封。

十七日昨日左腿肚上不曉得被何小蟲咬一口，今日癢腫，乃請醫生將牠用繃帶纏起，么魔小物，乃有毒如是！近兩天同赫定先生談及影片事，始知本團影片爲李伯冷私人營業，其與本團之關係則將來贏利百分之二十歸李伯冷個人，百分之八十歸團中。且此間不能洗片，他們頗想寄到柏林去洗。詳細考慮，乃知協定中第

十五條第五項關於電影片所規定太不完備。此種片應該寄到各處演奏以開民智，以廣宣傳，理事會止存一份，何能到處演奏？他們所最感不便，則爲審查問題。因爲電影片愈早出，愈能受人歡迎，審查稽延時日，則影片過時，營業上一定受很大的損失。籌慮再三，乃於昨日向赫定先生提變通辦法數條：一，片可寄往柏林洗；二，片洗成後，即寄交北京理事會二份；三，理事會須於接到後五日內審查完畢，即時致電柏林，聲明何允何刪；四，柏林接到回電後，始得照電示演奏；五，在中國及日本演奏之入款歸理事會管理，輔助本團事業，不得移作他用。今天赫定先生同李伯冷商議，並詢問洗片一份之價値。據李伯冷說：洗片每公尺價洋三角，一全份約需洋五千餘元。每次所作像樣的影片，即德國一國亦需一二百份，因演奏時毀損頗易故。又言中國有七份大約可敷用。且言不願放棄日本云云。最後由赫定先生決定：他們願捐助我們演奏的影片，多少隨我們的意思；在中國的收入完全歸理事會；至在日本的收入則百分之二十仍歸李伯冷個人，餘亦歸理事會。審查則由此間同人合組一會審查登記，將登記簿送交理事會覆查。商

定後卽當將情形稟明理事會請其討論決定。今日甚熱，午後見箱上薄荷錠盒側有液體，頗爲詫異，開盒一看，才知道盒在日光下，盒內薄荷錠已全融化了。寫給達爾漢貝勒王辭行信一封。繼續讀新疆圖志及漢西域傳注。並細讀後漢書班超傳。

十八日讀後漢書西域傳及南匈奴傳。寫給理事會信。寫信時，圍中一小白羊逕來帳內，逐之不去，其母鳴聲不絕，彼亦不顧。未幾，沒有看著，牠逕上牀酣睡，頗可笑人。信差白ㄏㄝㄐㄜ回，接到家信一封。赫定先生接到華北明星報六七張，最後者至本月十一日。借來翻閱一過，無何大事，惟有徐州會議，南京派對於武漢主張用武力解決，馮派不贊成，主張左右聯合云云。

十九日晨，補作前數日日記，寫家信一封。整理箱件。午後雨。天轉寒。記ㄏㄚㄋㄚ河畔的概略情形。少眠。翻閱萬里西行日記一過。萬里頗有藝術天才，敘述風景處極佳，其餘部分亦好。覺足寒，遂擁被以臥。晚餐前雨少止，然餐未畢仍雨。此時西方甚亮，頗有晴意；東方有虹，因雲不一層，遂有

斷續。以爲到西邊小山頭上望虹，必更有可觀，遂冒雨往登，然登未至頂，回頭一望則虹已無有。至巔西望，日落處有雲兩層：下層濃黑，上層則爲鮮艷的晚霞。初覺黑雲北行頗速，細視，殊謬不然。晚霞中有一層上紅下灰，橫列若河流，北行極速。下層黑雲則漸向南移。再細視則黑雲上更有一層淡薄黑雲，南行甚速，紅雲上更有一層淡薄紅雲，北行頗遲。同時同方，有四種方向速度不同的雲，可稱奇觀。紅上黑下，層次顯然；至紅中何上何下，黑中何上何下，則不易明指。疑淡紅雲最高，薄黑雲最低，然亦未敢確定。回帳時外衣及鞋襪盡爲沾濕。因氣象家要在此地作滿兩月成績，今日決定留錢默滿，馬學爾及春舫留在此地，作滿成績，等八月一日後再前行追大隊。作日記後早寢。今日嗽時，覺右脅微痛。

二十日今早忽夢大壯死，同季芳談其生平，不禁涕泣，醒時猶有餘痛，噯！這是什麼樣的噩夢呢！頗想寫信告訴他說，後又不能自決。起尚未七點鐘。中夜雨已止，有風，至十一點鐘光景，天遂晴。少眠。送信給達爾漢貝勒王的人

回來，王回贈點心一匣，哈噠一幅，椅氈一件，並有一回信，問有北京，漢口，上海的風景片否，甚懊悔出京時未帶此類蒙古人最歡迎的東西。午餐後與一切團員及蒙古兵二人在赫定先生帳前合照一像。又少眠；終日惰睡，自覺可恥。將漢書，後漢書內所載關於居延海事，譯與赫定先生聽。今日因駝鞍背濕，必須晒乾後始能敵行，所以必須待至後日。

二十一日早起，檢點什物。駝夫把駝鞍全上起來，才知道今天之不能走，并不是因爲昨天鞍子晒不乾，是因爲昨天沒有工夫上鞍子；鞍子必須頭一天上起，第二天才能早行。隨便看一點英文報。午餐後少眠，翻閱聖武記。浴。寫大壯和信孫信一封。晚餐時聽說明天五點起，六點起行。

二十二日五點鐘起。今天將分三隊起行：第一隊一百五六十駱駝，大宗食物行李全在此隊；第二隊四五十駱駝，廚房器具，隨身行李，大部分團員，科學儀器在此隊；第三隊一二十駱駝，爲輕氣鐵管等物。第一隊於六點多鐘由拉爾生，韓普爾，米綸威帥之起行。第二隊至九點多鐘，快收拾好的時候，忽見一群亂七八糟

的駱駝，有的馱著箱子，有的沒有馱，向東亂跑，知道第一隊駱駝驚了，蒙古人全騎上馬，很快的出去捉駱駝，遂不能起行。　登西邊小山頭上一望，看見些駱駝三三五五地走，有的已被捉住，然預計今天已無起身的可能，乃重將帳篷支起，少眠。　午餐後隨便看一點書，七點鐘出到駱駝驚處，知離住所約八九里；至則赫定，拉爾生，米綸威，馮考爾諸人皆在。　箱件散亂一二里中，然損壞者尚少。　未來時聽說赫定先生的裝銀錢的箱子，有兩個尚未找到，頗爲焦急；至則聞已找到；找到的地方離住所約十四五里。　駱駝差不多全找到。　少談片時，同馮考爾同歸，至拉爾生，赫定，郝默爾，米綸威，韓普爾則於驚駝處止宿，其餘團員留原處，約明天早晨全移於ㄏㄨㄐㄝㄦㄊㄨㄍㄡㄉ。(即驚駝處)　至原住所，已九點半鐘，餐後少談論即寢。　駝身體偉大而膽子極小；加之第一隊駱駝中有很多二三年中并沒有工作的，身健力足。　前幾天，拉爾生同引駱駝的蒙古人已經有點發愁，恐怕頭幾天要出亂子。　赫定先生則覺得就出亂子，也好玩的很，常常拿著說笑。　並且說：「如果駱駝驚走，則李伯冷可以作幾張很好的電影片子」。　然則今天

所遇，並不是意外的事情。 可是事情過後，赫定先生一方面固然又得到寫文章的材料，並沒有什麼大不高幸；可是另外一方面，因此偶遇，要耽誤三兩天的路程，並且駱駝箱件是否能完全找到，重要物品是否能完全無損失，全有點成問題，所以他也不能不有一點發急。 拉爾生今日提議多雇幾個引駱駝的漢人，使他們分開牽引，一個人牽十數個，少分開一點走，有一群驚，他群還能牽住，不至全團驚走。其實這個意思前幾天就有人獻議，如果開頭就這樣作，今天很可以不出亂子，這一點就不能不歸咎於拉爾生的大意了。 並且今天拉爾生邀李伯冷同第一隊走，李伯冷不肯，失了極好的作電影的機會，實在是一件很大的損失。

二十三日今天早起聽說還是要分三小隊走：第一隊李伯冷主僕及廚房一切；第二隊，我們中國人的帳篷行李同科學器具；第三隊輕氣鐵管。 第一隊出發時已十一點鐘，我同崔九，益占，達三步行引哈密（團裏養的一個蒙古狗的名字）。 先第一隊往新住所。 途中哈密忽向小土堆上用蹄爬土，細看，才知道土堆上有一個洞，牠大約嗅到了什麼氣味，所以去爬。 叫牠走，牠一定不肯走。 牠爬爬凹凹，爬到好幾分鐘的時

候，果然爬出來一個田鼠，把牠咬死，才安心地往前走。走到後，問駱駝，則尚差六個，東西大約已找全。第二隊僅我們的帳篷行李，至於科學儀器則改成第三隊。輕氣鐵管止好等明天再來。晚晌又找回一匹駱駝。3,988; N. 76, 30 W.

此第一數目爲本日所走公里數；第二數目爲本日行路方向，N.北，S.南，E.東，W.西。前N.後W.爲從正北向西數。譬如今日所行爲西偏北十四度許，故從北向西數得七十六度餘，又小數點後並非秒數，乃度的百分數。後倣此。又此數目皆據赫定先生的計算。

二十四日今日開始學德文，教習一人：米綸威；學生五人：我同黃仲良，梟九，盆占，達三。米綸威自願教我們說德國語，甚爲可感，不過我的耳音不靈，學語言時頗增一點困難。午餐後少眠，醒則西北方濃雲如墨，恐怕下雨，大家趕緊把箱件蓋好，但並沒有下。浴。寫給希淵信一封。此地水甚少，走了二里多路，才找著一點可浴的水。抄德文單字。晚餐後少談，念德文單字。寢時十一點鐘，微雨數點。今日最高溫度三十一度，昨夜最低溫度十六度，爲此地今年夏天夜裏的最高溫度。今天因爲近來雖無病，身上小不適宜的地方頗多，擬自今日起，作一衛生備考把身體的變態全記起來，以備稽查，乃一留神而不合適的地方到

處發現，這樣的身體怎麼樣能作事！年已四十，學業無成，而身體又若此！會當竭力謹慎，並作練習，使得壯健。

二十五日，天將明時，大雨一陣。早起，天較涼爽。習德文。下午少眠，接續習德文。同赫定先生閒談，他的意思以爲我們到新疆時，可勸楊增新立一大學。他說是一個大學，其實是一種我們近來所叫作學院或研究院的東西。有學生固可教授，沒有學生，也可以作種種的研究和計畫。新疆的氣候何若，地質何若，植物動物的分配何若，民族的變化何若，……固可以精詳地研究，其他實用的問題，如道路應如何修築，森林應如何培植，河流應如何利用，礦產應如何取出，……也可以精密地計畫。如果此種大學能够成立，五年以後，即見成效；十年以後，新疆即可大爲改觀。他這種意思，我非常地贊成。並且我覺得這種百年的大計，在純粹學術的和實用的效果以外，還可以有一種政治的意義。因爲我們在新疆行政所最患苦底，是人種紛歧；最重要的，是不能使回種給我們同化。看新疆圖志所載，就可以看出辦學的困難：一說讀經，回民就說，我們自有

哥蘭經可讀；一說習歷史，回民就說我們自有回教和阿拉伯的歷史須習；……以為大而最大的阻力就是入學校時的必須拜孔子。這件事情，回民以為叛教，以為大恥，寧願出錢，而不願入學「習牌牌子」；歸結，天山北路有學生而無款項，南路則有款項而無學生：這雖是清末的情形，恐怕現在同當時，也不見得有什麼大差別。實在入學時強拜孔子，是一件最荒謬不過的事情：孔子並不是一個宗教家，我們硬把他奉成宗教家，以抵抗回教的謨罕默德，已經有點不通；並且如果眞是想拏中國古代的道理，改變回民舊有的學問，那回民所說，確是太有理由了。阿拉伯直接承受希臘的文化，開歐洲近代學術的先河：他們的哲學，文學，絕不在中國下；眞正的科學卻遠在中國前：郭守敬的歷法，李冶，朱世傑的數學，皆受回人很大的影響，已足證明阿拉伯文化的優長。像有這樣悠久超勝歷史的民族，我們就想用若干陳腐的道理，借國家的勢力強他們舍己從我；俄國不能成功於波蘭，英國不能成功於愛爾蘭，我國國力不及二國，而欲成功於新疆，「緣木求魚」，不足以喩其拙了！我們現在止有一方面多設學校，教授近代精確的學術；另外一方面，

在大學中精研阿拉伯及其他古國的文化。告訴回民說：「你們自有宗教，自有歷史，我們全承認，並且不願干涉。但是你們固有的文化，是古代的陳迹，並不是現代精確的學問。你們如果不想在現在的時代生活則已，如果還想生活，那你們對於現代的學術就不能置之不問。可是我們所設底學校，就是供給你們近代學術的地方，就是供給你們眞正生活方法的地方，與你們的宗教並無衝突，你們儘可安心求學了。至於你們對於阿拉伯的文化尊重，驕傲，固然不錯，但是你們對於牠是否眞正知道？如果不想眞正知道則已，如果想眞正知道，那除了就近上我們的大學去研究，沒有另外的方法」。如果能這樣作，回民因文化的需要，三五十年後，或者可以有相當的同化。除了這條辦法，我確信並沒有第二條另外的道路。所以大學的設立，實在是百年的大計；可是楊督是否能有這樣的眼光，也即是無從預計，止好走著再說。——昨晚睡時大雨一陣，今晨五六點鐘又大雨，所以今日天氣涼爽。

二十六日起習德文。（以後照例習者略不載）下午赫定先生想知道中國「大皇帝」(Les Grands

Empereurs）的大略，用筆記起，我就舉秦皇，漢武，唐太宗，玄宗，明太祖，成祖宣宗，清康熙，雍正，乾隆事蹟的大略告訴他。　接希淵信一封　說他們已經找到石器六七千件。　現在住的地方，叫作 Gechik。　「新火山石類極夥。　石器時代之人卽在此製造石器。　故昨日一日卽得二三千餘件，今日仍源源而來，或可得萬餘件」。　這實在是一件很重要的發現。　他並且求赫定先生再給他一部分的伙食；同赫定先生說後，卽命學生幫助外國人收拾此部分伙食，並寫回信給希淵。——今天聽說後天行李大隊先走，至於人則大後天再走。　睡時頗暖，然起風卽涼爽。　今日寫家信一封。

二十七日起時天尚熱，後風起，且天陰，漸漸涼爽。　下午風頗大，天冷。寫給范蓮青，袁國珍信一封。　塞拉特（團中所用一蒙古人）從北京回，將他買來的紙本墨水等物分給各學生用。　看見人家給赫定先生的報，上載美人 Andrews 自辯護的文章。　他開頭說我們當時反對 Expedition 一字的不當；以後說中國人從 Anderson 工作以後，才曉得歷史以前古物的可貴；如果不然，恐怕再遲一百年，還不

曉得，那些東西要腐爛于地上地下；以後又說他所肇往美國的東西，並沒有商業上的價值，止有學術上的價值，云云。他所說底第一段，或者有點道理。至於中國人跟著Anderson才曉得歷史以前古物的可貴，那完全是錯誤的。——他或者很知道，却故意這樣錯誤。——因爲學術界的人，誰也曉得Anderson開頭並不是一個考古家。他因爲中國古物多，才去考古，開頭還鬧了許多的笑話。中國人因財力不足，不能尋求，何嘗是跟著他才知道考古？他所運往美國底古生物，既有學術上很高的價值，無論何國全不能讓牠隨便出境，也是當然的辦法。他這樣的辯護，眞是强詞奪理。——因眼皮頗澁癢，乃點一點眼藥，早睡。睡時正下一種小霧絲雨。

二十八日起時仍下霧絲雨。聽說夜中較大，整下一夜；我則夜中少醒，並不知道。天氣甚寒。行李隊因雨未能起行。下午天漸晴。補作前三日日記。借來華北明星報數份，最晚者至本月十九日，翻閱一過，知奉軍退至順德，馮軍進至彰德；山東方面則南軍退至山東江蘇界上；南京，山西，奉天正在談和，主要

的條件，爲各守防地，三方合力對付武漢的共產黨，令人承認三民主義，並允許國民黨在境內設立等類。 並有十七號的露透電，言何健於昨日占據漢陽，本日占據漢口，驅除共產黨，未知確否。 大約武漢政府勢力日漸縮小，俄人已全解職，蔣介石意欲先解決武漢，後圖大局，是爲事實。 寢時已過十二點鐘。

二十九日六點多鐘起，則行李大隊已出發，共一百四五十駱駝，拉爾生，米綸威，李伯冷及一厨子，一僕人，十餘蒙古人，七漢人帥之以行。 隨便看德文。下午少眠。 浴。 拉爾生派二蒙古人歸，言今日安行二十五公里。 決定明早動身。

晚檢點東西，寢時約十一點。

三十日，昨晚寢後多時始眠，今早三點多鐘即醒，將五點起。 起時天色清朗，雖有微雲，似無雨意。 至八點，全隊將完全起身時，天已濃陰。 八點半起身時，已微雨。 本意走兩點鐘後再騎駱駝，但雨愈大，故走五六里後即上駱駝。

所過地皆平坦，略有沙嶺起伏。 十二點時雨略停一二十分鐘，復下。 兩點略過，到ㄘㄧㄣㄉㄚㄇ爲大隊駐地，即止。 ㄘㄧㄣㄉㄚㄇ，蒙古語三環也。 因西

有三小山相連，故名。下身略沾濕，到蒙古人帳中向火取煖。雨止。今日雨時爲西南或南風，後轉西北風，雨遂停止。午餐時已將四點。少眠，起已七點。天已晴。閆拉爾生說西北方有一種古墓，仲良已往看一次，我同他又去看。西北將二里許有一小石山。山東坡上有石塊堆積一片，明爲人積；周圍約一丈五尺許，南六七尺外有立石一行，皆高尺許。山根又有一片，北立石二。仲良所見共五，然此次我們並未去找。繼續向北，有一小河，無水，後閆仍爲ㄚㄇㄙㄝㄦ河。過河北，有一小山，上有鄂博。從東方下，則見有此種石墳十餘。西北隅有一石塊，出地尺餘，上已由人工磨去稜角，疑爲碑碣之屬。歸已九點。晚餐後少談卽寢。24.660;S,76,04W.。

三十一日今日天氣甚好，因晾濕物，故未能起身。起借三苦力到昨晚所見的石墳處作發掘。未出發前，先一人獨到北邊原上，見一大石墳，向東七八步許，有一小墳。返途中過一蒙古包前，只見有一赤足婦人及一小女，將去，後有一人馬褂長袍赤足出來招呼，乃隨之進去。此人能說山西話，爲茂明安旗的蒙古兵，出獻

奶子茶及餑餑，以麵爲之。據言用油炸，然無多油味。意甚殷勤。歸同仲良，達三，莊永成及苦力四人往作發掘。先掘若碑碣之石塊，約二三尺，卽完，並無字迹及花紋。外掘墳二：一爲長方形，長方形者，所見惟此一個。在東北方；一爲橢圓形，在西。長方形者，上去土石一層，下有石灰質，大家以爲大有希望。歸午餐後，少息。聽哈士綸說：ㄎㄚㄗㄌㄛㄈ掘七公尺後始見物。預計今日頂多能作七八尺，明天大隊又必須啟行，想留仲良同莊永成留此地繼續作幾天。正在商議間，有一人持片來，名爲登的圪，頭銜爲烏蘭察佈茂明安旗二品頂戴。據言卽住在西邊鄂博下的蒙古包中，來問候，並請不要「掘他的地勢」。以爲他要干涉，乃請仲良同塞拉特去同他交涉。到山上去看發掘，地性甚緊，不像從前曾經動過，已有舍棄的意思。仲良等回，據說他非常客氣：他說：「如果你們一定要發掘，再比我們勢力大的人也不能阻止你們。但是我們在這裏住已經多少輩，前幾天幾個外國人指那林一隊說。在這裏過，取了鄂博上幾塊石頭，我們的羊死了三個，人病了一個。所以請諸位給上頭說，多加好言才好。……」聽能，心中頗爲悽慘：他們的迷信無知識固屬可憐，然而因我們

這點研究，攪擾人家安平的生活，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天色已晚，發掘無希望，乃決意舍去。本意想到鄂博上看一看，然終不去。歸接到希淵信一封，知道他們在這南邊一二十里的地方。

八月一日夜睡不佳，五點多鐘起，聞達三聽郝德博士說因經度偏西，鐘點應往後錯一點。（此後所記皆按新鐘點。）六點半鐘啟行。今天所走無大山，然地勢漸高。山石如臥羊，如伏虎，疏疏落落，極饒興趣。駱駝驚四五個。過ㄗㄚㄏㄚㄏㄚㄉㄚ，其地有一蒙古包。沿途甚多石砌方池，內有亂石，四角不合，亦未能盛水，不知何用。地名ㄏㄚㄋㄧㄗㄚㄏㄚㄗㄉㄠ。ㄏㄚㄋㄧ蒙古語謂羊；ㄗㄚㄏㄚ卽漢譯之察罕，意謂白；ㄗㄉㄠ卽漢譯之齊老，意謂石。因山多白石似羊，故名。又前進至ㄏㄚㄋㄧ河，十點二十分卽止宿。今日行將三十里，步行十五六里。駐地前有小河，河身石頗多，水極少，然甚清。水向南流，聞南入黃河。蒙古地見流水，以此次爲第一；水中小魚頗多，心中暢然。午餐後少眠。起到河邊一遊，河邊有土房三坐，蒙古包一。蒙古包中所住爲歸化派來收駱駝稅者。至

土房中則皆爲山西人，在此賣米麵草料等物。因此地爲一大道口，所以生意還好。此地屬烏喇特東公旗管，地從前年起，已開放。前兩箇月每元可買麵二十斤，現因天旱，每元止能買七八斤，且不容易找到。這一切全是一個代州作生意姓安的告訴我說。晚餐後駱駝又驚，走失兩個，派蒙古人往找，不知明日能起行否。接丁仲良信一封，言因苦力事，與那林頗有困難。16.200 S.66.04W.

二日今晨蒙古人未返，未能起行。派人到希淵處，告以將速行。出沿河向南行，河下游仍無水。見有一井，並有莊戶耕田。所種爲麻子，番薯，穀，稷等物。問種已第三年，或因旱，或因匪警，現尚未收到糧食。耕作者七八人，多正定藁城縣人，租地兩頃，期限二十年，價洋共二十元。有一老人，吸鴉片烟，大約爲地主，並無婦孺。歸又同袁凡並占達三等同往觀。此田作人爲達三鄰縣人，情意頗殷勤。午餐後少眠。接希淵信一封，言得陶器正在發掘，並言今天想來一躺，不曉得能找著馬否。整理上月賬目。到南邊走四五里，見開墾地頗多；種有蕎麥，油菜等穀類。歸則就誤了德文功課。郝默爾醫生來談，言

明早想到田地去看，請一學生陪他去，乃請杲九同他一塊去。今早黃仲良到西邊四五十里處尋一古城，返時十點多鐘。據言城墻除西面少低外，餘三面皆尙高丈餘。城門何處尙可看出。有一河貫城內，現已無水。城西里許有一河，尙有水。所可異底，是城留如是之高，而城內房屋街市的遺迹一概無存。現此地有人墾種。仲良等小作發掘，得陶片若干。仲良據此陶片，猜想爲北魏或唐的古城云。晚時天陰。

三日晨四五點鐘時微雨，旋晴。六點半後起身。地有坡陀起伏。將十里許地名ㄍㄊㄡㄦㄏㄨㄉㄨㄎ。ㄍㄊㄡㄦ蒙古語謂窪地，ㄍㄊㄡㄦㄏㄨㄉㄨㄎ，謂窪地中有井。地有包頭人在此賣米麵草料者。到此地時前隊駱駝又驚走幾箇，蒙古人往尋駱駝，餘駝亦均將行李卸下。又前行十里許，地名大石頭，蒙古人則名ㄕㄌㄚㄅㄌㄚㄎ。ㄕㄌㄚ即漢譯之西拉，意謂黃；ㄕㄌㄚㄅㄌㄚㄎ可譯黃水泉。亦有包頭人賣料。此二地皆有婦女。再前行，郝默爾醫生從後至，言後隊全好。（因驚駱駝前隊已改成後隊。）再前有地名二搭股，四搭股，六搭股，皆合股在此地作生意

者，因股份的多寡以爲地名。六搭股蒙古名ㄊㄚㄅㄨㄇㄡㄊ，ㄊㄨㄅ意謂五，ㄇㄊㄡ意謂樹，譯言五顆樹。 再前入山，不高峻而屈折甚多。 ㄗㄨㄏㄨㄥㄊㄞ河非蒙古名，或漢語「硃紅帶」的訛音，亦未可知。 縈迴其間，有水，過來過去，次數甚多，疑爲數河並流。 內有一人家賣料。 過此則不復見人家。 出山爲ㄧㄝㄌㄥ河。 此時已下午三點鐘，大家覺得可止宿；然前隊已行，止好跟隨前進。 五點多鐘濃雲如墨，霹靂怒吼，電光火流，黑雲似破。 不多時雨。 乃下駱駝，穿上雨衣，用油布將行李蓋好，自己牽著兩箇駱駝，慢慢地前進。 此時飢煩全忘，意氣橫發。 當此等壯美的天氣，有幾個行人在此廣莫遼闊的黃沙碧草的上邊，引著幾個忠實的伴侶，——駱駝——向著暫時的目的地前進，——人類何種目的地，不是暫時的呢？——而此目的地卻仍在前途蒼蒼茫茫之中，這是何等的景象！ 雨不甚大。 六七點鐘至一地，止宿。 此地平闊，但得水頗有困難。 餐後九點鐘卽寢。 今日步行將及半。 拉爾生等壓行李，天晚不能及大隊，宿于ㄧㄝㄌㄥ河。 40.660; S.76.3W.

四日昨夜一覺睡去，無夢；醒來天已六點鐘。 問地名知爲ㄚㄅㄨㄉㄦ，或名

ㄚㄅㄨㄉㄥㄊㄞ。ㄚㄅㄨㄉㄦ、蒙古語謂箱，ㄊㄞ意謂稱，因住地西方三四里處，有巖石突起如二箱，故名。住地北山下有一廟，蒙古名ㄅㄡㄉㄏㄣㄉㄧㄣㄙㄨㄇㄨ，漢名佛爺廟。昨日郝默爾往觀，則廟門全鎖，無居人。聞北分隊的住地離我們住地不過二十里，乃定於九鐘啓行，擬與分隊相合。行李收拾完畢，先步行往箱石處，至則黃仲良先在上。登高四望，二石丘孤立，周圍爲略有起伏的平原，遠山如屏，極暢心目。仲良下爲我照一像。下，同至大路，又少走二三里，乃停下等駱駝。駱駝動身時實爲十一點。時已十二點，少食餅乾及水，繼續前行。乃走至四點光景尚未到，後隊駱駝七十餘又全驚走。下駱駝力牽，我們所騎，幸得不驚，然不能前進。過一時許，生瑞恆騎馬來過，據說他們的駐地離這裏止三四里地。昨日大雨雹，雹子大逾核桃，帳中物盡濕。井被沙淤，故大隊過此，不能駐，已繼續前行。聞十里外有水，但也許在二十里外。如天太晚，可到彼住處住，因三四里外尚有井能取水。又等一時，太陽將落，乃命王殿臣留此，看守大隊箱件，苦力引駱駝先行。到北分隊時，天已定黑，遂止宿。地名ㄙㄧ

ㄌㄧㄊㄨ，ㄙㄧㄌㄧ蒙古語謂山梁，ㄊㄨ謂土。地北倚山根。今日所行地北有連山，不高峻，時有斷續。寢時頗晚。今日我國學生已隨前隊至哈柳圖河，所以駱駝驚時無多中國人招呼，馬森伯因自己太忙，精神激動，疑中國人懶惰，對我話頗無理，嚴辭斥之。他不久也知道，自己道歉，自然也就沒事了。

五日早起，有人到大隊去，乃寫一信請學生等查考大隊中中國團員的箱件號數以便核計有無損失。十點多鐘向大隊啓行。一點多鐘過一大河，大隊即在河右岸高岡上止宿。河名ㄏㄜㄌㄧㄡㄨㄊㄞㄍㄡㄌ即舊圖中之哈柳圖河。河水量頗多，亦因雨後。與赫定先生談論團中事宜。團中廚役僕夫在住地拾得瓦片甚多，按花紋，當爲漢代無疑。又發掘得一鹿角及餘物。在地面拾得五銖錢二，輪廓字跡皆完整；尙有半個。河邊有兩蒙古包，一帳篷。晚餐後往視，則住者亦爲漢人賣草料者。據言：是很老的生意，在此賣艸料已有七八十年。前些時有墾務局委員來與「東大公」商議，將其屬地開放，東大公不許，現正在相持中。哈柳圖河上流甚遠，彼等所知尙有百餘里。至源出何所，彼亦不能知。下游

過烏蘭腦包，入民地。至是否入黃河，彼亦不知。……自ㄚㄅㄨㄉㄦ至此，共38.595; N.80.7W.

六日夜中睡醒．聞那林來到。今早北分隊全來。因昨日受赫定先生命令前來．晚不能至，遂駐隊露宿，夜中甚熱。故今晨甚早即到。借得數苦力在住所附近作發掘。黃仲良則同皋九，往古轉回到來路二十里處觀古烽火台。寫一信與東大公官名ㄉㄎ云ㄎㄉㄚ，不知何意。請其派一熟悉地理及水草之人來引路．並請其代雇幾個熟悉駱駝的人。到那林帳篷，則赫定，郝默爾及北分隊隊員全在那裏會議將來工作事宜。商議許久，決定那林和海德的三角測繪(La triangulation)將來至三德廟為止：因照原來計畫，製至噶順諾爾，則需時太多，時間不敷；如至此即止，則又太不成段落，所以取此折中辦法。又決定派人至希淵處，請其一人獨來，會議工作事宜。因寫一信與希淵。午餐後少息。發掘結果得一坏築小台。初疑為磚製屋前小土堦，後細察，始知非磚，乃係一種黑土所製坯，其質甚堅。或為兩層，但上層因不小心．疑為經火燒之焦土棄去許多，止賸一兩塊。下層則甚整齊，共十餘坯，

兩列。周圍有「形瓦甚多，高寸餘，一側長三四寸，一側略短，四塊對起，可成方形。發現之初，不甚留意，隨便取出。後注意其原來位置，特留三四組，審慎掃出，則亦似對非對，未知何用。內時見黑灰，疑為爐廚，但找不出顯明證據。外發現銅箭頭，銅碧，小兒泥製獸各物頗不少。仲良等返，言春舫等後隊已至ㄙㄧㄌㄧㄊㄨ住宿，明日可到。

七日昨夜夢遊一園，內惟有重重石山，出園後門則巨樹黃葉，秋光宜人。門上有一四字扁額，為一潦倒終身之一小名家所書。扁為紙製，已有破裂，醒時尚記三字，現在止記第一字為「而」一字。夢中若謂此園新開放，風景佳勝，回頭當與季芳同來一遊云云。早起送拉爾生率行李大隊出發，天微雨。今日仍繼續發掘，又得銅箭頭及鹿角若干事。將午，接春舫來信，言彼地石器陶器甚多，請派人去採集，並送來舊瓦數件。赫定先生亦接馬學爾信，請求在彼地再住兩日。赫定因此等瓦片係最近時物，無大價值，回信命其明日早來。黃仲良正在監視發掘，無人往採集石器，問學生中是否有人願往，終亦無人去。今日因後隊及希淵

皆尚未到，故又將行期展緩一天。全日時雨時止，然皆不大。借得華北明星報一觀，最晚者至上月二十四日。無甚要事。大約南北京和議不成，南京並宣言議和係謠傳，絕無其事。何健在武漢驅逐共產黨事似眞，然又有人謂共產黨與俄人全聚在張發奎軍中，係一種策略，謀與蔣介石血戰云云。

八日今早起時太陽剛出，遂携一本德文文法，向北出遊。看見北山不遠，想不過五六里，又見山根有廟，遂欲到廟內一遊及登山一望。然山根實距住所十二三里，走了兩點多鐘的光景，才走到廟前。到時想到腰中一個錢沒有，且時候已晚，遂不入。看見偏東山上有樹，遂向東行。過一乾河身，看見一個帳篷，有一蒙古僕人，一漢人僕人，一蒙古人，一蒙古喇嘛。問他們，知道他們是從阿拉善來將朝五台者。此蒙古人帶兩僕人，携有槍械望遠鏡等物，衣飾鮮明，當係富翁。入彼帳中少息，進酪漿，點心，意甚殷渥。辭出登小山，石路險峻。石中間生樹三十餘株，皆係楡樹，大者可三四把，高不逾三四公尺，皆在山陽，足徵蒙古林業，如果有人經營，很有可望。歸途過一蒙古包前，一犬極凶惡，幸有手

杖，不致為所咬。今日仍繼續發掘，結果與昨日相似。將午後隊到。春舫拾得石器頗多，佳者不少，並有一石酒杯。但此杯底坐純為近時式，恐年代不久。下午少眠，希淵來，言其南分隊明日可到此地。決定明日起身，南北分隊少留，仍繼續以前工作：並留黃仲良莊永成等繼續發掘兩三天，再追大隊。晚餐後與赫定先生黃仲良希淵繼續談論，寢時已兩點鐘。

九日五點鐘起，八點半鐘啟行。途中遇蒙古包甚少，左右皆有小山。下午一點多鐘至一小河邊，止宿。地名ㄏㄥㄍㄦㄜㄍㄡㄌ，水鹹。晚月色頗佳。補作前兩日日記，未完，風起，遂寢，時將十一點。今日，步行五六公里。甚困乏，午餐前後睡兩次，約兩點多鐘。18.900; N.71.W.

十日晨微雨。起時六鐘。未幾雨止，八點一刻啟行。今日道右坡陀起伏，道左小山連緜。道左有一廟，名ㄉㄝㄐㄧㄣㄙㄨㄇㄨ。四點鐘至一地，南北皆有小山，中為一乾河道，止宿。地名ㄍㄜㄕㄚㄊㄨ。今日步行十公里許。晚月光極明。有一商幫從外蒙札薩克圖汗返，亦宿此地。問之，據言去的商幫

直不能進，即回來的商幫，萬元的貨幾須出稅金萬元，生意無法做云云。 睡時十一點。 32.070; N.78.4W.

十二日起六點鐘。 商人中有一莊姓患腿疼，請郝默爾醫生診視，診視時，郝默爾請我作翻譯。 療治畢，郝默爾想知道這種病與天時，食物的關係，久之，不能得要領。 因爲這種病與普通的痿痺(Le Rhumatisme)不同，病徵爲牙疼，至于普通的痿痺則與牙疼無關。 郝默爾確信此種病由于食物中缺乏生命素 (La Vitamine) 所致，所以總想設法問出此病與食物及天氣的特別關係。 至于商人雖也知道牙疼的不同，然而總是與痿痺相混，他們有一種成見，說牠由于濕氣或寒氣。 他們不說他們所親眼看見的，卻說他們所相信的，所以終於不得要領。 八點鐘起身，路兩邊全爲坡陀起伏。 先向西行，後向西北行，此爲向外蒙的大路。 良久，始分出向西南行。 一點半鐘進一山口，左岸峭峻，右岸少平；中有一小河，河上綠草如茵，風景頗佳，遂止宿。 地名ㄏㄨㄦㄏㄜㄑㄧㄢ。 然此地如遇暴雨，當危險不小。 今日步行約十一公里。 用茶後眠。 起，登道右山上一觀。 山谷甚短，

東南除對面一嶺外，山勢已盡，至西北則爲連山。對面峯比我所上底山略高。我上的時候，達三同郝德博士在對面山上，隔谷聲可相聞。據郝德揣想，對面山高處約七十公尺，則我所登處當有六十餘公尺。晚餐後少談，少看德文，作日記，寢時已十點半。今日天氣甚好，但晨起時已有秋意。21.135; N.87.06W.

十二日天明時聞雷聲，卽趕緊起。雨大至，催王殿臣及學生趕快收拾行李，因如果行李收拾好，卽山水至，尙可將行李移至高坡上，或趕緊上駱駝，移出谷中；至谷中則危險頗大。幸雨一陣卽止。七點三刻起身。出山後則左右只有坡陀起伏。望見西方山根有一廟頗大，蒙古名ㄅㄥㄅㄣㄙㄨㄇㄨ。聞前些年廟產豐富，喇嘛數百。近四五年連年亢旱，牲畜無牧草，喇嘛只餘三四十么么。又進則道左頗有峯巒。十二時許入山，兩旁怪石巉巖，路漸上漸高。一時許，路漸平，山勢豁開，石亦漸稀。後又略下。山名ㄏㄝㄦㄝㄋㄛㄦㄛ。將三點至一乾河邊，止宿。地名ㄉㄛㄦㄛㄅㄨㄦㄐㄧㄣ。少息。後又到附近山上一看。山無峯巒，無突出，而亂山起伏，勢頗雄偉。六點餘微雨一陣。晚風頗大，月

光甚好。 今日步行約十五公里。 途中遇幾商幫，皆從寧夏往綏遠販鴉片者。此種病民巨蠹，如果馮玉祥終不能禁，勢必步各軍閥之後塵！ 如果國民黨不能決意禁止，不久也要爲國人所唾棄！ 寢時約十點鐘。 28.860; S.83.2W.

十三日昨晚聽說行李前隊住地離本隊住地不過六七里。 今早八鐘起身。地勢較平衍，然山勢未盡，時有大石突出，點綴風景。 十一鐘山勢盡，時見遠山，亦無高峻峰巒。 兩點多鐘過一乾河身，有井，地名ㄉㄝㄦㄚㄙㄥㄏㄨㄊㄨㄎ。 南山邊有一廟可望見，名ㄗㄌㄠㄉㄝㄙㄨㄇㄨ，譯言石廟。 四點半鐘，在ㄏㄚㄦㄚㄊㄡㄦㄡㄍㄚ，（譯言黑頭，因北有一小山，石黑，故名）。 止宿，與行李前隊合。距離三德廟，不過百里，後日可到。 晚餐後同學生到黑頭小山上一遊，回，閒談，寢時約十一點。 今日步行約十八公里。 黑皮靴底已經磨穿。 37.155; S73.2W.

十四日，今早尚未五點鐘，即聽見馬學術在帳外說話，並叫ㄧㄡㄦㄉㄚㄕ（團中所養蒙古犬名）繼聞手鎗一響，心頗警戒。 細聽，不像有什麼強盜，遂不起，然從此卽睡不著。 早起後問馬學術據說此時有一野犬，入彼帳中，偸喝他爲ㄉㄧㄎ

(他所養底一個小騾子)所預備底牛奶，並追咬ㄉㄧㄢ，使牠受傷。等到他起來追趕，這個野犬還不肯走，等放了兩鎗，才逃去云云。八鐘起身，行十四五里，至一乾河身，西岸有幾個蒙古包，皆為漢人賣草料者，地名ㄐㄧㄚㄘㄍㄢ。以為應往西行，後知錯誤，復返東岸。又行十餘里，路兩旁有小山，中有流水，名ㄘㄚㄏㄢㄍㄡㄌ；(蒙古語音頗不清，此ㄘㄚㄏㄢ仍為漢譯之察罕，意謂白。)路旁河畔行，風景頗佳。三點多鐘至一地，名ㄐㄧㄚㄇㄧㄣㄏㄨㄊㄨㄢ，止宿。晚餐後同學生等到東邊鄂博上一望，頗有千巖萬壑之趣。歸坐箱上待月出，意趣幽遠。但月出後不久又被雲蔽。昨日將鑰匙遺失，今早派王殿臣同一蒙古人返尋，下午十點多鐘始返隊，並未尋出。

今日步行八公里。24.810; S.43.99W.

十五日八時起身，今日全在山中行，一路上下。下午二時半至一地，名ㄏㄚㄦㄚㄡㄅㄡ，止宿。少休息茶點後因前見此地不遠有樹，想去看看，遂出。同行者杲九，益占，達三。然所往看之樹，又非前所見之樹。前所遠望者為一株，往看者為三株，在一枯河身中。樹為榆，粗可四五把，益占照兩片像，望見一鄂博

不遠，遂往前進。然層疊甚多，至頂時天已六鐘。一望氣象甚偉，東北層山，西南平原，望見平原上有樹二三十株。因天晚路遠，急下。至住所時正七點。鄂博高，以余度之，約有二百餘公尺。然皋九斷言不及百公尺。擬明日請狄德滿用儀器一測。今日兩次雨，然皆止數點卽止。步行八公里。上鄂博往返約十二三公里。22.005; S.52.53W.

十六日今晨狄德滿的儀器已裝起，無從測量，但郝德博士臆測爲百四十公尺許，或有理由也。起身時將九點。地勢與昨日相似。道左有鄂博，名ㄘㄚㄏㄢㄡㄅㄡ。正午剛過抵一大乾河身，旁有蒙古包頗多，皆爲漢人經商于此地者。又前登高阜，行一二里，則大隊已止宿，遂止。此時風頗大，方幸到早，然帳竿在後不至，不能搭帳篷。等到兩點多鐘，後隊始全到，搭帳篷少息。前隊到時，已派蒙古人帶駱駝去馱水，久候不至，雖欲洗臉亦不可能。過四點鐘，負水者始返，才能洗臉喝茶。此時風愈大，黃沙滿目，視線不能出十數丈以外。學生的帳篷同我的帳篷相鄰，我從他們的帳篷回時，沙石擊面作奇痛；從前在書上

見，「飛沙走石」一詞，總以爲有何能走？今日乃眞見到！　晚餐時，風力少減，沙石已止，天氣甚寒。　九點鐘卽就寢。　今日步行一公里半。　住地前距三德廟，尚有二公里餘，隔山未能望見。　數歐人曾冒風往遊，興趣眞可欽服。　三德廟也寫作「善丹廟」，蒙古名ㄅㄞㄧㄣㄙㄢㄉㄢㄙㄨㄇㄨ。ㄙㄢㄉㄢ，蒙古意謂大泉或小河。ㄅㄞㄧㄣㄙㄢㄉㄢㄙㄨㄇㄨ可譯爲富泉廟。　14.960; S.57.76W.

十七日睡一小時後醒，覺身畏寒，已有傷風意；（時舖蓋頗厚，且帳中溫度非甚低。）且風入帳內，吹頭覺冷，悔來時未帶睡帽，乃蒙頭捲身而睡。　又醒則身上非常難過，乃叫汪殿臣起，去請郝默爾醫生。　此時欲嘔，復止，身上出汗甚多。　未幾，醫生提燈來，則汗後苦痛已大減。　醫生問病源，我告訴他說近因大約係睡時少受一點寒，然近幾天內，胃力消化不良，與受寒想有密切的關係。　測驗溫度則三八・四；脈搏逾八十。　醫生乃命服麻子油一小匙，十五分後，又服藥二片。　時已四點多鐘，未幾卽又沈睡。　醒時已八點，覺身子好的多。　風已全息，天氣極佳。　將九時起，往溲一次。　到郝默爾處診視，則溫度已底至三七・八，但脈搏尚在八十以

上，醫生謂此因才出恭後疲乏，囑服藥後臥牀靜養。酣寢數時，醒後赫定先生來問病。郝默爾來，診察各處，謂肺臟心臟全佳，外感即可全愈。下午又出恭一次，與平時同。晚覺全愈，再試溫度，則已恢復三十七度，早寢。

十八日今日全愈，恢復平時溫度，不過胃力覺弱。上德文課。然自前晚起，左脚大指內潰爛流水，今日學德文時，頗疼，故精神極不聚。午餐時赫定先生不在，問人，始知他也病了。往問，知道他昨夜嘔洩數次，今日雖止而胃極不舒，絕不思食。返少息，同袁占出到北邊一二里處蒙古包內。將出時，見西北方有大颶風將至，且恐有大雨，急回帳篷，將東西蓋好。風忽南忽北，雨不過有數點，移時風止始出。包中住代縣的銅匠銀匠六七人。作佛像，供器，佩飾各物。然亦兼作駝毛及其他買賣。二包相通，外尚有極卑之土室，爲夏日作飯之所，因本地不許蓋房，即此卑室，建築時也尙有困難。——閒談許久，始出。到附近小鄂博上一望。歸後，達三等約往遊廟，我因天晚不去，他們也不至而回。晚餐時聽說明天仍前隊先行，大隊再休息一兩天。

十九日昨天夜裏，又走失了兩个駱駝，所以前隊仍不能出發。腳總不好，止好請醫生看一下。他給一種藥粉，敷上，螫的甚疼。少選，晚餐時疼始止，故終日不出。駱駝找回一個。今日因黃仲良未到，再給他留十天飲食，並寫信一封，請他赶緊追大隊；交給此地商號，請他代交。

二十日上午將十一點同春舫同出到東北一二里處有蒙古包處一遊。此地有蒙古包一二十坐，皆為漢人經商于此地者。三德廟附近雖尚有商舖散處而此地則為其最重要的商場。我們進去兩家。第一家號名同心西，為此地最殷實商家之一，已在此地經商四十餘年。他們的生意以放款為大宗，年利三分。至其商貨似不甚多。第二家號名忘記，為從同心西分出之新生意。貨品皆在包內陳列，不似同心西的不見貨品。所陳列大約為蒙古人衣飾所需。中間煙具橫陳，帶煙色坐在旁邊的，大約是他們的掌櫃了。此間最殷實的商家為同心西，天義長，永盛厚三家。據學生們說：「在這三家全沒有看見煙具，其他各家則多有煙具」。據此也可以看出鴉片與國民生計的關係了。午餐後在赫定先生帳內聽話匣子內歐西音樂

歌唱。我對於音樂一點不懂而極愛聽。現在在此蒙古遼闊無邊的草地上面，忽然聽到各種優美的音樂，不禁令人神往，也不能知其所以然。與學生四人，能說蒙古話的拉駱駝者一人同出，到三德廟一觀。廟在一山坡上，高下錯綜，遠景甚佳。房屋多于崑都崙招而少于白靈廟，純爲西藏式。前二廟門上皆有滿漢蒙藏文合璧的扁額，此廟扁額上只有藏文，中間尚有數字，是滿文；抑爲蒙文；我却分不清楚；但似一種文字，或專系蒙文亦未可知。正殿內畫壁中間爲一釋迦牟尼之大佛像正坐；左右下有各種手印及坐像不同之小佛像環列。左右壁十數幅皆大同，不過大佛像手中法器略有不同。共參觀二殿，出遇一蒙古婦人，頭上帶一紅纓帽，頗有意趣。益占想給她照一像，叫會說蒙古話的拉駱駝人給她說，她也願意。及照時，她却伸舌，爬眼睛，裝鬼臉；後又奪得一旱烟袋，銜到口中，兩手捧腰，作種種怪像，極可笑人。到廟前里許之鄂博上一觀。此鄂博下有圓坐，圓坐上周圍可行人，中有一半圓頂，上有各種樹枝，有一枝上，懸有一徑八九寸之小白傘。下四隅列小石堆四行，極爲整齊。樹枝上掛哈達及印藏文之布塊甚多。

春舫將印藏文的布取下兩塊，阜九取下一塊，歸備風俗學者的研究。回住地，則黃仲良已由哈柳圖河來到。他說在那邊繼續發掘五天，歸結共得銅器七十餘件，鐵器一百七十餘件，牙器二十餘件。然所發掘地東西南北皆不過數公尺；如有時日得全體發掘，其成績當更有可觀也。

二十一日見赫定先生問病，則昨晚增劇。據醫生說是肝病，因爲肝上常有石質小塊墜下，此次墜下者塊較大，存留于通道中，所以昨夜感到非常痛苦。現雖覺愈，然非靜養四五天後，不能起身云云。赫定先生因日內尚不能起身，因派韓普爾同錢默滿到東南方百二三十里處善壩堂，（地有比國天主教堂）購食物及新鮮果品，並測量住所離黃河的確實距離。派益占春舫與之同去，且爲翻譯。決定明天拉爾生同郝德等六人明日先行，到噶順諾爾，籌設氣象測候所。我國團員則黃仲良同達三與之同往。請仲良寫一請關卡放行執照。寢時甚晚。

二十二日今早六點起，看前隊啟行。外國團員除拉爾生，郝德外，尚有米綸威，狄德滿，李伯冷，馮考爾，華志五人，我國團員則黃李二人。留此地者除我

同赫定博士外，尚餘外國團員三人，我國團員一人。赫定先生亦起看啟行，問我是否要再睡，我答以俟午餐後再睡；可是他們走了以後，我回到帳篷裏面，一點事情不想作，躺到牀上，一覺睡去，差不多睡了兩點鐘才醒。午餐後將漢書，後漢書，晉書，隋書，舊唐書中的地理志及西域傳檢出，翻閱。天氣甚熱。茶點後，在赫定先生帳內聽音樂歌唱。晚餐時天氣極佳。此時四周同住所一切寂靜，始感到廣莫草地的，從前人多時從未感到的眞趣。我有一點怪想：以爲如果有一個大音樂家，對此情景，一定能寫出很好的音樂。其實此地除了風雨，還有何聲？流水聲？沒有！鳥聲？沒有！蟲聲？除了蝗虫的ㄓㄓ，別無他聲，並且連此聲現在也沒有！然而我此時的感覺，確是如此，也可謂奇異了！

二十三日，今日天陰，天氣頗寒。隨便翻閱各史的西域傳。茶點後，仍聽音樂於赫定先生帳中。是時天已漸晴，由帳門中望見東南方小山上的天尙陰沉，而山色鮮明，景物頗佳。不久又有一人藍衣，一喇嘛紅衣；二人所騎，驢耶馬耶？遠莫能辨；然二人約距丈餘，款段前行，遠趁山色天光，居然一幅極美麗的畫

圖。未幾天色轉青，似當更美，然行人過去，意趣似失；此意我能知之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可謂笨材。 雖然，美麗是直接感受的東西，並不是能講解的或可以推理得來的東西，我或者可用這樣的話解嘲麼？ 早寢；終夜風聲甚厲。

二十四日，終日翻閱西域傳，無別事。 晚借赫定先生的通報一冊，翻閱一徧。 內容係伯希和博士對于ㄏㄩㄎ(Pere Huc)拉薩遊記的批評。 ㄏㄩㄎ雖然眞到過拉薩一次，不像ㄆㄦㄗㄝㄞㄚㄌㄙㄎㄧ所說完全臆造，然而他文學的本領大，眞實的興味低，並且以耳爲目，說些不可能的事情。——比方說，雹子有磨盤大！——伯希和此篇據極可靠的史料，層層批駁，實在是一件很有價值的文字。 寢時十一點。

二十五日，今日天氣甚好，正午甚熱，仍隨便翻閱漢書數卷。 赫定先生已全愈，明天將移住所於廟前，等韓普爾諸人回來，同時西行。

二十六日，今日十點鐘午餐，然行李整理甚慢，起身時已一點多鐘。 到廟前止宿。 所行路 3.270;S.38.45W. 廟前山上風景較佳，爲移住重要原因之一，然到廟

前時，據說廟四周之山皆係墾地，不能在上搭帳篷，止好在廟前很狹隘的低地止宿。　住所離廟近，喇嘛成羣來到帳裏，看東看西，大家全有點厭煩；赶他們呢？則此地風俗，客來不問識與不識，均可茶飯住宿，我們雖不能留人居住，然亦不好太無禮也。　飲茶後，同赫定先生哈士綸同到廟裏拜訪大喇嘛。　通報進見，彼坐一小室中炕上，並不起坐，且現迫懼的狀態，我們也止好出來。　哈士綸說另外管事的喇嘛（大喇嘛下有ㄉ一ㄟˊㄨㄕ，再下有ㄎㄙㄍㄨㄟ。）頗懂事；去找他們，他們一個說到鄉下去，明天才能回來；另外一個說在前面作佛事，必至日入始完。　我們在殿前堦上少息，殿門緊關，內有喇嘛念經，殿外爐中（狀如平常所用手爐。）焚一種草末，臭頗難聞。　據隨從的蒙古人說，這或者是因爲我們來，特別祓除不祥，亦未可知。　但他的經念畢，允許我們進殿，內止有一少年喇嘛，即午後曾到我的帳中，頗能漢語，我給他兩塊外國糖，他欣然接食者也。　殿中畫壁，每幅除正坐的釋迦外，餘人衣飾面孔全像中國人。（廟各殿皆作西藏式，獨此殿及外院門爲中國式建築。餘尙有一殿上小頂爲中國式建築。）出歸。　晚餐後與郝默爾醫生閒談，彼對于醫學知識豐富，極饒興趣。　九點後韓普爾諸人回來。　據春舫說：去時第一天走五

十里，第二天走七十里，第三天走五十里，始至三道橋。東南去磴壩尚有四十里，去黃河尚有百二十里，故未往。回來時因山路太峭峻，走別路，走三天，約二百十里。後套內人烟稠密，土地膏腴，但土匪肆擾，水利局止知收錢，不知修渠，皆爲人民所患苦！官害及匪害不除，人民能有寧日麼？帶回青菜及西瓜頗多。食西瓜一塊，此爲今夏第一次。寢時十二點鐘已過。

二十七日，早起見山坡上有兩三個喇嘛吹一白物，嗚嗚作響。遲一二十分鐘，聚有十八九個喇嘛，皆穿法衣到山上鄂博前作佛事。早餐後上山去看，則彼等佛事已將完，有兩三個喇嘛在鄂博石坐上圓頂周圍旋轉。以後又上到圓頂上面，不知是整理上面樹枝呢，或是隨便鬧著玩的。但是下面的人方在整重的念經，上面的隨便戲笑，無靜肅之容。將完時，合唱ㄏㄚㄌㄝ，ㄏㄚㄌㄝ，不知何意。佛事畢後，聚食。我想再往南面隨便看一看，他們叫我，我以爲南邊又是什麼聖地，不許我去，後見他們舉起餅盤，才曉得他們讓我喫東西。我回來喫他們一個油製的餅，喝了一碗奶茶。喫的時候，我才就近看：鄂博的東面，有似神龕者二層，

內并無像設；供品却放在上層，也有二盞小油燈，他們散的時候，就把牠們熄了。下層放有柏枝。 神龕前的石堆，上空，內燃柏枝。 喫罷，他們也就散了，我也囘來。 今天附近的人來看者頗多，男婦小孩皆有。 赫定先生忙著給他們畫像，郝默爾醫生忙著量他們的身體，終日忙碌。 有一個喇嘛領著他的女人（不住廟的喇嘛可隨便取妻。）和小孩來看。 她的女人在蒙古婦人中，或者可以算美麗了。 赫定先生想給她畫一像，她也大半願意，但她的丈夫不願意，我們用的蒙古人來勸駕，就在那裏亂拉，殊可笑人。 以後蒙古人許她的丈夫一塊錢，遂得允許畫了兩張像。 因爲昨天囘來的駱駝太乏，明天還不能走，必須等到後天才能動身。 寢時微雨數點。

二十八日，今天因爲大喇嘛禁止廟中喇嘛來帳篷，所以比較清靜。 午餐有雞肉，有豆角，有黃瓜，可稱盛饌。 在京時不知青菜之可貴，此地遂爲上珍。 晚八點多鐘，有一後藏ㄍㄝㄍㄣ（即知前世的人，漢語也叫他作活佛。）從後藏進京過三德廟，聽說赫定先生在此地，來拜訪他。 我在陪坐。 這位ㄍㄝㄍㄣ穿中國衣服，樣子也像中國

人，頭顱極似鄉人之張中孚先生。從人五六。赫定先生給他湊話匣子音樂，他們似乎很高幸。去時十點已過。

二十九日，起將六點鐘，八點鐘起身。今日路仍向南行，且少偏東，未知何故。今日所行路已少感到大漠的風味。走八九里後彌望沙岡起伏，上有ㄏㄚㄦㄇㄨ（小灌木，至高者不過一二尺。ㄏㄚㄦㄧㄨ系蒙古名，漢名ㄙㄥㄠㄠㄉㄧㄥ，也叫作柏茨。積年根。沙被風吹，積于根側，歷年漸高，大者遠望若大墳。）叢生，他種植物頗少。較高的地方絕無植物。且前些天所過地多係土間各種一二分大之小石子，今日所行地則幾純為小沙粒所成。遠望黃間微紅，取視則各種顏色全有。沿途時有小土阜，側旁如河南西部黃土層的斷岸。十一點半鐘抵一地，牧草豐美，亦有水，卽行止宿。此地四面沙岡環抱，中間低地自東北而西南，長約二三里，寬將及里，名ㄏㄛㄅㄜㄦㄏㄢㄋㄡㄦ。ㄏㄛㄅㄜㄦㄏㄢ，蒙古語謂小水。此地止有小湫二三，且甚淺，不愧ㄏㄛㄅㄜㄦㄏㄢ之名。馬蓮甚多，蒙古名ㄗㄚㄎㄜㄦㄉㄞㄍ。少眠一點鐘，蠅子頗討人厭。見西邊有小土阜，往看，則為粘土所成。聽說為沙土飛去後所露出者，疑沙土內層，尚不少可耕之土也。午餐

後，見馬學儞登西南沙嶺，乃與益占同登。至最高處約距平地高二十餘公尺。其上層乾燥，但掘深二三寸後，即覺濕潤。馬學儞從高處滑下，又復登上，其興趣可想。我因爲脚未完全好，所以不敢「步武」。下時，ㄉㄧㄎ聽見馬學儞的聲音，直上犇就；野畜熟習，乃能依人若是。晚餐前到小湫側一看。據醫生說：「大湫內爲鹹水，小湫內爲淡水」。兩湫甚近而味乃不同。今日所食即爲此湫中之水，內中不免有馬尿也。今日行 14.640；S.1.72E.

三十日，五點多鐘醒，六點起，七點二十八分起行。仍向南略偏東行。地勢頗多起伏。八點十分後，又入草地。（草地沙漠之分爲草地中雖有沙而草甚多，地皮固定，雖有風而地勢不變；沙漠中雖有草，而沙隨風走。）植物最多者，爲一種葉似蒿之小灌木，蒙古名「ㄥㄍㄨㄉㄐㄡㄨㄅㄨㄙ」，至ㄏㄚㄦㄇㄨ雖有，却甚少。再往南，則有一種似柏之小灌木，名却不知。九點三十四分路向偏西轉。今日全日所行路西邊二三里，即爲一望無際的黃沙。噶順諾爾在西北而我們却向南偏東或偏西走，全是靠住沙漠走，並且時時躲避牠。將十一點又入山。山勢不高峻。十二點後出山，地勢平衍，完全向西南行。一點

十分至一乾河身，中有井，水佳，上有飲馬木槽。過河到西南岸上高處止宿。地名ㄊㄚㄌㄧㄣㄍㄜㄕㄚㄊㄨ。ㄊㄚㄌㄧㄣ，蒙古語謂平地，ㄍㄜㄕㄚㄊㄨ謂上有累石之井。王殿臣剛下駱駝，即看見石器的痕迹，以後大家接著找尋；小石器頗多，馬學爾並在帳篷中找出破爛石斧一件。也有陶片，按花紋似非近世物。尚有一兩片，似屬近世。然則此地曾經居住數次，亦未可知。今日行 24.075；S.20.3W.

三十一日，六點鐘起，七點二十七分啟行。向南偏西行。地勢平衍，略有起伏。九點半鐘許，過一河溝，路左約百餘步，有幾個蒙古包，道旁有一帳篷。下駱駝想到帳篷前問地名，但止見狗，不見人，止好繼續走路。後問此地叫作ㄚㄇㄚㄨㄙㄨ。ㄚㄇㄚ謂溝口，ㄚㄇㄚㄨㄙㄨ謂溝口有水。十點多鐘，看見道右遠處一片青色，疑爲衝破沙漠的大河，但因在蒙古地，只敢猜作乾河身之草地。下駱駝，用遠鏡望，也看不清，止看見樹木頗多。十一點半鐘，道忽向西轉，少偏南。還有一條向南少偏西的路，是爲向王爺府和西寧等處的大道。此

時面前有一小山，山上有一鄂博。路從鄂博北過，此後卽向正西走。聞此地爲烏喇特東大公旗與阿拉善旗分界處。山下有一帳篷。地名ㄏㄚㄌㄚㄅㄨㄑㄝ，蒙古語謂門限。地有井。路向所看見的青草地直下，覺得也不過五六里地，歸結又走了三點鐘才到。這一節路南邊離一小沙漠甚近，將至青草地之前一小節路則介于沙漠草地之間。沙中有微物放光，草根尤多，或卽「沙裏淘金」之金，亦未可知。三點二十分止宿。地名ㄅㄛㄌㄥ，蒙古語謂稜角。有人說叫作ㄉㄜㄏㄨㄇㄧㄣㄍㄡㄉ，然據塞拉特說，前面有ㄉㄜㄏㄨㄇㄧㄣㄙㄨㄇㄡ，恐怕那邊才能叫這個名字。地有蒙古包五六，有井，水佳。用茶點後，少休息，出到南邊沙漠邊，距住所三里正。一望盡是馬蓮草。說是沙漠，其實只可說是沙成連山。想到上邊一望，但因天色甚晚，高峯尚遠，遂歸。今日行 33.255; S.54.3W. 步行二二公里。

九月一日，六點起，七點二分起身。初行時向西北，後又少偏南，結果差不多正西。偏南一度 初行時，牧草極茂。草名ㄅㄨㄌㄦ，味鹹，駱駝頂喜歡喫。此

時路右不見沙漠，路左總是離小沙漠不遠。聽說西南十餘里內有鹽池，出鹽頗多，包頭即食此鹽。七點四十分後，ㄅㄨㄉㄦ漸少，ㄏㄚㄦㄇㄨ漸多。八點十分遇一井，上有木槽，有幾個駱駝，在那裏喝水，我所騎底駱駝也想去喝，等了好幾分鐘，歸結一點沒有得；聽說昨天晚晌因爲水少，駱駝全沒有飲，看見牠一點沒有得喝，心中頗覺悽然。八點四十五分至一地，有一坐中國式房子，爲鎮番人在此賣草料者。地名ㄅㄞㄧㄢㄇㄡㄊㄜ，譯爲富樹，因再往西榆樹頗多，（所看見底大約有一二百株。）故名。此後草不如前茂。道左沙嶺勢漸盡，道右遠山作蒼色，然近處仍時有沙岡斷續。沿途皆有蒙古包和帳篷。此數十里內，在此沙漠中間，大約可爲仙鄉矣。但仙鄉多蠅，頗爲所苦，十一點鐘至一廟前，即止宿。廟即ㄉㄜㄏㄨㄇㄧㄣㄙㄨㄇㄨ。ㄉㄜㄏㄨㄇㄧㄣ意爲低地，亦有念作ㄉㄜㄎㄜㄇ者。廟前有一列房子，爲王爺府所派來收稅的人所住。少眠。午餐後少看德文。茶點後進廟去看。廟不甚大，大殿屋頂皆作中國式。正殿內正坐爲文殊師利菩薩，右手執劍。壁畫亦受中國畫影響。後殿尚未修成，中間掛一宗喀巴像。尚有一殿，

門未開，執鑰匙者不在，遂不能入。廟後有一鄂博，二層，上插樹枝，木刀，木槍之屬蓬蓬然。後有一唵字磚，高約二尺，寬尺餘。前方有一泥製神龕，頂仿中國瓦蓋房，此鄂博也受了中國化了。同遊廟人頗多，到鄂博上止有我同臯九，春舫三人。歸。此地井水頗多，水佳。今日行 16.155· S.88.9W. 步行五公里强。

二日，五點半起，六點四十分起身。地勢有起伏，道右無沙，左間見沙岡。有一種小蒿名ㄊㄨㄙㄦ，一種小灌木名ㄋㄧㄥㄐㄧㄦ，外有ㄏㄚㄦㄇㄨ，植物以此三種爲最多。八點四十五分至一窪地，草甚茂盛，地上有鹽鹹之屬。九點四十分，道右有蒙古包。十點四十分，又入半沙漠的地方，有樹甚多，遠望若松，近視非是，因其非針狀葉，乃半形葉，且葉上間三四分卽有節，卽此間重要然料的ㄐㄧㄚㄍㄠ。此樹蒙古人稱爲樹中之王，然除作然料外，實無他用。不過此間沙漠有此樹點綴風景，殊覺另有風趣。十一點半道右有井，前行不遠，卽有一所土房子，爲王爺府之漢人商家在此收賬者。十二點許遇一岐路，前行蒙古人亦不認

識，即從偏南路走，後因問始知錯誤，乃轉回北路。此節路ㄏㄚㄦㄇㄨ極多，結實如櫻桃，可食，或即北京市上所賣之山豆子。一點鐘許，沙勢漸盡。兩點鐘至一地，名ㄕㄧㄋㄝㄨㄙㄨ，即行止宿。ㄕㄧㄋㄝ，意爲新，大約因地有一新井，故名地爲新水。地爲一大平原，四望不見沙，山，遠處略有岡巒，顏色蒼翠，至爲宜人。且蠅甚少，比「仙鄉」似勝多多。地有數蒙古包，一爲代州人在此作買賣者。往與談，據言此地從來無稅，自今年春始行征稅，且甚重云云。今日初起身時，路向西北，後又少轉南，結果得正西少北。行 29.029; N.85.94W. ，步行五公里。今日無風，天氣甚熱，溫度至二十六度餘。

三日，五點起，夜中溫度頗高，六點時十六度餘。六點動身。一望平原，無大起伏。遠望見樹幾顆。將午雨至，然一小陣後即止。一點多，過一小山頭名ㄏㄠㄧㄌㄏㄝㄦㄏㄢ，ㄏㄠㄧㄌ蒙古語謂二，ㄏㄝㄦㄏㄢ謂土堆。中間分開若門。兩點十分至一地名ㄗㄚㄏㄢㄉㄝㄉㄝㄙ，或念作ㄗㄚㄏㄢㄉㄝㄉㄚㄙㄨ。草地中有一種草，莖細長，可至三四尺，漢人叫作芨芨，或寫作雉雞草，然其音

實作「知幾；」蒙人叫作ㄉㄝㄉㄝㄙ，或作ㄊㄥㄍㄢ。ㄗㄚㄏㄢㄉㄝㄉㄝㄙ，即白芨芨草的意思。 此地有井，有房子一所。 房子為甘肅鎮番人在此經商者。

昨天哈士綸聽人說，阿拉善地自今年春，已改從ㄅㄡㄌㄕㄧㄞㄧㄎ的制度，每物皆有定價，頗為商人所不便云云。 然據此商人說：其本店在王爺府。「每年王爺府于陰曆六月六日，定各物的市價，由來已遠，並不自今日始。……」又說阿拉善境內每一處商號每年應出洋百元。 此商人在此經商已六年。 室內有屏對，木刻扁額，院內有試種瓜屬，秦椒，蘿蔔各菜；在此曠漠中間，已覺楚楚可觀。 有一小孩，年八歲，隨其父來；無婦人，因不允許。 此間地太乾燥，駱駝沒有草喫，故決定明日四點即起，早動身，聽說明天路程止有四十里，起早全為駱駝沒有草的緣故。 聽說大隊大前天才在這裏動身，然則他們不過三天的路。 赫定先生要給北分隊寫信，留給此間商人轉交，囑我也給希淵留一信。 因為風大，蠟燭費了半支，一個字也沒有寫成，止好息燭睡覺。 今天走 29.400；N.84.2W. 步行十二公里強。整天未見有蒙古包。

四日，四點鐘起，尙有微風，給希淵寫信一封，囑其從此以後，每天務須帶水兩滿桶，因爲前途的井，不見得靠得住。　五點三十四分起身。　六點後過一小山頭。　七點後遇駱駝十餘，有婦人，有小孩，係鎭番人住後套墾地者。　據他們說：我們的大隊又丟了兩個駱駝，留兩個蒙古人在前途數十里內尋找，大隊則繼續前行。　路左無山，路右有小山連綿。　駱駝甚餓，路中遇見好草，就讓他喫一點，所以走的頗慢。　九點三刻入山，然山既不高，路頗開朗，絕不崎嶇。　十點十分至一地名ㄞㄎㄜㄙㄨㄏㄨㄞ，卽行止宿。　搭帳篷地爲一沙灘，因餘地不平的緣故。　此地有一井水不佳，絕無居民。　草比昨天住地較好。　下午風愈大，帳篷刮倒好幾坐，我的帳篷幸未刮倒。　今天止走 16.875，N.88.2W．步行八公里弱。　六點後想到此邊小山上一望，然因時晚未至而還，來往約六公里。　昨天同今天不見蒙古包，不見鄂博，可謂荒涼已極，然樹却時時見著。

五日，四點鐘起，五點半起身。　路經平原，左右時見小岡阜。　七點二十分，路左見有白色小石積成四大字：「身歷紀念」；前有「民國十五年」五字，後有「直

隸氏立」四字；外以平常石子圍成橫扁式；大字每字約二尺，筆勢蒼勁。此亦好事者所爲，然不肯題眞名，仍不免中國人習氣。七點三十五分遇一井。此地大約就叫作ㄏㄚㄦㄚㄙㄨㄏㄨㄞ，後來聽說道左有漢商所住房子，然當時實未留神到。八點二十四分道左有蒙古包，少前，右有房子爲鎭番商人所住。據言大隊昨天即在前面ㄚㄦㄍㄚㄌㄧㄣ住。又前行即遇拉爾生所留底蒙古人，才知道並不是走失兩個駱駝，是死了一個，病的要死的一個，另外還有九個，太乏不能前走，所以留兩個蒙古人，等著北分隊來時再一同走。再前行，道旁間見帳篷牧畜房子，已不如前兩天的荒涼。十一點三刻，抵ㄚㄦㄍㄚㄌㄧㄣㄨㄙㄨ，即行住下。地靠一小山下，前臨平原。此地蒙古包很有幾坐。昨晚喫飯少多，故睡眠不安；今日午餐後少息，眠。起登小山頭一望，南方爲極廣闊的平原，近有樹木趁托，(附近榆樹甚多。)遠有蒼山或黃山圍繞，西北山雖不高峻，而千山萬壑，層疊起伏，惟有博大雄偉四字，始足盡其勝狀。用肉眼觀，形勢或少嫌平散，且遠山層次不清；用遠鏡把光一聚，風景尤覺精奇。下到一商家，則赫定先生，哈士綸，錢默滿，

春舫皆前在。商家有蒙古包一坐，房子一坐，另外還正在建築。主人楊姓，爲山西孝義縣人，但夥計們則爲鎭番人。主人前在ㄏㄚㄦㄚㄙㄨㄏㄨㄞ商號作事已十幾年，去年才出來在這裏安新生意。糧食從王爺府或後套運來。舍前有自種青菜一小片。少遠有井。據言井水在地下流動，穿地到處可得。且言此地漢人甚多，給蒙古人作苦，如築羊圈之類。築羊圈爲極簡單的工作，而蒙古人仍不能自作，必有待于漢人！今天赫定先生接到拉爾生留信，據他聽說，前途有三百里沒草。問此商人，他說不至于，並且說前兩三站路有很好的草場云云。先聽說大隊住地離此地不過一二十里，以後又聽說他們今早已經動身前進。晚餐時天氣清朗，暮色與樹光掩映，天際遼闊，若在大海中。此情此景，像無法照，畫不易傳，我又沒有詩才，又有什麼法子！不過此種極雄極麗的景物，不惟任何都市的人，如不出遊，永遠不能夢見，我的遊踪頗遠，這一類的景物，至今尙未幾遇。我國南方風景，麗而不雄；北方頗雄而不麗。今日所見爲此行第一，赫定先生亦同此意也。晚間月色亦好。今日行 22.470；N.87.9W.步行十三公里强。

六日，四點鐘起，五點一刻起身。路在山中，然山頗平衍，路亦不崎嶇。六點十四分過一沙河身，無點水。七點五十分出山，爲一漸向下行的平原。八點二十五分到一商店。商人爲山西汾城縣人，從前在外蒙古經商，此店成立不過三四年。他的房子很特別，中間上頂全仿蒙古包式，上留氣窗。牆上留空格甚多，爲放商品及物品的地方。室中用石灰塗抹，在此草地中，已爲難能可貴。此商人說在阿拉善地，商票整票每年納銀一百二十兩，半票六十兩。大隊昨天從這裏走，因爲駱駝太乏，還在此商店留幾件東西交我們帶。此地名ㄊㄨㄅㄞㄧㄢㄋㄡㄦ。九點一刻又前行。十點二十五分至一地，名ㄨㄌㄢㄊㄠㄦㄏㄞ（譯言紅頭。ㄊㄠㄦㄏㄞ與ㄊㄡㄦㄡㄍㄚ，實係一字音訛。）即行住下。地有井，有草皆不好。此地爲馮玉祥新開庫倫寧夏汽車路經過地。從前用汽車運軍火，現已不運。聞三兩日前有汽車三五輛經過一次。晚餐後遇一大商幫，有駱駝將二百，從新疆來，係許多小商合成。商人有山西的，直隸的，河南的。河南十餘

人皆係洛陽及偃師人。今日行 16.590；N.56.5W. 步行十二公里强。

七日，四點半起，五點四十二分起身。仍行山中，山勢平衍，甚于昨日；昨日谷中時時見樹，今日則無有。八點後得一小平原。八點半路左有房子，院中有一蒙古包。進去看，房子鎖閉，包內住蒙古人，據他說：我們的大隊，昨天就在那裏動身。地方叫作ㄏㄚㄦㄇㄚㄎㄊㄞ。ㄏㄚㄦㄇㄚㄎ卽前所記之ㄏㄚㄦㄇㄨ，一字異音。三刻，前行又入山，山較高峻，但路極平坦，谷中樹頗多。快出山時，高處望見谷外駱駝甚多，前行蒙古人以爲大隊仍在其地住。九點五十分出谷，始知非是。十點四十五分到一地，名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住宿。ㄕㄚㄦㄚ我想應該作ㄕㄦㄚ，亦卽漢譯的西拉，蒙古語爲黃，ㄏㄡㄦㄡㄙ譯爲蘆。地名黃蘆，其實無蘆；草極壞，駱駝找喫，頗非容易。有井，水還好。下午有一個俄國人，叫作 Sergeyeff 從新疆來，到赫定先生帳中談。據說是一個俄國白黨，逃在伊犂，迪化等處四五年，現在他的兄弟有在澳洲者，他也要取道天津到澳洲去，遂經過此地。他帶四匹駱駝，從額濟納河五天卽到此地，其快可知。然此人說

話不甚可靠，如說只帶烟茶，並無糧食，不需要喫飯，這些話實完全不可信。今日行 22.590; N.65.2W. 步行十五公里强。今日天氣甚熱，帳外四點鐘至三十度八，帳內至三十二度。晚晌風頗大，然不冷，仍可單衣。

八日，終夜風聲甚厲，然溫度頗高，一被已足。四點半起，五點二十分起行。出發時，步行，與郝默爾醫生同行閒談。團中所養底四隻狗，清晨非常地高興跟隨著我們。少停一時，忽然一箇不見，大爲詫異，回頭一看，才知道我們兩個的路走錯，向東北行，狗見大隊從別路走，全已回隊，我們乃也跟著轉回。七點前後過一地，名ㄍㄨㄌㄅㄢㄅㄨㄌㄨㄎ，譯爲三泉，然泉已乾無水。我們這兩天過ㄏㄚㄦㄇㄚㄎㄊㄞ，並沒有多少ㄏㄚㄦㄇㄚㄎ；過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絕無黃蘆；過ㄍㄨㄌㄅㄢㄅㄨㄌㄨㄎ，並無井泉；風物若何，略可想見。地勢起伏高下，也可以說仍在山中走。九點鐘前，至一小低原，遠望前面山上若有人立，疑爲枯木，然蒙古地卽有樹，也未嘗在山上。至近才看出是人立的一塊大石，上橫一石，橫石上有頂，合成一十字形，不似尋常鄂博；不知何人所立。九點過一

嶺，向下行，約低二三十公尺，十點一刻又入山，地勢復漸高。從早晨起身直至正午，不遇一人，不見一牲畜；植物差不多止有一點ㄏㄚㄦㄇㄚㄎ，每株上止有若干綠葉，半死不活。九十點後風愈大，沙粒石子，撲面打來！所看見底，不過是荒山裏面幾個黃沙堆！古人形容荒涼，總說荒煙蔓草。然既有煙，必有人家，草能滋蔓，生物尙多，彼此相比，覺荒煙蔓草的區域，猶是勝地！然直到今日，才眞覺到身在蒙古。此種情境，雖不見得想常經歷，然至少一生萬不可不身歷一次；眞塞地咀嚼苦味，也自有特別的一種情趣也。正午才見到幾個駱駝，牧草少住，風亦漸小；繼見兩個放駱駝的人，已覺另有世界。兩點後風又大，剛上駱駝卽見道右井上立木，道左人居。又少前，卽行住下，時兩點一刻。風愈大，少眠，醒時全身已爲沙土所埋。茶點後到民居一間，則爲鎭番商人在此地賣草料者，住此地已五六年。聞前途一百五六十里後，才有好水草，必須三天始能經過。此地名ㄏㄚㄦㄚㄗㄚㄍㄜ。ㄗㄚㄍㄜ卽前所記ㄐㄧㄚㄍㄠ之異音。住地附近沙堆甚多，到處皆有ㄗㄚㄍㄜ：有小顆，有大樹。牠的葉子，駱駝還喜

歡喫，則此地牧草還不能算頂壞。此地有兩井：近處井水鹹，遠四五里井少好一點。我們有從昨晚住地帶來的水，還可飲茶。五六點後風息，然天頗陰。王殿臣到後即在住地東數十步內找出一點石器。晚餐前，錢默滿來說住所附近有一古代石堡，請我去看。往看，則正王殿臣找石器的地方，並且他還正在那裏找。堡形斜方。從東北至西南方較高，大約係趁山勢。他方全係人工積成。內有石欄，即此地商人前在此地住時所積。其餘問他，則云全係長成。然人工顯然，當係古代人類遺留物。晚寢時絕無點風，然東方陰甚，時聞遠雷。今日行 34.695；N.72.1W 步行二十一公里強。

九日，因此地牧草尚可對付，故昨日預計今天上午放駱駝，赫定先生同其他有事的人十一點鐘起身，全體下午一點鐘起身。但昨天晚晌有一個駱駝沒有找著，大家全出去找，歸結駱駝倒是很快地找著，却是有一個牽駱駝的漢人總沒有回來，今日早晨四出找人，到午餐時還沒有找著，大家全非常焦急，因爲此地狼甚多，雖狼素不喫人，然如果有一羣餓狼，遇著一個人，也狠難說。並且此地往北二三百里

幾無人烟，如果迷到那裏邊，也很危險。哈士綸同一個蒙古人十一點鐘從北方出去，按著足迹去找，歸結轉到南方一二十里地的地方找著。這個人轉了一夜，呼號無應，哭泣不靈，找著時，已伏地待斃了。把他引回來後，已經四點鐘；因爲此地水鹹，聽說前面二十五里有淡水，故決定起身。我同赫定先生春舫及三僕人前行，大衆收拾好即走。五點二十分起身。初動身時地勢頗有起伏。五點四十分鐘後得一平原。回頭一望，看見我們隊的一個白駱駝跑出來跟著我們走，乃命王殿臣下來把牠捉著送回。我下來引著駱駝走。王殿臣把駱駝交給蒙古人再回來，乃令春舫等著他，我一個人引著駱駝走。以後他們追上我，乃將駱駝交給王，因爲天色已晚，命他牽著快走。這個時候，因爲前面的人走的快，路上止賸我們三個駱駝，三個人。八點前後天黑，路不甚分明，乃趁月色俯身照著駱駝足跡走，意頗兢兢。路在平地，白線尙容易辨晰；最易混的，是間有小水道，淤泥白色，與路綫頗難分辨；且淤泥上駱駝足迹很不容易找出。然因謹愼，幸未失道。又走，前望見火光，以爲赫定先生帳內燭光，至近始知爲廚役魯子朋也怕失

路，乃然一火柴引人。　起身前赫定先生曾約定，到後卽當命蒙古人然火高處以引後隊。　此時計時當已不遠，到處尋火光不見；路又將入山，左右似有岐途，駝迹難尋，想上一沙嶺上一望，乃足陷半尺不可登。　正彳亍間，春舫忽聞呼聲，乃順呼聲向左入山，走一二十步，已見蒙古人所然火光熊熊。　距要住地不及半里。赫定先生已到一點鐘，但因帳篷在魯子明的駱駝上面，所以還在星月之下坐待。因地勢頗低，所以雖在高低兩處置火，尙不容易看見。　此地名ㄨㄊㄠㄏㄞ，意爲大坑。　南面卽對沙嶺，上有ㄗㄚㄍㄜ不少，北面山頗高，並有三峰聳峙。　住地卽在三峰西南足下。　三峰前天已看見，昨天已知大路經過山足，今天向山峰走，失路時，已至山足，所以並沒有危險，心亦不慌。　至後月光皎潔，寒暑適中，回頭一想，得此一番小波折，免却旅行中太單調生活，亦覺大可快意。　今日爲舊曆中秋，坐沙上，看月光，意與幽遠，絕非未出塞人所能夢到。　喫一點餠乾，喝一點涼茶。　後隊十點鐘到。　困甚，卽寢。　今日行 13.275; N.78.48W. 步行十一公里強。

十日，昨晚剛睡著，王殿臣因茶炖好，來問喝不喝，嚴詞斥去，然因此遂睡不

著。　直至大家喝畢茶，就寢，聲音靜，還睡不著，此時心中煩熱，乃揭被取涼兩三分鐘，始得安寢。　一覺睡醒，時已七點，乃起，早餐。　餐畢，因今早放駱駝，等到下午才能動身，且身體仍感困乏，乃於九點多鐘又睡。　醒時已將正午。

午餐後，兩點一刻，仍是我們六個人先動身，大隊收拾好再起行。　已起身，後因駱駝尙未飲水，又回頭使牠們飲水；眞正起身時已兩點半。　道左右皆有山，中爲寬約里許之谷。　道右山中有沙，然不甚多；道左山爲沙埋，然時露黑頭于沙上。　三點二十分路入左邊山中。　道初頗狹，且山勢高峻。　走一刻鐘以後，山勢又展開，與未入谷前頗相彷彿。　路上作石器的石質甚多，然未檢到石器。　時見上下立的石片。　見道左百步許，有地甚低，疑中有水，乃牽駱駝往看，則水已乾，四圍有蘆草。　返回大路，遠望見春舫已下駱駝，兩黃衣人（春舫亦黃衣）。相對說話，心中甚疑。　走近，才看出是黃仲良，我們雖已知大隊離不遠，然在此遇著，實屬意外。　晤談後，始知大隊駐地在前面十餘里。　大隊昨日到那裏，牧草有蘆葦，尙佳；但無水，即擬繼續前行，後牽駱駝的一個漢人掘地得水，乃停下。　因牧草

還好，所以又多住一天。仲良因在三垈下檢到石器甚多，今天又擬往繼續工作，所以在此遇見。時全入沙漠中，過不少的小沙嶺，七點少過，到大隊駐所。見郝德及狄德滿各團員，聽說達三在此工作很好，甚喜。仲良出視所得石器，係新石器時代物，多可珍貴。然所收尙濫，我因非專家，也不能大挑剔。以示赫定先生，彼亦有同樣的感想。閒談，寢時已十二點。大隊駐地名ㄎㄨㄌㄣㄉㄜㄍㄨㄞ。ㄎㄨㄌㄣ蒙古語謂紫；ㄉㄜㄍㄨㄞ謂輪。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ㄊㄞ在此地東北三二里。此地純爲沙漠，帳篷卽在沙中支。人多半赤脚，因穿鞋一走一陷，沙時時入鞋中，頗不痛快；至於赤脚行沙中，頗有舒服之感也。今日行17.00；N.81.3W. 步行十三公里。

十一日，今日拉爾生，米綸威，華志，李伯冷率行李隊先行；餘均留此地，等將來同行。他們動身時，我尙未起。起後，聽說在三德廟所雇底引駱駝的一個漢人，偸了團內兩匹最好的駱駝逃去。細問乃知爲一四五十歲的人；此人前幾天我也曾同他說過話，貌似老實，乃不誠實如此。聞並偸有食物及蒙古人衣服銀錢等

類。此人可爲至愚，因沙中足迹難藏·且蒙古人尋足迹的能力極大，被捉殆非難事。我所躊躇底，不是捉著捉不著的問題，却是捉來後怎樣辦理的問題。因爲此地離官廳甚遠，犯人頗難處置也。哈士綸同四個蒙古人往尋，九點他同兩個蒙古人回來，說找不出足迹。少停一會兒·其他兩個蒙古人回，說在南邊找出，大家遂又往找。下午五點鐘，哈士綸同兩個蒙古人回，仍失足迹。但袞拉特同馬泰還沒有回來，則仍有希望。今日天氣甚熱，下午在帳中睡，幾不穿衣服，猶汗如雨下。晚，大雷雨，然少雨卽止。

十二日，夜中雨數陣，仍不大。早晨天晴，然終日大風，沙積帳中寸餘；我的帳門關閉·還是如此。今日赫定先生出一百五十元的賞格，要另組織一隊，必須將賊捉著，卽在此稽留一禮拜，亦所不惜。尚未起身，我正在帳中寫字，達三跑來說：「他們回來了，看見駱駝從東南來，大約是捉回來了」。大家差不多全出去看·我也出去，看見他們把他縛回來，心中頗爲惻然。他們把他引過去後，赫定先生告訴我說昨天他們出發的時候·已經命令他們捉得以後，不準打他；現在

也不能虐待他；不過爲本團安全計，不能放他。他的話我非常贊成。以後在赫定先生帳中將塞拉特及馬泰叫到，加以奬勵，並詢其詳情。據說：他們兩個向東南尋找，共失足迹三次。失跡後，他們就分開向前尋找，找得再行合追。偷駝的人並屢次旋轉，冀掩蹄跡。然終被尋得。下午四點許，卽行捉著。但夜中又行逃脫。逃脫後，竟敢復回偷駱駝，遂又被捉獲云云。似此則此人貌充老實，恐係積賊也。下午借得古動物學古生物學通論隨便翻閱。晚餐前，看見赫定先生蹲在帳前，靜看沙流。與之談，始知沙流有若干定律，極饒興趣。自然界中何處不是學問？但非苦鑽故紙之人所能知耳！八點多鐘，春舫來，言外國人給偸駱駝人「箍腳料」，恐係虐待，請我去看。往看則他們是因爲縛手頭不便，給他解開，又恐怕逃脫，不得不給他上腳料，並無虐待之意，遂返。七點鐘時風止；晚月色甚佳。

十三日，今日因駱駝太乏，所以俟明天才能走。一天天氣甚好，但頗涼爽。下午因菜肉不敷，派韓普爾，錢默滿往追行李隊去取。

十四日，昨日手錶大約受震一次，走得太快，鐘點不準，所以今日的事，皆不記鐘點，等校正清楚後再記。起及啟行時間略如前幾日。起時月光甚好。外國人仍命偸駱駝人牽駱駝前行，蓋因他在前面，如果逃走，駱駝立時停下，後面立時可知道。他裝著呻吟苦痛，求我放他，如不然，不如死於此地。我告訴他說：我們最近的時候，萬不能放他，也不能任他逃走；既管他喫飯睡覺，也萬不能任他坐食；並且他已預支工錢，工作未完，即無偸盜的事蹟，亦應工作；如果不安心工作，亂出主意，不過是自己多加苦痛；我們很知道他並未衰老，且頗能幹，用不着那樣假裝。說罷未幾時，他也不呻吟了，完全同平人一樣。路經一山口，未幾即又展開。日光晴明，斜射細沙「波」上，很像透明。波背日光的方向也差不多海波的蒼渺。遠望右方沙嶺，突起驟落，形如新月，兩翼前湧，又疑惑是大潮將至，不急走犇避，就要跟隨巨浪，同歸蒼溟！返顧左方，洶湧之勢，不亞于右，又疑惑是身已入旋渦，止好隨運命以飄浮！巨浪的上面，桅檣倒斜，好像一葉扁舟，即將飄沉，靜神沈思，才曉得是ㄗㄚㄍㄜ叢生，因風歪斜。並且戈壁坦

平，遠鋪嶺外，極像大海的汪洋！遠望天際，蒼茫斷續，或疑蓬萊仙島，浮沈雲間！據物理學家說：沙波與海波，除速度不同外，全依同樣的定律進行，然則在沙漠中，能令人生大洋的幻覺，固無足怪。不久路上細沙完而沙石起，平鋪散漫，絕無紋漪，才恍然于美景之不易多得。出山後，又約四五里，至一地，有井，水佳，即行止宿。地名ㄨㄏㄩㄦㄨㄙㄨ，ㄨㄏㄩㄦ蒙古謂牛，譯言牛水。少眠，午餐後，出到東北沙嶺上，眺望東北方的戈壁。今日行 17.250；N.81.48W路甚灣曲。步行約一半。

十五日，昨夜中甚寒，加上一被，得不冷。早晨六點溫度四度餘。起身時已將六點。路旁爲略有起伏之大沙石原。路右隔戈壁，東北望見大山，名ㄏㄢㄨㄌㄚ，譯曰汗山，聽說橫絕戈壁，三四天可到；西北遠山名ㄗㄚㄏㄢㄨㄌㄚ，譯曰白山，橫戈壁亦兩三天可到。此二山全在外蒙古境。白山有廟，並有稅卡。十點鐘許，面前一山，路急向西北轉。左望山中有紅堆，若帳篷，若蒙古包。南邊山前，又像立有石柱，遂下來牽著駱駝去看。其地離大路約二三里。灰黃山

坡上忽有大紅土堆，高四五公尺，上下共三層．層次分明，西南角上似可表明原來爲方形，餘無稜隅。　地上周圍約七十二步。　登上．土質極爲輕鬆。　堆西偏南兩三步，又一小圓堆，高二三公尺，中粗，上下皆細，粗處周圍約三公尺餘。　東邊尚有堆，皆扁平，似已頹倒。　此數堆初見疑爲建築之喇嘛墳，然地上絕無灰石可證。　前所見之石柱形，在堆南偏東山腰，約三四十步許。　在堆前看，很像廟前的破門，門洞猶存，即趨往視。　物爲灰石質，(L'argile) 直立若廢牆，下有洞若門；人工呢？天工呢？殊未能臆定。　再少東，石下有紅土，與堆同色，似可證明土堆有天工的可能性。　西北過一山坡，又有一堆更高，上下四層。　後（西偏南）倚山，前列兩小堆，高一公尺餘，皆如「土饅頭」狀，排列整齊。　後山上又有灰石直立若牆；中分，若門已倒。　外有沙頗堅，其紋理若北海小西天的泥塑落迦。　人爲，天工，終無從斷定。　我對于地質，絕無所知；應考古家之名來，而對于考古又非本行；觸處困難，深用自愧。　北歸大路，路上止賸我一個人，除南方外，尚爲一廣莫的平原，然極目四望，除了我同我的駱駝以外，並沒有一個動物。　此時

心極躊躇，如果前途有一條歧途，我却很難想出法子了。明知研究氣象的人，八點鐘才起身，大約還在後頭，然我的錶不很準，也許已經過去，所以也不敢等。走了一點多鐘，又入沙山。有一歧路，幸而是上反對方向去的。沙山中左轉右轉，大約不止「九折」「十八盤」。風景如何，方向如何，我此時只因心畏歧途，一點不暇賞玩和注意了！幸駱駝足跡尚明。又走一點多鐘，出山，入一低地，蘆草，ㄗㄚㄍㄜ，交綠爭長，路極明，但因地硬，駱駝足迹反不能見。已經看見別人駐帳篷的踪迹，而我們的帳篷還看不見，心極猶豫。忽然看見駱駝同騎駱駝的人，以為帳篷不遠了，少近，則見駱駝背上並無鞍子，（我們的駱駝，如不常住，夜間並不卸鞍子。）才知道不是。然既見人，就是迷了路，夜間總還有法子想。走近去問，猶恐怕他不懂漢話。及一交談，居然是一個代州人在這裏放駱駝的，大喜過望。他說大隊過去一會，前邊一兩里地有水，卽當止宿，心才大安。我也很知道這裏的人所說底里最靠不住；他說一兩里很可以有五六里；然心無牽掛，任駱駝隨便的走。走了二三里後，郝德博士從後來，才曉得他們也還在後頭。又走二里，才到。地名ㄊㄧㄣㄍ

ㄢㄨㄙㄨ，或者ㄊㄧㄥㄍㄢㄏㄨㄊㄨㄎ。ㄊㄧㄥㄍㄢ意爲燈，譯言燈水或燈泉。有井，水佳；艸還好。今日行31.050；N.62.1W. 步行約十六七公里。與希淵信一封，對他說沿途水草大概，托途遇的商幫帶去。

十六日，昨夜少溫，故未加被，夜中被不著體處即涼。起身時約五點二十分。地大體平坦；仍北臨戈壁，南間見沙山。步行同黃仲良閒談，路又無大變化，地未所以途間無可紀者。十點餘即看見前面有一樹林。十一點許，到林間。樹在內曾見過，可以說在楊和柳之間，因爲同在一樹，而嫩葉尖長，似柳；枝少老，葉即如楊。但樹身又不似白楊，頗近楡槐。（此處漢人叫他作梧桐，其實即古書上之胡桐。）因風景甚好，即行止宿。大家全很高幸，因爲這樣的林木，即在內地已不可多得，況在蒙古數月幾全不見樹木，而忽遇此，則喜出望外，眞意中事。林中間有小空地，即環空地相向搭一圈帳篷，風振樹木，雖非松而有濤聲，令人心曠神怡。地略有鹼。四圍一望皆蘆葦。附近有井，水不鹹，但久不掏，初嗅少具糞味。後本團使人掏出淤泥若干，即成好水。地名ㄜㄦㄢㄊㄜㄦㄜㄧ，ㄜㄦㄢ意謂多，ㄊㄜㄦㄜㄧ即此樹

名。但在蒙古，地名頗多歧異，有係一音訛轉，有係完全他名；即以此地作例，據我們所聽說底，共有異源的三個名字，上所記者，不過其一。地南方沙嶺橫亙，重疊不斷，晚茶後約六點鐘，盒占提議到南邊一最高沙嶺上一望，歸結我同仲良盒占春舫四人同往。將出發時，郝默爾問我們何往，我對他說我們將深入並將迷踪于沙嶺間。他指著帳篷中間所積大木（大隊到後命蒙古人找來的。）說，我們晚晌就要點起大火，即是天黑迷途，也還可以望著火光尋找回來。我當時覺得用不著，然因此心中爲之一壯。南行二三里許，已有小沙嶺起伏，ㄉㄚㄍㄜ叢生，已成大漠風味。時太陽已將落，仲良春舫不願前進，囑以在此堅待，同盒占繼續前行。回首北望，晚霞樹影與廣莫的戈壁相輝映，景甚偉麗，然亦無暇細觀，前行頗急。初以爲翻過三四重沙嶺即可到跟前，然翻過一高嶺，始知尚有若干嶺間隔。歸結越過的不下一二十重才到高嶺足。沙鬆嶺峻，雖行沙中少小心即無危險，而登時極難。

爬很長的時候，才到峯尖。南望尚有一較高之嶺，望似甚近，然此時暮色蒼茫，星光滿天，萬不敢再向此絕漠中前進。在峯尖少息，各吸烟一捲，始計畫下

山。未下山時火光已見，乃對準極星微右方向，始敢下山，因爲火光到谷中卽不能見，星光則無論何時全可以看見，萬不至于迷途故也。下時連滑帶走，極快。翻越半點鐘，火光已近，才曉得所見大火，並非帳篷間大木所然，卽是仲良存放在那裏點的。下山時看見地平面上有大星，至此才曉得那就是帳篷間的火光。ㄗㄍㄚㄜ木極易然，拱把的枯木，用幾根火柴，就可以展轉然着，眞可謂出人意表。將火加足，才開始回轉。途中又然大火兩處，徧山皆樹，皆柴，不過中間距離尙大，並且此時止有微風，萬不至因此卽行燒山。途間戲言我們雖不殺人，却是沿途放火。返至帳篷，南望沙山，火光尙熊熊然。至時大家正在圍火演音樂歌唱話片。這樣林木，這樣火光，這樣歌聲，眞令人覺得生活于女仙 (Les Fees) 的園中。後夜已將深，半月已升于林端，雖圍火而覺寒；人已漸散，但赫定先生興猶未闌，自歌數曲，始互祝夜安。此晚興致極爲酣暢；才眞自己感覺到，如不能有美術的鼓舞，到處能得到樂趣者，萬不能作大事也。我們沒有鮮肉食，已經十幾天，今天才買到羊，其喜可知。今日行 18.465; N.87.6W. 步行八公里半。

十七日，早晨未走，補作日記，閒談。下午將三點始行動身。前幾天聽說前邊有ㄍㄛㄧㄔㄍㄡㄌ，漢人音訛，念作拐子湖，其地到處有水，有草，以爲眞一流水的河，路隨河走。今天才曉得ㄍㄛㄧㄔㄍㄡㄌ即指北臨戈壁，南望沙嶺中間六七里寬，有草有井的一條窄綫。前天下半天出沙山後，已入此河區域，並無什麼河流。路上時見蒙古包，牧草頗佳。過一地，名ㄍㄜㄕㄚㄊㄨ，住有蒙古包。六點半許，抵一地，名ㄚㄦㄕㄢ鄂博，即行住下。韓普爾，錢默滿，到行李隊取菜肉的已經在這裏住著等我們三天。他們並沒有帳篷，夜中露宿，可謂壯士。但是他們打仗多年，這樣生活，却是很習慣的；我們比他們兩個歲數全小，而身體遠不如，深可慚愧。住地不遠有一鄂博，地名即因此鄂博起。鄂博，蒙古極多，但此鄂博則有數異：普通的鄂博全用石頭堆成，此鄂博則用ㄗㄚㄍㄜ木堆成，一異；鄂博爲蒙古風俗，而此鄂博則「有求必應」，「靈應」等布匾徧掛鄂博上，蒙古人所獻底藏文經幡却甚少，甚且神龕內之神紙牌位，亦係漢文，二異；布匾上有「活潑源頭」字樣，鄂博前即泉水，則此鄂博明爲此泉水立，而所供非龍王，

却係「馬王眞君」，三眞。泉水以半人高之短牆圍之，中有蒲草甚多；泉水有數公尺深，極清冽，可與最佳的泉水相比。立飲二杯，甘冷徹肺腑。今日行12.945; S.84.04W. 步行六公里餘。

十八日，起身時六點已過。步行同郝默爾閒談，不覺走了三點多鐘。八點鐘許過一地，有蒙古包，名ㄨㄦㄊㄨㄢㄚㄇㄚㄎ。風物大約如昨天，但路間遇見泉水多次；一次洗了後，用手掬飲數把，甘冽宜人；在蒙古算第一次遇見了。前幾天在路上詢問額濟納河，（即我國地圖上的居都倫河）幾乎沒有人知道，今天遇好幾起人從額濟納河來，並有一起從毛目縣來，覺到前途不遠。此間騎驢者頗多，即蒙古人亦多牧驢騎驢，則爲前此之所無。道兩邊蒙古包不少。一點多鐘，抵一地，春舫看見芨芨草間，有泉水流出，嘗之宜人，即行住下。因爲白天天氣熱，駱駝容易乏，乃決定明早大隊早兩點鐘即動身，我同赫定先生，春舫，及二僕人，一蒙古人則天明再走。觀測氣象的，放能氣球再走。住地名ㄅㄡㄌㄥㄅㄡㄦ，住地不遠，有一蒙古包，則名ㄉㄚㄉㄜㄦㄧㄣㄢㄚㄇㄚㄎ。今日行 28.400; S.83.0

2W. 步行幾一半。

十九日，夜大隊動身時醒，直到他們走後才又睡著。　起已六點餘。　將七點半駱駝備好，因爲赫定的駱駝較快，所以卽一個人牽著駱駝先走。　這幾天路不易迷，因爲總是北臨戈壁，南望沙嶺；並且道路極明。　十點抵一地，望見東南方一二里有一高崗，下有一洞，似爲穴居人所遺，下被土擁，然蒙古人從來未聞穴居，心頗詫異，遂留駱駝于草較佳處，一人往看。　崗係黃土成，約四五公尺高，洞在崗腰偏下，高約尺許，作⌒形。　從門內窺，內甚平，深不易見底，疑爲遠古地底水道所經。　登崗一望，則此地離戈壁沙山已較遠，不易見。　崗邊幾無草。下崗則駱駝慢慢地來找我。這是爲什麼呢？我騎牠這些天，雖說沒有虐待牠，却也沒有什麼好處給牠；雖說間或薅兩把草給牠喫，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那邊草好，這邊沒草，牠却是來找我！牠端底是爲什麼呢！　今日天氣甚熱，無風，蠅蚊欺人，大爲所苦。　手不停揮者一點多鐘，還是被牠們咬了許多口！　一點鐘，到一小ㄗㄚㄍㄜ樹陰下，喫一點餅乾，喝一點水，又牽著駱駝前行。　走了一刻鐘以後，

忽然想到手杖忘在樹下，遂又回頭往取。三點半抵一地，名ㄜㄦㄦㄜㄍㄙ，住下。地有井，水能喝。五六點鐘，郝德等三人尚未到，乃又積了許多ㄗㄚㄍㄜ預備夜間然著引導他們，可是他們天還沒有全黑，已經到了。然而火仍然著。柴乾風微，燄高丈餘；火雖無用，而赤焰美麗異常，北京既無此柴，亦不能有此大火。賞覽多時，回帳寢，時九點鐘剛過。今天行 28.110; N.74.1W. 步行二十一二公里。

二十日，這幾天夜裏全是重被上蓋氈子或蓋衣服；昨天因爲天氣太熱，晚又無風，所以止蓋重被，沒有加東西。然夜間覺冷，加上衣服，僅得不冷。因爲前途還有沙漠七十餘里，此地水草尙好，所以决定今日不走，休息駱駝，明日下午才動身。天氣很熱。明日卽交秋分節，而盛暑如此，大約是吾鄉所謂「秋老虎」了。然太陽一落，袷衣猶寒，變化迅速若是。今天黃仲良到東北二十里許小山上找石器，無所得。然山前有一乾湖，周圍約四五里。內所積爲鹽爲鹹，尚未能斷定，（蒙古人說是鹹，然嘗著不帶苦味，故或疑是鹽。）積六七寸厚，亦無人採揀。

二十一日，昨夜最低溫度四度，因蓋的厚得不冷。下午二點二十分我同春舫，王殿臣先動身，路爲高低頗有變化的沙灘。漫山徧野，死的，活的，直的，斜的，立的，臥的，全是ㄗㄚㄍㄜ，如果因此而稱爲沙漠中之王，那却是絕無愧色。並且據赫定先生說：「沙中一生ㄗㄚㄍㄜ，沙卽不流：俄國近幾十年來，在裏海附近沙漠中大種此樹，成效甚著」。然則如果將來我們能利用牠，使曠莫的戈壁變成葱葱鬱鬱的ㄗㄚㄍㄜ林，那時候天時地利一定全受影響，則ㄗㄚㄍㄜ對於蒙古前途，固有極大的關係也。四點半後，路入沙嶺間，左轉右廻；ㄗㄚㄍㄜ亦無，惟低處少有蘆草。六點剛過，抵一地，名ㄕㄚㄦㄚㄗㄚㄍㄜ，卽行住下。地有井，水好；也有ㄗㄚㄍㄜ，駱駝尙有食料，故決定明日仍下午起身。晚有商幫亦住此地，爲鎭番人從ㄍㄨㄦㄌㄝ向ㄉㄜㄎㄜㄇ廟販賣駝羊毛者。（ㄍㄨㄦㄌㄝ在此地西南二百餘里。）據說我們明天後，有百二三十里的戈壁灘，中無水，須帶水，兩天可過；過後，去黑城(ㄎㄚㄦㄚㄏㄡㄊㄡ)止餘七十里云云。這些地方，他們曾經走過，所說大約可靠。七點多，大隊到，據說今天又跑了兩個駱駝，一個立時捉住，另外一個跑

了十數里才捉住。　今天行 14.230; N.68.1W.　步行六公里弱，沙土太軟，步行頗困難。

二十二日，昨夜頗暖，重被已足，最低溫度九度三。　今日本定下午起身，走二十里即住，等明天過戈壁；然今早問鎮番商人，據言二十里處地名海泉（ㄉㄚㄌㄝㄏㄨㄊㄨㄢ）；然四十里處亦有水，不過少難找一點；過ㄉㄚㄌㄝㄏㄨㄊㄨㄢ後，到處皆有ㄗㄚㄍㄜ，後漸無有，再過一段，又有；當這個重有ㄗㄚㄍㄜ的地方，道左有三沙嶺，離大道一二里，湖水即在此沙嶺前；過了沙嶺並有一井，不過更難找云云。　回來告訴哈士綸說，請他斟酌，或可住四十里處，因爲那樣，前面無水的戈壁當可縮短一點。　他訊問以後，決定走四十里。　下午赫定先生同兩蒙古人一點起身，我同春舫，王殿臣動身時，已一點半。　今日所走底路大致與昨日相仿佛；第一點鐘所走底路，可叫作ㄗㄚㄍㄜ路；第二點鐘所走底路，可叫作迴轉路；第三點鐘又是ㄗㄚㄍㄜ路；第四點鐘起首時，似乎又要變成迴轉路，然過兩三沙嶺後，却進了一個大ㄗㄚㄍㄜ林，四圍沙嶺，中間低地，葱葱鬱鬱，極爲可愛。

直到第五點鐘，才又入廻轉路。此時駝背行李全下，又收拾一番，就誤半點鐘。又見ㄗㄚㄍㄜ時，天已將七點，即行止宿。地名ㄕㄠㄅㄦㄧㄣㄋㄡㄦ。初出發時少偏西北，四點，過ㄉㄚㄌㄝㄏㄨㄊㄨㄎ後路向南南西，後轉向西南行。他們說四十里，實止 18.300; S.80.W. 但沙深難走。如果拿平常的速度計算，或已不止四十里。步行十一公里強，頭兩點鐘步行時，天氣極熱，將水壺的水喝完，尚未解渴；以後又將春舫的半壺水喝完，才好一點。此地水鹹。大隊十點後才到，從ㄉㄚㄌㄝㄏㄨㄊㄨㄎ帶來幾筩淡水。茶煮成時，已快十二點。飲茶兩大杯，吃一小麵包，寢時已過一點。今天路上遇見一大商幫從迪化來，駱駝一二百，大狗五六條。狗看見我引著一個駱駝走，就一擁羣吠，大有吃了我的神氣。我止好靜等著牠們；牠們離我一兩步遠，不敢再進，向著我亂吠。適有人喝退。他們的箱上題「合記藥局」。有一駱駝，背兩邊負兩個——止可以說是兩個廠門的大箱子，每一個裏面坐一個人。有一個人往外伸頭，我問他帶的什麼「賣貨」，他說我們什麼也沒有！後面少遠一個人告訴我說，他們帶的貝母。不過

我想，他們這一百多駱駝所帶的未必全是貝母也。 晚晌又遇從古城來的一個大商幫，帶的皮毛，駱駝一二百。

二十三日，昨日聽說此地的湖頗大，所以早晨就找人一同去看，歸結同錢默滿一塊去。 翻了好幾道沙嶺，最後登到一個很高的嶺，才看到所謂大湖者，周圍不過百餘步：水深不過兩三寸而已！ 從嶺上一滑而下，遂歸。 天氣甚熱。 起身時，已兩點半鐘。 今日沙較淺，路較直，亦較易行。 路旁ㄗㄚㄍㄜ亦尙多，然有一節彌望平原，徧地沙石，植物極少，這或者就是眞正的戈壁罷。 不過這樣的路很堅固容易走，且不甚長。 六點半鐘後，又入迴轉路，然不久七點即抵住地。附近ㄗㄚㄍㄜ甚茂，地名ㄙㄥㄐㄧㄥㄗㄚㄍㄜ。 ㄙㄥㄐㄧㄥ，譯爲低地。 至後春舫卽在附近ㄗㄚㄍㄜ根旁試著掘井，我也幫助他，二三尺後土甚濕，叫蒙古人來看，他說沒有水，也就中止。 然而我總覺得掘得太淺，如能掘到三四公尺深，總可得水。 此蒙古人並說在附近里許也少掘出一點水，可見此地如果工作一番，一定可以得水也。 大隊將十點到。 茶點後寢時十二點已過。 今晚決定明早大

家全不得用水洗臉。　晚八點遇一大商幫從古城來，據說西邊沒水的地方，止賸二十餘里。　今天止行十六公里半強，然則相傳百里上下的戈壁，其實不過五十餘里而已！這邊人言里之不可靠如是。　今日行 16.590; S.85.1W. 步行八公里強。

下午兩點的時候，太陽附近一塊雲，邊現虹彩。　古人所說，「雲現五彩」與「慶雲」，大約就是這一類的雲彩了。

二十四日，起身時兩點少十分。　有微風，不很熱。　沙漠似已完，路頗平正。　道右遠處，時見沙嶺起伏。　但沙色白，不與前黃色同。　三點半後，又少有沙。　未久即出，入一低地，叢草疏密相間，不很深。　四點半時，遇一歧路，我們同行三人全下駝審視許久，兩邊皆有駝迹，不過左邊駝迹似非新．乃決定自右邊走，耽延半點鐘。　六點多鐘，又遇歧途．兩邊駝迹皆似非新，因右邊似太偏北，乃自左行。　前面望見似帳篷非帳篷的白色物，心甚猶疑。　走到則爲塞拉特在此地等我們已經五天。（他是前幾天派到行李隊取輕氣管子的。）　據他說：「這裏是往新疆的大路，赫定先生則在北邊小鄂博邊樹林內扎帳篷，那邊是往黑城的大路，行李隊已向黑城出發三

天。……」遂向北走里許，抵住所，時已六點。赫定先生係從右邊路來。地爲一疏散之楊柳林，東有一小鄂博，西有一大鄂博，爲阿拉善，舊土爾扈特分界處，地名ㄅㄡㄦㄗㄨㄙㄐㄧㄣ。登小鄂博一望，平原遠鋪，疏林掩映，白沙蒼山，點綴天際，非到蒙古來不能麼見此類的奇景也。樹葉有現黃色者，眞已有了秋色麼！日中固單衣揮汗，這樣天氣，能與霜露並行麼！歸大隊已到，與仲良春舫等坐箱上談，談論風景的雄勝，我說明早如能早起登大鄂博上觀日出，必更有可觀者。談論少久，暮色迷茫，袷衣一件一件地加上，身得不冷，兩脚已知寒，始知時已深秋，葉黃固自應爾！晚補作日記，未完寢，時十鐘。今日行 14.000; N.61.6W. 步行六公里餘。

二十五日，早醒，從帳篷門裂縫處，望見西方上面爲初臨大地的紫色曉光，下面爲即將退避的青色夜氣，知太陽將出，即起，疾趨向西方鄂博。但將至鄂博，太陽已出地平，起晚約半點鐘，已經沒有法子！鄂博在一高五六丈之一大土台上。登上台的最高處，用遠鏡四望。從西北起，轉到北方，近處疏樹散布，極

遠雲山縹渺。——我說雲山縹渺，因爲遠看一綫，不知是雲是山；東端下缺，的確是雲，然西邊連亘，終疑是山；但山至何處止，雲自何處起，「既竭目力」，莫能識認。——最奇者則爲中層之檉柳塚壘壘，——沙漠中間生植物，根連土結，不能飛走，時久遂成巨堆，此類植物以檉柳（ㄏㄚㄦㄇㄨ）爲最多，故戲名之曰檉柳塚。眞——遠望若咸陽北原上的古墳；內間有沙嶺橫亘，又若功臣從葬，環列帝陵。耶假耶，色隨目迷。東方平原遠際，白沙起伏。南方則極目天涯，略無片翳；近處則炊烟直上，終亦不見人家。西方略有土阜橫亘。總而言之，雖起遲未得見日出前曉光的各種變化，而此種弘偉的景物，自足大暢心懷。鄂博爲土坯築成，大約此地少石，不得不爾。歸途中遇見仲良盜占，也是要上鄂博的。遲一會兒，仲良回來，在上面拾了許多陶片，很有好的。我當時因爲止顧遠望，近者毫不留意，頗可一笑。少息後，同春舫到東北方，尋找作買賣的人，離住所約四五里。共有四家：一家爲山西孝義縣生意，其本號在王爺府。（蒙古名ㄧㄚㄇㄨㄕㄤ。）此家亦頗成局面，住兩蒙古包；餘三家皆爲包頭商人，有兩家共住一帳篷內；餘一家，獨

住一帳篷。他們從前全是在外蒙經商，現因外蒙生意不容易做，才來到這裏。據他們說：這裏離黑城七十里，黑城離噶順淖爾不過三天路程。又說：阿拉善同舊土爾扈特分界尚在此地西，此地鄂博尚非分界鄂博也。歸，天氣甚熱。赫定先生已出發。昨天本定止走三十五里，然今天聽說必須走五十里始有水能住，乃與春舫忽卒午餐，畢，即起身，時已兩點。預計今晚必八九點鐘，始可到住地，春舫的路綫圖，將不能全畫。初行爲一平原，後過一土陵，過處有缺口如門。未幾即得四周封閉之一低地，中有樹林，綠黃葉相間，風景頗佳。又登一土阜，未幾，又得一同樣之低地，則見赫定先生的帳篷已住下，大爲詫異，時不過五點餘。據引路的蒙古人說：「這裏離黑城還有六十里，前途全沒有水，還有一處有水，但不在路旁，未見得能找到」。也明知道他的話全靠不住，然亦無法，止得住下。地名ㄙㄨㄏㄨㄝㄏㄨㄊㄨㄞ，又有人說叫作ㄔㄚㄇㄧㄠㄏㄨㄊㄨㄞ。地有二井，相距一兩丈：北邊水止三四尺深，不鹹，但味不佳；南邊水深八九尺，水佳。牧草尙好。晚餐時，又聞離黑城二十里處有水，決定明早走，大隊即住

彼處。至欲往黑城者，先自行認定，下午少帶幾個駱駝，換替著騎，繼續前往，因爲那裏沒有水艸的緣故。今日行 13.980; N.52.1W. 未步行。

廿六日，大隊三點鐘起行，起行時，又有一駱駝跑掉，天明後才找回來。我同赫定，春舫，僕人同幾個蒙古人于七點多鐘出發。剛出發，赫定先生所騎底駱駝又腿瘸，換駱駝後，又換量路綫圖的底線，(作路綫圖，以時間定距離，按駱駝步數計算時間。每天出發時，于路旁插四標，共距離一百五十公尺，于駱駝過時計算速度，是謂底綫。(Base line)) 及眞正出發時，八點已過。地勢仍如昨日，低地土阜相間。九點半後，行不過 5.760; N.69,6W.，又已見大隊駐下，這邊講里數不可靠，能到這步田地！這裏草尚好，有井，水不鹹而味壞。下駱駝，吃點東西，郝德，韓普爾，馮考爾，達三，狄德滿幾個人徒步向黑城去，我吃東西後，也就同黃仲良，崔占三个徒步前行。至于駱駝則留下吃幾點鐘草，下午再去。大隊住地不很靠大路；出來時候問塞拉特，據他說前途四五里，有兩个鄂博，路從鄂博中間過，不久即可望見黑城。我們向北走，登高一望，止看見一个鄂博，無法止好向著鄂博走。仲良看見有駱駝足迹向西，就以爲路應向西，然他們幾个剛過去

而不見足迹，不很像是正路。以後我們分開：仲良偏西，我同容占偏北，不很遠，相約找著路互相告訴。這樣走了六七里後，低沙地盡，得一平原；用遠鏡探視，則城墻及塔影已隱約可辨，方向在正北。我們以後也不尋路，就一直向前走。

所行路大體爲「石子原」，頗好走。中間隔以數低地；有一低地，楊樹成林；風景頗佳，然亦無暇停留。天甚熱。到時兩點剛過，所帶底水已經喝完，還是非常的渴。黑城爲一正方土城，東西，南北各半里餘，垣堞大體完整。城外西南角有一廟，建築上爲一大圓頂，前爲一大圓門，門向東南，餘三面亦有小門，不似中土式。內多積土，佛像全無，圓頂已缺一小部分，露天，然餘部分有些地方，石灰尚未脫落，若專就外形觀，時代似非太早。大家全到裏邊休息，但此地蠅子極多，頗令人惱。這個時候大家可以說全沒有另外的意思：止有說怎麼樣能找到一點水才好。少休息，到城內從西門進，城止有此一門。了草一看，城正中爲一土台，或當年的瞭望樓在其上；北面正中墻未全倒，旁有琉璃瓦片，建築似頗宏壯。土台前有一佛龕，神像無存，但圓泥佛像頗多。餘還有不少的破墻斷垣。西北隅有

一深溝，大約是 Kozlov, Stein, Warner 諸人在此地掏摸古物的遺痕。西北城角上有一塔，大約係和尚墳，遠處所見，卽此塔影也。城外西北隅有塔，有破廟，棄擲圓泥佛像甚多。再往西，還有些破牆．大約也是廟的留遺。五點半後，春舫，郝默爾，錢默滿，馬學爾，皐九陸續到，責成加非，喝了不少；晚餐後又喝不少，才完全解渴。此夜除牽駱駝的人及苦力外，外國團員來此者七人．中國團員六人，止帶兩个帳篷，於是大家全要露宿，歸結，止有仲良同郝德各住一帳篷。完全露宿，我可以算第一次。晚不冷。今日步行約十五六里公里。

廿七日，夜中睡的很痛快，但後半夜少有風，幸在三德廟定作一睡帽，得不冷。早餐後，春舫要給黑城作一個略圖，我以爲可以幫助他量一量，遂同春舫爲占進城。然隨便走一走，還是困的了不得，就隨便躺在地下，又睡一覺。醒後大隊已全到。前兩天總以爲今天可到額濟納河了，今天又聽說還有五十里，所以決定下午止走到附進十餘里處，明天再往。下午一點鐘時，大隊已走，仲良春舫還想在那裏工作一會兒，我因爲精神簡直不行：遂先走。穿過了許多「檉柳塚」，

得一小平原，道左又有斷垣數條，此間不鄰大道，並無漢人居住，故臆度其與黑城有關；然此時亦不願下看。少前，即抵住所。地名ㄕㄚㄦㄚㄏㄨㄌㄩㄝ；無水，但大隊滯的有水，茶水不致缺乏。天甚熱。午餐後身甚不快。大睡了一覺，精神才得恢復。時天氣已涼爽，乃往西南斷垣處一觀，往返約五六里。當年建築似爲方形，但現在則止有東南隅牆尚在。牆甚厚，牆上有孔穴甚多，皆係當年貫木的地方，木材現存者不少，且有突出牆外一二尺者，不知何用。周圍甚低，似爲當年濠溝。濠溝外東西尚有破牆。據引路的蒙古人說黑城北面，有這樣的古迹五六處。據我推想黑城是當年頂重要的城，這幾處是附近營壘保護大城者。還有一種證明；莊永成王殿臣等在黑城及此地，檢到古錢有十幾個之多，大多數係宋錢，絕無宋以後者，足證此兩地同時，且黑城毀于元初之說，大約可靠。

我們此次到黑城，因爲不願意在那裏多躭誤工夫，並沒有想大工作，然小工作如畫圖之類，還想作一部分，歸結因爲天太熱，人太疲乏，雖人竭力鼓勇而作的非常的少，因此得一旅行經驗；就是，沒有寬裕的時口，不能工作：工作以前萬不可

太疲乏。 自前晚駐地至此爲 17.865: N.327W.

二十八日，起時已將七鐘，我起在赫定先生後，此爲第一次。 起身時，七點四十分。 路頗平坦。 路兩旁有土塔四五坐，皆已中空，大約是 Kozlov Stein. Warner 數人掏摸經卷時所作的事情。 有一塔邊，尚架有木棍數條，大約也是他們當日所登。 途中頗有楊林。 走了兩三點鐘，過一交叉路，兩邊皆有蹄迹，下駝審視，判定以右者爲是。 又聞駱駝叫聲，疑大隊或又已住下，正遲顧間，則大隊的一蒙古人已來迎接。 據說大隊尙在前邊，但已住下，並且已到河上。 似此則昨日到此，饒有餘力，乃住到無水，草不很佳的ㄕㄚㄦㄚㄏㄨㄌㄩㄝ，豈非巨謬，然已無可奈何。 前進未幾步，即見河。——自在包頭看黃河後，此次始見眞河，因爲餘河皆斷續，實不能名爲河，哈柳圖河水雖頗大，然正在雨後，我們離那裏的時候，水已經小的多，所以我疑惑牠三兩星期以後，或竟斷流。——水甚黃，水流湯湯，對岸林木蔚茂，耳目一新。 然聞前面尚有河。 過河後不遠，見大河，始爲額濟納河正流，剛所過者爲其支流。 已見對河大隊住所，且已與行李隊會合，

大喜過望。過河後以爲即到，然河邊不能走，蒙古人牽著駱駝從檉柳塚間轉了大半里才眞到。住地前臨大河，後倚楊林。我選擇搭帳篷地的條件；一爲在樹林中，二爲坐帳內可望大河。帳篷搭成後，坐在帳中，望見對岸雲林掩映，實爲天然極美妙的一幅畫圖。這樣的景物，我國南方或尙不難找出，至于北方，實不多見，況我們在兩月沙漠旅行之後，忽然遇見這樣一個休息的地方，宜乎同人相見，「全欣欣然有喜色」也。午餐後少眠。起時天氣甚熱，團員很多到河裏洗澡，我不敢下去，不過在帳中用水徧身洗濯而已。晚餐後天氣不冷，在樹下箱上，同仲良坐談良久；夜氣已深，少覺身寒，遂各歸帳寢。今日行 9.960; N.36 W.，步行五公里弱。

計此次七月二十二日從ㄏㄚㄋㄚ河起身，九月二十八日抵額濟納河，共行六十九日。然中間休息共二十七日，實行四十二日。路程爲八百六十四公里，約合一千五百中里。中間缺水者三日。

徐旭生西遊日記

第二卷 由額濟納河至哈密

二十九日，夜中風頗大，但不甚寒。早起天氣甚好。借得皋九外蒙古近世史一本，翻閱一過。書從外蒙古民元獨立起至民十陳毅從庫倫恰克圖退出止，史料尚精贍，且不妄加議論，致墜報館鼓吹的惡習，總算像樣一點的著作。不過稱之曰史，殊屬不倫。無組織；且對於外蒙古政治變化與我國內政及世界大戰的關係，一點未能指明，何能稱史？公布一種可靠的史料，以待作史者的採擇，實在是一件極有功績的事。作史是一件極難的事情，且史料不齊，亦無從著手。著作者當自審能力，或專就公布史料方面努力。當自己一定想參加一點意見的時候，即於序中或附錄裏面聲明。如果能這樣組織，雖不作史，自是一種不朽的著作。午餐後與赫定先生談，知道大隊即駐於此，將來即從此地起身往哈密。至設氣象測候所事，則另派專人到索果淖爾和噶順淖爾附近選擇。並決定明天將

偷駱駝人釋放，及派袁兒將採集品送至北京，派春舫到毛目，留益占在此地各事。回帳，與益占說，他不很願意，極意勉勵，他允暫留，希望以後能同他測候所掉換，我許以竭力設法。茶點後同仲良春舫到帳篷後小沙嶺上一望。嶺雖小而在此數十里中，卽爲至高點，所以眼界甚闊。觀落日後始下。晚餐後，蒙古人檢了許多樹身樹枝在帳前空闊地方點起。同赫定先生及其他團員圍火坐談至九點，始回帳篷。

二十日，後半夜起風頗大，終日有風，至晚餐時始住。同赫定先生將偷駱駝人叫到，把他勸諭一番，送他幾天的乾糧，命二蒙古人將他引至數十里以外釋放。派人到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札薩爾送名片并送一點東西，且告以改日卽往拜會。茶點後同仲良春舫到南邊河畔一遊，後穿林中，始爲胡桐林，胡桐林盡爲檉柳林。檉柳林雖不高大，而枝葉別具丰姿，自饒美趣。我自法國回來後八九年，並沒有看見一個眞正的樹林，此河畔樹林雖不算狠大，然延袤數里，已非開封及北京附近所能有；且不剪不伐，野趣尤能使人起深長之思，不禁徘徊留連。今日天氣甚涼，日

中最高，溫度止十一度餘。

十月一日，上午翻閱新疆圖志關於同治年間回亂的紀載。下午眠一時，翻閱西夏記。我對於西夏的知識，異常簡陋，對於內容，不能有什麼竟見。不過大體看來，著者對於我國所有關於西夏的材料，搜集的還算不少，並且對於材料的來源他所能找到的，全一一指明；他所找不到，單據張，吳，陳三家採來的，即以三家書標目，這全是很好的。除此以外，則此書用編年體，已不甚合適，頂重要的毛病則爲當史料互相抵觸時，批評太不精確。總之作史搜集材料不過是一種預備的工作，搜集以後，還有批評，組織兩層，全極重要，並且非常地困難。我國現在的作者，頂多就是做到搜集材料，至于後面兩層，我還不曉得有人能做到一部分否。今日的要務：第一，就是指出搜集材料的重要，使專事搜集的人知道他們自己眞正的使命，如無批評，組織的能力，不必妄去亂作；第二，是鼓勵批評的精神，與組織的能力。在這第二點，我以爲宜多有批評的雜誌，使作批評的人有交換意見的機關，因爲個人所能想到的端底有限，有多人互相磋磨，始能底于精確也。

晚餐後，帳外然火，火光頗雄麗，很多的人圍火坐談。後又命隨來的蒙古人歌唱，吹笛，拉絃子，聲音抑揚婉轉，頗堪娛耳。一調名ㄗㄚㄏㄢㄋㄨㄦ，譯爲白雲。餘調名則未問。春舫及赫定先生全說牠頗單調，我個人則聽音的耳不聰，未能指出。九點回帳篷，少看一點遼史地理志考。作日記，還沒有全作完，時候已經過十二點了，蠟燭也完了，簡直滅了，我也止好睡覺了。今日天氣溫和，無風。

二日，早晨同學生等談論籌備慶賀雙十節事宜，此地一切東西全不方便，籌備頗不容易，然也止好盡我們力之所能爲。我們德拉塔同寒拉特敎他們告訴一切蒙古人說明此事理由及大約禮節，並請他們有什麼玩藝也可以加入餘興。說罷，他們全很高幸地去同別人說。看德文，以後當每日練習。午餐前甚困，躺在牀上，一覺睡去，忽聞搖鈴聲，以爲下午茶點鈴也，正想不去，看錶，時尙未一點，大詫異，以爲錶已停，一聽，又並未停，定醒移時，始悟爲午餐鈴，殊可笑人。午餐後，郝默爾醫生，哈士綸同寒拉特及一蒙古駱駝人並五匹駱駝往索果淖爾同嘀順

渾爾附近，與之作別。黃仲良要明日出發，往尋居延城，令春舫開一伙食單子，並向外國人領出。昨晚赫定先生許借給我Von Le coq的Auf Hellas Shuren in Osturki-stan一本，今日下午，馮考爾送來。晚外國人又然火甚大，聽說今天爲德總統興登堡的生日，所以德國人特然大火以資慶祝，興登堡固有可令人敬處，然這裏的外國人可以說全是他的信徒。圍火坐觀，九時回帳。翻閱Von Le Coq，的書，所懂得底，不過十之一二。寢時十一點鐘已過。

三日，舊士爾扈特札薩克派人來回名片，同赫定先生接見使人，知道札薩克名達什，爵爲郡王，並聞其年已七十，兩目不明云云。前幾日赫定先生命蒙古人鑿一獨木舟，放在河裏，走的不很好；以後又命鑿兩舟，用版並釘，上又用木版釘平，前留兩門，以便水入時可開門潑出。今日下午作成，赫定先生約同坐上去試。時船上除我們兩個外，尚有馮考爾及蒙古人巜ㄨㄥㄅㄡ。人多水淺，船不易行。赫定先生以六十老翁，乃能持槳力撐；至于我則雖嘗划船，然皆在靜水中，且船也全不相同，所以至此絕無能爲力；雖能站住，又不便礙他人事，止好坐下。

三人撐，一人獨坐，不勝感愧。走不多遠，終究不大能走，遂靠岸。一不小心，船歪水上板，赶緊跳上岸而鞋已半濕！歸少眠。仲良因駱駝不好，又不能出發，與赫定先生商酌辦法，決定明天在二十駱駝中（因將來要上哈密的駱駝，此時須休息，不能用。止有將來要留此地的駱駝才能出去，所以止有二十五匹之駱駝（昨天醫生又帶去五匹，止賸二十匹）。）挑選一次，如能挑够更好，如挑不够，止好設法另雇。晚晌又因牽駱駝的人不會說蒙古話，往給赫定先生說，請其更換。因談及歐洲現在飛行狀況。此時的歐洲已與我在那裏的時候大不相同，空中旅行已完全成了極普通的事情。回顧我國的交通現狀，不覺神傷。

四日，仲良因替換駱駝，至將午始能起身。下午少眠，寫家信。晚餐後仍在帳外圍火閒談。狄德滿彈mandoline，清醒娛耳，然我意不存，所彈大半並未聽見，可爲辜負！歸帳九點，略讀Auf Hellas Spuren，（希臘之迹象）寢時十一點已過。

五日，續讀希臘之迹象。書記德人四次到吐魯番，共運去古物四百三十三箱！披讀之下，中心邑邑。我固一非國家主義者，且素主張科學—知識，爲人

類的公產，然吾家舊物，不能自家保存整理，竟讓外人隨便地攫取，譬如一樹，枝葉剝盡，老幹雖未死，亦淒黲而無色；對此慘象，亦安能不令人憤悒耶！ 昨晚赫定先生對我說；此事在科學上並非不幸，因第四次遠征隊去未幾時，即逢地震；如非德人將此等材料運去，即要完全毀滅。 我對於國聞太疏略，不曉得他的話眞實的程度若何，後知並無此事。 即使全如所言，而事出偶然，絕不能使人因此而氣平。 及看見著作人說：「我們來吐魯番太晚，如果早來，對於此種有名的帶薩薩尼得希臘風味的 (Sassanidisch- Hellenistischen) 畫可得的更多：有一人告訴他說：第一次遠征隊到那裏五年以前，他曾得到很多摩尼教的小書，金碧輝煌，但是第一他恐怕這些爲異端的書，第二又恐怕中國官吏借端敲詐，就把這些書籍完全棄諸河中！」 讀到這裏，又不能不「悁悁以悲」了。 頗欲寫兩首詩藉鳴憤慨，然精神不聚，不能得一語，止好出去散步，少遣積悶。 下午又少讀。 晚餐後仍圍火談。 歸八點半，再少讀，寢十一點鐘已過。

六日，早同益占出去，循河南走，約四五里，見數蒙古包，一帳逢，並有二漢

人卽將上駱駝，近則一人面像很熟，但想不起在那裏見過，談次，才知道他爲ㄅㄡㄦㄗㄙㄐㄧㄣ的商人來這邊收賬，他還能認識我。因益占想買氈條，就同進蒙古包，包爲蒙古人住。問他氈是否要賣，他回答不賣。他又進酪漿，奶油，奶皮，情意殷渥，蒙古風俗固大抵若是。帳篷中爲漢人在此作生意的。我們進去，內有一人方在高臥，——更可以說是低臥，因爲在這邊的人當然是睡在地下。——益占叫他兩聲，他還沒有醒，我們本沒有什麼事，就出來。歸少息。午餐時聽說有蒙古人從東方來，據說他聽人說我們的後隊已經到ㄍㄜㄧㄔㄍㄡㄌ，——他並不知道是那一隊。——然則他們三五天內能到，也在意中。午餐後翻閱新疆圖志中左宗棠經營新疆時的奏議。所感覺底是通常總是說左氏從新疆歸朝後，誇張過甚，器量褊淺，實在又怎麼樣能怪他的驕傲！他經營西域時，雖兵尚敷用，而兵餉支絀萬分。加以英俄從中挑撥，朝臣已有閉關之議，如非他力任其難，則西疆糜爛，英俄收漁人之利，且因他們的爭競，早引起世界的戰事，亦未可知。並且他此時六十老翁，而猶曉夜治軍書，以致咯血轉筋，終不肯因此少挫壯志，他的精神

也眞正有可佩服的地方。 晚餐後月光極好而天氣甚寒。 在學生帳中少談。 歸帳仍翻閱左氏奏議。

七日，夜中覺較寒，早起聽說夜中結冰，最低溫度地面上爲零下二度，空氣中爲零上一度。 今日天氣甚好，無風，日中溫度頗高，然太陽西偏，卽已感覺寒，深秋氣候，固應爾爾。 早晨仍翻閱左氏同其他疆臣奏議。 午餐時，決定先派華志直接到迪化取錢並歐人的信件，返到哈密，同大隊相會。 天將晚，著外套，登小沙嶺上一望。 我們到的時候，林中止有幾株黃葉，（我曾問郝默爾，同一林木，何以此黃彼綠？他說大約有幾株下岩石較高，水分較缺，所以先黃。 我又問他同一樹或同一枝，何以此葉黃而彼葉綠，他說木中纖維，老嫩不同，其引水力亦不相等，所以葉同時或黃或綠。）曾幾何時而多半已成金色！ 且黃色鮮朗，光彩若可照人。 城內也有黃葉，然因空氣不活潑，葉不純黃，卽已枯敗，所以令人不快。 我前好幾年，已經感覺到城郊的黃葉大不相同。 此地黃葉與北京郊外黃葉之比又幾與城郊黃葉之比相當，所以此地黃葉的美麗，絕非蟄處都市的人所能夢見。 並且城市的敗葉，不能令人賞心悅目，也並不是因爲牠不純黃。 吾帳篷左邊各樹，不過開始微黃，然其顏色腴麗，亦足令人愛

玩。要言之，放葉一觀，葉有濃綠、有微黃、有金黃、各色相間。分開來看，各葉有各葉的輝彩；合起來看，互相趁托，絢爛照耀，燦若雲錦，眞足令人起一種無法名言的美感。我常怪吾國詩人，間或贊嘆紅葉，而對于黃葉的美麗，從來無人言及。如一提黃葉，輒使人起一種凋落的悲感。我總疑惑他們總是伏處都市，所看見底不出閭井間的敗葉，所以感覺如此！如果他們能到眞正的自然界內睜開眼看一看，能到像額濟納河這樣的地方遊一遊，他們一定可以恍然大悟，感到秋季的景物比其他各季的全美麗！歸晚餐。月色極佳。立河畔，看見水流汩汩，月光搖搖。對岸林木濃黑，上間白雲，湊成另外一種美麗的畫圖。回頭一看，黃葉即完全看不出，好像一種濃綠的葉子上浮月光。自然界中的美景，如有人能領略，豈有盡藏耶！歸寢時十點餘。

八日，夜中最低溫度爲零上三度。今日早少談籌備國慶事宜。午餐後眠。借到衞禮賢所著中國的靈魂，(Die Seele Chinas)翻閱一點。晚茶後登沙嶺一望，黃葉更多，前些天黃的已現橘色。想望遠，乃下取望遠鏡再上，徘徊甚久。聽

見晚餐鈴始下。晚餐後仍圍火談。歸翻閱中國的靈魂。寢時將十一點。

九日，終日風，天氣甚寒。終日忙著籌備國慶。因天寒換著中國衣服。給理事會寫信，開一個頭，又因事擲下。本預備明日十點開會，行禮後餘興約兩點鐘，至十二點後散會午餐，但後因德人皆非常高興，加入了許多玩藝，預計至早也得三四點鐘散會，乃改爲十二點鐘茶點，散會後午餐。赫定先生並命蒙古人拾取很多的柴，預備明晚點起大火，以志慶賀。錢默滿忙著幫助我們預備會場，預料明日當有可觀。晚甚寒，月明如晝。早寢。

十日，夜中身上不冷，但因未帶睡帽覺頭寒。早起則帳中皆結冰，問最低溫度，知已達零下八度三！因放輕氣球未完，開會時間改爲十點半。今日天雖寒而天朗氣清，晚晌又逢滿月，實爲意想不到的好天氣。開會向國旗行禮，唱國歌，歡呼後，演說。我的演說約有二段：第一段略解釋大家對于民國的誤會，第二段略舉當日魯國的例子，指明中國的國性，就是發展自有的文化，並且對于攻擊我們的人拚命他反抗，現在的運動仍是這樣的意思。以後，赫定先生，錢默滿，郝德，春

舫皆有演說。 餘興分兩段，第一段爲音樂，唱歌等事；第二段爲各種武技，運動等事。 第一段有蒙古人音樂和唱歌，及學生等音樂，歌唱，幻術。 我既不能唱，又不會音樂，乃念岳陽樓記一篇及敕勒歌一章。 第一段畢，天已正午，乃用茶點。 第二段在日程上者共十五種之多。 然作出者止有百公尺競走，拳技，蹲跤，單足跳遠，三級跳遠，水中競走六事。 最嚴重者爲水中競走，橫涉額濟納河，再轉回來，今日水雖不太涼，然亦止有十度半，加之以競走，實非容易。 此運動爲德人提議，開頭幾無中國人敢下，歸結德人下去三個：華志，馬學爾，錢默滿；我國人也下去三個：金吉及財役張，洗衣役魏。 結果華志第一，金吉次之，魏又次之，餘又次之。 華志最饒健，百公尺競走，單足躍遠亦皆第一。 蹲跤德人及漢人皆未敢眞入比賽，差不多全是蒙古人：ㄇㄣㄉㄜㄌㄚㄊㄜ年富力強，且軀幹偉大，第一；ㄍㄨㄥㄅㄡ青年佼健，第二；ㄙㄝㄦㄑㄝ蹲跤老手，現雖上歲數，而非行家遇著他，眞不值他三拳兩腳，第三。 侉舫三級跳遠，得第二。 張的拳枝也很可觀。 此六事作畢，已經兩點多鐘：止好喫飯。 飯用中國作法，雖限于材料，

不能作出幾樣，然歐人甚喜，尤其是赫定先生，因爲我們的廚役，對于歐菜，實在作得不好，至于中菜，則比較易消化也。餐後，商量給獎品。獎品錢爲團中所出，至于物品則爲我個人，春舫及外國人所捐助。晚舉大火，火光冲天。時月明如晝。大家乃又于月光下作袋中跳，拔河，四足競走各戲。最劇烈者爲拔河。第二次德人一邊，蒙古人一邊，德人失敗，不服，又開始第三次。歸結繩斷，兩邊皆倒。第四次學生與德人較：學生方面，益占，皋九，達三三人；德人方面，則爲學生所自選之敵手：馬學爾，米綸威，狄德滿，皆彼方之健者。歸結，學生雖敗而益占達三的強毅，固極可稱；惟皋九少弱。以後或歌或吹或彈，或練行軍，唱軍歌，直至十點鐘，始散會。預備之初，惟恐餘興不能延長至兩點鐘，至于盡終日之歡，全體皆大歡喜，則始願眞不及此！禮場無花無燈彩，然錢默滿帮助學生用各種顏色的鮮葉點綴，眞非天安門外的牌樓所能比擬！在此四望少見人居的地方，竟能這樣歡欣鼓舞地祝賀國慶，外國人全認爲最特殊，最美麗的節氣，洵非虛語。回帳時，皎月中天，黃葉滿地，另是一翻景象！卽寢。

十一日，夜中最低温度八度，然昨日七點鐘零下三度，今日七鐘則爲零下五度。本議今日益占春舫同馬學爾到毛目取信及購物，然因昨日遊戲太疲乏，改于明日；又因赫定先生忘對哈士綸說，駱駝遠出放草，明天回不來，改在後日。上午寫給致理事會信，致甘肅省政府信。下午將此二信並黃仲良前已寫成的致新疆政府信請赫定先生簽字。赫定要把我昨天所演說及朗誦的文字記下來，因將岳陽樓記及敕勒歌口譯出，並將演說大意複述，請他記下。

十二日，夜中温度與前幾夜相仿，白天則較暖。早晨同益占，達三到沙嶺上一望，樹葉落的不少，黃葉未落者略現紫色；未黃者略現黑色，疑惑牠將來就要那樣落下，不能黃了。河右岸尙有多樹濃綠，中擁若干深橘色之小樹，自有特殊風味。歸完前幾天所未寫成的家信；寫致毛目縣郵政局信一封。下午抄錄赫定先生路綫圖上從ㄏㄚㄋㄚ河到這裏各站的距離方向。郝默爾同哈士綸從遼順淖爾回來。據說來去沿河風景甚好；至兩湖邊則絕無樹木，草類亦少，無可觀覽，云云。晚餐後圍火坐談，歸寫給半農，兼士，叔平信一封，駝羣諸友人信一封。

寢時十一點已過。

十三日，夜中最低零下四度，全日溫和。早晨春舫等三人預備起身。十點餘尚未敢行，忽聞河東岸有十餘駱駝回來，以爲係希淵或那林後隊來到，及近，才知道是ㄇㄚㄊㄞ等所領在後邊休息的乏駱駝。這一隊駱駝通共十六，死了五個，回到者十一。春舫等動身時已一點鐘。下午因爲華志後日將起程赴迪化，再給新疆楊督軍寫信一封，迪化郵政局信一封，證明書一。晚餐後圍火坐談，郝默爾說：「這裏郡王要修新衙門，漢地工人一二十，差不多全患牙疼腿疼，當時因此種缺少生命素證，無藥可醫，止好命他們每天買新鮮牛奶或羊奶喫。現在知道生肉內含生命素頗多，且價較賤；……」他請我們拜會郡王的時候，可以順便告訴他們說，如果他們每天能購食生肉一片，兩月後約可全愈。歸帳補寫日記，未完，蠟燭完了，滅了，止好出去。外邊月明如晝，羣犬怒吠，往看，不曉得哈密同ㄎㄚㄦㄚㄏㄡㄊㄡ另一犬名。爲什麼在赫定先生帳前大打，幾將他的帳子蹴倒。郝默爾很困難地才把他們拉開，牠們兩個全已經滴血涔涔了！時火已無燄，然溫和可人，勝有

談者遠甚，遂與郝默爾繼續談生命素問題甚久，歸寢時十一點半。

十四日，夜中溫度同昨夜差不多，全日溫和。隨便撿閱新疆圖志。午餐後寢。因天暖，外國人多下河浴。晚餐後圍火坐談，大家飲酒給華志送行，赫定先生有演說。歸帳欲補作日記，則筆頭膠到筆帽裡邊，無論何法皆不能出。此次不曉得怎麼樣能忘帶其他毛筆，頗以爲恨，止好就寢。

十五日，今日天氣頗暖。頗費事才把筆頭取出，收拾若干時候，對付能用，現在所用的還是牠。決定後天到索果淖爾附近拜會郡王，後遊東西二海子，（東海子即索果淖爾，西海子即噶順淖爾。）大約一星期當可回來。補作日記。晚茶後，登沙嶺一觀。濃綠者已少，金色黃葉已全無有，林木或蒼鬱，或略現紫色。天色尚早，乃從西方下，向西漫遊。遇數樹，葉尚濃綠，近前審視，尚絕無枯敗的意思，餘樹則已枯黃半落，因悟早黃者，大約係嫩的，過老的，早衰的，或缺少水分的，至于正盛年水分不缺的樹，則雖遇見零下七八度的溫度，尚可支持若干時候。並且這樣樹的葉子是漸紫漸枯，並不變黃色。走了三四里，太陽已將入山，遂返。覺得這樣

近，萬無迷路的事情，遂隨便走。今晚天色不甚清明，晚景無大可觀，然返顧西方，則天上餘光尙明，樹色已經沈黑，明暗相映，仍成一幅美麗的畫圖。走的頗遠，尙未得舊路，心中頗驚惶，然恃前邊有河，以爲到河邊總可以看出我們的住地在那邊，遂向河直趨。聞左邊林中有犬聲，駱駝聲，想去一問，又覺得無須，仍向前行，未幾卽見河。方向不誤而住所在南在北，仍無把握。時已黃昏，看南邊有高地，疑在南方，然側耳細聽，則北方有犬聲，又有鈴聲，以爲或離住所不遠，是我們晚飯的鈴，也未可知，遂沿河向北走。然走了百幾十步後，覺得萬不是我們住的地方，因爲住所靠河而此犬聲則離河少遠，因疑走的過南，走到前幾天所過蒙古包的南邊，然無論如何，總是以找著人問問爲是。並且也聽見人聲，遂向人聲走去。走近，有數蒙古包，但非前日所過者。先看見一小孩及許多羊，駱駝。小孩不懂漢話，又找見一婦人，正在招呼幼駝喫奶，我卽以蒙古話問好，她也回答；但我止會這一句，再同她說漢話，則完全不懂！此時我非常的狼狽，天已定黑，情知離住所不遠，沿河邊總可走到，然惟恐方向走錯，愈走愈遠！

止希望找著一個男人，他或者能懂得兩句漢話，如果再能送我幾步則更如天之福！

看見包中有光，遂掀簾一看，中間火光正然，傍有一人正在酣眠，貌似漢人，遂把他叫醒，果爲漢人！　他讓我進去，談次據說他姓王太原人，一人在此作生意；我們住所在南邊二三里云云。　以後又進來兩个女人，一个男人，一大羣小孩子。女人給我說話；據王翻譯，是說天色已晚，讓我們住她那裏，我辭以不能，即請王姓送我，他慨然允許，遂出。　途中詳談，才曉得他本在ㄅㄡㄦㄗㄥㄐㄧㄣ王爺府生意中作事，以後出來，在ㄍㄜㄧㄔㄍㄡㄌ自己作生意，但因夥計不作，遂致賠累，現生意不做，來此地收賬。　他住在我們南邊帳篷內，前幾天經益占叫幾聲高臥不醒的就是他。　他今天因爲馬跑找馬，遂走到這裏。　這家也是他的債主，家止有婦人，並無男子，云云。　沒有走幾步，已見我們住所所然的火光。到時約將八點。　喫飯後往圍火少談。

十六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兩度半。　早晨翻閱中山的實業計畫。　大體看來，此種計畫雖極偉大而實確定可行，嗤此種計畫爲理想空談者，一定是喜歡在泥

窩裏滾的髒猪了！ 午餐後眠。 起檢點東西。 晚圍火坐談，郝默爾近來檢書，說：「這邊最流行的 Scorbut（證象爲牙牀疼爛及腿疼）是因爲缺少 c 種生命素。生命素共有三種。 此種生命素是蘿蔔，白菜，（青葉者）白薯，番茄，豆角，葱，豆芽裏面含的最多，生肉次之。」 然則我們冬天所食，淨是些飽含 c 種生命素的菜蔬，驟然缺乏，其患病固宜。 此等知識必須廣爲傳播，始可預防。 等到迪化後，當設法宣傳，因爲在這邊的漢人大半皆患此證。如能預防或療治，眞正功德無量。

十七日：夜中最低温度零上半度。 早晨接到黃仲良信一封。 收拾東西，九點三刻動身。 赫定先生同哈士綸昨天在船上往下流走三四里，後登岸步行同住地。 今天同騎駱駝先到昨日登岸地，再上船前行。 至拉爾生、達三亦乘駝由陸路走，外帶王魯二僕及蒙古人三。 韓普爾同錢默滿亦乘駝同出發，但彼二人爲獨立一隊，不一定給我們同走。 初出行時有沙，不久卽完畢。 有一兩節戈壁，然亦與林木相間。 我在駱駝上面，不曉得怎麼樣想到平素所不滿意的中小學教育問題。 我從很長的時候，就覺到我們現在北京的中小學校——其實別處也是一樣。

——同我个人理想太不合：壞的不必說，卽如師大附中同孔德學校全是北京比較有名的學校：前者功課較佳而太拘形式，後者精神頗活潑，而公子小姐氣太重，且太偏文藝，科學同體育方面，皆不愜人意。可是我雖然覺得他們辦的不好，我理想中的學校端的應該怎麼樣辦，却還沒有一定的意見。今天的思路愈抽愈長，很得到不少具體的計畫。詳細須改日整理，此地不能詳說。約言之，我是想把身體的鍛鍊，思想的練習，美感的陶鎔三件不大容易兼顧的事情，設法使牠們平均發展，而尤以前兩項爲最注重。聯絡牠們的關鍵就是自然界。對于雅典，取其美感和清楚的思想；對于近代的科學家，取其實驗的態度；對于歐洲中世紀武士取其勇俠的精神。同德國及日本教育大不同的地方，是他們爲偏狹的國家主義者，我們却仍承襲我們大同的主義；同現在我國教育大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對于書本非常輕視，最主要的是引著學生練習著觀察自然界，並且從外面看起，我們的教育是粗野的，非柔靡的。我自信這樣的教育才是正路，等異日將意見完全整理好後，卽當竭力鼓吹以期實行。我今日因爲想設法使教育轉視綫于自然界，以致自然界在我

面前展舒，我幾乎毫無所見，極可笑人。十二點一刻抵我們放駱駝的地方，下駱駝，大家以爲或卽在此住，然等兩點多鐘，赫定先生及拉爾生等全不來，我覺得一定要住這裏，遂令他們搭帳蓬。剛收拾好，少休息，ㄅㄢㄑㄝ騎駱駝來，說他們已前行，住地在河彼岸不遠，讓我們跟去，遂又收拾起身。然起身後，則向反對方向囘轉，走三四里，渡河，河灘頗寬，尙有輭泥。又前進五六分鐘，卽抵住地。住地爲在樹林中一隙地，東鄰河，因爲額濟納河從上流一二公里處分二支：剛才所過者名ㄡㄅㄡㄧㄣㄍㄡㄉ，西入噶順淖爾；現在所看見者名ㄉㄥㄉㄨㄦㄍㄡㄉ，東入索果淖爾。後者河道甚狹，然聞水較深，行船較易。林木較原住所更大，風景頗佳。韓普爾同錢默滿則早已前行，不住此地。

十八日，夜中頗暖，最低溫度零上二度八。早餐後看赫定先生同哈士綸上船。赫定先生量船長，量水流速度岸上量一個底線，擲一物于水中，看牠走幾秒鐘，作三四次後始定。後始上船。哈士綸則赤足裸四肢，止著一毛背心，一短褲，儼然一水手，在後持棹管船。此時頗有風；落葉飄飄，黃流滾滾，二人乃乘一葉扁舟沈沒于河灣林中，這是什麼樣

的境地！並且對于這件事，他們還有很可佩服的地方，就是他們不管到什麼地方，于萬無可設法之中，總要自己設種種法子，去達到目的；一次兩次不成功，能試驗到五次六次；別人不能幫助，就自己親身下去！他們一定要用船遊額濟納河的計畫，我們中國人現在還有笑他們的，然後知中外人的局度器識果不易相及也！再者他們這一次的遊，在科學上也有大的關係，因為從前的人永遠沒有在船上作一幅額濟納河的詳圖，赫定先生此次所作圖，還是一種新東西。大家總是覺得治科學的人的生活太嫌枯燥，缺乏美感，我從前對于這一類的意思就不很相信。今天的感覺就是科學家的生活與美術完全相合，因為他們的目標全是自然界也。。。九點剛過，起身，向北行，總是從楊林或紅檉林穿過來，穿過去，步步引人入勝。十二點後在河邊少停，等船不到，又上駝行。將二點，抵一地，蒙古人聽說離郡王府，尚有二十里，遂行止宿。住處在一疏林前，帳門對河，距離丈餘，風景佳勝。樹尚濃綠，無變色的意思，尤為特殊。少眠，起，船尚未到，頗疑惑他們已經過去。四點後，船到。赫定先生的帳篷偏南，門距河止四五尺，有大樹數株，頗可

繫船，下船卽可入帳，詩情畫意，令人嘆賞不止。赫定先生說：在船上，方向時轉，沒有過三分鐘不需要看 Combas 者，所以頗疲乏。然彼下船後見風景絕佳，立時又作簡畫一幅。餐後趁太陽未落，又趕作簡畫一幅。他作畢後，大家共看他所作底路綫圖。據他說有一節，河廣不過十二三公尺，兩岸茂林深密，枝葉相交，若行「碧洞」中，驚美駭奇，不禁狂叫。惜乎我未乘船，不能飽此眼福！

今日據達三計算，約行十九公里；步行三公里。

十九日，夜中最低溫度三度三。七點三刻，大隊尚未齊備，先一人沿河先行。對岸林木甚茂，大多數的葉尚綠，或微紅。昨晚住地，樹葉不變色，有人以爲是離河太近，水分足的緣故，但從今天看起，一定不對，因爲有一節，近河一層已經全枯黃，而後層河高的地方，倒反綠中微紅。又往前走，河向左曲，河流甚寬。今天順河走的時候，總有一種幻覺，就是：看見前面林木以爲在此岸，走到跟前，則河已左轉，隔在彼岸；此時總以爲轉向西走了，一看太陽，則仍是向北走；屢次如是，至今思之，尚未得其理。林木中時聞鳥聲，頗似鶯囀，但聲較

短，未知是何鳥。 時見駱駝，就河飲水，近人不驚。 此地比原住地較北，而林木較綠，未知何故；或者因爲地面較低，亦未可知。 左岸樹林無右岸的蕃茂。 九點餘對岸林中有蒙古包，山樹掩映，意態佳絕，頗想涉河一玩，但因水涼，終未敢嘗試。 少息，船亦到，遂與船先後向前行。 時天頗熱，手携棉袍，頗覺困乏，待駝至，上駝。 路離河較遠，地下橫死木頗多，卽立者有一半已死，餘者亦枯鬱不茂。 十二點餘至一地，下駱駝休息，且待船到。 面前數十步，有一土阜，上無草木。 登上，望見前三四里許，有一廟，廟後有若干土房，大約就是郡王府了。 廟府在一高原上，童然無草木，無風景之可言，而郡王乃卜居于其處，興味之未可強同，至于如此。 東北方遠處望見帳篷，大約是韓普爾，錢默滿二人已經到了。 船至後，卽上駱駝，向帳篷方向走去，兩點半到。 他們兩個昨天到ㄡㄅㄡㄧㄣㄍㄡㄌ，今天從那裡起身，也才到一點鐘。 地名ㄙㄝㄦㄙㄥㄑㄝ，廟名ㄉㄚㄍㄌㄧㄣㄍㄥㄅㄚ。 住地前臨ㄑㄨㄦㄍㄨㄣㄍㄡㄌ，爲ㄉㄥㄅㄨㄦㄍㄡㄌ的異名。 住地四望無樹木，徧地蘆草，現已黃枯。 太陽落時，風住雲靜，晚霞

光彩耀目，似特以補此地風景的不足。 時韓普爾，錢默滿脫衣下水，量河寬水深。 河此地寬二十公尺，少弱，每一公尺處量一深度，最深者七十五公分。 今日河道灣曲頗多，但水較深，（最深處以二公尺半的竿下探，尚未能至底）故較易行舟。 陸路據達三計算爲十三公里半強。 步行約八公里餘。 今天赫定先生因路上風景甚好，差ㄉㄢㄑㄝ送信給李伯冷，命其明日前來。

二十日，夜中覺寒，最低溫度零下一度八。 終日風。 早晨派蒙古人持赫定同我的名片到王府請他定時間相見。 回來，據說這幾天不能相見，等到二十七八再派人到我們那裡訂時期。 才聽的時候，我同赫定先生全非常的生氣，以後才想到他對于我們因爲莫名其妙，實在有點害怕；他所說底二十七八，大約是派人到毛目，或酒泉詢問應該怎麼樣對付我們，到那個時候，大約可以有回音，才可以決定。 並且據哈士綸說他們（他同黃仲良，郝默爾）見這位郡王的長王子，（因爲郡王老而盲，不能見人。）人頗和氣，他並且老實告訴他們說：他對于我們不很放心，然則他這種過甚的小心實在是很可恕的。 我午餐後立時給他寫一封信，把我們見他要說底話

全對他說，並說我們完全研究學問，不作任何政治的運動，留此地氣象測候所的團員，也不至于衝突本地固有習慣及損害塔廟等類的舉動；能見固好，如此時不能見，好在錢默滿同翁占在這裏隨時可以相見，至于我們則不能再來云云。派人送去後，有一人跟來，說他們那裡無人識漢字，請給他念一念。我給他講一徧，塞拉特翻給他聽。他聽後說我們如果沒有要緊，能再留一天，也可以相見，我回答說我們事情很忙，如果明天上午能相見，也可以等半天，否則無須。他說回去商量後，即來回信。然至現在亦尚未有回信。因爲郝默爾托我給病人所說底方法，給他們的大豆，還沒有給他們，所以明天早晨還未能走。晚餐後圍火坐談。赫定先生明天或後天將用船遊索果淖爾，測量水深，但船實太遷就，如有驟風，頗有危險，因勸他不要入湖，或多停幾天，將船收拾好再去。（如果用羊皮將船蒙上釘好，使水不能進去，則危險可減許多。）他總覺得不要緊，並且仗恃自己會水，總是想就這樣的去。此老翁好名及大膽，固有點太過，然其冒險的精神，也太令人佩服！我雖然比他年紀小的多，而既無經驗，又不習游泳，不能同他一塊去工作，既感且愧。我更感于我理想中略具斯巴達風

味的學校，萬不可不辦了。下午三四點鐘時，李伯冷同其僕人陳來到。

二十一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半度。早起，王子來，同他相見。談論一切，並請他保護此地的氣象測候所，他全表示好意。王子鬚髮已蒼，大約四十歲上下。如果我的觀察不誤，當係一個誠實人。他去後，我同達三同到廟上，找那一班病人，並將團中所帶底豆子，交給他們一小口袋，使他們泡豆芽喫。先見一個姓梅的，係他們管事的人，他是西甯人，工人全是他從西甯招來，為修新王府的。同他談，知道他們因為冰凍，不能作工，快回家鄉去，等到明春再來。他出獻青稞炒麵和牛奶油，這兩種東西全是放在茶裏喫的，略嘗一碗，味亦頗佳。出觀新修王府，外牆白，上有紅緣，似廟宇。內全係漢式，有走廊，頗楚楚可觀。共三四十間，聽說包工不過一千六百兩銀子，若置北京附近，恐怕不下五六千元。因為木材本地全有，磚瓦石灰全是匠人自己在此地燒的。燒石灰的灰石則取之北方百餘里山上。出看病人，少談即出。廟在附近，頗小，只有一殿一院，無暇進觀。歸途中見大隊已動身，王殿臣牽駱駝迎來。上駱駝，時十一點

三刻。　前行不久，卽見積水，時須繞避，大約此等低地，古代全在湖中也。一點二十分已離湖不遠，遂靠河住下。　到湖邊一看，需時七分十五秒。　湖邊水淺，無岸，遠望北邊有岸。　前聞此湖水淡，略嘗，亦頗含鹹味。　歸少息，洗脚後，順河到入湖處。　河向東北行，灣曲頗多，將入湖時先分三支，後分支無數，水極淺，船萬不能走。　剛才赫定先生乘船來此，船尙置于此地。　遂沿岸西行，至一小半島上，則四個外國人全在那裏。　對岸近處，有小嶺，上有鄂博，遠有連山。　據哈士綸說：鄂博名ㄅㄡㄦㄡㄡㄅㄡ、ㄅㄡㄦㄡ靑也；遠山東端兩峯，名ㄋㄛㄧㄣㄅㄡㄎㄌㄡ、ㄋㄛㄧㄣ意謂首領、ㄅㄡㄎㄌㄡ神也。　再西名ㄎㄨㄎㄜㄕㄣ；再西，名ㄊㄛㄙㄊㄝ，此二名未知何意。　據他說遠山有二三百里遠，皆已屬外蒙古，然據泥水匠言，灰石卽在此山中取，仍屬舊土爾扈特旗，二說未知孰是。

此時ㄇㄣㄌㄡ在湖邊淘泥，據說河口船萬不能進湖，所以要在此處開一溝，以便船從此入湖。　今日駝行六公里九，先到廟上步行二十分鐘。

二十二日，最低溫度零下一度六。　本意今天早起，七點半同達三同去遊湖一

周，乃未起時，七點半已過，趕緊起，又因達三衣破須縫，出時已九點七分。初意盡一日之力，轉一周，當有餘力，所以緊隨湖邊走，任何曲折，全要走到，且走的不快。達三要作湖圖，走的更慢，我走半點鐘，須要等半點多鐘，所以走至一點鐘，才走六七公里；且此尙並各種屈折計之，如不計屈折，尙止四公里強，預度或止得全湖四分之一。少休息喫點東西，商議快點工作，不然，恐天黑時囘不到住處。此時拉爾生來，據說，赫定先生船已入湖，全體要搬到湖北岸鄂博下。這樣圖卽勉強作完，亦萬囘不到北岸，乃令達三留下作圖，作到那裏是那裏，我一個人先行。此時我計算半點鐘可到鄂博下，太陽落時，可囘至河口，圍湖之遊已終了，此後囘時雖天黑，然沿湖走不至迷途，八點鐘當可囘到北岸住所。此後走路頗快，然仍不遺曲折，又走一點半鐘才到鄂博下，時已三點鐘，路尙未及半，預計日落時，離河口還有很遠，今天萬沒有法子，且頗疲乏，遂停下。此時西風頗緊，頗悔不強勸赫定勿以此種船遊湖。固知浪並不大，他們大約可靠東岸，然乘此笨重易吃水的扁舟，終不能令人安心。少頃，達三，拉爾生皆到。拉爾生說今天風大，赫定

先生等今天過不來，當留東岸。　我問他們帶皮褥沒有，前天晚晌赫定先生告訴我說，他要帶皮褥乘船過湖露宿。他說：「沒有，但是他們帶有火柴，晚晌可撿柴點火，不要緊」。我說：「那要受冷了」；他說：「不要緊，這是旅行時常事」。我心中爽然自失；因為我之不往前進，也有點怕天晚受寒，赫定先生六十五歲老翁，乃以無行李露宿為常事耶！　達三又前行一節，天黑後返。　快五點鐘，駱駝全至，派ㄉㄢㄑㄝ給赫定先生送行李，然並未送帳篷。天黑後，看見東南岸有火光，知道他們安抵彼岸，心乃大安。　晚寢時九點鐘過。　湖因與地平無岸，故屈折極多。　昨晚望北邊有岸，其實何嘗有？現在又見南邊有岸了。　不過南邊湖畔水淺，北邊較深。　拉爾生說北邊好的多，南望像北戴河。　北戴河我沒有去過，未知何如；不過北邊水較深，兼今天有風，頗有波瀾，一望蒼茫，很有大海的神氣。　今天走路不過十五六公里，然覺困乏。

二十三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三度一。　早起，九點鐘仍同達三繼續向東北遊湖。　知東南隅路程較長，故行頗快，我隔半點鐘休息一次，至於達三則除喫東西外，並無休息。　我仍隨水曲折走，預計下午三點鐘以前，可至南岸河口，從分叉淺

處渡河。今天風平浪靜，天氣極好，風從東南來，大約赫定先生同哈士倫很容易過來，過來後，因為此地水鹹，或要搬到西面ㄡㄅㄡㄧㄣㄍㄡㄌ邊上。我們出行以前，預囑王殿臣，如果要搬，他就帶着三個駱駝，到南岸河口附近接我們；如不搬，就無須接，我們自可步行回來。向東北走一點多鐘，湖轉向東南。據岸勢推測，此地最多之風，當為西南南，或為正南，因東北及西北沿岸，沙被水擁，成尺許高的小沙梁，餘岸則無有。因此南岸及較北方（此湖尖向東北，故無真正北岸。）岸較整齊；至西北及東北方則小半島極多，盡隨水曲折。專就此節言，路要較多一半。東北方距湖一二百步，有高岸約丈餘，古代湖水大約能到其處。又因昨日西風，水向東擁，今日退下，故緊隨東岸更難走。一點鐘喫東西時，遙望東南尚遠，止擬太陽落時，能到河口。東南有兩大灣，內凹，視足迹知赫定等昨晚在北一灣內住。四點許始到東南隅，路轉西行。路較直，以為再過一點左右，當可至河口。五點十分，太陽入山，河口尚在疑似中。五點半以後不敢再隨曲折，止好抄近路走。五點三刻，達三已看不見畫圖。此時我除了休息時間，已走了六點半鐘，

兼之東岸沙泥時陷，已覺困乏。心中自言，此時最不希望者爲北岸火光，因爲如見火光，則大隊未搬，過河後尚有一二十里路走；否則王殿臣來接，過河即有駱駝騎也。乃轉瞬間最不希望之事，竟赫然現于北岸！然亦無可奈何。惟一希望爲早到河口，然「行行復行行」，河口尚渺無踪影！此時有一件事，大出我們意料之外者，則「西岸」又見火光也！我們兩個少想以後，全覺得一定是赫定老翁今天覺得天太好，從東又橫貫到西岸，在那裏露宿。如果那樣，我們也沒有什麼不高興，因爲我今天出許多汗，非常的渴，歸途過那裏，或者可以得到點喝的。乃湖邊轉向西北，直至我們到火光正東方，而湖仍向西北行不已，然則這個火光一定不是在湖西岸的。此時火光已不甚遠，我乃決定向火光直趨，兼大呼。漸漸聽見遠方的應聲。又前，已聽見王的聲音，大喜；聽他說，這就是前天住的舊地方，現在錢默滿同韓普爾兩先生在這裏住，我們的帳篷也帶在這裏，更大喜過望。但是，但是，……還有一道河在面前，怎麼樣能過去呢？河岸太斗，駱駝不能下；我擬到下游淺處過，隨行的蒙古人說下流的泥更深。達三勇甚，脫衣下探，止過

腹，我也就脫衣；達三又過來，將他自己的衣服，取過去，又過來將我的衣服拏過去。錢默滿君怕我嫌水冷，乃大呼剛才量過，水中温度十一度。我跟著達三下水，覺水甚涼，幸止有十幾公尺寬，轉瞬過河。岸上有火，急走向火，並被上皮外套，少息，一點不覺得冷。錢默滿君乃言水並未量過，他覺得也不過九度。王說赫定先生今天下午兩點鐘到岸後本欲西行，所以他來接我們；但他們向西走三四里尚未離湖，又住下云云。晚餐後九點即寢。湖周圍，據我們預測，不過五十里左右，然實有四十公里。至于我所走，統昨日的計算，大約離百里不遠。

二十四日，最低温度零下四度二。早起，達三因昨晚圖未作完，還要過河續成；王殿臣說舊住處有不少的石器，也還想再去找一找；因決定達三去接續工作，我同王騎駱駝到舊住所，達三工作後，再從西岸轉到那裏，再一同向西行。錢默滿給我一截灌腸，湯料一包。我覺得無用，然彼意殷殷，只好收下。到湖西岸，遇見大隊已動身，因問他們要一部分吃的，繼續前行至鄂博下。王往檢石器，我上鄂博上一觀，來往約五六里。鄂博以石壘成，然無階級。

前有一毛繩，橫掛木竿上，上懸紅藍及他色的絲織品，爲他鄂博所無。神桌上有極小泥燈，極小泥筒無底，不知何用。外有泥馬，泥元寶，泥駱駝。一泥元寶上畫字酷似1517，但細審，恐係藏文形式偶合。泥駱駝驟看不似，因下係平底，故無腿，上則駝峯高與平常之腿同長。外粗紙中包有吾鄉之所謂「白點心」者，不知已經幾何年月。下，吃東西，時已兩點，因回到西岸等達三，從三點等到五點，絕無踪影，心甚焦急，因撿了許多柴，預備住宿點火。太陽已入地，尙未定黑，達三從北方至，蓋彼于十二點半鐘工作完後，覺得由東邊走至鄂博下，雖少遠而無河渡，且覺得很早就可以到，遂從東邊又轉一圈，所以晚至現在。相遇後遂向西出發。我們在ㄙㄝㄦㄙㄥㄑㄝ時，曾向王子借得一車，爲將船從索果淖爾運向噶順淖爾之用，所以我們今天遇著拉爾生，他就對著我們說順著大車轍走，總不會錯。此時我們先向西北行，遇著車轍，則偏向西南，雖覺得不很對，然只好跟著走。未幾天黑，望見西南南，有火光，以爲是大隊點火引我們，對于方向雖懷疑，然因蒙古人絕無在外點火者，遂照著牠走。以後轍也看不見

了，火光也不見了，以爲地低被遮，仍照原方向走。前行走到紅檉林中，路極不容易走，然經過幾轉，仍照西南南走。駱駝停下，知道前面有下坡，我們以爲無何要緊，催駱駝下，下後始知其險，蓋高約二公尺，頗斗峻，白天到此，萬不敢下者，幸不墜，則大笑。又上又下，共三四次，但後幾次無第一次之險。紅檉少稀，路較好走，但高過丈，叢生如墻。此時知火光萬找不到，則欲走到河邊再說，遂向西西南走，不遠，已見河。想順河向西北走，則沿河林密無路，此地風景又佳絕，遂在楊林隙止宿。大約快九點鐘。地下到處皆柴，遂然著。河中有淡水，但無水壺盛水，乃將餅乾匣子騰出，盛水坐火上，不久卽開。喫一點餅乾，喝點開水，眞盛饌不啻。寢時十鐘。

二十五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上一度。早起仍用餅乾匣子用湯料作湯，味甚鮮美。外每人分得灌腸兩片，餅乾三四塊，雖未能大飽，已可禦飢。外尙餘餅乾十餘，蔻蔻糖三四小塊在腰間，留以備飢。派達三向西北方下游去尋大隊，王向東南上游去尋，約定走一點鐘，無論找著找不著，全回來再商議。二人去後，想補

作日記，又怕駱駝跑得太遠，乃在帳外近火寫。風頗大，有一駱駝走得少遠，把牠捉囘縛住，繼續寫下。未幾，王到東南七八里，遇一廟，問有外國人否，答以未見；問離湖尙有若干遠，答以三十里。達三尋返，言走一點一刻，無所見。據達三意，卽欲囘至廟旁等待，我決定向西北湖口尋去。起身時，十二點十分。

林外有路，向西北走，初爲紅檉林，彌望無際。出後有沙子原，左可望河。時風愈大，路偏向東北北行，恐走錯，又西引向河，河流極曲折。總之我們不大敢離開河走，所以走不少的寃枉路。我們遇著一個赶驢的，我們問他，他一點不懂漢語，但是他以後也知道我們要上噶順淖爾去，就很誠懇地給我們說了許多，我們也不懂，止好謝謝他。以後大車轍時見時否，尋找亦頗不易。快四點鐘，遇見一個蒙古包，我們又去問，他也不懂漢話，但是我們設法使他知道我們同外國人是一起的，他就指手畫脚給我們說了許多，大約是說他們住的不遠，就在那個方向，我們就順著他所指底方向走。在蒙古包附近，看見有一個蒙古人正在織毛氈，看見蒙古人的眞正工業，這算是第一次了。前進未幾，又遇見一個蒙古包，

那裏的人不惟略懂幾句漢話，並且知道外國人那邊還差三個人。沒有走幾步，已經看見帳篷，到時四點十分，共走四點鐘。兒赫定先生後說了很多的話，因爲我們別了四天，他第一天作了一個很耽心的航行，我第二，第三，第四三天也有很多好玩的經過。晚餐後圍火坐談，赫定先生想去游湖一周，但湖水不能喫，四周除了離此地西二十五里的〔ㄝㄌㄨㄣㄍㄡㄌ〕，並無井，想用餅乾筒子及水壺帶水，止能對付够三人用的，所以止擬同哈士綸及鄉導（即剛才所遇畧懂漢語的蒙古人）同去。我聽說也想同去，並且如果我去，達三也一定想去。赫定先生因水不易得，不願我們同去，提議或我們去，或他們去，我却是主張同去。但是想不出運水的好法子。歸結想起蒙古人或者有水筒，如果明天能借來，那水就不成問題了。補作日記，未完，寢，時約十點半。

二十六日，夜眠不佳，因周噶順淖爾須要四天，我所騎底乏駱駝，是否能支持；如果牠馱不動人，我昨晚允許可步行一半或三分之二，但睡醒時腿仍覺乏，是否眞能辦到，全成問題。醒時想過來，想過去，有一點多鐘沒有睡著。早起天

甚冷，最低溫度零下八度七。然精神已復原，不覺困乏，覺到噶順淖爾一定可以去了。又從蒙古人處借到水筒。但據拉爾生說：赫定先生實不能任此疲乏；如果過于勉強，恐怕他的舊病重犯。我如果要決定去，恐怕他老先生一定躍然欲試，所以止好勸他同回，單派達三同ㄅㄢㄑㄝ及鄉導同去繞湖作路綫圖。住地離噶順淖爾尙遠，因爲湖附近多淤泥地，不易走近。有一個地方能走到，聽說還需要兩點半鐘。登高處望見湖，據赫定先生揣測，如走直路，最多不過二十分鐘。我就想趁著今天未起程前，去試著走到湖邊看看。剛走的時候，有許多積水，時須繞越，以爲繼續如是，卽難走到。然不幾分鐘後，地甚乾燥，雖有低陷地，亦無積水，以爲不久可到，乃從「紅櫃塚」間，向北直穿了半點鐘，尙不得到。登高一望，則湖並不見近。因不願躭誤回程，遂返。將十二點起身。除達三去繞湖外，李伯冷同哈士綸到來時所過兩岸枝柯交叉處去照電影，我們止騰赫定先生，拉爾生同我，外有王魯二僕同ㄇㄣㄉㄡ而已。所行路大約與昨日相同，不過少走些寃枉路，望見昨日住地時，將三點鐘。前進，從廟西

邊過。未幾，赫定先生去已遠，止有拉爾生留在後面給我們指路。忽有一人騎馬來，漢話也能對付幾句，攔著我們，教我們向回頭西邊走，說我們的帳篷在那裏。我們疑惑是赫定先生派他來叫我們的，遂跟著他回頭走了不少的路，拉爾生不來，他又跑著去叫；回來說，他們還不住，你們還可以從原路走！回到原路，不見一人，也找不出駝迹，只得在檉林中亂穿。正在焦急，聞有呼聲，則ㄇㄣㄉㄡ來找，大喜。問之知大隊已在前邊不遠ㄉㄥㄉㄨㄦㄍㄡㄉ右岸住下。此騎馬人係廟中一喇嘛，至何以鬧出這種誤會，則我徧問，到現在還不明白。時風大起，太陽已落，抵住所，圍火，穿外套，得不冷。晚餐後風愈大，七點卽寢，寢時因達三無帳篷，頗以爲念。今日步行約二一公里。

二十七日，狂風怒號終夜，因蓋厚得不冷。早起天極冷，因達三將最冷溫度表帶走，故不能知最低溫度。早晨量水中溫度，得零下小數一，但因風大，除沿岸有少冰外，餘均未凍。將水溫寒暑表提出水外，未幾而表下筒中水已成厚冰。起身時，九鐘已過。林木經此次冷風，葉均無存；自然界已呈睡像，等休息後待

明年春天再來發華結實。還有幾顆高大的樹木，橫撐空中，或金色照人，或濃綠帶黃，好像垂死的英雄，還要奮牠們最後的氣力，與猛烈的冷風鏖戰。時天朗氣清，間有微風。十二點過第二日住地，河邊樹上，葉亦均未黃落。下午四點餘，止宿。住地在ㄉㄥㄉㄨㄦㄍㄡㄌ河畔，然聞離ㄡㄅㄡㄧㄣㄍㄡㄌ止二三里。晚天甚寒，九點鐘至零下七度三。帳中置若干火炭，補作日記，未完，墨已成冰塊。此時赫定先生看他帳中溫度，已至零下五度五，他帳中的火比我的多，然則我的帳中尚不止此數，不得已就寢，時九點半。今日步行四五公里。

二十八日，夜中甚寒，蓋的止覺重，不覺暖；被窩少不著體，再觸即覺奇凉。早晨八點許水溫度正在零點，冰凌聚成大塊，隨流而下，形式有若桃者，若盤者，頗規則。赫定先生說：塔里木河中，凌塊亦復如是；凌塊分合聚散，皆有定律，——宇宙間現象何一無定律者！——因其常旋轉，且互相抵觸，故形式常圓。然此河中凌塊旋轉不速，形式不盡圓，大約因水流不速的原故。九點鐘起身，未十點渡ㄡㄅㄡㄧㄣㄍㄡㄌ，有前天騎馬的喇嘛及一少年騎二匹馬給我們引路。

過河後向西北至放駱駝處，到蒙古人帳篷中少息數分鐘，帳中間置火爐，四圍密置氈條，爲他們的臥處；火後置一箱，大約爲他們公衆放銀錢的地方。 他們的帳篷雖舊且烟熏，然外有重布，實較暖，但內不免煙熏耳。 聽說北分隊已到五六天，但希淵隊尙未到。 十點半起行。 赫定先生及拉爾生的駱駝較快，一點後已不見。 因來時至放駱駝處，止需兩點半鐘，所以至十二點半以後，疑不久將到，卽左引至河畔，不敢遠離。 乃一點半已過，仍不能到，河流甚屈折，沿岸皆檉林，極難走，然此時簡直不敢離，據魯及王意或已超過，然我于河上流三四里，下流三四里全認識，雖此時對于沿岸尙無認識處，而囘計引近河時的鐘點，萬無超過之理，遂極困難地在林中穿。 又許多時，見幾个蒙古包，知道是前幾天迷路處，才放心前行。至時二點已過。 此地荒漠，路線模糊，有疑又苦路無行人可問。 今天誤于早引近河，至走了許多困難及寃枉路。 這一類的事情，將來還不曉得要若干見！ 至後據丁仲良說，他在ㄨㄌㄢㄊㄠㄦㄏㄞ親見一商人從王爺府來，說前五天見南分隊從南二百里處經過，然則他們走了南路，南路通常比北路遠七八天，計程

他們也該到了，頗爲焦急。晚餐後圍火坐談，聽貝格滿彈唱，忽聞達三已回，大爲詫異，問他，才知道他前天晚晌，西到ㄇㄝㄌㄨㄣㄍㄡㄌ畔住下，晚將睡，忽有人持郡王的命令，叫鄉導回到王府，不知何故。鄉導驚惶無措，然亦無法，止好立時回去。又不能得他鄉導，ㄅㄢㄑㄝ不識路，不願前行，止好回來。與丁仲良閒談，至十鐘，寢。今晨此地最低溫度止零下八度餘，然問達三，則十四度餘，相去不遠，而溫度竟差到這樣多，殊不可解。今日步行二三公里。

二十九日，夜中不冷，最低溫度零下四度六。早晨借得仲揆所著中國地勢變遷小史，翻閱未完，頗困，遂眠。太陽入帳中，照牀上，頗熱。午餐後與赫定先生談，知道郝德等後天將先出發，直穿沙漠，先到哈密，籌備氣象測候所事宜。

前本議定春舫同去，現因春舫未歸，擬令達三同去，我的意思擬令他們再等三五天，他不甚願意，尚未定議。歸帳未幾，丁仲良，達三，皋九來閒談。晚餐後看貝格滿所找到石器，頗爲精品。與赫定先生談論頗久。歸帳補完日記，寢。

三十日，夜中甚暖，最低溫度零上一度四。今日無甚大事，止有決定郝德，

狄德滿，馮考爾，韓普爾，哈士綸及達三明日起身，預備一封公信，給哈密縣長，請他關照。 晚餐後，圍火坐談，給他們送行，赫定，郝德，韓普爾，哈士綸皆有演說。

三十一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二度六。（從今日起至十一月八日止，所記溫度，皆離地二公尺高的溫度。）早起送他們起身，他們帶蒙古人一，漢人一。 他們未帶厨子，路上就是馮考爾同狄德滿自己做飯，其餘的人，撿駱駝糞作然料，這樣的生活，同沙漠殊爲調和。 歸帳，隨便翻閱西夏紀。 因希淵隊總不到，派一个人到南邊路口去打聽。 少眠。 午餐後，同赫定博士問歐人各團員的生世，紀錄下來。 問了錢默滿，生瑞恒，那林三人。

前些時河水略漲，今天忽然大落，二十四點鐘內降十三公分。 聽說因爲上游農人于交冬前，還要灌田一次，將河流閘住，所以下流無幾。 他們並且說兩三星期後田灌畢， 水要大來，比從前更大。

十一月一日，最低溫度零度正。 翻閱遼史金史及西夏紀。 晚餐後繼續問歐洲團員身世，問貝格滿，郝默爾，李伯冷，馬森伯四人。

二日，最低零下五度一。繼續閱西夏紀。下午赫定先生來說聽引路的蒙古人說，于上月十八日曾在此地南六十里廟附近，看見黃仲良一隊，方向毛目對岸的ㄊㄧㄢㄗㄧㄣ去，非常詫異，因爲仲良的原計畫，並沒有要上南邊去也。後遂決定明天派一個蒙古人赶緊南去，請他回來，因爲大隊不便久躭誤也。希淵隊總不到，大家全很焦急，人病了？駱駝病了？過了十來天還不到，頗可躭心。赫定先生說：「如果多天不到，大家止好起身，好在我們這裏留的有人，留一部分錢，請他們慢慢打聽：俟有消息，卽派人送去」。我細想，也止好有這一個法子。晚餐後，生瑞恒新安好過冬的帳篷，大家給他慶賀，頗說了不少的話。寫給黃仲良信一封。

三日，最低溫度三度四。今日全天大風，天甚寒。昨天早晨卽有人說希淵他們到了，出去用望遠鏡一看，不過是隔河人家放的空駱駝。今天又聽說他們有消息，大約三兩天就到，大家全很高興，詳細去問，是從東來的喇嘛鬧錯了，他把北分隊認作他們這一隊！過一會兒，又有人說，的確是他們要到，因爲喇嘛說只有三個帳篷，十來箇駱駝，萬不能是北分隊的誤認。仔細一問，才知道這一幫有外

國人，有女人，有小孩子，大約是白俄的一個商人從這近處經過，萬不是他們！

上午隨便看點德文。下午買氈子，以便作一長氈靴。少眠。起與賣氈商人少談。拉爾生來，說馬學爾從毛目回到了，黃先生也同他們一塊回來，大喜。出則馬學爾已到，遲一刻多鐘春舫到，仲良同筱占則略晚。收到蒙藏院護照；蒙文各一張，理事會信一封，尙巖，聞章，海帆，樂夫信各一封，家信一封。希淵收到報數張，我們拆開看，最晚者至八月十八號，政局大略如下：共產黨勢力幾全消滅，蔣介石因各方面反對引退，國民黨中極右派亦因之大敗，甯漢聯合。孫傳芳軍又南至浦口，然奉魯軍頗持重，不願南下。綜括全局講起來，消息總算好的。至于北京學校，則九校合併，改組一京師大學，校長由北京教長劉哲自兼，文科學長胡仁源，理科秦汾，法科林修竹，餘科不明；報上說學生反對甚力，然在此種情形之下，一定不會有大效果。私人經濟方面則大糟特糟：自端午節後，家中一文未見；値改組，欠薪又全付秋風！不勝焦急。談至十鐘，歸寢。

四日，夜展轉不成寐，決定暫隨大隊至迪化，到後再看情形，如果私人經濟無辦法，卽當乘西伯利亞火車至海參崴轉上海，或時局已有變化，卽至北京。睡著時大約已一兩點鐘。夜中最低溫度八度八。今天商議總是將來工作地域怎麼樣分配才能有最大效果的問題。此時因希淵不在，頗有困難，商議到晚晌，才大約規定。那林同貝格滿去研究湖：一羅佈淖爾，二騰格里圻湖，三哈喇淖爾。黃仲良，丁仲良同大隊到吐魯番，卽留下，一考地質，一考古，俟作完後，丁留天山東段研究地質，黃隨將來大隊到天山南路。並決定皐九七號起身回北京，將來于包頭添設一氣象測候所，卽由皐九往主持。八號大隊起身，那林與貝格滿同大隊分開西行，亦八號動身。晚談至十鐘，錢默滿來說羊肉已備好，請赫定先生同我一塊去嘗，大爲詫異，隨他到生瑞恆帳內，則馬學爾用土耳其法，將生羊肉切成核桃大的塊子把許多塊穿在一樹枝上，脂肪與筋肉相間，用手拏住在火上烤，脂肪消鎔欲滴時，卽急轉之使勿滴，如此烤去，以至全熟，取下加鹽與香料，其味極佳。馬學爾前在ㄨㄦㄥㄊㄜㄦㄜㄧ，曾經作過一次，但那一次沒有大成功，這一次好的

多。另外還有許多麵包，洋芋，茶，居然一頓晚餐。但我因天晚，不敢多吃。十一鐘返，寫一家信。寢時約十二點。

五日，夜中甚寒，最低溫度九度六。家信托毛目商人帶交毛目郵局。今日精神不聚，什麼也不想作，不過少整理賬目。晚晌與赫定先生談皋九回京及將來到包頭後食住各問題，甚久。

六日，最低溫度九度七。早晨整理箱件，與理事會，劉半農信各一封，又寫家信一封。正午有一個俄人，來拜會赫定先生，聽說名字叫作 Semkoff，是一個動物學者，從前曾經同 Kozlov 來過蒙古，現在受庫倫博物院的委派，來此採集標本云云。至于曾得我國政府允準與否，有護照與否，我們却不便過問，不過在寫給理事會信中附帶報告而已。商議尋找古物的人賞金辦法。晚晌月明極佳，天氣覺不冷，然寫字時硯水成冰，後帳中拿來火炭，才少好一點。

七日，最低溫度零下六度五。早起，整理箱件完畢。分給尋找古物役僕役賞金。因皋九今天要起身回北京，大家合照一像。今日照像時，中國六人，瑞典

六人，德國六人，適成三六，可謂巧合。回者共二蒙古人，二漢人，及皋九共五人。起身時十二點鐘已過。昨來之俄人今日又同他夫人來，夫婦皆穿中國式的大羊皮襖，在此地實儉朴方便。午餐後少眠。給希渊留信一封。晚圍火坐談甚久。大家飲酒，與留此地的錢默滿，益占，生瑞恆作別，赫定先生有演說。歸帳，已餓，吃點東西，作日記，時須呵凍。我想已後數月，不凍當爲例外，須記，凍爲常事，可不必記了。晚有一商幫從東往西，在此經過，駱駝甚多。派人往問路，他們很願意給我們引路，但是以我們保護他們不納稅爲交換條件，以不能却之。

八日，夜中甚寒，最低温度零下九度三。起，檢點行李。過午，王子親來，略談；去後起身，時正兩點，共有駱駝一百三十四匹。團員同行者，除我同赫定先生外，共九人。因昨早照像的十八人，皋九已回北京，錢默滿，益占，生瑞恆留此地氣象測候所，至馬學爾則同那林，貝格滿卽于今明日取北道向哈密，故現在只賸十一人。路靠河行，半點後出楊林，爲一平沙子原，草已全枯。三點半

又入一小林。不久即出。四點即行止宿。住地離額濟納河不遠。東南望見河之一小分支，無水。地無人居，故無地名。晚月有大暈，明天或將起風。寢九點。今日走八公里二〇五；方向爲南轉西四十八度七。今晚頗有浮雲，天氣溫暖；寫日記時居然沒有結冰。

九日，最低溫度零下二度半。起時尙未七點，動身時八點五十分。今日所行路與昨日相仿，但無成林的樹木，不過疏疏落落，間有幾株。沙石徧地，可推想草即未枯時亦非佳牧地。初起身未遠，道左右時見土墩；據黃仲良及春舫說從此地到毛目，額濟納河左岸，每隔二三里皆有，疑即漢塞障遺址。頗有風，未大寒。十二點過後，路旁又見枯蘆。十二點三刻止宿，共行十五公里四百三十五公尺；方向爲北轉西八十二度二。少眠。下半天風止，總有浮雲，然氣候頗溫暖。晚餐後，赫定先生想學中國話，我就教他中國話，他教我德國話，如果能天天接續，我的德國話或者能有點進步。寢時九點鐘已過。今天住處沒有水，決定明天早晨大家不洗臉。

十日，最低溫度零下四度。　八點十分起身。　開頭沙石徧地，間有草根，四望無樹木。　九點半後，草復茂，亦間見樹木。　十點半後見一羣沙鳥西飛，頗有科崙布尋美洲時看見水鳥的感想；以爲既有鳥，當有水，ㄇㄝㄌㄨㄥㄍㄡㄌ當已不遠。　十一點後，四望疏林。　住時尙未正午。　住所緊靠ㄇㄝㄌㄨㄥㄍㄡㄌ的河身，河乾無水。　共行十三公里九百九十五公尺，方向爲北轉西六十六度九。　午餐時聽說附近有一稅關，望見西邊有一所土房，以爲那邊有漢人，可以問得事情，所以少休息後卽同丁仲良春舫同往，至則門鎖無人。　看見北邊有兩個人騎駱駝來，以爲是此地人，走近，則爲我們牽駱駝的蒙古人。　問他們，知道西北方有蒙古包，遂同往尋。　走未遠，卽看見一個騎驢的孩子，問他，知道他是天倉的人，在這裏替蒙古人放羊。　繼見一蒙古老翁，騎一駱駝來，卽其主人。　他讓我們到他家坐，我們遂跟著他們，趕著羊，越過乾河身，他的兩個蒙古包，就在紅柳林中。　到則見我們另外幾個牽駱駝的人正在他那裡買羊。　進去見一老婦人，外有一剛滿週年的嬰兒，捆睡在一木板上，頭後有一塊氈若笠，或以遮風。　老婦人用

一角筒，盛乳哺兒，兒已能向人笑，活潑可人。談次知道此老翁爲一武官，年已七十四歲，應滯藍頂，官蒙古名ㄗㄛㄌㄥ，疑卽佐領的變音。此老翁有二子二媳，有孫；睡板上者爲其外孫。包中有洋磁食盒等物，固屬此地便家。據他說：ㄇㄝㄌㄨㄥㄍㄡㄌ每年春天有水，夏天因毛目農民灌田，始乾；現在十五（大約是指陰歷十五。）上流卽當放壩，水不久當來。牽駱駝人買了他們七個羊，同歸。晚餐後，據打聽路綫的結果說向西南有一條路，卽所謂連三旱和連四旱者，係舊大路，秋關就在那條路上，離這裏四十里，郝德他們也從那裏走。華志所走底路偏北，那林將來大約也要走到那條路上。中間還有一條路，係商人才走出來的，不過一年，沙漠較小，中間無水的地方遠不過一百八十里。赫定先生不願意同他隊走一條路，我們要走中路了。住地名ㄊㄡㄦㄝㄅㄛㄦㄨㄢ。額濟納河畔有一種樹，葉頗似柳，結實若酸棗，可食，漢人叫作山棗，蒙人則叫作ㄊㄡㄦㄝ；ㄅㄛㄦㄨㄢ譯爲馬蹄鐵，二字相合，未知何意。

十一日，夜中甚寒，睡眠不佳。最低溫度零下十二度，地面最低溫度則爲零

下十四度二。早起，結上衣扣，手已凍僵，其寒可知。八點一刻動身，太陽甚好，但有微風。初過ㄏㄝㄌㄨㄥㄍㄡㄌ，一望疏林。九點三刻以後，則林木已完，止間有小灌木。又走一點多鐘，則灌木亦完，草亦不茂，止有沙石原，現戈壁的神氣。將兩點，草木重茂，因今天路太偏北，疑離噶順淖爾不遠，兩點一刻住下。共行二十四公里七百五十公尺，步行約二公里；方向爲北轉西三十九度五七。地名ㄘㄚㄎㄕㄚㄦㄚㄏㄡㄦㄨㄙ，ㄘㄚㄎ意謂界，譯言黃蘆界。地實距住所尚十四五里許，其地有井，駱駝到那裏找水。聽說往正北走四十里，到噶順淖爾西南岸。離住所數十步路旁有木牌，上烙兩手印，不知何所取義。據說這條大路從肅州來，北過噶順淖爾西岸，前進直達庫倫。前些時將開爲汽車道，曾用汽車勘查一次，木牌即當時所立，但終亦未用。我們今天有一個嚮導，他止能引我們到這裏，再往前他也沒有去過。據他說：從這裡往西很遠的地方，不屬于任何人所管；大約因窮漠不毛，渺無人烟，所以成了歐脫地。他又說：噶順淖爾北邊的山叫作ㄊㄡㄙㄊㄡ，上有鄂博，屬外蒙古ㄅㄚㄦㄉㄣㄓㄧㄚㄙㄚㄎ境，離此地有二全日程。西北方所望見

山名ㄨㄋㄨㄎㄜㄊㄝㄧㄣㄏㄚㄦㄚㄨㄌㄚ。ㄚㄨㄋㄨㄎㄜㄊㄝ意爲狐，ㄏㄚㄦㄚ意爲黑，譯言黑狐山，內多野駱駝，外蒙古人時來打獵，至土爾扈特則雖有獵者，我們的嚮導即一獵人。而對于此等野畜，恐爲神所不許，絕無獵者。下午翻閱觀堂集林，流沙墜簡序中說赫定先生在羅布淖爾附近所發現的城，絕非樓蘭，乃漢之居盧倉，徵引閎富。主要的證據，就是按水經注，樓蘭故城當在塔里木河入淖爾處，當在湖的西北，此城則在湖東北。我看過後，因爲他的證據確鑿，以爲定論不易，然晚晌同赫定先生說，他又不以爲然。他說：「說樓蘭在羅布淖爾西北，固然不錯，但塔里木舊河當時在北，蒲昌海亦在今羅布淖爾東北，樓蘭故城正在河入海處，與水經注合」。他所說極有理由，我們到那裡，要再實地看一下。昨日記未完，墨冷不能寫，止好就寢。

十二日，夜間最低温度零下八度。起身時尚未八點。今天才嘗到「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的趣味，因爲從前雖有荒涼不見人的地方，然止一段，且此段前總有居民，可以問路，至于今天我們雖知道路在這裏，路亦甚明，然

我們所見的人無一人曾經走過。從前在ㄏㄚㄦㄚㄗㄚㄍㄜ前一站，大半天不見人，即覺寂寞，可是在那裏以後，一天不見行人，已成常事，不足爲奇。我們此次起身後，已五天，除了「ㄝㄌㄨㄥㄍㄡㄌ」，實在還沒有看見一个人！但今天所走，還不算太荒涼，因爲還有一兩段，楊樹雖不高，總還算有，這些段草也較好。完全沙石，故能成平漠，一望無際。天不甚冷，但風頗大；冷風尋隙，鑽入人裹衣中，使人不痛快。十二點餘，望見前面有大隊駱駝住宿，即爲七號在ㄙㄥㄌㄨㄦ所過底商人。未一點，我們也停下。共行十九公里五百七十公尺，步行一公里餘；方向爲北轉西六十九度二。住地名ㄔㄡㄌㄥㄘㄢㄐㄧ。聽說前途有一百八十里沒有水。晚風不住，早寢。

十三日，夜間風甚大，聽著眞如「波濤夜驚」。然溫度頗高，最低零上一度八。七點起則駱駝已放出，旋聞因風大決定不走。終日大風，飛沙走石；方向爲西西北。翻閱漢西域圖考。在帳篷內喫飯，沙土仍積飯上若干厚。晚餐後早寢。今日李伯冷想帳篷必有因風倒者，預備照一電影，架子放在帳門口約

日，但風雖大，大家全很留心將帳脚壓住，終無倒者！

十四日，七點附近，風略小，以爲可以起身；然未幾又轉大，又不能行。此地草雖不好，總還算有；有井，水不致成問題；所以寧可停在這裏。因爲如果勉強向前走，前途風太大，不能不停下，人畜全沒有水，那可更不好了。夜中最低溫度零上一度五；如果溫度不降至零下數度者，風恐難平息也。仍翻閱漢西域圖考。赫定先生來談。下午少眠。翻閱謝彬著的新疆遊記。外邊喧擾頗甚，出觀，則李伯冷的帳篷爲風吹倒，紙物亂飛，蒙古人正在整理。晚郝默爾來談，始知李伯冷帳篷的倒，並非絕對天然，實有人爲攙雜以爲電影的資料，爲之一笑。並聽說今晚有一商團，逆風而來，在北邊里許止宿。終日大風不止，——方向正西——，故亦無人往問消息者。

十五日，夜中醒，聞風已小。最低溫度零下五度六。早起尚未動身，見那林隊中蒙古人來，才知道昨晚他們在北邊住，却因風大，兩邊互不相知，今天他們已動身，蒙古人留後來看，才互相知道。起身時將八點。路上同他們遇見，

談次，聽說他們九號從額濟納河動身，動身之前，見一蒙古人從東來到那裏；據他說他在ㄍㄜㄧㄔㄍㄡㄞ遇見袁先生，袁先生並且告訴他說，也是要到額濟納河，到期大約比此蒙古人晚四天。　如果此話全真實，則希淵現在當已到額濟納河。　但話已經傳過三四人，據我們過去的經驗，尚不能全無保留地相信。　今日所走，完全戈壁，地勢無大起伏。　低處空氣搖蕩，遠望若水。　小山浮出，若樹，若雲，若島。　走近，雲樹皆失，島乃生根。　此景曠野屢見，未足爲奇。　向北邊小山走。　一點半鐘後，地勢又有起伏，蓋已將入山。　止宿時三點半。　共行三十公里六百七十五公尺，步行八九公里；方向爲北轉西八度。　今日步行不多，然頗覺困乏。　住所附近略有牧草，無水。　今日全天有風，至晚始息，然風不大，且溫度不低，故不覺寒。

十六日，起較早。　夜中最低溫度八度四。　動身時約七鐘，太陽尚未出地平，風靜氣清，望遠山若罩薄霧一層，淡藍帶紫，上趁曉光，色彩鮮艷。　昨天住所也可以說已在山北，因爲此地所望見者，並無大山，不過低小岡巒，連綿起伏。

昨日下午從山東頭越過。現在四望，除東方外，他三方遠處全有此種連綿的小山。行一點多鐘後，牧草較佳，遂任駱駝隨便走，隨便喫；因爲我所騎駱駝頗爲馴良，且走的不慢，任牠喫一點，也還不至于大落後邊。十一點半，到北山根。山有斷處，路從中過。路左有兩井坑，或係過去商隊所新掘。水上有薄氷，我的駱駝同另外幾個到那裏喝水後，仍繼續前行。過山後，戈壁仍展開；地上石塊較大，現黑色。遠望小山，仍如前狀。三點止宿，離北山已不遠。草較昨日爲佳，仍無水。行二十九公里十公尺，步行五六公里；方向爲北轉西四度八。今日天氣甚佳，下午始有微風。在駱駝背上，將新疆遊記，約略翻完。此書著者有意以多取勝；沿革全抄新疆圖志，尙可原諒；然不註明原書，已非著述體裁。至于議論也不少全文抄錄，不注書目，遂疑已有，這些地方也太難了！丁仲良今日在路右看見地上壘石成字，且有一圖。他審視後，抄錄本上。圖略似人陽具，上帶睾丸。字共有字母十，後四字母頗似1700，未知何種文字。丁仲良疑爲俄文，固屬非是；黃仲良說是藏文，尤爲武斷。現在不知，止好存疑。晚

餐後天頗寒。

十七日，夜中不寒，最低溫度止零下三度半。天尚未明，風已成聲。起身時七點。路北行入山，左右皆小岡巒，中有平地水道，頗寬。八點後，道旁有ㄗㄚㄍㄜ，但高不過二三尺。九點半出山，又見平原，草還不少。望北山較高，大約也不過三四十里遠。十點後卽止宿。住處附近，頗有淺積水。終日風不住，令人不快。據赫定先生言，「走路最令人不快者爲風。卽溫度降至零下三十度，如衣服穿足，兼無風，並沒有什麼難過的地方，因爲雖冷，熱空氣尚可保存于衣服裏面。如有風，溫度降至零下，卽非常地不痛快，因爲冷空氣鑽入衣中，赶散熱空氣的原故」。據這幾天的經驗看起，他這些話實在是信而有徵。晚餐時水鹹，然聞探得北邊二里許有二井，水頗佳，已往馱水。晚風止。在赫定先生氈幕中談，聽那林說：「從ㄍㄜㄧㄔㄍㄡㄌ來至額濟納河的蒙古人逕到生端恒帳中，說他在那裏見著同我們一氣的人，三四天後就到這裏，以後還要到哈密去云云」。如果這些話傳的不錯，這一次大約一定是希淵他們了。他並且說錢默滿

聽見這個消息，立時派ㄇㄝㄌㄥ帶住幾個駱駝和糧食前迎，並分付他如果迎不到，卽須各處打聽，總要找著才能囘來。　今日行十三公里八百公尺；方向爲北轉西六度一二；步行四公里。據赫定先生說：現在住的地方，已比哈密偏北四公里許；據ㄅㄚㄌㄦㄜ向前探路的結果，據說明天的路轉向西北。　寢時十點，風雖不大，然又有聲。

十八日，早醒。　起無風。　最低溫度零下五度二。　動身時七點八分。　走一公里餘，路左有二井甚近，水去地面不過一尺許。　再前時有鬆沙，路漸引漸上，頗見坡坨起伏。　路旁見二鳥，頗似吾鄉所叫作「灰鸞子」，但微帶褐色，在地上走，逐之則飛，亦不能遠。　八點時，駱駝所馱行李，因偏斜墜下，等後邊蒙古人到收拾好，才繼續前行，躭誤半點鐘。　將九點半，有歧路，左邊的向正西，右邊的仍向西北；大隊行李已從右邊走，我疑惑應從左邊。　等二十分鐘，赫定先生後到，他說右邊不錯，遂上駝向前走。　以前皆步行，頗熱。　此後路爲漸高的平原。　住時尙未十二點，住地西北方近山，無水，圖因草較佳，故早住。　共行十

四公里七百六十公尺，方向爲北轉西二十七度，步行八公里餘。午餐後眠。晚看新疆遊記。圍火同赫定及海德諸人談飛行航路同鐵路各事。今日那林他們三位又同大隊分路，從南邊山根走。

十九日，夜中醒，聞風已大起；早晨風愈大，不能起行。最低溫度零下一度半。終日狂風怒號。九點鐘許，微雪，羣山帶白，已增美麗，（西南山上無雪。）方望雪能勝風，而歸結適得其反，雪止風怒，未幾雪爲沙壓，全不見。翻閱中山實業計畫。中山原計利用戰後的過賸工業以整理我國的交通組織，故于我國金融事業一字未提及，現事機已過，宜一面利用外資建樹重要的交通幹線，另外一方面，整理金融以爲漸行自築的準備。又原計畫對于飛行工業一字未提，亦屬缺點，飛行對于將來實有重要的關係，將來計畫實業者萬不可不注意也。四點時溫度已降至零下六度。與赫定先生談，據說此地比額濟納河不過高四五十公尺，昨天氣壓驟低，乃暴風的預兆，并非高度驟升。五點溫度又降一度，預想明天當奇冷無風。餐後加穿一棉襖，又加被窩褥子，畢卽寢。

二十日，夜醒聞風已小，早晨風止。最低温度零下十三度八，然夜中因蓋的好得不冷，且並無在ㄉㄥㄉㄨㄦㄍㄡㄉ夜覺重的毛病。行李上好後始知望遠鏡不見，徧尋不得，心甚不寧。起身時八點已過。八點四十分入山，漸行漸高；十點後又漸低下。下午一時後山勢漸開。三點住。大隊全到後，知望遠鏡爲牽駱駝人高姓所拾得，大約前天沒有結好，快到的時候遺在路旁也。住處有水，草不佳。聞有地名ㄛㄦㄛㄙㄢㄉㄝ，ㄛㄦㄛ意爲楊，ㄙㄢㄉㄝ意爲泉；此地北二三里有楊樹，又水泉甚多，蒙古人找到者六，然聞共有十，疑ㄛㄦㄛㄙㄢㄉㄝ卽此地，如此揣想不錯，則前途尚有一百三十里無水。決定明天早起早走，因如此駱駝才有喫草的時候；然寢時又微聞風聲，希望夜中溫度多多降低，因溫度低始可望無風也。今天行二十六公里三百六十公尺，步行四公里；方向爲北轉西六十七度。

二十一日，最低温度零下九度一。七點半起身。初行沙堆間，但不遠。終日道兩邊皆有小山，有時道右爲沙嶺。十點許，見一飛鳥，形似烏鴉，但鳴聲

不同，既有此鳥，疑離此地不遠有水泊之類。下午路皆小碎石子，或石片，頗費力走。兩點過後迎面有山頗高峻，路避山轉向西南，即行住下。附近有不少的ㄗㄚㄍㄜ，駱駝也可以喫，但非佳牧草；無水。行二十六公里四百六十公尺，步行十六公里半；方向為北轉西七十四度九。頗困乏，少眠。起翻閱觀堂集林數篇。

二十二日，最低溫度零下八度九。六點起，七點啟行，路隨一乾河身，略偏西南行。兩旁不遠皆有山。我們從額濟納河畔動身後十餘日，所行皆廣漠，間有不平，亦不過坡坨起伏，風物異常單調。今日所見山雖非偉大，然山勢漸雄奇，或離天山將近，風物將又變化歟？見一羣鳥，正向北飛，未辨何鳥。聽說這邊有一河身，叫作ㄞㄐㄧㄣㄍㄡㄌ，路跟著走幾里，皆有水，是否即今日所隨底河身，因既無居民，又無來往的商隊，絕無問處。八點半抵一處，有二井，因要飲駱駝，即行住下。閱觀堂集林；借赫定先生的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檢閱其殘卷及木簡的照片，內含樓蘭

字者，殘卷得四；木簡得二，然皆尙未足證明此地之必爲樓蘭。下午少有風；天陰；四點微雪，未幾卽止，低處雖積一部分而平處尙未能蓋地皮。風時起時止。住所水微鹹，草與昨日住處相同。今日行六公里七百公尺，完全步行。方向忘記。

二十三日，最低温度零下八度九。七點半起身。昨天住處井中水少，未能飲駱駝，所以今天仍須見水卽住。道左山頗平衍，道右則較高峻。初行時雪尙未融完，背風低處尙餘一二寸厚；晶瑩的曉光照在上面，隨程途的前進而作星光閃爍，雖非奇幻而淸景自可賞玩。此地山勢頗似居庸，天壽山一帶，所謂「萬馬奔騰，似從天而下」者也。路在廣山谷中，沿河身行，兩邊小山挾抱，疑開又合；白饒風趣。十點後山勢愈開，路離河身，漸行原上。十二點後，則山已遠，又成平原。二點後見西南遠處有高山，蒼鬱崔巍，大約就是ㄗㄚㄏㄢㄅㄡㄎㄌㄡㄨㄌㄚ，譯言白神山。聽說此山北水草較佳，未知確否。兩點半已過，終不得水，仍住下。住處偏西有楊數株。行二十五公里八百公尺，步行十四公里。

今日早晨步行時日光晶明，且無風，所以很出點汗，以至覺渴，而水又鹹，又想喝，又不能喝，頗以爲苦。晚覺有瀉肚的光景，也因爲水的緣故，且聞團中患瀉者已非一人。讀水經注關于蒲昌海一部分。下午卽有微風，寢時聞又有聲。

二十四日，最低溫度零下九度。起身時七點一刻。地勢仍有起伏。道右遠處山不高；路漸至白神山北。又遇一「褐色蠻子」，與前幾天所見者同。將十二點，遠望低處有紅柳，且有楊樹，頗似額濟納河畔景物。近則見芨芨草叢生，泉流潺湲，大喜，卽行住下。近處畦町顯然，似曾種植；Semkoff 說前有人在這邊偸種鴉片，大約就是這裏了。ㄞㄐㄧㄣㄍㄡㄌ也大約這裏才是。因此地水草佳，決定休息兩日。見有瘦馬隨便喫草，但不見居民，疑爲前行商隊所遺下者，然又聞離此處不遠，卽見有頸上掛鈴的二犬，至爲可疑。據拉爾生說：聽說這一帶有強盜，疑不遠有一小商團，見我們來，疑惑是強盜，趕緊避去，遺犬在此，至于強盜未必畜犬，卽有犬亦不須帶鈴云云。我却疑惑就是那些種煙的人，恐怕被

捉，所以暫避。午餐後少眠。因團中麵粉已將完，且近日駱駝太乏，需要用料，與赫定先生商議，決定派米綸威明日三點起身，每日赶程四十公里，先到大石頭（在與南路交叉處，大約在此地與哈密中間，又名二家胡桐，有漢人生意一家。）採買後，再迴回來。下午有風。今日行十七公里一百六十公尺，步行六公里強；方向爲北轉西八十八度。

二十五日，最低温度零下五度，終日有風；天氣陰沈，似有雪意。伏處帳中不敢出，幸此地柴薪不缺，帳中可蓄炭火，温度或不亞于北京家中！且此地水甚好，昨日因前兩天水壞，瀉肚一次，今日復原。終日讀觀堂集林。在此沙漠寒風中間，得圍炭火讀好書，亦一大快事！然看我日記的人或以我爲苦中尋樂也！晚風止，穿上大氈靴，蹣蹣跚跚，走到帳篷北邊數十步處看水，則已成堅冰，然尙有泉流涓涓．欲窮其源，則又轉回帳前十餘步內，但源藏蘆草中，終不可見。今日米綸威動身，帶蒙古人二，漢人一，先往大石頭。晚四五點鐘温度已降至零下七度，預料明日當嚴寒。夜間星光甚佳。

二十六日，最低温度零下十八度九，至地面温度則零下二十二度二！（自九日起，所記温度皆

爲空氣中高一公尺半的溫度；至地面上的溫度則較低，差一二三四度不等，其差異則因地面反射的緣故。然因帳中有火，帳外無風，不覺有什麼不痛快。商團所遺馬僵臥不能起，團中蒙古人或推之，或挽之，或扶其脊，或拉其尾，勉強起立，旋復倒下；扶起數次，始能勉強走數步！可憐的畜生，瘦骨嶙峋，果能支此嚴寒耶！赫定先生想知道中文中關于土爾扈特族的歷史，乃將蒙古游牧記聖武記中此部分摘要翻譯，請他筆錄。午後赫定先生接到米綸威一信，說前途仍如過去戈壁的情形；去此十二公里，路傍有一中文木牌，說要小心強盜；所滯蒙古人僧哥所騎底駱駝，雖不見衰弱，而總是不肯好好往前走，只好派他騎著回來云云。據拉爾生及其他蒙古人的意思，這匹駱駝甚好，萬不至于不能走；一定是僧哥聽說有強盜，害怕托辭；果如此，則此僧哥可謂膽小如鼠了。下午讀王注西遊記。前疑黑城卽邱處機所經過的邃城，從前人說他走過克魯倫河陸局河。及和林，後至新疆者或有誤解，現在檢閱前後文，此疑氷釋，因爲邱氏先東北行至陸局河，次至窩里朶（卽和林）。次過西山南下至鼈思馬大城，（卽別失八里之異音。）始循陰山（卽天山）西行，記中本文甚明，無可疑者。至黑城乃元太祖所克

「黑水諸城」中之一城，與邱處機無干。天終日有雲，晚甚清明。下午五點餘溫度已降至零下十六七度，蓋白天無太陽，既無熱力，晚間清明，少有熱力亦全消散，所以溫度這樣的低。晚整理賬目。因前途草不佳，下午拉爾生來言明天再休息一日。

二十七日，最低溫度零下十九度七，至地面則二十三度。終日陰，少有風。補作日記，繼續讀西遊記，至晚始畢。今日丁仲良上山回，言西方不遠，似有人家，因見氈幕，非蒙古包。且有犬吠；但天晚未能往視云云：

二十八日，最低溫度零下二十度，地面則止二十二度七。起身時約七點半。路向西南行，起首尚有矮小樹木，並過乾河兩道，半點後又成略有ㄗㄚㄍㄜ的戈壁。道右山近，不高，路向西南行，似係躲避此山。道左有遠山，頗多層疊，近山蒼鬱，遠山迷茫。十二點一刻，見道左地上舖黑石作大字，往觀，則作扁狀，題曰「同心自佑」，上有一「猷」字，後題「魁順永」，大約係一生意字號，下列姓名甚多，內有二「雲貴」，大約亦係一人名，未必這一班人全為雲貴人。時期為民國十

六年八月廿一日。後尙題四句說：「此條路逕，乏少人行；蘭（疑濫之訛）稅逼迫，致使重登」。辭甚質俚，爲過路商人所爲。至米綸威所說「小心強盜」字樣，則並未見。此後道旁略有一岡阜，兩點一刻至山根，住下。草尙可對付，無水。今日天仍有雲，間有微風，甚寒。行二十五公里六百五十公尺，步行十一公里餘；方向爲南轉西五十度二。駱駝倒了三個，晚與赫定先生談，知道駱駝已丟五個，決定明日，除赫定先生外，大家不騎駱駝，至于我們人則騎三分之一。又聞氣壓表驟降，恐不久又要有大風。寢時十點。

二十九日，醒甚早。最低溫度零下十七度。起身時七點已過。不久卽入山，山勢不高，中間道路兩邊離山皆尙有數十公尺。石色甚黑。十點山勢變高峻，道亦漸狹。路隨山灣轉，曲折甚多。初行一山谷乾河身中。入谷時，見地下去石作大字，「此地沒水，行人注意」。不久路離河身，愈不平，谿谷嶄巖，黑石童然。十一點半，路又開展，山勢將盡。十二點到一小山灣中，有一井，卽止宿。今日所行，山陰多有積雪，白雪黑石，相映成趣。少息。聽說

前路邊有字，往觀，則右有「公和成」三大字，大約爲寫字人所屬之字號；左上題「月明星稀」四大字，下題「明月松間照」一聯，筆勢尚不俗，此商人乃多雅興。但山中雖可有星月，却並無松。　下午有風不大，氣壓仍下降；晚晌天氣甚寒，卽現在寫日記時，帳中置火而一時不呵凍，卽不能寫；如果有人看見此日記的淡墨支絀，卽可以想到現在的天氣。　像這樣的氣候，又在山中，或望不致大風。　住處草仍不佳，井水甚淺。　今晚又將西遊記略翻一徧，因上次止注意上邊所關底地理，行程日期却未留神，此次專考查他的行程。　今日行十五公里六百六十公尺，步行十一公里餘，方向爲南轉西四十五度半。

三十日，夜中時聞風聲，未明，拉爾生來說風太大，不能走。　起看夜中最低溫度零下十五度。　風並不大，然因此地爲山環，聽說離此地不遠山上，風卽甚大，故終不能走。　地下兼有微雪，有人疑爲霜，無論有風霜不能凝，且霜亦無積于低處的道理。　看王靜安著的韃靼考及蒙古考。　郝默爾來談，說蒙古人已全無肉食，只好將不能走的駱駝殺掉充食品！　我們卽縱談此地的曠漠，計算我們已經

走了十六天，除了ㄇㄝㄌㄨㄥㄍㄡㄌ外，一個居民也沒有見著，並且前途想看見居民，或者仍需要十六天，這三十幾程大戈壁，總算像點樣子了！我又說：「邱處機詠沙漠的詩：「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惟有馬回還。」」然既有馬回還，總去人家不遠，我們離額濟納河二十餘日，除了ㄇㄝㄌㄨㄥㄍㄡㄌ及商人所棄之瘦馬外，何嘗見馬是什麼樣子」！他說：「昨日海德到山上，找了半天，何嘗有一點野獸的踪迹」！然此地終不算大荒涼；因為還有水哩！不久赫定先生也來，他因為恐怕我冷，約我到他那蒙古包取暖，盛意可感。然我命王殿臣撿柴在帳中點起，且身上穿的厚，一點不冷。縱談一切，此老不惟讀過西遊記譯本，且確知邱處機到薩馬爾罕的年月。我新近看兩徧，才開始知道；彼此相形，頗覺愧悚。午餐後繼續前讀，讀畢，翻閱聖武親征錄。晚餐後少談，早寢。晚無風，五點前已零下十度。

十二月一日，夜中最低温度零下二十度四，地面則零下二十四度半。早餐時手捧熱茶碗，內面不冷，而手背已僵。有人把帳前長在地上的蘆草點著，烘然大

火，足救嚴寒，可惜爲時不久。　將脚置火邊，上截不冷而脚跟冷僵，去火走若干步後，始覺較愈。　七點半後起身，天氣甚好。　所走路爲山間一略有起伏的平原。　低處有積雪，似此地雪較大。　道左望山不遠，山亦高峻，大約即ㄗㄚㄏㄢㄅㄡㄎㄉㄡ；道右山較遠，不高，然近處時有岡阜。　下午陰。　兩點半止宿。住所離南面山甚近，牧草仍不見佳，無水。　今日將至時又丟一駱駝！　行二十六公里六百一十公尺，步行十八公里餘，方向爲北轉東七十九度七。

二日，天將明，雨雪。　最低溫度零下十二度。　七點半鐘起身。　時太陽已出，而雪猶未已；八點後漸止。　地勢仍如昨日，道左道右山皆少遠，且道右亦無岡阜。　道左山略高峻，道右山較平衍。　平衍的山略帶皺紋，上蓋屑雪，遠望如大理石成，有時又似白浪；頗現美麗；道左則山極峻厲，雪不掩骨，遠望如黑煤蓋白麵，雖然想用瓊瑤等類美麗的字形容牠，而感覺中並無此印象，不如不說。又前則山斗峻程度較減，雪不甚露，又轉美觀。　十點後走近南山，形似入山，實又上一多橫谷的小原，高下升降，駱駝走著不易。　又前，始進山，轉一小灣，見

前隊又已住下，問拉爾生有水否，答言此地無有，但我們帶的有水。然遲之又久，茶仍未煮好，問人，始知水桶中水已賸不多，且全已堅凍，不易溶出。往看，則四桶內所餘底水共止賸半桶，（約有北京挑水夫的一担。）卽溶出亦難敷今日用，大家乃決定收雪。七手八腳，頃刻成壺。茶點後，黃仲良又拿出罐頭中的筍，丁仲良又拿出罐頭中的雞，攙和雪水煮湯，味極鮮美。筍雞味本清，加以雪水，大家戲呼爲三清湯，亦穿過戈壁中的一段趣話。讀元秘史。赫定先生來談，知道肉亦全無，只賸罐頭，海德同馬森伯往獵，則踪迹全無，失望而歸；昨天曾殺一瘦不能行的駱駝，只好令蒙古人以此充餐。談次郝默爾來，手中執鍋，內有煎駱駝肉兩塊，我嘗了一嘗，如果沒有人告訴我說，我一定以爲是牛肉了。又聽說前面七八里處卽有二井，但那面的牧草已被前面商幫的駱駝喫淨，尙遠不及這裡。晚餐時，因爲駱駝不好，恐怕不能刻期到哈密，食物須行節儉，乃將晚晌的麵包黃油減去。餐後，黃仲良因未大能果腹，蓄了一肚子塊壘，我一時不小心，同他言語大行衝突，雖未幾卽畢，然「甚矣飢之難也」！晚月色極佳，四面山峰聳峙，雪月交

輝，清光照人，天若特給此奇景以補吾等生活中之小不足者！ 今日行十三公里二百七十五公尺，方向爲南轉西八十九度四；步行八公里餘。

三日，夜中最低温度十三度，地面則十八度。 七點起身。 在山谷中行，兩旁山勢頗峻偉。 七點半山勢展開。 時太陽尙未出山。從山口向東北四望曉光籠罩的遠山，蔚藍淡紫，靜穆美麗；右邊山望（向）爲雪封，左邊雪極少；四面遠處山勢，皆有千巖萬壑之趣，博大雄偉，畫圖所不能寫。 路先向上，後又大降，至一乾河身，河畔有楊樹多株。另一山口，有井，乃將駱駝所負箱件放下，使她們喝水，並取水備人用。拉爾生說南邊山上似有古城，我登小峯巔望，也覺得有點彷彿，叫莊永成去看，不過是一種小嶺繼續。 十點過後復行，路旁山根向西北走，正西，西南，南方山皆不遠，十一點復入山，時略有微風。 十一點住。 住所無水，草較前略佳，行十公里九百五十公尺，方向爲北轉西七十三度九，完全步行。 少息，讀元秘史。 午點後赫定先生來談，知道他在井邊路旁接到米綸威的信，上月廿七日寫，據說他已經赶到商隊，據他們說從這裏五天可到大石頭。 如果此言不

誤，則米綸威昨日當已到彼間。又說明天不知能到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ㄣ否，因現在駱駝太乏，明天止能走二十公里；抵彼間後，因聽說水草皆佳，當休息三日，大約米綸威已可回來。否即繼續前行，亦不久即當遇著也。

四日，最低溫度零下十六度。七點鐘起身，行山谷中，方向隨山谷轉移，有時且向東北行。初覺走三五里後，即將出山入一平原，（昨天登山遠望的人大約如此說。）然接續著走了許多路，轉了許多灣，而山勢連綿，不見盡處。同郝默爾一同步行，且談且走，幾不知路遠近。九點後得一羣山周圍的一小平地，以爲過了前邊的山，大約總要到平原了，乃前進不遠，即見紅柳，又進，漸見楊林，大喜，以爲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ㄣ或當不遠；走近則有一小河，已經結冰，河畔，蘆草甚多，遂止宿，時九點半。共行十一公里七十五公尺；完全步行；方向爲北轉西四十一度七。住地離山口不遠，北望口外碧澄蒼茫，有若大海。午餐後少息，往北出山口一望，走十六分鐘到山口，口外向東還有平山連縣，向西則如向大海傾斜的海岸。隨此「海岸」又前進五六分鐘．北望眞如巨海無涯。歸，看元秘史幾頁，往赫定先生

蒙古包中間談。此老多識，問他戈壁何以能現這樣美麗的景色，他也一點不曉得。晚餐後春舫在帳中間談，寢時約十點鐘。

五日，最低温度零下十九度二。今日因駱駝乏，在此休息。終日看元秘史。晚春舫來談，說童世亨所編輯的地圖，謬點甚多，最荒謬的爲中小學教科用的中國簡明地圖，第一頁中國全圖，竟至于把比例尺畫錯！按著他的比例尺，每度竟有四百里的距離！這樣的巨謬，出了很多的版，竟沒有一个人發覺出來，眞屬咄咄怪事！以後我們把他編的中國新區域圖過細研究，眞是謬不勝舉；比方說，在新疆區域，總圖上所見的地名，除了縣名外，在分圖上能找出來的曾不及十分之三四！商務印書館能出這樣的地圖，我們中國人能容受這樣的地圖，也眞是大可痛心的一件事！寢時九點餘。決定明天仍休息一天。

六日，夜中聽見鈴響；細聽知道是很大的商幫從這裏經過，因叫王殿臣起看他們是否在這裏住；如不在此地住，即請拉爾生赶緊派一個人去問他們，因爲我們對于前途，全不曉得，並且米麵不多，買料的還沒有回，他們在這些地方，或者可

以帮助我們。拉爾生派人去看，知道他們已經住下，即可等天明往問。夜中最低温度零下十九度一。早餐後同丁仲良，郝默爾，馬森伯等到他們帳篷去問，回來將所問底情形告訴赫定先生說；午餐後赫定先生來少談，又同他及郝默爾再到商幇詢問，回來，太陽已落，又該晚餐了。他們通共有一千多駱駝，九十餘人，屬于七家，全是給人家馱脚的。至于商貨則由商人于歸化點交給他們，于古城點收，並不派人跟隨。他們所馱底，共屬四五十家的貨物，大約係茶葉布疋等物。

他們七家裏面有兩家回子，現在到此地的也止五家，另外兩家，聽說今晚可到。

至于路途，他們裏面大約止有三兩個人走過，我們却沒有見著這三兩個人，另外的人全是聽說的；我們問他們前途的情形，他們所說底也不完全一樣。可是大約一致的，就是以下數點：這裏還不是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ㄣ。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ㄣ還在前途三四十里，水草皆好；二架胡桐在大石頭東數十里，並非一地；至于大石頭則離此地比我們所預測的遠，牠在哈密東北，上哈密走那裏有點繞灣子，不過到那裏，一切全方便了；這裏走到那裏，大約總得十幾站，牧草較佳云云。至

于東西則僕人同蒙古人去多次，共買得麵百幾十斤；團中買氈八條，每條三元。晚晌決定將他們各次所買底麵全收歸團中，以便按日子按人數平均支配。決定明日起身。寢後聽見風又作響，然則明天是否眞能動身呢！

七日，夜中風止，最低溫度零下十六度四。七點動身。前兩天覺得路要出山的北口，旁瀚「海」行，實則不然：路少囘南，過河，轉從山間向西北行；至八點，附近，路仍至瀚「海」邊。今天又丟了兩個駱駝，商隊上也丟了一個。十一點半，路轉南進山口，卽行住下，此地始爲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ㄣ，至于昨天所住地，則Semkoff所草圖上東邊有一地名ㄗㄚㄏㄢㄅㄨㄦㄍㄨㄙㄣ，恐怕是那個地方了。這幾天覺沒有睡够，少走路卽喘，住下後睡了兩次，全沒有大睡著。商幫內最後到的兩家還沒有走，他們有人走過這條路，晚晌派春舫去詳細問他，用筆記下。大約是離此地七八十里，始有一湖，有水與否還靠不住；再前進百四十里，始有水；再前則八十里後始有水；再前又百六十里始有水；再前仍須百六十里到二架胡桐始有水。二架胡桐也許有商家，然靠不住；再前四五十里卽大石頭矣。

他們每天走七八十里，沒水的地方八天可走完，至于我們駱駝疲甚，總得十四五天。頭五天尤爲艱難，因爲計算程途，這五天走過後，休息時間內，米綸或一定可以回來，駱駝有料喫，大約可以少好一點。決定明天早走。住地爲一山口，北臨蔚藍的「大海」——大約爲古代的湖泊，——東西崇嶺聳峙，中有谷有河；口外西方仍有平山綿延。河邊多蘆，然有幾十畝地方，完全燒去，一片黑地，此爲有意燒去呢，抑無意延燒呢，全未可知。所可知者，燒過已有不少的時候，因爲黑灰上已積有氷雪也。幸所餘尚多，牧草不乏。河邊亦有町畦痕迹，高處且有破房基址，或者仍是偸種鴉片人所留底遺迹。七點鐘卽寢。今日行十五公里九百公尺，步行十一公里餘；方向爲北轉西七十四度七。

八日，睡着時大約八點；大約至早晨一兩點後醒，以後又展轉不能成寐。五點鐘起。最低溫度零下十二度四。六點三十五分起身。時太陽未出，山色迷茫，滿谷黃蘆，遙望如麥浪；河寬三尺，流水潺湲可聽。七點黃蘆盡。時天已大明，路行谷中，地上石沙，寬平可行。山石黑，山岩峻，莊嚴沈鬱，美觀中之

最上格也。岩石時玲瓏透露，時嶄巖峭厲，遙望疑有斧鑿痕迹。山轉折頗多，谷窮疑盡，將合又分。有時大石當谷口若屏，幾疑鬼工。十點後山勢漸平，十一點後將盡，將十二點止宿。行二十公里四百九十公尺，步行十二三公里；方向為南轉西四十三度九。今日因夜眠不佳，行走覺疲乏。路上舍了四個駱駝，以後又引回三個，前途最近四天，頗為嚴重，然危險，據現在看起，仍屬絕無，止有鼓勇前進，目的當已不遠！少眠，午點後再眠，醒後精神一振。晚餐後同赫定先生少談，聽見鈴響，郝默爾來說後面商觜來到，赫定先生同我全很高幸地出來看。今夕滿月，夜色如晝。在此廣大的沙漠，軀幹壯偉的駱駝，馱著牠們的重担，頸下懸著聲音雄肆威重的銅鈴，趁著這樣的月光，緩緩地前進！我們此時的情緒好像為美麗莊嚴所侵襲，有一種不可名言的境况；即使勉強形容，又何能傳達于沒有親身經過此情此境的人的心坎裏邊！丁仲良同他們談，他們說可以勻出五個駱駝，將我們的箱子捎到大石頭。然則前途即使再丟幾個駱駝，尚不至發生拋棄行李一類不痛快的事情，更為可喜。回帳，寢時九點半。今日住處無水，

草不很好。

九日，睡尙佳。六點一刻同郝默爾先行。山勢已盡，沿途只有小起伏。七點餘路右有叢木，往尋，則見叢木中有鑿出的兩小坑，下有冰，但難取出。時蒙古人管水桶者亦來，前找，說有水了，往看則有一井，但水中硫黃氣太重，然亦取兩桶以備洗濯杯盤。將九鐘，見昨晚所過的商幫在那裏住，遂同進去，喫了他們兩杯茶冲炒麵，遂出。復行，則地面淤泥甚光滑，想係夏日積水處。將十一點，道右有紅檉，聽說裏邊有井，往尋不見。十一點餘大隊已住下，此地不惟有水，並且够飲駱駝，水味亦佳，實出意料之外。草亦較好。今日與郝默爾醫生談論，全體步行，不覺已到。赫定先生後到，談次，知道他昨晚因看駝隊過，受寒，夜中大吐，今早及現在全不思食，頗爲勞念。歸帳少眠。午點時春舫說同商幫談捎帶行李到大石頭事，他們一個駱駝竟要二十八塊錢，以後讓至二十五塊，他給他們十塊錢一個，他們還不肯。我們計議一番，以爲昨天丟了一個駱駝，今天並沒有丟，這樣走到前邊有水的地方，用不著一定要雇駱駝；到那裏，米綸威總

可以回來，他大約要雇幾個駱駝，就用不著再雇，也就算了。今天有幾件可快意的事情：沒有丟駱駝，知道駱駝並沒有昨天所想的那樣壞，一快；前天商幫人說這邊二百二十里地沒有水，一百二十里處雖有井，止够人喝茶，沒有駱駝喝的水，今天不惟遇著很好的並可以供駱駝飲料的水，并且知道我們已經走過他們所說底一百二十里，然則這二百二十里，比例起來，再有兩天，不難走到，二快，昨天起初聽說丟了四個駱駝，後悔不在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ㄣ好草的地方多停兩天，等著米綸威回來，但是今天聽到商幫上人說黃蘆為頂壞的牧草，止能撐肚，不能救飢增力，前天丟四個駱駝，就是因為過喫黃蘆，然則無論怎麼樣絕沒有可後悔的地方，三快。

晚晌赫定先生還不思食，他還想明天繼續走路，勸他休息，因決定明天不走。回與丁仲良，春舫間談，郝默爾來說有一商幫從西方來，當可問他路途情形及遇見米綸威沒有，往看，則為一蒙古幫，不懂漢話，叫塞拉特起來問他們，才知道他們為外蒙古人，現從安西買麵料來，路過馬騌山，來到此地，止遇見前邊商幫，云云，然則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他們並沒有什麼能告訴我們說。寢時十點。

十日，最低温度零下十六度。 團中在ㄗㄚㄏㄢㄅㄨㄦㄍㄨㄙㄣ買了幾條氈子，今天命蒙古人將帳篷放倒，縫在帳篷裏面。 終天在丁仲良春舫帳篷亂談。天陰無風，天氣不冷，下午三四點鐘溫度升至零上一度。 今日赫定先生略愈，決定明天啓行。 昨晚在此地止宿的蒙古商人，據說他們也是要到二架胡桐買麵料，因爲那邊買不够，才轉到安西去，所以對于從這裏到二架胡桐一節路，也還明白。他們所說與漢人商幫所說也大同小異，不過里數較少。 他們並且知道這一帶的地名，此地據說叫作ㄅㄡㄦㄉㄥㄨㄙㄨ或ㄅㄡㄦㄉㄥㄅㄨㄌㄚㄎ。 今天又從路旁接到米綸威信一封，知道他于三十日在這邊過。 昨天馬森伯，海德出獵，打到四個黃羊，海德打到一個，今日午飯晚飯皆有肉；我們在ㄏㄚㄋㄚㄍㄡㄌ的時候天天吃黃羊，大家全厭煩了；在多天沒有鮮肉吃以後，黃羊肉又成美味！ 現在在帳篷裏面，沒有火，居然不呵凍就可以寫日記，又有一快事。 七點ㄐ即寢。

十一日，昨晚寢後又聽見鈴響，係一商幫自西來；這兩天屢次遇著行人，令人立時感覺已離新疆不遠。 寢前原約今早四點起，五點起身，夜間王殿臣聽見人說

話，卽起，我看表，時不過一點，他出去打一個轉，回來又睡。我又醒後聽見很多的人說話，卽叫他起，我不久亦起，廚房飯已煑熟，我看表，才三點二十分，告訴他們說：他們才知道起得太早，等至四點早餐，五鐘起行。今早月有暈，或將起風。起行前聽醫生說：赫定先生夜中仍思嘔吐，頗爲躭念。路左右時有小起伏。八點後路又入崗巒間，但不峻厲。南望小山若屏。路不久又較平坦。十一點許離山不遠，止宿。少眠，起午點。赫定先生尙未到，聽說他在路上歇著，非常困倦，且有苦痛，醫生給他打一嗎啡鍼。但他的精神剛覺恢復，卽又起看分度器作路圖，他這樣的精神，眞令人慨嘆不已！但我却後悔昨天不勸他在ㄅㄡㄦㄉㄥㄨㄙㄨ多住一兩天，因爲那邊有草有水，至于今天則無水，草又不好，雖欲停留休息，亦很難設法。他兩點後到，同他談，他精神尙好，他說：病同三德廟所患，完全一樣，仍係肝中結塊入通道中，故肝時覺痛云云。似此則以靜養多天爲宜，然明日又有何法！晚郝默爾來談，說大家想給他弄一種牀，使他睡上，免致走著振動，他一定不肯；我也彷彿聽拉爾生說想給他作一種拕車，使蒙古

人前拕，他不願意，我就想去勸他。　及至見他，談次，知道他並不執拗，但實在想不出好法子，因爲他們所想底床，是想用四个駱駝馱著，那樣法子本來不好，無怪他不願意。　至于拕車，他倒很願意，但是找不出東西做，擬明早問拉爾生再說。　歸帳天已晚，即寢。　昨晚所到底商幫，係安西漢人向外蒙古ㄧㄣㄅㄝㄗㄜ販賣米麪者。　問他們商買，他們竟要一塊錢三斤，蓋他們本不欲賣也。

十二日，早三點半鐘起。　想去問拉爾生並早餐，乃走到那裏，忽覺頭暈，遂坐到火邊地下，幾分鐘後暈止，吃粥；起來少走幾步，又暈，乃歪倒地下幾分鐘，覺愈；起問拉爾生是否有作拕車的辦法，他說他昨天的意思，也是用床抬；至于拕車，除了帳竿，就沒有東西做；可是帳竿拉幾十里後就要全毀；這樣冷天，萬不能使人沒有帳篷住，所以沒有法子。　又覺暈，回帳休息，將七點出帳，又暈，坐下少息，覺愈，漸漸起走，可以不暈，遂命起行，時將八點。　這幾天覺睡的不够，爲眩暈的主要原因；此後與赫定先生談及，他說帳中夜中置火，于衛生不宜，然昨晚今早，帳中不過有一點火炭，火並不大，自然可以有點關係，但必非主要原

因。今早月仍有雲。最低溫度零下十六度餘。將啟行時，赫定先生已起，在他的蒙古包前正作簡易畫，同他少談數句，乃行。初上駱駝，喘息甚急促，三四十分後始愈，惟時時呵欠。十點過後路漸入山，我覺得脚涼，乃下步行。山不高，山灣內有紅檉頗多，地頗濕潤，如有人鑿井，當亦不難。不久卽出山，過一小乾河溝，我已走一點一刻鐘，遂再上駱駝。路爲略有起伏的平原。十一點後少有風，不大。一點多鐘，遠望大隊已住，但一望卽知不像有水的地方；卽問，果離水尙遠。那林卽在泉上住，聽見我們昨晚派出探水的人說赫定先生有病，卽行來此，據他說此間離泉上尙有二十五公里附近。至後晌一點鐘。午點後，那林來談，知道赫定先生已到，據說他在路上前半截精神頗佳，以後起風，頗形委頓，但他仍一路畫圖。那林又說他現在可以替赫定先生畫圖，赫定先生已允以後停止休息矣。他又說他們所走底路，時遇居民，可以買羊，指路，出乎意料之外；有地方聽說有匪人，走到那裏則絕無居人，不過留私種鴉片的町畦及破屋，或係原來匪人所居云云。

然此後同醫生談，知道那林隊有一次八天沒有過着水！後數日，每人每天止準喝一口水！云云，則彼隊所過困難，或有過于大隊者，但是那林却沒

有給我說，或亦俗語所說「只說過五關，不說困麥城」之意歟！ 晚郝默爾醫生又來，說赫定先生已允許用床抬，他們歐洲四五個團員自已抬；明天大隊走到泉上，至于病人及隨從則暫住到十二三公里處。

他們這樣毅然來抬病人，勇毅殊可佩服，然途中如此互相扶助，實亦分內事。擬等到後天再派我國的團員及聽差來接迎他們，因爲那地方無水不能留多人也。寢時七點餘。

十三日，夜中睡佳，將七點起，八點起身。路如昨日，漸漸升高。十二點後入山，山頗峻厲；路屈折甚多，時有狹徑。過山巓漸下，望見山谷中有空駱駝二十許，有三人在上面騎著，疑爲米綸威所雇，乃停下少待；但他們不由正路來往，徑馳入山間。據王殿臣說，他看見他們帶的有槍械；以後聽說這附近有四五个蒙古人帶有槍械，並有駱駝五十許，然鞍韉皆係漢式，疑爲截刼所得，或者就是這一班人了。又前見海德騎一快駱駝從後越過。一點後出山，未幾卽見水，見駱駝，然不見帳篷，甚疑，再前始知帳篷爲高地所隱。一點半鐘住下。住地有水，草不佳。午餐後眠一時。起見丁仲良至，他說赫定先生今天要到這裏，海

德前來，卽係傳此命令，現已有多人往接。天定黑時，他們全到。往看赫定先生，他說肝痛，身外不甚好過，然談次精神尚佳。他們抬的人五分鐘換一次，共換五十一次乃到。赫定先生今日躺下不能作圖，乃命那林看分度表，然仍自行記下，不肯假手他人！晚餐後少談，寢九鐘餘。

十四日，起已將九點。早餐後與赫定先生談，他們精神甚佳，很能喫些東西，據說再休息幾天，卽可全愈。決定明天派春舫同馬學爾帶幾個輕便的駱駝，先赶到大石頭或ㄊㄚㄕㄜㄅㄨㄌㄚㄎ雇車或馱轎，回到這裏；大隊亦明日動身，每天兩三點鐘卽起動身；我同大隊走，但我同丁仲良及王殿臣三人天明始動身，因爲丁仲良要繪圖的緣故；赫定先生則暫同郝默爾，那林，貝格滿留此；大約車或馱轎雇來的時候，赫定先生已經休息全愈，卽可起行。天陰少有風，四點鐘許溫度在零下八度二。請郝默爾給我檢查身體，結果他說我心臟肺臟全好，不過有點勞倦，等到哈密後休息幾天就好了。他又給我一瓶 Pil. acid arsenic 讓我按天飯後服食，說可以強壯血脈。晚晌往同赫定先生談，他今天休息一天，精神甚好，談時興趣同平

日一樣的軒渠。 他因爲不能前行，舉海德爲代表，遇事同我商議辦理。 歸帳又同春舫少談，寢時九點餘。

十五日，大隊三四點鐘將起身，外邊甚紛擾，即醒。他們走後，亦不能復眠。郝默爾來，托帶給拉爾生信一封，因爲他們留的人，麵也只數一星期的用，等到我們遇見米綸威後，必須將麵赶緊送來故也。 六點許，一蒙古人來，說春舫叫他來告訴說黃仲良走錯了路。 叫他問了幾句，即派他赶緊到錯路上去追。 起身時七點三刻。 起身後才知道山坡上很明的路，却非正路，仲良即由此路；正路却向西轉過山坡又轉向西南走。 想仲良身上平常帶指南針，總不會大錯，不久總可轉回大隊。 路頗有起伏，南望皆小岡巒，道右遠處小山綿亘。 九點附近路在山頭，似可繞過不入山，然經引入山。 山不高峻，再前行，頗有峭厲的岩石，有幾處．路頗狹險，大車通行時恐有困難。 不久即出山。 遠處彌望皆小岡巒；道左爲大淤積地，想夏日積水不少。 蒙古人從後來，問他赶上黃先生否，他說趕了二十里許，沒有足迹即返；覺得他或已轉回大隊，殊不以爲意。 十二點許蒙古人在前

走，王殿臣牽著駱駝跟著他走，我騎在駱駝上並不留意，不一時他們走錯了路，簡直找不出駱駝足跡。蒙古人轉向北山跟，我知道今天路仍向西南行，命他直向南找，不久卽得路。將兩點，已抵大隊駐所，拉爾生來迎說黃先生仍未到，頗爲詫異。細問莊傅二人，知除上所述底路外，中間尙有一路，我想著他或者不遠：一會兒就可以來，如其不然，只有兩個可能性：一在過山時曉得錯路，想轉回來，乃山中曲折極多，東轉西繞，終不得出；二轉回後走到中路，以爲這條一定不錯，竭力向前趕，蒙古人找的東路，所以趕不著。沈思片時，決定派王傅到附近山上然火；莊往中路去截，到後，不向前趕，亦不轉後迎，止點起火來，天晚卽回；火傍畫箭並寫字指示大隊所在，回途中仍逐處置火。又疑惑他或在舊住處附近轉，乃寫信給赫定先生，請他派人尋找，派塞拉特送去，並吩咐他過山時大呼，聽有應聲否；如仍不得，彼至舊住所後，卽換駱駝向中路去找，因爲塞拉特頗機警，中路重要，所以派他走，至于他方則派其他蒙古人找。今晚如找到，卽乘駝夜來，明天不誤起身；否則明早大隊仍須起身，請赫定先生派兩駱駝來，將仲良的帳篷行李，

取歸故處，等將來同囘的人一塊兒走，因爲此處無水，——聽說草尙好。——大隊無法等也。午餐後，少眠。丁仲良說黃先生囘來了，大喜。不久已到，問他，他說走東路一二十里，久候大隊不至，看指南針，始知錯誤，並知開頭即錯，乃轉囘原住所；在那裏飲茶喫飯後，那林派兩個駱駝，一個蒙古引路人送來云云。談次，傳（圖中所用苦力姓）。說在草地走，如果兩條路決擇不定，看足迹以外，也可以看駱駝糞，糞乾者過去已久，一定不是；糞濕者始屬正路。丁仲良又想到看駱駝尿，也可以分別；像近日嚴寒，駝尿至地即冰，尤易檢視。總之此地曠漠，無人可問，然如果人能細心，不愁沒有法子也。晚餐後作日記寢，八點已過。

今日行十八公里三百公尺，步行十公里許，方向爲南轉西七十六度。（此數目爲丁仲良所算，據海德計算，則有二十二公里之多。）

十六日，最低溫度零下十五度。（自昨日起，此最低數目不甚可靠，因爲測量氣象的海德每日于四點鐘起身，他所記底，不過是早晨三點多鐘的溫度，通常溫度最低在早晨五六點鐘的時候；此所記溫度可看作三點鐘的，要比眞正的最低高一點。）大隊起身時已醒，後又少眠，六點一刻起，起身時七點三十七分。地勢同前幾天一樣，彌望小岡巒，路在低處，如登兩

邊岡巒一望，則可見左右遠處皆尚有連山。九點至一地，有商隊曾在那裡住，有泉流出已全結冰，大約就是他們所說底ㄨㄌㄢㄅㄨㄌㄨㄎ了。過此地，路頗叢雜，駝迹甚亂。我所頂詫異的，是很多最新向我們來的方向的駝迹，駱駝足迹爲兩半圓形，前後大致相同，但其前趾甲處迹較深，頗易辨識。而我們並未遇見一個駱駝，在周圍尋找十來分鐘，得路，再向前，見黃羊兩個；我不能獵，也是牠們的幸福。十點許隨一乾溝，路又入岡巒間，雖兩岸無斗岩，然不易走大車處固不止一所。後路又較平。今日天陰，且有風，仿穿西服法將裡衣結到褲內，風不得入，冷得較輕一點。十一點半，路又入小山中，漸漸升高，及降下，則見大隊已住下，至時十二點剛過。今天所行路據丁仲良的計算，不過十二公里七百公尺，然海德說有二十公里。又聞大隊在ㄨㄌㄢㄅㄨㄌㄨㄎ後，曾走錯，來回共費一點多鐘．前所見的駝迹，就是他們回頭時所遺留，海德並未將此節除下；他所說底數目固嫌太多，至于丁仲良的數目，即他自己亦覺得太少；我覺得今天所行，總在十五與十七公里之間，步行當在九與十公里之間。決定明早量一底綫，自計駝步。方向則據仲良說爲南轉西七十六度。

全日陰，下午四點溫度已將及零下十度。 晚七點一刻卽寢。 今日住處無水，草亦不好。

十七日，早醒，五點半起，起時月有暈。 七點二十六分起身。 初行路爲岡巒周圍的一小草地——更可以說是一小灌木地。 九點一刻路又入岡巒間，一至到住時，地勢完全單調，頗令人生厭。 路漸升漸高，據氣壓表，當有一百十公尺之多。 今日天陰，十點後頗有風，並正迎面，溫度雖未見太低而極令人不快。 十二點二十五分左右，並飛雪數點，然此時太陽有微光，且天上無多雲，故不久卽住。 下午風略小，氣候似少溫。 我今天每半點鐘記駱駝步數一次，記罷，趕緊抄起，且記時亦帶駝毛半截手套，如此小心，手僅得不僵；然則他們作路圖的人手冷更當何似！ 預計兩點以前當可住下，然兩點復三點尚未看見帳篷，非常着急。漢商幫說過ㄨㄌㄢㄅㄨㄌㄨㄎ百六十里有水；蒙古人把這一節分兩段：第一段七十里有水，後一段四十里有水。 蒙古人所說底兩道水，我想大約靠得住，至于里數，蒙古人所說通常比漢人所說更靠不住。 昨晚拉爾生相信蒙古人的話，說再五

十里到ㄗㄚㄏㄢㄘㄜㄌㄠ，我就有點疑惑。今天一定是拉爾生總想赶到水，所以走得太遠。三點附近，才看見駱駝，知大隊已住，遠望地勢，卽知非有水的地方！然見道旁多白石英，與ㄗㄚㄏㄙㄘㄜㄌㄠ之名頗相合，又冀或能有泉。三點一刻到，問，果無水。拉爾生疑惑走錯了路，走到直往哈密的路上，將不過大石頭。至于ㄗㄚㄏㄙㄘㄜㄌㄠ，亦撇到北方，不在此路上。我以爲不然：我覺得ㄗㄚㄏㄢㄘㄜㄌㄠ或在前面十數里的地方，遠亦不過三十里，後將轉北，仍過大石頭，我之所以這樣推理，一證之漢商幫的話，二證之于道旁的白石英。丁仲良至時，顋下鬚上結大冰塊。「堅冰在鬚」我們這一二十天內已成常事，然能結成如此大塊却是罕見。同拉爾生在外邊站着說幾句話回帳，覺得非常地冷，以後喝點熱茶，喫點東西，點了點火烤一會才好；往看溫度，不過零下八度。晚寢時八點。今日行二十九公里一百公尺，自計。步行十七公里餘。（方向忘記。）

十八日，昨晚王殿臣說什麼東西皆發潮，恐將下雪。夜中聞有風聲。今早大隊剛起身，看表，則六點已過，赶緊起。霧大。有風而仍有霧，頗出意外。

且有大霜，羣山上小草一望盡成瓊玉，如此大霜，卽或非第一次見而亦爲第一次注意到。　此時落月一灣，濃霧籠山，景象淡麗，令人興深遠之思。　起身時七點四十分。　路行山間，卽有岡巒而勢亦崔巍，不似昨日之平衍厭人。　霜愈厚積，駝裘背白，欲名之爲雪，而似在空中凝，不自天下。　是時天氣不寒，走路時身上覺燥，亦近十數日內所未見。　九點後山勢漸盡，又成坡坨。　九點半後霧漸成雪，五十六分已到大隊住所。　見黃仲良撿柴回，鬚眉皓然，不能自見，想同他一樣也。住下後覺得雪要大下，而風一起，又「杲杲出日」。　下午大風怒號，天氣甚寒。七點餘卽寢。　今日共行八公里八百公尺，步行八公里弱。　今日氣壓六百三十五公釐五。

十九日，終夜大風怒吼，天明時見雪吹入帳內，不能起身，起已八點餘。　終天雪並不大，不能蓋地皮，帳角鬧小孔，而一不留神，帳內有地已積雪半尺、足知風勢何似。　上午閑談。　下午無事，因爲想知道歐洲大事與中國相當的年數，借黃仲良的四裔年表一看。　這本書也不知道是翻譯什麼人的，我國人翻譯他人的書，多數不著著作人的姓名，非

常可怪。實在是太不中用了！ 牠一方面，太老，完全不曉得最新的史料：比方說，現在的歷史家全曉得耶穌不生於西歷紀元的第一年，而此書尚沿從前的訛謬；另外一方面，絕不曉得近世的批評，將許多的神話說成歷史上的事實，並硬給牠一種歷史的年月。這一切全不說，因爲是前百幾十年的人著的，這些還不能怪他。最不可想的，比方說，于法魯意十四王卽位的時候（一六四二）記其時方五歲，及他死的年（一七一五）卽記「年九十七」，自相矛盾。 我現在手旁雖無書，然記得魯意十四王卽位時，年十餘歲，則此二數皆誤。 最怪的，是于一千八百零四年記曰：「拿破崙自稱一統之主，故王魯意十六在俄，聞之不服」。 這不曉得是那裏的鬼話！魯意十六王于千七百九十三年被殺，爲歐洲人的常識，就是這本書也曾記「弑王魯意十六，稱民主國」，怎麼樣于十一年以後，又跳出一位魯意十六來！ 其餘詳于君主及攻戰，而略于文化事業，也屬太無識見。 就是偶然記載，也是全屬偶然：比方說：Copernic 著天體變革論在歐洲思想界有不可比擬的形響，而此書竟一字不記。 外如敘述無法，（如應記于希臘格後事，乃記于波斯格後）。 一事再

見，（如再記歐林坡大祭，再記發現好望角）種種訛謬，不勝枚舉。當日乃譯這樣荒謬的書，可謂怪事！ 晚，滿天星斗，雖間有雪，總以爲明天可晴，然氣壓又降低至六百三十一公厘。 八點鐘卽寢。

二十日，仍終日大風雪，不能走。 八點後始起，八點卽寢，終日喫飯，談天，烤火，無別事。 一會兒「某某出日」；一會雖有太陽光而風雪交加；等到雪大的時候卽不見太陽；日並非被雲蔽，卻被雪蔽，非常奇怪。 晚氣壓又降至六百二十五公釐，明天恐又難忘風止矣！

二十一日，天氣生活一如昨日。 今日始悟此地似並未降雪，不過氣壓太低，風從西來，天山多雪，乃隨風飄來，並非眞有雪降。後覺此理仍太可疑。 昨天前天因風大未能出恭，今日不能再忍，然無論何處全找不出沒有大風的地方！ 雖出一次恭也須竭力奮鬥！ 這樣天氣除了絕漠裏邊，恐怕不容易遇見！ 下午作日記，每次呵凍，僅可寫四五字，困難可知。 晚氣壓升至六百二十七公釐八，明天或可望風息。

二十二日，今日風較小，然尚未能起身。早餐後拉爾生來言：「糧食將完，萬不能在這裏再遲延，而駱駝這幾天因風大，不能出外喫草，也不能再負重往前走，止好明日大家帶著隨身行李，赶著空駱駝向前趕路；至于大宗行李暫留此地，我同蒙古人留此地看守；到前途雇來駱駝，再來搬運」。我們仔細思想，也止有這一個辦法，遂將箱件清理一番，風雖少小而手每過一兩分即僵。今日又聽牽駱駝人老高說，他聽商隊說新疆禁糧食出口，想運出來者必須有特許的票子才行，然則米綸威也許是因此就不能在大石頭或ㄊㄚㄕㄜㄅㄨㄌㄚㄎ買糧食或料，乃跑到哈密去辦交涉，所以遲延到現在還未能回來，亦未可知。我們因此更不能不趲程到哈密去了。 下午大批行李及拉爾生搬到西邊二里避風處，至明日要起身的人則全留此。 氣壓升至六百三十六公釐六。四點鐘後，風全息，並不甚冷。晚餐後與海德，馬森伯，拉爾生，李伯冷等少談，預計赫定先生至快也得明年二月初旬才能到哈密，天下事固難預計也。

二十三日，今日冬至節。最低溫度零下十七度。天明起，風平氣靜，大霜

如雪。東方曉暾鮮赤，西方返光嫩紅，山爲粉裝，草如玉琢，豈嚴重時期已過，天將另闢一倩麗莊嚴的世界以酬償我們呢？抑在飄風駭浪的四圍，偶露出一青草綠岸的沙洲以使我們暫休息呢？八點三刻與拉爾生等作別，起身。山勢可云一如十七日所走。十點以前路少上升，以後漸低，望見前邊山下似有平原，那裡或有泉水也。十點後有風，不大。十二點許道左山上有一小鄂博。一點後至一小低原，乾ㄗㄚㄍㄜ比較豐茂，白石英偏地，商幫住此，駱駝糞迹宛在，以爲必可得水，然終不得。一點三刻已至西邊小山根，止好住下。今天到處有雪，水本不成問題，不過據商隊說此泉離二架胡同百六十里，得泉即可知前途的距離，所以異常盼望。午點後ㄅㄚㄌㄦㄜ來說今天在路上又臥下兩個駱駝；一個太弱，無法救，另外一個，尙好，不過腿瘸不能行，留在離此地十幾里的地方；想派人去把牠送至拉爾生處，或可養好。同馬森伯，海德商議，說派一蒙古人送到拉爾生那裏，即不能復追大隊，他那裏又沒有糧食；騎駱駝去趕回來，則所騎底駱駝沒有喫草的時候；那一個未必能救出，這一個又要死，太覺不値，所以止好棄却！又問

他是不是沒有肉吃，想要牠的肉，並且請他看出那幾個不能再走，卽早說明，可以殺掉備用，如果棄置途中，却是無法，ㄅㄚㄉㄦㄜ淚眼汪汪地答言：寧願忍飢飲水，不願再吃駱駝肉！　他這樣的慈悲，然亦知在此絕漠中糧食已盡，除了吃駱駝肉，又有什麼其牠的法子呢！　晚忽念及今日冬節，故園有母，北京有妻有子，一定在家吃餃子，念遠人，然家鄉亂離，北京薪水無著，恐怕皆在愁城中！　我又困處于此絕漠中！　積思往復，不能自振。　也知道世間事全有兩方面，未可全向黑暗一面想，然思路既滯，廓除實難。　寢八點。　今日行十九公里三百公尺，走十二公里許；至時非常困乏。

二十四日，夜半醒，聞風有聲，此時令人愁思者，又什麼東西過于風聲呢！有雪尙可勉行，有風絕無他法！　哈密不過三四百里而遠若天涯！　再想大隊全到哈密，又有侯河清的感想！　有眞危險尙能令人奮發，此刻却無危險，止被輭困，眞令人悒鬱無歡。　又寢。　起八點餘，風略小。　補作昨日記，水弄溫，硯台烤溫，幸得不凍；然到筆上，又有什麼法子使牠仍溫呢？現在才知道用鉛筆作日記

爲有經驗的辦法，深悔從前要用毛筆寫的錯誤。起身時十二點半，風雖不太大，然正迎面吹來；雪浪撲面，頃刻成冰，然頗感壯美，心中尙無餒志。將一點半到一乾河身內，草尙不惡，即行住下。撿柴然火，枯守取溫，作一詩以紀實：

天山冬夜西風緊，重衾難暖氈無溫。晨起霧濃霜疑雪，草爲玉琢山鋪銀。朝曦杲杲白日出，輪圓光寒若僵木。密雲未佈霰已飛，風推雪走流谿谷。時景雖嚴吾當行，猛進不須愁途窮。資糧將匱難棲止，涸轍能待枯肆中！收帳束牀手如鐵，繩成矢直未易結。命僕引駝且遄征，緩步可免足凍裂。壯語空言冒雪戰，（黃仲良說我們能這樣冒風雪走路，就可以打仗，並且可以必勝）冷風襲身冰積面。（鬚上，眉上，帽沿，風鏡邊全有積冰）數步止息喘如牛，後隊廿丈何能見！雪愈滂沛徑愈高，駝瘠衣白僕大勞。峰迴又遇草滿川，枯莖敗葉臨風搖。路程匪遙駝止飢，岩足禦風堪止息。支帳又懼冰雪侵，擇地曳竿數徙倚。撿柴不慮革鞾穿，ㄗㄚㄍㄜ易折雪凝堅。（枝上雪振拂不下。）冒煙屢吹火始熾，閉帳又得容膝安。（帳初未閉，瞬息雪已蓋牀。急關上。我同丁仲良同帳，僅得容膝而已。）回憶都門酷寒日，炮羊酌酒對妻子；亦有瓊島踏雪

登，遙望珠玉盈樹枝。苦樂由來任心造，宴安酖毒豈是貲。男兒生當東西南北遊，安能株守田園老！

晚風略小，早寢。今日僅行二六公里三百公尺，完全步行。

二十五日，早晨又叫ㄅㄚㄌㄦㄜ，告訴他說：「現在只能救人，不能救駱駝！你願意殺也得殺，不願意殺殺也必須殺！將來無論對于神，對于人，對于駱駝，責任全是我負，與你無干」！他沒有法子，就請把昨天臥那兩個駱駝牽來殺，不過那怎麼能行呢？那裏離這裏遠，一去今天就不能走路，就告訴他說一定不行。他看沒有法子，才推到晚晌看出那個不能走再殺，遂照他這樣決定。十一點一刻起身，風雪難行如昨日。我上身穿著皮馬甲，下身內穿綿褲，外穿皮套褲，前進時冷風刺面堪厭，身上倘不覺；有時背風休息，即覺髀肉冰冷。我現在才曉得棉衣同皮衣絕不可同日而語，只好穿上皮外套。十二點一刻至一低地有水，且有石濯濯，才知道今天才到ㄗㄚㄏㄢㄘㄜㄌㄠ，從前未免太早計。又前行，道轉西北。駱駝又臥了三四個，不能多行，未及兩點，即住下。住地草較佳。今日

行六公里三百公尺，步行四公里餘。　至後，衣上皆蓋氷雪，搜打不掉，用手絹慢慢擦掉，仍未免一層濕，用火良久始能烘乾。　帳門未閉，須臾積雪盈寸，這樣風雪，實可駭人。　昨日尙多豪興，今日太感到關山苦趣！　晚同丁仲良計算前途，以爲此間離二架胡桐大約還有六十公里光景。　傍晚時風略止息，乃將寢時風又嗚嗚作聲，異常焦急。　如果全像這兩天走路，卽至二架胡桐，尙不知何日何時，何論哈密！

二十六日，夜醒，聞風略小，大慰。　早起東方放晴，並有一斷虹。　昨天到後，因爲衣濕天冷，什麼全沒有問，以爲他們沒有東西喫，駱駝已經殺過，今早問ㄙㄚㄌㄤㄎㄦ一，才知道還沒有殺。　他並且說昨天所臥底四個駱駝，後牽回來兩個，有一個今天早晨起來吃草，另外一個現在還不能起，我卽請海德去把牠用鎗打死；乃遲了半天，又問，則言牠已出去吃草；我說吃草也須要把牠牽回來！催了兩三躺，才承認去牽。　時已十一點，快要動身，又問，他們說牠又臥下，牽不回來，又說一會兒走的時候，還可以哄著牠走。　總之推諉稽延，不願意殺，不願說

的自相矛盾。他們這樣的推阻，惹我動了眞氣，說此駱駝何時不殺，卽何時不走！立逼人把海德引去，及引到，又不肯說是那一個，海德自行尋出，乃行鎗斃。時勢所迫，竟逼人爲屠伯！十點鐘後風又作聲，起身時十二點一刻。今天雖有風而無雪，得免「冰積面」的苦處；雖然帽沿鬢上又何嘗不全是冰呢？山勢如前數日。雪堆纍纍，枯樹亭亭，苦寒中自有風趣！駝背無聊，高唱「驅馬天雨雪」之詩，乃唱未數聲，而冷風入喉，嗽逆不止，止好閉口枯坐。將三點，路更轉西，天又陰沈；遙望西方，愁雲瀰漫。衣上積霜皆白。風霧霜同時，日光雪片同時，白日嚴霜，皆爲此地特別風物！剛四點卽住。莊永成說前在ㄕㄚㄦㄚㄏㄡㄦㄡㄙㄣ所遇見底商隊剛才從這裏起身，據他們說此地離二架胡桐，不過六七十里，春舫同馬學爾已經過去四天云云。今日，步行六公里餘，共行十餘公里，因被外套身重，走路極感煩難。

二十七日，前幾天全是西南風，所以討厭；今天忽轉東南，我們向西北行，微風送人，尙不爲惡客也。起身時十一點五十分。初行時過一山口，兩岸山匯卑

微。　後即爲低地小原相間。　低地灌木叢生，帶雪搖曳，姿態若濃郁之榆葉梅。

小原上則石子殷黑，植物稀少。　兩點鐘後望見前有一廣川一，再前又爲小山綿亙，遠有大山矗立，以爲半點鐘即可度此廣川，直達彼岸；然遠望若廣川，走起實有不少的起伏。　走至將四點鐘又遇見昨天所見底商隊，他們說二架胡桐離此不過二三十里，即在前邊小山窪中；前面的大山就叫作沁城大山，沁城回名六了卜古门ㄨ分丁ㄧ。　即在那山根前，且至山內即無柴云云。　同他們一塊兒走了半點鐘，即行住下。　今日步行六公里餘，共行十餘公里。

二十八日，晨起天朗氣清，大山中峯高出雲表，曉光映照，紅白調和，恍若靚妝神女，聳身天外。　但曇花一現，日出即消。　與海德商議請丁仲良帶一蒙古人先到二架胡桐看有商家與否，有羊和麵料可買與否。　大隊十一點半起身。　仍行此略有起伏的廣川，走到一點半鐘始近山，則商隊仍在那裏住，未起行。　在那裏接到丁仲良一字，說那裏沒有商家，但遇一蒙古人，說離此十里有賣羊的，已同去買，大隊請繼續前進云云。　入山口，山勢頗崇峻，乃知昨日視覺的錯誤。　下午

頗有微雲，無風，天氣溫和，積雪消溶，頗有春意。谷中有芨芨草，亦爲從額濟納河來後所未嘗見。將及三點，山勢漸開漸下。未四點，又遇前在ㄗㄚㄏㄢㄣㄨㄦㄍㄨㄙㄣ所見底商隊正將起行。他們說道右三里餘山中，有蒙古人賣羊的。卽行住下。少頃丁仲良返，買到五隻羊，七八十斤麵，並有鹽若干，大家皆大歡喜！此時才聽說引駱駝的漢人及蒙古人自昨天晚晌卽沒有喫飯，如果今日不能買到羊麵等物，他們明天是否能走得動，已成問題，然則大家之歡喜也固宜。有一隊蒙古人送羊來。我們從上月十一號離了「ㄝㄌㄨㄥㄍㄡㄌ」，到今日走了四十八天，才算第一次見到居民！問他們，他們說是新疆西邊的土爾扈特人，新從馬鬃山移居到這邊，不久也要走，上沁城去云云。晚餐時，放駱駝人狼吞虎咽，轉瞬全羊已完！今日步行二、三公里餘，共行十幾公里。

二十九日，近數日人飢，早不願起，每日放駱駝全由海德起來叫他們。今日天未明，放駱駝人的帳篷已經喧騰，「士飽而歌」，眞非虛語。終日天色淸朗。昨日丁仲良因來谷口內隨蒙古人走，故未能畫圖，今早再回去畫。作日記，等仲良

回來，十一點鐘一刻起身。　行山中，山雖不高，而高高下下，積雪初融，景物甚佳，所欠缺者、只有梅花幾點；如果有橫斜數枝，當成極妙畫圖；然天下事固如斯，何能求全責備！　十二點三刻後，路入一乾河道中，兩岸頗高，青石嶙峋。　路直向北，有時且向東北。　一點一刻抵一地，名小石頭，聽說附近有羊場，但未見。　地有井，因令駱駝飲水。　再前進，路轉西北，路旁有石：臥者，立者，斜而倚者，崎而企者，形形色色，姿態萬千，雖「小石頭」而極可觀覽。　山勢漸開，後又緊束。　將至四點，見商隊前駐，上有土房，有漢人經商于此，遂駐下。地名大石頭。　有一回兵言奉哈密回王命，來此迎接，略問人數，即行辭去，言明日將有回兵來引路。　晚命廚房烙餅，得以飽餐。　到商家，問此地情形，兼商買麵料等事。　商人黃姓，原籍西安，在此設店五六年，沁城亦有舖子。　土炕上烟燈火盆，別有景趣。　其人甚老練。　此地除商家外，還有幾家放羊的。　接到春舫信一封，說二十四日過此，有二回兵迎接，換馬到廟兒溝去，次日可達，駝隊則隔日可達，到那裏即徑直回去云云。　又說米綸威走錯路，走到星星峽，疑該

處官兵爲匪，棄駱駝逃至廟兒溝，現已往哈密去。今日行十餘公里，步行七公里餘。

三十日，夜中最低溫度零下二十度一，然晨起時已升至十度，不覺冷。天陰，飛雪不大，直至下午兩三點鐘始漸晴霽。一蒙古排長，帶兵十數名從刺梅花泉（在此地北五十里。）來，名爾載台，漢話說的很好。所帶來底兵有蒙古，有纏頭。談次，知道他們並不在一營中。纏兵營住廟兒溝，營長姓堯；蒙古營長姓巴，住哈密；至住沁城營長則姓陳，爲另外一營。留二蒙古兵，二纏頭兵引路，乃去。派兩蒙古人回與拉爾生送糧，寫一信與赫定先生。下午一點起身。初仍向西北行，行山谷中。兩岸青石嶙峋，大石頭之取名，或即以此。以後山勢或狹或開。三點後，聽前邊人說米綸威回來了，未久，就看見他們從道右山谷中過來，時天已將晚，此地草尙佳，卽行住下。少頃，米綸威來，神色倉皇，說什麼全完了，郝德等不準在哈密設氣象測候所，被送到迪化去；什麼全反對國民黨，大約脹作霖全勝了；……不清不楚，亂七八糟說一大套。知道他神經錯亂，一笑置之。

接到春舫信兩封。後又叫隨米綸威的張生材來問，綜括一切，知道情形大略如下：新疆自去年以來，東境與甘肅接界處，卽設有若干軍隊，凡略有重要的人物，皆須電廸化請示，如有武裝者，亦須解除武裝，始能放行。米綸威在星星峽逃走時，失去洋三百餘元，到哈密後，幸縣長竭力幫忙，已購得糧食及駝料，應用各物，並雇駱駝十餘，同來。郝德到廟兒溝時，因不識中國情形，頗欲强過，故被羈留十數日，經幾次往返電商，始準卸除武裝後，至哈密。到哈密後，已開始觀察氣象，後又被禁止，並命赴省，止留達三及哈士綸在哈密。華志亦未能取出錢，不知何故。並聞有蒙古王公不明氣象測候所爲何物，請求楊督電阻本團西來，不過電到北京時，我們出發已久，未能赶及云云。此說不知確否。又有種種不近情理的謠言，只可付之一笑，而米綸威却有點相信，宜乎其神經錯亂。與黃丁談至十一鐘，始寢。

三十一日，夜眠不見佳。夜中最低溫度二十四度半，終日天甚寒。派ㄅㄚㄉㄦㄜ將米綸威所帶來底駝糧，送給後留諸位；再寫一信與赫定先生，告訴他一

切。將十二點起身，仍行山中，途中高下甚多。兩三點時，遇見馬學爾雇轎回來，春舫留廟兒溝未回，下駱駝立談數語，卽各辭去。四點鐘過後，至一山凹，有井，還有點草，卽行住下。聽米綸威說，這裏是從小堡上廟兒溝的路，從這裡必須八點始能到小堡。再行兩點鐘後，卽積雪甚深，路極崎嶇難行。過小堡後始較平易。本欲再向前少走一節，不過前邊完全無草，只好住下。明天擬令空駱駝九點鐘先走，大隊十點鐘卽當起行，下午六點鐘，或可望到云云。今晚爲除夕，外國團員飲酒過年，頗喧鬧，然我甚困，早寢，不久卽睡着。今日行十餘公里，步行兩公里半。

十七年

元月一日，天氣甚好。九點半鐘起身。起身時與馬森伯且行且談，不覺走到十公里。馬森伯雖思想陳腐，而頗知道不少的東西，且戰事固所親歷，談次，知道些從前未知的事情：比方說，ㄙㄊㄡㄈㄣ在戰前若干年，卽已預計從比利時進兵；ㄈㄚㄉㄢㄣㄏㄞㄧㄣ同興登堡的互相傾軋，皆非常有趣。今日路中雪深將及

尺，止有狹路，且行亂山中，路極崎嶇，駝之人疲，苦不可言；雖山景甚佳，尙有何暇觀覽！　四點鐘後，引路兵言不久將到小堡，路將漸平；其實五點鐘後，坂愈長，高下愈多；駱駝臥下，卽不能再起：止好將行李卸下，人慢慢負至坂上，再將駱駝引上，再令牠馱起，這樣的艱幸，卽未走過的人也或者可以想見。　直走到七點多鐘，下一大坡，才聽見犬吠，知道小堡不遠。　過一小河，廣一公尺餘，分成兩支，過後卽見村落。　又登高處，卽在人家屋前住下；徧地皆雪，支帳處頗不易得。　始以爲小堡在山外，現始知其爲山中一小村，看氣壓表，高度已過兩千公尺。

我們到草地後，已過七月，今日爲第一次復見村落，心神一爽。　村中居民多係纏頭，然亦有漢民四五家，且聞有一漢人在此經商。　纏民亦頗能操漢語，我們同他們對付可以達意。　晚晌山色樹影，雪月爭輝，景物極佳。　我在北京，得一雪月交輝的時候，冒寒登瓊島，以爲得未曾有；此時的景物，勝之不啻十倍，然精神已倦，無法振起，「雪滿山中」，「月明林下」，雖非「高士」，只好高臥，力疲神衰，無復綺夢，不要說望「美人來」了。　今日行二三十公里，步行十四五

公里。

二日，今日因駱駝太乏，只好暫休息一天，並且聽說昨天一共丟了六個駱駝！

上午雪花亂飛，景物之佳，爲從來所未曾見；直至下午兩三點鐘，雪漸晴霽。到漢人小舖中少談，主人游姓，直隸武清人，在此經商已十餘年；外有一李姓，前在外蒙經商，現在此間居。談次，知此地商店，春夏來貨，秋冬止收賬，現舖中幾全無貨物。歸帳，早餐，時住帳所倚門內纏民，來請飲茶，力辭不獲，止好隨往。前爲一大間屋，後爲一複室，複室中有一大炕，上舖氈，即在上坐。此家婦女頗多，纏婦及兒童皆極清秀：黃仲良謂纏婦聲音頗似江浙，其言不虛。並不如漢民之避人。我從前懸想纏婦或蔽臉如土耳其人，今日見之，始知不然。主人名ㄙㄚㄦㄚㄇㄠㄊㄧㄗ，實在ㄙㄚㄦㄚ其名，ㄇㄠㄊㄧㄗ漢語保正之屬。出茶獻麵包。纏民烤的麵包，我從前已聽到赫定先生稱贊，故今日不以爲異。家中所用器具亦頗楚楚可觀。此爲我與纏民交接的第一次，印象總算很好。出來又同丁廣同到小舖，詳問地方情形，問居民說，今年雪特別小，乃仍復如此。王殿臣

來說ㄙㄚㄦㄚㄇㄠㄊㄧㄗㄡ請吃麵，只好又去，麵加羊肉，味亦佳勝。數十日以來，常苦不飽，今日午飯時做得有雞、又有很好的麵包，始得大飽。午餐後同黃汀渡河復登昨晚從來底路左峯上一望。河下流兩岸樹木更多，崖石壁立。雪時沒脛。對岸得望見祁連雪山最高峯，此山已望見六七日，總以爲不遠，今日始至根前。我同丁仲良的意見，全以爲離現在駐足地，不過十數里，然以後聽說，這就是ㄎㄚㄦㄌㄚㄎㄊㄚㄎ（雪山），高達四千四百五十公尺，最高處離此地尚很有幾十里。徘徊頗久，以爲不到此絕域，何能見此奇景。向西南望，地似少平，再遠雲海蒼茫，亦稱鉅觀。晚月光更明，山景更幽，惜無詩才畫筆，未能傳達，然我頗疑，卽有詩才畫筆，而是否眞能傳達，也還成問題也。

三日，十二點起身。路隨河下。山漸卑下，路漸平坦寬廣，河邊沙棗叢生，紅實纍纍，頗足點綴風景，然聞不可食。楊樹亦多。河頗有支流，路或行河左，或到河右，河邊間有居民。三點鐘後，路轉左，得一山間廣場，有一小村，卽行住下。此地有人說叫下河，據居民說則名上河，也叫作三汊河，因有三河于此地

交流。此地有一營長，住兵一營。營長爲東土爾扈特人，名色格賽，聽說我們到，即出來請我到他營裏喝茶。到那裏，又看見他的書記長，姓陸，名懷彬，號質齋，安徽壽縣人，在新疆遊宦已三十餘年，對于新疆情形很熟悉，後來聽見春舫說，他所見底好幾個營長的幕友，皆尊仰此人，以爲不可及。色營長漢話甚好，人頗忠誠；後聽春舫說，他肚裏記的中國故事甚多；對于土爾扈特由俄來歸的逸聞，也能說得原原本本，則此人固自不俗。歸帳，正喫東西，則色營長又來請喫便飯，與黃丁同往，一暖鍋，兩個碗，羊雞稻飯，味頗佳。歸後又來饋一羊，力辭不獲，止好受下。無法還禮，我同黃丁各撿出數事，勉強送去。今日行十餘公里，步行二公里餘。

四日，十一點鐘起身，色陸又出親送。走多半點鐘見一村，名下河。途旁山勢更開。又走一點多鐘，見一村，名頭工。再前，有一山突起，中斷若闕，出此山口，山勢已完，遠處雖還能望見山，而近處則只有坡坨起伏。人家疏疏落落，數頗不少，地全名二工。有一高牆，上有堞，似係前日破寨。內住軍隊十

餘，全係漢人，爲沁城陳守備所管。又前行，住一軍營前。營長名佈彥，爲北土爾扈特人，其部下亦全係蒙古人。佈彥聽說我們來，即出來請我同海德到他營內喝茶。辭出後亦送一羊。我們又請他到我們帳裡喝茶。此營長人頗精幹，聽說他纏頭話，俄國話完全能說，漢話說的同我們一樣。談次說家鄉很遠，似有不願久居此土的意思。後見一漢兵，歸化人，但在蒙古營中；問他，知道他係他人僱來的，因爲新疆兵係強派．蒙古人不願離家鄉，僱他代當一年差，他除領應得餉銀外，還得僱金八十兩票銀。(現在每一元大約換三兩五錢票銀。)以後又有二個漢兵在營前閒談，大約說這邊的兵什麼全不好：衣服襤褸；每月止得七兩票銀的餉；外每天一斤半麵；另外就是過年過節，也是什麼全沒有；老幼皆有，老的騎不上馬，幼的擱不動刀！云云。他們後兩句話，或者有點過火，然也可見新疆軍隊的一斑；對于內爭，或者可以扎個紙老虎，嚇嚇別人，一旦有外患，結果可不問而知了！早寢，寢後，王殿臣來說營長派兵二人給我們守夜，我想辭也不能，止好叫他們辛苦了。

今日道右有地名石鐘山，莊永成上去，找回石頭兩塊擊之作金聲。今日行

十餘公里，步行四公里半。

五日，十一點鐘起身。道旁間有小山，路較平易。一點後，望見小山橫亘，上有廟，下有廣原，卽爲廟兒溝地。此廟爲回教先賢的墳墓，春舫曾往觀，地或卽以此廟名。據春舫說，山下尙有大佛寺，爲道光年間所建，內有道士二人及甘省逃荒窮人數名。兩點半卽行住下。帳末搭成，卽有兵持二名片來請，一名李成祥，係漢營長，一名堯樂博士，係纏頭營長。往會，後到者尙有北士爾扈特營長巴圖那生，沁城守備陳萬祥，未幾，下河的色營長也到，除我們從二工來的團員外，春舫也在那裡。內以纏頭營長爲最精幹，一望可知。他們要請我們喫抓飯；抓飯的名字我久已聽說，却從來沒有喫過，這一次來新疆之先，已有意設法嘗一嘗，不料今天卽得喫到。我以爲眞要令我們用手抓，實在今天並不如此。開頭上幾盤白煑的羊肉，塊頗大，用手拿起，加鹽撕食，這大約是蒙古的喫法，味頗鮮美。後每人白米飯一大碗，上加羊肉數塊，至飯大約用羊油炒過，味極佳。

我想如果有人在北京，請一個纏頭厨子，開一個抓飯舘子，或者有不少好奇的人

到那裡試嘗異味，亦未可知。　餐畢，堯營長說郝德等到窮兒溝的時候，督辦來電，提出三條件；他也沒有詳說三條件爲何種，但說武裝應該封起，還存到我們那裏，不過他要派人看守，大約係條件的一事了。　我們對於此條件，立時承認。辭歸，這幾位營長來帳，又添一南土爾扈特營長，名老棟，少坐卽去，往看封閉武裝。　今日始見沁城雪山正面，山頂帶積雪，下有薄霧籠罩，意態雄偉蕭逸，有一種不可言喻的美麗，徘徊觀覽良久。　春舫說：聽巴營長說，楊督初接本團到新消息，並無成見；後接來信說，本團要在哈密，迪化，羅布淖爾三處設立氣象測候所，亦卽知會地方官；此時該處蒙回王公頗懷疑慮，說我們不知氣象測候所爲何物，不曉得是福呢，還是大禍，所以還是阻止不來的好，卽以此意陳楊督，楊督卽電北京擋駕，但此時我們出發已久，擋駕不及；後又聞要添設一和闐氣象測候所，也還沒有什麼；後聞從二力子河（即額濟納河的俗名。）來的商幫說，我們帶有二百打手，槍械齊全，楊督乃大疑，說既是學術團體，爲什麼又有打手呢？乃派遣偵探，調遣軍隊，申嚴邊禁；後郝德等到，又頗有誤會；後因條件商妥，準到哈密；現看見大家

到這裏並沒有什麼打手，謠傳誤會，可望消除云云。他這些話前後全近情理，大約離事實不遠了。巴營長又派人送一羊，止好受下。今日行十餘公里，步行二公里。決定明天換駱駝速行到哈密，需駱駝三十，雇洋三十元。又雇駱駝五十，派ㄙㄚㄉㄤㄎㄦㄧ帶著，往迎行李，明天到下河，後天即由下河出發。至于乏之駱駝則令牽駱駝的人慢慢往前哄，同前郝德等帶來的駱駝會合。

六日，九點鐘，行李即整理好，但所雇底駱駝，又已遠放出去，趕緊催促，起身時已十點以後。初出發時爲芨芨草原，未久，即又入戈壁，道右望雪山，道左則小山橫亘。走一兩點鐘，道左山盡，成一一望無際的戈壁。駝健行速，令人氣爽。路頗直。兩點後得一泉，未幾即見電桿，爲從哈密至迪城的綫路，去年始行設立。黃昏後，繼續前行；黑夜行戈壁中，幸有皎潔的月光陪伴，得免寂寞。後月下少有浮雲，旁成大暈，然光尙可照見錶針。十點後戈壁已盡；十點半後，抵一回村，漢名大泉灣，護送兵言前至黃蘆岡，止十數里，尙欲前行，但米綸威曾走過此路，知道還尙有二十里許，遂行住下。今日行過十二點鐘，得五十

餘公里，爲從包頭出來後從來未有的大站，步行四五公里，飯煮熟，喫畢就寢時已過兩點鐘了。

七日，住地附近有十數家，但頗散漫。皆爲纏民，種地即以坎井灌溉。十二點鐘後乃行起身。初行時田皆墾闢，再前地尙荒蕪。二點後過黃蘆岡，地爲老營長駐地，留一名片。此地有民居數十家，聚居成一街。聞漢民皆有。四點鐘後到一顆樹，有居民五十餘家，村較黃蘆岡爲大。到村中，堯營長在焉，請至室中，頗寬廣整潔。又請喫飯，初進仍爲蒙古式羊肉，繼爲羊肉煮麵條，味美。

他說給我們預備了屋子，請我們在他那裏住，辭以我們的駱駝，離這裏不遠，明天八點起行方便。出村十分鐘，即抵住地。郝德等帶來底駱駝也全在那裏放，看見ㄍㄨㄥㄅㄡ等，交來達三信一封，說他們二十九日出發到迪化，及從前沿途的情形，並附有華志英文電報一封，說那邊情形非常困難，聽說兩月以前，檢查人曾檢出一封勸民衆請願的信，以後楊督命一切的信全送到他那裏云云。　住地東北望，雲色迷茫，雪峰高聳雲表，如非素知有山，即當疑爲雲幻峯巒。　此山奇幻

萬千，何時看，何時美，無一時與他時相同，眞令人驚嘆無旣！ 今日行一二十公里．步行一公里半。

八日，早起，天氣甚寒，惜海德所帶底最底寒暑表早已爲駱駝踏壞，不知最低溫度。我看曉光照雪山已經多次，而今日仍驚奇美。我在瑞士，曾看見雪山，又看過雪山的照片甚多，何嘗有今日此山的艷麗？ 因恨我國工藝不良，不能將此景印下。 然行立片時，瞬息變化，且無一時不奇美，才感覺到這樣的奇景，微特照片不能留，卽帶彩色的活動影片，也恐怕極難將牠捉住，然則除了靜觀實體實景，心驚神駭以外，豈復能有別法！ 八點過後起行。 十點半到一村，名新莊子，有人叫作王家新莊子，再前爲蔡湖莊。 過新莊子以後，土地墾闢，村落相望，儼然內地。 然民居散漫，廬舍到處皆有，不知其爲一村耶，多村耶。 我們從廟兒溝出來，卽有漢兵四人，蒙兵四人，纏兵四人護送，今天起身未久，卽見堯營長帶兵十餘名，國旗前導，怒馬先行。 未幾又見老營長亦如之，但無國旗。 將到新莊子時，他們還在那裏等我們，看見我們將近，才繼續前行。 將抵城時，卽接

近前導，又有蒙古馬隊十餘人亦在前導，路旁聚觀的人很多。進哈密東門，城為土築。直到旅部，見著此地的劉旅長：旅長名希曾，字繩三，甘肅晉寧人，人頗客氣。他說督辦來電與郝德等約三事：一卸除武裝，二檢查行李，（據說此事在哈密已行二年。）三出入謹慎；現事同一律，請準檢查以完手續，云云。同坐者有朱縣長，（名烈，字武之，皋蘭人。）多統領，（南七爾扈特盟長兼為胡圖克圖。）陳郵務局長，（字良材，鄞人。）及營長多人。旅長說，原來馮閻合謀擊張，閻軍大敗；馮軍倒戈入晉，後亦大敗！重要將領皆被虜！開封又為奉軍佔領！蔣介石復歸，唐生智逃往日本，東南大局糜爛！南方破壞禮教，兄妹瀆亂！母子聚麀！云云。檢查畢，歸團中所租寓中。寓在新城中，共房一二十間，我住在上房西偏。未安頓好，朱縣長派人邀到飯館裏面喫便飯。館略如北京的二葷館，且並無雅座，光綫頗暗，為漢回所開，然菜味尚佳。聞哈密此類館子，尚有一家，大約為此地頂大的館子了。擬一電稿，致楊督，文為「敝團齊到哈，赫定因病滯途，不日可到。少息即同晉謁，徐炳昶佳」，明日即當拍出。

今日行十餘公里。

此行于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離額濟納河，十七年一月初八日抵哈密，共行六十二日。除休息十六日外，實行四十六日。路程後多日未能詳測，赫定先生後來，所行路較南，故大隊無路程總數。初離額濟納河時，計四十日左右卽可到哈密，沿途因風雪及駱駝的疲乏，遷延至六十餘日，中間並有四十八日不見人烟，減食及殺駱駝爲食，始能捱到二架胡桐及大石頭，團員之疲乏與困苦略可想見！幸雖疲困而除我同赫定先生外，並無病者，不可謂非不幸中之大幸也！至駱駝則沿路倒下及殺食者已不下二三十。其餘亦疲病，將來能養好者不知共幾二三十否！每駱駝約値價百元，卽此一項，團中損失已不下萬元！實在路程並非遙遠，如非駱駝疲乏，四十餘日準可到哈密，困苦幾可減去一半，這樣的責任，大部分全要由我們的駱駝隊長拉爾生先生(Larson)擔負。拉爾生瑞典人，爲赫定先生的老友。他于民國紀元前二十年來華傳教，庚子年後舍去經商，日往來于外蒙古，張家口及西伯利亞諸地。袁世凱時代，他曾任蒙藏院顧問。他的蒙古話可以說比蒙古人說的還好，漢話也說的不錯。他在張家口曾養過駱

駝多年；安得思在內外蒙古考查時，也就是他管理駱駝；他對于駱駝可以算是有極充分的知識，他對于赫定先生又極忠誠，然而他竟作出很大的錯誤！　他的大錯誤約有兩端：一，駱駝也同騾馬相似：我們鄉間富人所養底騾馬，常常是很肥的，但用起來，一點疲勞也不能任。一因爲牠們沒有工作的習慣，二因爲牠們雖然很肥，牠們日常的食料却不過草麩之屬。　至于終天長途旅行的騾馬，每天喫料，雖瘦骨嶙峋而實能負重致遠。　拉爾生所買的駱駝，大多數是在草地游放，有三五年未曾工作者。　看起來似乎筋疵力壯，其實沒有工作的習慣，所以頭幾天常常驚走，致躭誤了不少的路程。　以後不驚走了，却已經疲乏了；不能再任重了。　如果他買商家每年往新疆馱貨的瘦駱駝，飽給牠們料喫，牠們開頭絕不至于常常驚走，以後也絕不至于這樣容易疲乏。　二，因爲他在蒙古已將四十年，庫倫張家口及其他蒙古的道路，他不曉得走過若干次，他自以爲對于蒙古的路程，無所不知，所以也不屑于去問一個人。　其實張家口庫倫中間的路，沒有水草的不過三五天，過去全是很好的水草，駱駝對于這三五天的壞水草，並

不算一件什麼要緊的事情。我們走烏蘭察布盟時，全如拉爾生之所預期，毫無問題。及至到了阿拉善旗，過了第一箇壞水草的三五天，又有第二箇三五天，第三箇三五天……已經大出乎他意料之外，使他迷惑不定了。及至過了額濟納河，五六十天中，可以說沒有一處有很好的草場，他遇著這樣「匪夷所思」的地方，還能想出什麼法子！在額濟納河的時侯，我一天同赫定先生說：途中既沒有好草，何不買點料給駱駝喫？他隨卽問拉爾生，拉爾生說：蒙古的駱駝從來不曉得喫料，那裏能行得了！他這樣回答，對駱駝毫無經驗的我，還能有什麼話說！以後北分隊到了，我問此隊中管駱駝的生瑞恆，他們駱駝的情形何若，他說還好。我問他的緣故，他說覺到駱駝不好，就赶緊給牠們買料喫。我問他，不是說蒙古的駱駝從來不曉得喫料麼？他說牠們第一天自然不曉得喫，只好強灌牠們；牠們以後反嚼，知道有很好的味道，第二天或第三天，自己要找著喫了。我問他既是有這樣的好法子，爲什麼不告訴拉爾生說，他說我這樣小孩子，（他此時二十三歲，拉爾生則已五十七歲，且老氣橫秋也）不敢告訴人家說。

我得了這樣的實例，乃又同赫定先生說，他對于駱駝並非不在行，而對于老友的拉爾生，總不願同他爭。　我強聒了兩點多鐘，他才答應同拉爾生商議。　歸結他們全承認我的話很有道理，　決定前途遇見賣料的卽行購買。　但是……但是……「ㄝㄌㄨㄥㄍㄡㄌ河畔旣無賣料商人，以後就是四十八天的大曠漠，又能從什麼地方去買草料呢？　團內拉駱駝的蒙古人沒有一個走到過西二盟　不要說再遠！　拉駱駝的漢人也沒有人走過額濟納河，可是還有人走過阿拉善旗，覺到拉爾生的辦法不很對，可是他老先生「無所不知」，絕不肯聽別一個人的忠言！歸結鬧出來這樣大的損失！　我因此經驗，更感覺到在哲學中由先方法（methode a priori）的靠不住了，噯！

徐旭生西遊日記

第三卷 自哈密至回北平

九日，早起，天頗飛雪，未久卽止。堯階長來，謂今日天氣不好，如欲拜會王爺，可于明天上午十一點；又問，我們的錢，支出票銀五千兩，是否敷用。我本欲明天再出去拜客，對于第一點，自然非常贊成；對于第二點，我看他不願我們把錢全取出，勸歐人暫止取一部分，他們不願，乃決定今日卽時往拜會回王；回來後，再派人往取錢，並與之講明全取的必要。同海德步行往回城，回城在新城外二三里，入城向左，卽爲回王住宅。客廳頗大，陳設美麗，但光綫不明。牆上中堂對聯完全漢式。回王年七十一，白鬚蒼顏，精神矍鑠，身材不高而豐滿，衣飾皆漢式，漢話亦極流麗，不知者恐難斷定爲他族也。人極和藹，說他會進京，蒙袁大總統的優禮，袁大總統人好，他那時候太平；現在終天自己一家人打架，對外國人很不好看；楊督辦人好，視五族如一家云云，我亦唯唯應之，且以福

壽康健，世篤忠貞，爲國藩輔等類話恭維他，他很高幸。辭歸後，才聽說今天同人節氣，剛才堯營長來，卽爲擋今天的駕，我們不曉得，竟冒昧的跑去；他接待我們，實爲破例。決定明天再派米綸威和丁仲良往取錢。李營長來，並送哈密瓜二枚。去後一嘗，鮮美絕倫，始知名下無虛。王闓運的嘲哈密瓜，大約因爲在遠未能嘗到眞正的哈密瓜，所以妄加嘲弄。如果他眞來過新疆，嘗過異味，一定不敢亂說了。朱縣長來，未會著。他又將楊督命，送羊一頭。晚接益占自肅州來電，文爲「甘肅不讓留蒙，馬來肅交涉，尙未見，想辦法，祈匯三百元來，馬冬，」此事全出意外，可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止好擬一電致理事會，文爲「接馬叶謙電，「甘省不讓留蒙」，哈密台尙未得允許，速設法，新生緩來，昶」。現在也只能這樣作，將來能成功與否，實在未可知之數。希淵有一英文電致赫定先生，略謂二十八號到 Santal，三十日起身，一切全好。發電地爲肅州，未知何月，疑爲十二月，頗望他到肅州，能見到益占，可以幫助他。補作日記。

十日，今早又接希淵電一封，文爲「（銜略）昨到，請送一百念元，速乞復至

二公，袁，詹，龔」。電爲昨日下午自沁城發者，然則他們已經快到，昨天所接肅州電，一定不是上月發的，雖不能再望他替益占交涉，然近日團中，已多困難，得他們多人來商議，很有方便，所以不禁大喜。丁仲良同米綸威，李伯冷到回王府交涉款項及照像。我同海德出來拜客，到劉旅長，阿副將（名道德，號石梅，甘肅碾伯人。）朱縣長各處，止見著朱縣長。在他那裏又見著巴營長，據他說多統領已經不在哈密，本意出來後即往拜多統領，現在不好再去，止好請他致意道歉。歸，丁仲良回說見著回王，回王許撥全款。回王派人送羊數頭，茶葉兩匣。午餐後復獨出繼續拜堯營長及色營長，回來，堯營長將票銀全送來，聽說色營長明天回去，托他帶洋給希淵，他允許晚晌來取。出去，拜吳商會會長，李營長，色營長，堯營長，巴營長，陳郵務局長，田電報局長，只見著堯營長一人，其客廳在樓上，建築爽敞，式合漢纏，當在哈密城稱巨擘了。多統領處，亦留一片。歸與希淵等寫信一封，囑其款到速來。晚接楊督辦復電一封，辭極客氣，末言與赫定同進省事，自可照辦。色營長尚未來，派春舫將信及票銀四百兩送去。補作日記，未完一

日，馬森伯又截住閒談。內及團中各事，外及中德將來外交，無不盡量傾吐。要之對于團中，他總疑惑我們近來所遇見底困難、全因為我們屬國民黨的緣故。他幻想我們回去後他們還可以在這裏考查，可謂不通中國情形已極。至于關係中德邦交前途，他的論點總是張大美俄兩國的野心，謂德國為中國可能的友邦，究之他所垂涎底為新疆的煤油礦；所想建築底為從迪化到斜米運煤油的鐵道；他所希望底還是若干年讓渡；其言雖巧，其野心昭然若揭，我也沒有大折他，不過隨便告訴他那樣不很行兩已。一看錶已經一點多鐘，赶緊回室，洗脚，寢。

十一日，今早陳郵務局長來，略談。陳人頗爽快，他說我們衣服不易洗者，可拏去讓他的聽差漿洗，誠意可感。去後又送二羔。下午拉爾生將到迪化的團員行李送來，兵士欲檢驗，此間海德諸人拒不令檢驗。一天什麼也沒有作，同春舫閒談天。春舫意志不很堅定，頗有改圖的意思，極力詡勵他，告以科學生活的可貴，淵淵以陳，頗想教士的傳教，極為可笑。我們的人生對象固為科學，而態度却極像宗教。春舫思想清楚，為科學中不易多得的人才，我安能不有熱望

耶？後春舫告訴我他的身世，亦饒興趣；他的讀書環境，困難頗多，他竟能苦學自振，開端既佳，故令人對于將來，不能不有厚望也。

十二日，無事，同丁仲良等隨便作幾條燈謎以資消遣。燈謎雖小技，然固有別才：渾籠大意，高華精警者爲上；別解妙生，巧切不鑿者次之；堆砌典故者爲下。我既無別才，所想出底，除幾條外，盡下乘也。收到赫定去年九月助欵，發給團員。此間盡用票銀，破爛者居十分之九，此三幾百塊的出入，如有現洋，一刻鐘可完，現在此種爛紙，計數非常困難，如果將ㄍㄨㄥㄅㄡ點查和各團員的點查的工夫合計起來，當不下四五點鐘，時間的不經濟，竟能到這步田地！馬團副同二軍官來查昨到的行李，請丁仲良招呼著點查，歸結查一部分，另外的箱子，據說鑰匙不在，貼上封條，等將來檢查。

十三日，午前馬團副同二軍官來，傳劉旅長的意思，說昨天未點查的箱件，總須檢驗一番，才算公務完畢，尤其是那一箱子彈，必須將數日點查明白，才與陽督辦的命令相合云云。我告訴他說，現在鑰匙已被他人帶到省城，如果能設法

配到鑰匙，或得一 Passe-partout 者，那也無妨檢查。隨即與海德商議，他總是推著沒有鑰匙，恐怕壞鎖等類的話頭，非常困難。海德回室，馬森伯過來，氣勢洶洶，讓我給馬團副說，這是私人的東西，萬不能檢查，理由幼稚，極可怪笑。我告訴他說：我萬不能給他翻譯這樣無理由的話。他沒有法子，就叫米綸威及ㄍㄡㄥㄅㄡ來給他作翻譯，當然沒有效果。我這個時候，非常生氣，就告訴他說這是勢之所不能，理之所不許，因為我萬不能承認外國人在我國享有特權，並且告訴他說我已經承許檢查，一切的責任我全擔負。回頭告訴馬團副說，以不損害鎖箱為條件，允許他檢查。馬去後，他們非常不高幸，就要同我們分席而食，這樣小孩子脾氣的瞎鬧，我也止好任他們。下午馬團副等來檢查幾個箱子，騰下的等明天配鑰匙後再行檢查。仍繼續作燈謎。

十四日，馬團副等來繼續檢查，聽他說，希淵等昨天已到一顆樹，然則不久即可進城，非常高幸。以為午後即可到，但等了好久，終未至。兩位仲良同春舫到城外接他們，也沒有接著。檢點燈謎，我所作底將及五十，因將牠們補足，另紙抄

起。昨晚今早並作對聯幾付，也抄起。晚餐時行人尚未到，以爲他們又不進城，頗爲詫異。餐後未久，省畊同獅醒先來，希淵後至，半年積愫，一切傾吐，快當何如！前幾天所接電報 Santal 一字，百思不得其地，或疑爲山丹；今天談次，才知道爲 Sontol 的電誤；Sontol 卽我們氣象測候所所在之ㄙㄥㄉㄨㄦ，不禁失笑。他們去年十二月一日從那邊起身，通共走了四十五天，鑣頭先完，白麵在抵二工前一天亦完，所以一天走了一百二十里赶到二工，可謂辛苦！然比較大隊已經好的多了！談至一點多鐘，始寢。

十五日，早晨微雪。午時，我們先來的人給後來的三人接風，到鳴盛館小酌。此館後面有半截樓，亦無雅坐，然樓上光綫較前幾天所去底館子爲佳。坐前貼有「莫談軍政」一字樣。吃了不少的東西，價止七兩多銀子，若比北京，可謂價廉。歸後牽駱駝人二楊姓者來，說當時拉爾生僱他們的時候，允許把他們帶回去，現在被開除，又不另給盤費，想等拉爾生來後再問問他，而這裏旣不許住，外面也不許住，來請設點法子。希淵的意思以爲他們旣被開除，允許他們在這裏

住，既屬不便，而他們當日與拉爾生有何成約，我們也無從懸揣，或有寃枉，我們也未便坐視，止好請此間守衛的排長給馬團副說允許他們在外邊住兩天，等拉爾生再作商議；我亦以爲然。但排長回來說，今天暫許他們在門內留一夜，明早馬團副來，再作決定，因命即照此辦理。　晚與希淵談工作事，頗得了若干的新知識，然寢時又已一點餘。

十六日，早晨微雪，比昨日較大，下午止。　午餐時馬團副來，把事情問明，即照昨日所擬辦理。　終日無事，閒談而已。

十七日，近些天日記欠記多日，最多時至八九天之多，後雖漸補，終未能畢，今日早晨趕行補完，宿債全清，爲之一快。下午因要隨舊俗寫對子，請店主人來商借一硯台，談次，知店主人吳君爲回教阿訇，頗知教中典故。　他以後將回教漢文書籍天方性理及天方大化歷史借給我看。

十八日，終日無事，見著鄉醒的年大將軍平西，隨便拿來一看，翻閱一半，隨即棄置，此書可謂劣極：作時在民國成立以後，到了這個時候，還有這樣不清楚

的思想，可謂恥辱。著者也少知一點世界，一點科學，但是他一點也不懂，他覺得這些同原來的迷信爲同樣的東西；他又非常勢利，因爲天主教盛行，就尊羅馬教皇爲教宗，但是他又不曉得天主教是什麼東西，就東扯西拉，把教皇說成一個妖道的首領。其餘描寫技術，文章結構的等于零更不必說。外國不成功的小說，我也看過若干，像這樣卑劣的東西，在社會上萬無流行的可能性，而在中國竟能得一部分的勢力，我國人看書能力的低下，竟至于如是！

十九日，翻閱天方性理，盡一日之力，勉強讀完。此書爲金陵人劉智字介廉所編譯。書中最早的序在康熙四十三年，則劉君固康熙年間人。彼自謂「泛覽羣書」，故其爲文明白曉暢，無佶屈難通的毛病。阿剌伯的哲學，導源希臘，本頗精深，此書所陳之義半見于希臘哲學，一定是承襲的一部分，其餘一部分當爲阿剌伯哲學家的意思；或有一極小部分，爲劉君的創作，亦未可知。此書言天人，言理氣，言陰陽，言心，言性，與宋儒學說頗有形似。然希臘哲學，條理本極清楚，又加以阿剌伯學者的補苴，其精密的程度已高出宋儒學說多多，乃這一二百年內，

我國的學者，竟沒有大留神到這部書，實堪惋惜。我從前看見章太炎先生的演說，說張橫渠的學說似與囘教有關係，不知道他的話從何處說起，現在我却疑惑他曾看過這本書，所以這樣說。如果我所猜想的不錯，那可就前後倒置了。因爲張橫渠如果眞看見希臘系的哲學，他的學說要更精密許多。不惟張先生沒有受這一本書的影響，這本書却很受宋儒的影響：比方說，牠那上面所作底圖，一定是倣效宋儒所作，絕無疑義。晚寫對聯。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日，隨俗忙年節，作燈謎，貼對聯，給賞錢，以外無可稱述。二十，二十一兩日翻閱大方大化歷史，書爲遷安李廷相所譯，民國八年出版，譯筆不佳，如譯名不盡畫一，年月仍承「隋開皇中」之誤，皆其顯著者。內容爲宗教的傳說，除末數章外，與舊約所傳大同小異。二十二日，並且借到了一付麻雀牌，也是一種無聊的消遣。並限制各團員及僕人，如果年下賭錢，止限陰歷初一，二，三三天，且一不準躭誤正事，二不準喧嘩，三不準輸贏過大：團員以五元爲限，僕人以兩元爲限。聽說後隊已到黃蘆崗，明日可進城。因大隊

將到，飯廳不敷用，移至西院，與希淵等同住。

二十三日，今日爲陰歷戊辰年元旦，此地因纏民居大部分，故不大覺熱鬧。上午打麻雀。陳局長，朱縣長來賀年，少談卽去。沙親王，阿統領亦來，一概擋駕。下午聽說後隊已進城，到東院少候，赫定先生亦到，他的病已全愈，契闊月餘，得一快聚，大家全很高幸。赫定先生問檢查行李及分席食事，對于馬森伯諸人頗有申斥。前數日中歐團員間之塵霧一掃。行李因進城已晚，不及檢驗。

二十四日，赫定先生又病寒熱。我乘車出去隨俗賀春喜，止見著陳局長，他說明天要給我們送兩棹菜，固辭不獲。這幾天沒有看見天山，今天賀喜出郊，又得瞻仰，積雪加多，大約此數日中山中又雪。情景與前數日不同而美麗猶昔，不禁低回流連。今天檢驗行李前，米綸威因急需打字機，想趕緊取回，因言語不通，同旅部排長少有衝突。晚馬團副，任參謀長及二軍官檢查行李畢，同來，少談去。爲燈謎事趕緊設燈備采，雖也有些人來打，但無人有打雅謎的本領，我們的謎有以「泰山」打一字，他們不是猜高，便是猜重，略舉已見一斑。歸結到十

點，謎只打去兩個而已！

二十五日，赫定先生病愈。同決定請希淵到旅部向劉旅長道歉，并托他打電給楊督請他趕緊寄來現洋兩千，五千塊銀的票子以便早日遣歸蒙古人及開消雜費。午間陳局長送來菜兩桌，做的很好。餐時，劉旅長來，擋駕不見。晚將「看燈謎」及「普通謎」全撤，止留「炮謎」，結果比昨天好一點，然打去者終不及十條。

二十六日，本日無大事。燈謎本定昨日已完，然今日燈未撤，日間同晚晌還有人來打，我們也間加幫助，比方說，地名指定何省，四子句指定在論語或孟子，他們乃又打去四五條，九點鐘已無人，乃撤燈。此次謎戲可為大失敗：三天中打去者不過十幾條，較我們原來三百條的計畫，相去天淵。然我們的炮謎，比方說，「唾面自乾」打「犯而不校」，「歲月不居」打「時還」，指明何書，全打不出，我們還能有什麼法子！

二十七日，同赫定先生出拜客，見沙親王，劉旅長，阿副將，朱縣長，陳局長

諸人。 在沙劉處談甚久，聞劉言，始知他誤聽希淵的話，以五千元的票子，誤會爲五千票子，他從寬處計算，請寄來三千現，洋七千兩票子，然只合洋五千，尚差一千。 他說他同沙親王，朱縣長要于三十日在堯樓請我們喫飯。 歸已五點餘。

二十八日，今日帳房已一文莫名，柴煤皆賒賬，乃寫信給劉旅長借票銀一千兩。昨日在沙親王處看見他的獵鷹，他說可以讓牠們獵兔，如果團員想看，可以告訴他說。 今日全體團員皆想看，乃寫信給沙親王，請他刻期。 晚赫定先生接華志電一封，說迪化氣象測侯所已得允許。 他又接錢默滿信一封，說甘肅並沒有強趕他們，現在還可繼續工作，不過自益占起身後，測侯所中止贍洋十五元云云。

二十九日早，沙親王派人送鷹來看，但如欲觀其出獵，則必須到西邊十里內外戈壁上始可，因派人到堯營長處借馬，他又出去轉借，歸結十一點鐘始出發。 去者我同丁仲良，春舫，獅醒，海德，郝默爾，馬學爾七人。 此爲我平生第一次看打獵，亦爲第一次嘗到打獵的趣味。 此時日暖風和，天山矗矗，曠野荒荒，飛馬馳騁，已令人起一種不可名言的快感。 已而走兔疾躍，健鷹驃怒，捷下一擊，頃

刻已獲其三。走馬馳觀，見鷹以兩爪抱兔頭，目光如炬，奮啄兔腦；飼鷹者乃代之破兔腦，便彼熱飲，蓋不如是，則彼以後見兔，即不下擊。又向前行，未幾又得一兎。時天已兩點餘，乃旋歸。飢馬戀槽，奮迅異常，此爲我在秦皇陵馳馬後第一次走馬，至爲痛快。到寓後，劉旅長來，談頗久。

三十日，今日下午赴宴，主人爲沙親王，多統領，劉旅長，朱縣長；但多統領因牙疼未到，命巴營長代作主人。就坐時繁文縟節，赫定先生同我一概不懂，頗令人手足無措。劉旅長與我同棹，他很能談，總算這邊不多得的才具，然隱君子又何能作事！畢宴歸時，天已定黑。

三十一日，今日我們還請哈密官紳，坐仍假堯樓。因額濟納河氣象測侯所事，赫定先生想把從北京帶來張廣建給甘州鎮守使馬麒的介紹信寄去，但不得本地官吏的特許，又要轉到迪化，因席上同劉旅長商議，將信給他看，並且允許把信底抄給他，請他電請楊督放行。並且今早計算省款即寄來，亦尚不敷千元，因前幾天劉有可暫借之說，所以同他商借。歸結他兩事全不敢作主，推之省城。今日

多統領到席。

二月一日，多統領來，談次問赫定先生，聽說外國有帶望遠鏡的鎗，我們是否帶的有，答言團員自己帶的有；他就要看，即找出望遠鏡讓他看，他心中很喜歡，就想要，不過槍枝已被封，止餘遠鏡無用，乃暫置下。他去後同赫定先生坐車出遊，共到左文襄公祠堂，伯錫爾祠堂，將軍廟，回王陵寢，九龍樹各處。今日十六營長還席，坐仍設堯樓。劉旅長來到，聽說病了。談次，赫定先生問沙親王喜歡什麼東西，他可以送他，他說聽說歐洲有一種鏡子，從山上這面可以看到山那面，答言現在世界上並無此種東西，他簡直不信，給他解說半天，他才置下。今天聽說七千兩票子，已由沙親王處兌來。

二日早，巴營長及老營長同來，奉多統領命，送我同赫定先生熊皮各一張。並說多統領看過鎗後，回去喜歡地一夜沒睡好覺，請我們無論怎麼樣或賣給他，或送給他。問他鎗現在封閉，怎麼樣辦，他想種種法子，大有不顧一切，不得不休的氣概。請他同劉旅長商議，晚半天來，說同劉旅長商議好，等到迪化檢驗時

取出再說；然終恐此鎗入人手，先將望遠鏡索去，始爲放心。此位活佛，乃係「見獵心喜」若是！早晨堯營長來，談及車輛，決定後日大隊全走，止留拉爾生同米綸威留此待欵，處理善後。

三日，今日改變計畫：明日我同赫定，丁仲良，郝默爾，那林，貝格滿，海德，李伯冷先行，其餘遲一兩天即全啟行：至拉爾生同米綸威仍照前議辨理後事。同赫定先生出辭行。見沙親王，他仍執說穿山的望遠鏡，無論怎樣解，他全不信。

四日，早將起時，拉爾生送來半農電一封，大意謂由二月起，另籌款項交給季芳，請勿歸；氣象測候所事止設法；私人購物件須匯款；團員薪水請赫定先生電德華五月後續付云云。與赫定先生說過，即擬一復電。沙親王，朱縣長，李營長等皆親來送行。至十一點，箱件上齊，車夫又去喂馬，只好等著。劉旅長派人來送食品。堯營長來，說四點鐘可以起身。四點果能出店，但過官車局前，車夫又裝料要錢；馬不合適，又要改套，忙個不了；眞動身時，太陽已經入山，六點

鐘已過。月色甚佳，天氣頗寒，九點已至零下十二度。八九點時，路左有回村，名二十里圪壋，車夫往喝茶，就談頗久。月下車夫（皆纏民）行歌相答，可破沈寂，然腔甚直，不能成調。十二點前後，途中尚有行人，足徵居民尚繁庶。車中頗可以睡，但因天冷，不敢大睡，到頭鋪時已至

五日三時，老營長接入營中，茶點麵包羅列案上，時大家已甚飢，即喫到將飽，以爲畢已可就寢，然彼已預備有飯，立時即開，始爲蒙古式煮肉，加以漢式小菜多種，後又爲粉條煮肉捲，味甚美，並有酒，五點鐘許酒醉飯飽，乃就寢。八點鐘他們已起，來往頻數，睡不著，即起。晨餐與老營長談，我雖說同他已見過多次，然因爲他不大說話，疑惑他不會說漢話，其實他的漢話已全能達意。餐後郝默爾要診視一病人，請我翻譯。病人爲一蒙古兵士，年幼力壯，然患肺癰，延及腹部，至腹漲大，雖尚可治，然必須開肺取膿，在此地已無法下手，而病已深，不能到迪化去，遂成絕望，郝默爾止好給他幾片止病藥，使他死前少受苦痛而已。午餐，初仍爲蒙古漢式糅合之肉菜，後爲餛飩，亦有酒。此地飯甚清潔可

口，且老營長親執僕從之役，尤爲可感。起身時十二點已過。車中少睡，至二鋪時已三點半，因馬有病者，換馬躭誤半點鐘。頭鋪纏名ㄙㄥㄍㄚㄦㄚ。二鋪纏名ㄚㄙㄉㄝㄋㄝ。二鋪居民八九十家，纏民爲多，漢人不過十數家。又睡。六點鐘後，路頗有起伏。至三鋪時八點已過。希淵派人送帳篷竿子，並帶來兩電，幾封信，一電爲韓普爾寄赫定先生的，說接到益占一月十五日信，說他將被送至蘭州，錢默滿也許需要至蘭州；一電是益占昨日下午自蘭州發的，文爲「巧電悉，叶被送至蘭，乞速設法，叶支」。復一信與希淵，交來人帶回。旅店中土室內有土炕，炕前有高土墩，上置火。屋上留洞爲天窗，我住的屋子，除天窗外，無他窗。寢時十二點已過。

六日，八點鐘起。三鋪纏名ㄉㄛㄍㄨㄑ一，居民四五十家，漢民只數家，大約皆經商。昨晚聽王殿臣說及「南陽府北關」數字不知所謂，也沒有問他。今天才曉得一店中伙計吳姓爲南陽府北關人，因吾近鄰。他已來此地六七年，他從前曾在燉煌種鴉片二年，他來時曾在燉煌失路，不能得水，同行九人，渴死者七。

我告訴他說我是桐河人，他說在哈密還有一宋姓銀匠，即爲桐河人，此間止有他們兩個南陽人云云。 昨天本說今天十點動身，然至九點除我同仲良，尙無一人起，十點早餐尙未作成，十一點始早餐。 車夫又遲遲未肯套車，急催，起身時已將一點。 村外有白骨塔二，爲光緒十年所建，大約爲西征戰死將士埋骨之所。 出村路升高原上。 兩點半道右見人家，村名ㄏㄨㄦㄐㄧㄚㄉㄧ。 將三點路旁見坎井，纏名坎井曰ㄎㄚㄦㄞㄙ。 三點半，路兩旁有人家，仍屬ㄏㄨㄦㄐㄧㄚㄉㄧ，漢名柳樹泉。 過此則爲戈壁。 將八點，抵三道嶺，止宿。 三道嶺纏名ㄊㄚㄦㄤㄑㄧ，有纏人一家，漢民二家，漢回兩家。

七日，八點起，出到村中一遊，西邊高處有一關帝廟，土房三間，外環小院，門加鎖，外觀尙整齊。 此地漢民只兩家，而關羽之威靈已到！ 轉下，水寬盈尺，流聲潺湲，水上頗有樹林，曠漠中亦稱勝地。 歸問店家，知前些年人家較多。 九點早餐，以爲十點前可出發，乃車夫又推有二馬太疲，終夜不喫草，現在開始喫草，不如等一等，只好聽之。 起身時已十二點。 今日天少有風，氣候頗

寒。 出村向西北行，仍爲戈壁。 少眠。 兩點一刻道左有一回村，名ㄊㄜㄌㄢ，止纏民一家，但男婦甚多，皆新衣，詢爲娶新婦者，惜無暇不能下往觀禮，看偎郎跳舞。 過七點鐘，抵梯子泉，纏名ㄜㄦㄉㄝㄢ，破屋頗多，然止有漢人一家，廟一坐，聞內供各種神靈。 有泉，居民種田兩石餘，聞水僅敷用。然從前居民頗多，恐經疏濬，定可養不少人民。 他們無以解于居民遷去，則稱破屋間有鬼，我說原來並不見得有鬼，現在倒有幾個，就是洋鬼子；又說你們如果看見，可以告訴我說，我可以捉幾個來讓你們看，他們亦爲之莞爾。 車夫卸車喂馬，躭誤兩點多鐘。 車夫首領ㄚㄌㄧㄌㄚㄏㄥ說堯營長每天每馬給十斤料，數量太少，所以馬乏，赫定先生初信爲眞，允許他們加料，其實每馬每天料七八斤已經敷用，他們不好好買料喂，任意欺騙，其情可憐，亦殊可恨。 及赫定先生問他現在每馬要喂幾斤，他說要喂五斤：命他將五斤拿來看，他乃一去不肯回　，其他車夫亦全去，半天回來，乃推言此地沒有料買！ 決定明日起，請那林巖行監視。 九點半後起身時，明月已上，夜色甚佳。 在車中眠。 十二點醒，則道行崗巒頗多，車似行山

足。後即半眠不寐。抵瞭墩時，已過

八日兩點。煑茶少餐即寢，大約已將四點。店外尙有一人高唱入雲，後爲人所呵止，然未幾在遠處又引吭高歌，但因道遠僅可聽聞。月下高唱，本多雅興，無怪斯人之不甘喑默也。不久即睡著。早八點醒，起時九點。少吃東西，出到村外一遊。店鄰即爲一釐卡，因哈密可繞越，故又設分卡于此。對門一家門前掛方燈一對，雖無甚奇特，而四周貼采紙剪花，楚楚可觀。村外西頭高處有廟，門封半截，跨牆始得入內，未知何故。中供紙寫馬王神位，貼牆上，無龕。右龕內有木牌，供城隍神；左龕內爲紙印土神像。村西北爲墳墓。村東北高處有坎井，下有大池，現已結冰。池上有龍王小龕。聽說此坎井爲前幾年一纏民所穿，但因此地多石，穀能生不能長，遂爾廢置。再東行關帝廟三楹，外有一大院，規模較三道嶺子的廟爲大。內供關帝外，尙有財神馬王及其他各神。內有一修廟時捐款木牌，廟爲光緒拾（此字不明。）年所修。哈密各官員皆有捐欵，多者八兩。外有一木刻楹聯，爲長沙一王姓直隸州所題。他說廟前水可療病，然問店

主人，他說現在並無此說。廟後有一土墩，高兩丈餘，中置一木梯，登上可以望遠，大約即爲瞭墩台身。墩前廟後，廢屋極多，疑爲當年營房一部分。再東又有一房子，亦似廟宇，但內空無神像。此地店家三，郵差住家二，連釐卡不過六家，神幾與人同多，可爲一笑。轉南爲舊營房，聽說前清時駐兵一營，民國後撤廢，現有兵二人看守。歸午餐，車夫因馬乏，請遲至太陽落時再動身，但如此則大家全不能好好睡覺，因決定明早日出時起身。餐後叫店主人來問，據說從此間，如果從十三間房走到鄯善，不過三百里光景，並且那邊雖號風戈壁，而近幾年來並無大風，草亦比大路好，現在纏民兵上大約走那邊云云。我問他我們漢人何以不走那樣近路，他說那邊緊的很，但並非人患，則是鬼患，我們到那裏，常常向東反西，迷路喝死，迷信莫破。又說此地只有田二三斗，屬于看廟一老漢，外並無田。今日又得吃西瓜，色不佳而甚甜。

九日，七鐘起，起身時八點半。今日路皆矮山坡，時上時下，馬行頗艱困。一望沙石，不見居民。車中時眠醒醒，時時繼續看東土耳其文法，看了三天，

字母勉强可以分別出來，至于眞同字母熟悉，恐怕非等一兩月後不行。然在此地，耳朶天天聽到，先記字，後識字母，亦一巧法。五點半，抵「一碗泉」，止宿。「鏇八站」從瞭墩起，故此地地荒涼特甚，無樹木，止有旅店兩家。我們所住爲一大店，正房土屋三間，廂房數間，一概無門。水聽說不很好，然味不鹹。昨日海德接到華志，韓普爾信各一封，據說楊督允許我們在吐魯番，古城，伊犂一帶作氣象觀測云云。

十日，七點起，到村外一轉。東邊路旁有五石墩，未知何用。轉西有乾河溝，溝底有二井。昨晚因厨子催水，吸鴉片的店主人即推說離井四五里遠，其實尙不及半里！溝西岸坡上有一廟，廟內神牌漆黑，未知何神，看新年對聯，當係關帝，然下屛對聯却係普通神對，並且今天晚晌所住店，大門上即貼「志在春秋功在漢」的對聯，然則僅此對聯，尙不足證明何神。起身時九點一刻。未幾即起風，雖不甚大而寒气逼人，聽說十三間房南離此地不過六七十里，恐風戈壁仍將示威歟。今日路似行山中，不過山雖有石而不高，路比昨日平夷。兩點半即抵車軲

轤泉，地已屬鄯善。　地在山谷中，有店三家，中間爲官店，上房尙與前幾天的相彷，但中間已喂馬，馬糞徧地。　我們所住爲偏西一家，極爲卑陋。　店後山上有廟三，雖小尙整齊，少息卽往觀。　山腰廟二：各一間，東邊供關聖文昌龍王馬王，兩邊供天地君親師，山神土地。　山頂小龕內神木像已殘，未知何神。　東廟前有字紙爐。　此數廟皆爲民國十五年所重修，提倡者爲錫姓，聞爲駐七角井子之一武官。　廟外有一鉛印招貼，仍係此錫姓所出，因彼供奉湖南周必達家竈君有效，特出此帖以爲竈君廣招徠者。　外店中牆上尙有關聖帝君感應文各種招貼，亦鉛印。此地文化至低，（比方說，春聯貼得亂七八糟。）而迷信乃發達如此。　聽說此地每年自陰歷二月到五月，平均每十天總有一次大風，三四天小風。　自六月到九月，風仍有，但較少。　其餘各月無甚特別云云。

十一日，九點起身，路在山中，山谷頗狹，但皆向下行，馬頗省力。　車中少眠，醒時十一點，聞已出山半點，前望爲一平原，但路左亦有山。　一點半後又見樹木；兩點半抵七角井子，止宿。　此地四面遠處皆有山，爲向古城分路處，

故有電報局，郵政局及縣佐一員。　居民有人說七家，有人說十二家，大約因地貧薄，房子雖有十幾所，實在並無十家。　纏民二家，皆開店，我們所住即一纏頭店，房子與車軲轆泉相上下。外官店上房中亦徧集馬糞。據店主人說，他們來此地挖坎井，但不得水，遂棄置不用。　接到希淵電一封，文爲「省欵全到，全體文日離哈」。縣佐來談，即奉養湖南湘鄉三十六都周必達家嵩君有效的錫鈞，在此地已四年。

十二日，因今天站頗大，俗稱一百六十里，然據 Stein 圖，不過五十公里左右。且路難行，故兩點半鐘即起。然因昨晚雇好六七個騾子分運箱件至鄯善，而行李昨晚並未整理分配好，故今日出店門，已五點一刻。今日走大山谷中，小平原，南北皆有大山，開始路尙平坦。八點一刻後，至東鹽池，纏名ㄍㄙㄅㄦㄜ。有泉，周圍尙有樹木，有官運分局一。聽局員說，鹽池在此地南十餘里，每年出鹽百餘石，由官運哈密；至西鹽池則止出硝云云。　外無居民。　有阿訇墳一，後有塔，前有室有院，尙新整。車夫纏民跪在墓前祈禱，頗虔誠。　入內則滿壁布扁，全是我們漢人所掛！無非「有求必應」等字樣！最古有至光緒二十二年者！　外有店一所，房屋頗整齊，但杳無居人。停半

點鐘復行。自此後轉向西南行。十一點後，路上皆大石子，且漸上，極難行。此時除東面不見山，其餘三方皆屏峰疊嶂、雄偉渾厚，前對着山，疑無路可通。我從民國四年遊Pyrenees山後，雖頗好遊，實未見大山；今年始得見天山！四點鐘至山根。入山百餘步，有廢村，名胡井子，纏名ㄧㄡㄉㄢㄗ。有井，車夫計算到這裏飲馬，然井已乾！此時口頗喝，不能煮茶喫，頗已絕望，然未幾廚夫王從遠處山根尋得積雪一鍋，大喜。飲湯飲茶，喜出望外。過六鐘始啟行，由谷中上坡，兩旁山峻厲，景似佳絕，惜無月光，不能縱觀。七點許谷驟束，一夫雖尚不足當關，而一車已可塞谷，幾無餘地。八點許已至路最高處，以後即爲下坡路，比較容易。車中眠。醒已到西鹽池，看錶已十二點半。

十三日，待至兩點，茶尚未炖好，遂先睡，茶炖好，飲茶一杯，即眠。八點醒，九點起。此地止有店一家，然院子頗寬大，房子比前幾站亦較整齊。外有廟一間，內供「馬王」「土地公公姉姉」二神牌，有人在牌位上用鉛筆寫個亂七八糟，我國人的信仰，固止如是！下一站據說有一百八十里之遠，（按Stein圖，不過五十四五公里。）所以必

須午後把馬喂好，才能起身；出店門時已下午四點三刻。立時進山，初行時，且有極短一段向東南走，後轉西南。狹途逶迤上升，兩岸有時如削成，如果少加一點幻想者，定可說看見斧鑿痕也。六點鐘已出山南，但道左仍時見小山，路仍有起伏。又走一點餘，則山已全完，路全向下，頗易行。車中暗思幼年經過，頗想確定年份，然大體雖可知，而果在何年，簡直無法確知，已身的歷史已不易知如此！凝思頗久，睡著時，大約已十點鐘以後。

十四日，三點左右醒，枯坐車中，曉月淡淡，微風冷冷，自有特殊風趣。五點左右，又睡去，醒六點剛過，抵土墩子，有店一家，外棄房一所，聞爲舊日官店。廟一間，因天早未往觀供何神。有樹木，無耕地。人馬皆早餐。八點又起身，路皆小沙子，尚少有上下。十點半道右有破房一所。未幾戈壁盡而黃土始；黃土爲畊地所必須，固所切望，然立時塵土飛揚，如烟如霧，極惹人厭。

前見一土寨，寨下有大村，至時十一點一刻。村纏名七克達木，漢人則叫作七個墩，不知漢語爲纏語訛變耶，抑或正反。漢田約二三十家，無漢人。纏民聞

有一二百家，然皆散處附近。所住爲一纏頭店，房頂用樹枝加土，枝並不去葉，頗覺特別。少睡。起，往村東頭觀土寨。寨在土岡上，爲舊日營壘，已廢不居。大門在西北，入內，共有三層高垣，中有望台，外破屋櫛比，聽說前十幾年尚駐兵。望見南邊土岡上似有廢堡，即往觀。距離不及一里。上東西有高墻二，相過不過二十步，且甚厚；西墻並有許多孔穴，中間有如廢竈。外尚有廢矮墻多處，終不知何用。地上亦有極普通的陶片。少息即歸。途中見寨內有屋甚整齊，又從南面缺處進，往觀。進時見泉水頗大，自墻下流出，然則此寨固屬舊時營壘極善地。屋外有小院，中有龕，坐，但已無神像。梁雖未雕而固有畫，爲光緒二十五年所重修。今日天氣甚暖，溫度爲零上七度四。出時穿衣太多，出了不少的汗。據Stein的圖，前晚路最高處，爲四千八百英尺，此村止餘一千五百英尺，比較如在穴中，則氣候的溫暖固宜。寢未八點。

十五日，因昨晚定今早三點鐘起身，我們睡覺的屋子又同廚房隔壁，他們起來作飯，話說個不了，我簡直睡不著，以後聲音少靜，才又睡著，起來時倒反在他

人以後。　車出店門時，則已六點三刻。　八點許過一小水溝，前兩車幸平安過去，我的車陷于溝中，不能出來，乃卸下前車的馬，套到上面，才勉強拉出。　共陷五車，輾轉卸套，就誤將一點鐘。　九點一刻，過一回村。　十點半前後，又過一村，在路旁有一家，聞係漢人。　兩點半，又過一村，名三十里大墩。　三點半後，則水泉，樹木，人家，連亘不斷。　道左遠處望見沙山，晚聽赫定先生說，大約下有山嶺，上被沙蓋，理或當然。　四點半入八柵，八柵卽 Bazar 的譯音，土耳其文原意爲陳列多物的商場，引申爲回人經商之所。　此八柵屋宇頗巍奐，間居者漢回爲多。　出八柵不遠，卽抵鄯善縣北關止宿。　本意想明天仍接續走路，但車夫及護送蒙古兵皆言馬太乏，明天非至太陽落時不能動身，乃決定後天早走。

十六日，九點起。　昨日本預定今早出游，訪縣長及巴營長後，至館子午餐，叫纏婦跳舞作電影，然今早因赫定先生晚起，李伯冷說作電影宜趁天早光強時，乃令店主人將跳舞纏女叫到店中，店主人始以爲可以，乃來以後並無女郎，問他們，他們說女郎不肯來店中，止有男子代舞。　起初三人合唱，一人跳舞；唱者手中各執

樂器，一鼓，但不用桴，以手轉之作響，內有多環，轉時可以助響； 一用絃，與胡琴大同小異，共絃四，一邊三，他邊一； 一用山羊角，他端鑲鐵，上套鉄環二，上又有小環無數，震之作響； 外又有大海螺一，吹之作響。 唱聲與跳舞相和，聲調頗類道情。 此人跳舞畢，後有二人合舞，大約有一個是表現女人的。 跳舞美麗的動作，雖有亦不甚多，至肉麻的運動，則觸處皆是。 聽說女子跳舞亦完全如是。 畢後午餐。 出拜訪縣長，縣長徐君，接印才五日。 拜巴營長，未遇。 歸晚餐。 縣長來回拜。 餘時因求醫者甚多，總給郝默爾作翻譯。

十七日，起身時將七點半。（未起身時，又有很多的病人來請診，但郝默爾無暇，止好作罷論。） 將一點路右見一大村，名ㄏㄢㄉㄥ，聽說共有三十戶，即有千家之多，漢人二三十家，漢回二三十家。 再前又有一村名二工，共四十戶，止有二百五十家，皆纏民。 四點鐘抵連木沁，止宿，此地六十戶，共三百五十家。（這些數目全是店主人所說，皆兼附近人家而言。） 漢人十四家，漢回二十三家。 今日路右離山頗遠，兼之天色不清爽，不能見大山，只見道旁黃土坡坨起伏。 路左離沙山較昨日近，且似較高。

十八日，早起，到街上一看。十字口牆上有告示數張。其有關係者：一係禁止纏民攜帶小刀鬥毆傷人並「央哥結拏慰郎」；一係禁止吸食麻烟。街上生意尚不少。街東頭路南室內有拏兒伊唔，似係學校。歸問店主人，據云原係官學，近來沒有辦，今年有人在內收一私塾；至麻烟雖已禁止，然吸者自吸。我問他有沒有，他立時拿出來，我試吸了半袋，也沒有覺到什麼。據郝默爾說，這大約就是Hachich，是用麻稈內所出一種膠質熬成，名字與麻烟亦相符。他們吸時，仍用平常用的旱煙袋，攙以烟艸，然後吸食。據說沒吸過的人，吸食可以暈醉，如繼續月許，即可上癮，上癮後不吸，就要好發脾氣，打架鬥毆云云。九點半鐘起身，路如昨日而水泉頗多，路左沙山更近更高，路右煙霧中時見帶雪的高山。十點二十分，路左有一廢堡，高約三丈餘，長寬皆三丈許，東西有門；內分兩層；牆上砲眼甚多，時代當不甚久。一點半鐘至蘇巴什，爲一纏頭村，據昨晚店主人所說，則此地附近共有十戶，一百五十家。過蘇巴什則大樹流泉相望，到處坎井，地皆墾闢，農人已開始灌地碎土，風景甚佳。聞附近有鄯善吐魯番分界牌，然因

時假寐車中，故未見。聞有一村叫作勝金，但人家相望，不知何時蘇巴什止而勝金起也。四點路轉入山，山闕處有河，路隨河行。河上流水不大，下流漸增，潺湲有聲；有一處且有一小瀑布。山爲板狀泥沙岩，不甚高。五點路左岩中間有佛洞三四處，未下看。五點半抵勝金口。村有十數家，皆纏民；駐兵數人。

因ㄎㄚㄦㄚㄏㄡㄔㄚ及ㄅㄝㄕㄝㄎㄌㄧㄎ離此不遠，商議許久，決定明早早起，除赫定先生及那林外，餘皆騎馬到ㄅㄝㄕㄝㄎㄌㄧㄎ觀佛洞；歸來後，大隊先走，我同丁仲良，郝默爾，貝格滿同到ㄎㄚㄦㄚㄏㄡㄔㄚ觀古城，晚仍回此地；後日早起往吐魯番。

十九日，早起，同仲良，郝默爾，貝格滿騎馬到ㄅㄝㄕㄝㄎㄌㄧㄎ，至于海德同李伯冷則步行前往。去時馬行奮迅，間以跳躍，騎著頗爲費力。順河流上溯，過一橋，向西入山谷中，谷中有小河。不及一點鐘即到。佛洞在河右岸土山腰。初到所見數洞，采色猶新，佛像間有存者；畫筆工細，儀態萬方，可惜完整者全被 Von Le Coq 切去——或可云竊去——運往柏林，餘者皆被回民將眼睛或面

孔打壞。上多有漢字，或述經典數語，或標佛名。再南各洞，佛像較質樸，與前數洞當非一時所繪；佛名上前數洞作「南謨」，南邊則概作「南旡」，亦足備一證。南邊諸洞，下截大佛像皆已爲 Von Le Coq 切去，但圓頂上小佛像則完整者尚多，惟面孔幾全被泥封。泥迹甚新，疑切取者有意再來，恐被土人殘毀，或被他人切去，故偏用泥封之。有一洞內，原來佛位後有複室，室後壁有門，然被土坯封閉，但有一孔，由此孔可看見內尚有複洞和壁畫。再南則泥岩塌下，洞止存半。總之此古迹雖被殘毀，然留遺尚多，有保存的價值。洞下臨河；山上雖無樹木，而北望雪山，南望亦層巒疊嶂，風景甚佳。歸換一馬，間走間小跑，不作跳躍，比較省力。到店十一點半。午餐後大隊預備起身；我同他們三位又換馬到ㄎㄚㄦㄚㄏㄡㄔㄚ。出山口，循河下去，人家不斷，我們因爲不曉得路，所以到村內繞灣甚多。歸結找到，則城頗大，據說城正方，長寬皆一公里，然依目覩，東南缺角，實非正方。城牆無黑城的完整，內敗屋壞牆，到處皆是；也有新居民，地皆墾種，且見居民除墻爲糞！屋頂存者皆圓。東南方有土塔，前有屋，

佛像尚存，有切斷痕迹，完整者已無有。但就殘餘，可推斷此處繪象丰味，大異ㄅㄝㄕㄝㄎㄌㄧㄎ。東方中間有土塔，餘三層，周圍有佛龕，但已無佛，只存剝落的繪畫。就剝落的痕迹看起，可斷定有人成心毀壞。此類古城，實極可寶貴，早應妥爲保存，然第一由于宗教的瘋狂，第二由于我國人知識慾的昏惰，第三由于帝國主義的考古家的盜竊，遂致殘毀若此，實可痛心！出頗渴，尋到三堡，始得一瓜。歸天尚未定黑。

二十日，起身時八點一刻。騎馬。今日馬雖不神駿，然如牠馬犇馳，牠也還不至于大「瞠乎其後」；我騎了一天，也少得若干熟習，所以省力的多。沿路彌望皆坎井，足徵田功之勤。十點半，道左有一家纏民賣物者，地名大東。將十二點，已入吐魯番城近郊。道右有一所大屋，門前有扁，曰「眞一不二」，或爲一回教堂。院東南隅有一塔，高約十丈許，雖土築，且外不見層次，然花紋玲瓏，頗爲美觀。止最高處有一周門，下則除數長縫外，不見門窗，疑內當暗黑。鄯善徐縣長告訴我說吐魯番城外有蘇公塔，或就是指此塔。十二點半到店，店尙

在東門外，甚迫狹。午餐後同赫定先生進城拜訪本縣王縣長，（雲南人，名大同，號保和。）黃遊擊（湖南人，名遠鵬，號炳森）據王縣長說：甘肅番舊城內居民約六七十戶，新城內約六百餘戶，漢民甚少。歸，因昨日爲赫定先生生日，今日給他補壽，即在店門上小樓請大家喫飯。本預先告訴館子說，令他兩點後不要再賣坐，然當我們五點鐘上樓時，他棹上尚有若干公人在那裏五魁八馬，鬧個不了，也只好置之。席間，赫定先生接到電報三封：一係在迪化團員給他賀壽的，一係轉抄綏古從甘州致韓普爾電，一係拉爾生從哈密來電報告十一日蒙古人已東返，十二日團員及駱駝皆動身西來。未幾，王縣長來，即請他上樓同坐，他坐公人聽說，逃個干干淨淨；以後聽說，他們全是巡警，內還有一什長；跟隨縣長的徐大爺，就是管巡警的首領，他看見什長在那裏，敬他一「熊掌」，所以他們逃的那樣快！王縣長人極忠實。談及他曾購得二殉葬瓦罐，即派人取來，看後，即贈與本團，盛意可感。散席後已九點餘，少談，即寢。

二十一日，昨夜天氣甚熱，我把從前所蓋，撤去一半，才能睡覺，眞不愧火州

之名。昨晚車夫的什長同蒙古的什長，——尤其是後一人，——用盡種種法子，想多在吐魯番城內多住一天，赫定先生不許。今早黃遊擊派人送一羊。起身時十一點。穿過舊城，舊城西二三里爲新城，城爲回亂時安集延倚阿古柏（古書上或名之曰帕夏，然帕夏乃職名，非人名也。）所築，城甚大，市塵繁盛，遠勝舊城。離新城時將十二點半，在車中少眠。途中多石，故車行震動的很利害。三點後道石沿谷有一回村，名ㄧㄚㄇㄕㄧ。谷中有河，過河上坡，坡長道險，馬行艱難。登後少息，三點半前行，路較平易。車前已見一種小蠅，成羣亂飛，時復刺人。前夜剛過雨水，而蠅已出，足徵天氣。一望荒荒，不見有坎非。五點多鐘聽車夫說蒙古什長在吐魯番逃掉，大爲詫異。八點抵一地，名ㄎㄥㄎㄥ，止宿。後聽赫定先生說：蒙古什長並未逃掉，乃係喝醉，在馬上墜下，鞍也掉了，馬也跑了，他乃蹣跚到一民家，大怪其居民，以後兩個蒙古兵來，用鞭子把他重打一頓，才把他打醒，至爲可笑。未幾一個蒙古兵來說他們的什長馬已經找着，又回吐魯番去，路上尚未知死活，請允許他去找尋，赫定先生即命他去找尋。

二十二日，此地止有一纏頭店家，並無其他民居，然係官店，房屋比較寬敞，出外一看，墻垣一切整齊，大約主人尚爲勤奮。谷中水流潺潺，樹木葱鬱；上有畊田，風景頗佳。據主人說：此地有田四五石；全是他家種，他家有二十六口之多云云。十一點起身，一望戈壁。車中眠一時。將兩點，道左有一家，地名鹽山口。有一纏頭居此賣茶飯與行人，據他說他去年才來到此地建屋，從前止有破屋，并無居人；水在南邊山內五里許。休息半點鐘復行，仍屬戈壁，又復睡去。醒，靜坐車中，一望戈壁荒荒，石子壘壘，似毫無足觀，然遠山蒼蒼，層疊頗多，令人起深遠之思。五點半，抵一村，名頭道河子，有店兩三家，小河一道，無耕地。仍繼續前行。六點後略有風，八點抵三道河子，止宿。此地纏頭名ㄍㄡㄎㄦㄜㄍㄚ，有店兩家：漢回一家，纏頭一家，無耕地。

二十三日，早起出店門一望，門前有水泉，且有草場，據一告示，此地乃屬一官家牧場。村右有風伯廟一間，尚整潔。廟中鐃鈸爲光緒甲辰年所鑄，餘扁對年月皆在後，或即是年所修，此地無漢民居住則廟當屬官家建築。據店家說此地多風，每年從九十月起，至二三月，十天中平均有三天大風，

夏日風略少，頭幾天已經連著刮了五天云云。起身時十一點一刻。出店門未遠，即上山坡，坡雖不斗峻，然已甚艱困，車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慢慢地向上挨。走了一點鐘後，路始少平易，然仍漸向上。從前在蒙古地，以爲極荒涼的了，然那邊植物尙多；至于昨日及今日所行底路，除了很少幾處外，幾全不見植物的痕迹，不過每天尙能見幾次居民爲略愈耳。三點後在車中眠一時，醒則路又下降，略見枯草。五點道右有吐魯番和迪化交界牌。下坡即白楊河。地有漢回店家一，纏頭家一，無耕地，河亦乾無水。少息仍前進，路頗有升降，但尙易行。八點三刻至後溝止宿。地有耕田三石餘，止漢回一家，開店，兼種地。

二十四日，昨晚即聽見流水奔騰之聲，儼如風雨驟至。今早出店一觀，四面皆高山，中有河流，雖寬不過丈餘，而水流頗急，故洶湧磞湃，聲擬巨流。谷上樹木茂密，如逢春夏，風景一定佳絕。十點剛過，即起身，開初路隨河行，面前高峰刺天，疑無路可通；叢木枝柯交横，時碍道路；路雖崎嶇，而景物幽靜，實飽眼福。十一點路離河右轉，登達坂，達坂者纏頭語，聲爲ㄉㄚㄪㄢ，意爲山徑。

此後坡已峻厲過昨日，除赫定先生外，大家全下步行，路險馬瘠，困不可言。但回望山徑，則意態絕勝；剛才刺天的高峰，轉瞬已與目光成水平線，山外有山，帶雪高聳，有俯視一切的氣概。再向前行，則回觀高峰，已成培塿。一點十分至山頂，少息卽下，此時出杪的馬全行卸下，止一馬駕轅，下時頗爲競競。一點五十分下畢，因須再上更斗峻的大坡，休息至兩點十五分，八馬合曳一車，先上四輛；每一車二人合御，呼號鞭策；坡並不甚長，而需時四十分，四輛始全至頂！又將馬卸下，曳另外四輛，至三點三刻，始全到！再下，則路較平易。四點四十分，又遇河，因天暖雪融，洶湧過下流。聽說沿河有小路，人馬可行，近便的多，但不能通大車。出山得一小平原，草木豐茂，流泉灌注，屋宇相望。出哈密後，雖時在天山中行，然雪山不多見；且空氣濃厚，少遠卽不能看清楚。今日天朗氣清，遠觀平原外雪山連亘，夕陽將下，色彩分分秒秒，變幻無窮，坐車門外，目不轉瞬，猶恐勝景有失。此時神無旁注，可謂「心疑形釋」，與美麗自身，融合無間。事後追思，覺昔人想用不可靠的詩詞圖畫等物，描寫萬不能

描寫的奇景，殊屬多事。 六點半抵達坂城，止宿。 今日兩次上坡皆步行，餘則坐車。

二十五日，此地及附近人民二三百家；漢民二十餘家，纏民數十家，其餘皆漢回也。 駐守備一員，兼有省城派來收糧者。漢此地多糧，故有一倉。 街上生意不甚多，糧店却有好幾家。 今天因爲在吐魯番所要底八匹馬要回去，要另外找鄉約要八匹，我們急催若星火，他們却遲之又久，直到快下午一點，始全找來，又需要喂，出店門時，已兩點二十分。 車中眠一時許。 將六點，過破城子，有居民二家，一纏一漢回，畊地十餘石。 未幾，路上頗有幾處小池沼，車行費時。 七點四十分抵土墩子，漢回一家，無可畊地。 車夫叩門進去，要什麼喫的全沒有，止命賣茶一鍋，喝畢即行。 車中溫理幼年舊事，不能成寐，十二點後始少眠。 車止復醒，問故則因赫定先生的車夫貪睡，致馬拉出道外十餘步，陷入小坎中，看錶，則已

二十六日一點四十分，遲之又久，始行拉出，乃走不數分鐘又復錯路，且此

時前邊尙有一車，載了許多婦人小孩，牙牙笑語，何人眷屬乃爾亦冒夜長征！ 抵柴窩鋪，已兩點一刻。 至郝默爾同貝格滿已先騎馬到迪化。 店中上房四間，寬敞整潔，爲出哈密後所僅見。 餐後寢時已三點半。 起九點半，風起頗大。此地及附近共有五十餘家，全屬漢回；啎地只有二十餘石。 西南有一湖，頗大，聽說周圍有四十里，土人叫作海子，無他名；水鹹，內無出產。 東北望見巴克達山，玄裳縞衣，聳身天外。 十二點半起身，路尙平正，路旁爲有植物的戈壁。車中眠一時許。 四點左右，道左頗有廢屋，但無居民。 七點二十分，抵芨芨槽子，止宿。 止有一家，外有一郵銷分局。 店門前地形如槽，芨芨草偏地，但無耕田。 全日有風，灰塵障天。

二十七日，中夜仍有風，頗熱，將衣服撤去，然遂不涼，夜起，見已下雪。早雨雪交加，但無風，且不大。 八點三刻動身，路頗不平。 十點許入山，車行欹側，至爲不適。 十二點後，出山，道旁有廢屋。 未幾，遇韓普爾，華志，哈士綸及他一德人用二車來接，赫定先生同我及李伯冷乘車先走。 雪已早止，路中

泥濘頗多。過一村，有一房出賃，入觀，赫定先生覺不甚合適。路中聽說郝德到巴克達山二千六百公尺高處，觀測氣象。入南關，即爲舊俄租界，未幾抵寓，爲道勝銀行舊地，楊督撥給團員居住，氣象測候所暫設院中。午餐，督署所派招待員鮑爾漢來，鮑爲韃靼人，前屬俄藉，現入中國藉。因銀行裏房屋不敷用，督辦給我們另外一所房子居住，鮑去後，將往，有一德國，一荷蘭二傳教師來談，去後，始歸寓。安置畢，到澡堂洗澡。路不遠，但泥大難走，且有霧。聽說迪化近來天氣甚好，今日偶爾有霧。澡堂爲老戞夷人開，爲迪化最好的澡堂，一屋外有坐可脫衣，內小間有木坐位兩層，有冷熱水管，澡盆甚小，取水自洗。室內甚熱。僕役爲一哈薩克人，然頗能漢話。洗澡者男婦皆有。歸則有督署所派的招待員吳兆熊君號雯龍。前來，未遇，留一片。吳君並送來盆占自肅州來信一封，家信一封。到時達三已拿出盆占陸續來信四封，綜此五信，則甘省深恨持帝國主義的外國人，因我們從北京出，故頗有疑慮。且開始亦有謠言，說我們有快槍，有大砲，有飛機，有無線電，所以省政府初電頗嚴厲，後經解釋，地方官對于我團事

業頗表同情，但因省政府命令，不得不往蘭州解釋，或需要到鄭州解釋，亦未可知。綏占經濟困難，至錢默滿同生瑞恒仍在ㄙㄥㄉㄨㄦ云云。家信言京寓平安；接母親信，言精神甚好，看畢甚喜。晚餐後赫定先生因聽說德人 Trinkler 及 Fickeler 及他團員二人現在庫車，並擬往羅布淖爾，談次，非常憤慨。我國政令不一，外人可任便混入國境，至于正當地調查學術材料，反有許多困難，也很難怪他的憤慨。睡時十一點鐘已過。

二十八日，全日大霧，但未眞正下雨。早晨吳雲龍來談，後鮑爾漢來談，說楊督改日定期接見，樊交涉署長（名耀南，字早襄，湖北人。）今日下午兩點可見。下午昨日同到的團員，除郝默爾因病未能去外，餘悉同往。街上到處泥深一尺。南關中間有一高樓若別處鼓樓式，聽說上爲財神廟。至城內街上車馬擁擠，頗不易行。至，在主坐者爲樊署長，鮑爾漢及另外一招待員格米爾肯。（本爲俄人，現入我國籍，頗能漢語。）樊甚客氣，大約說我們初到境時，因一信件頗有誤會，現已完全解除，對我們非常歡迎云云。問他 Trinkler 的事情，他說不知到，并要查一下子。出同訪郵務長英人馬

古洛；他已在中國二十年，能漢語。五點因城門快關，出東門歸。城外大霧瀰漫，愈覺路途迢遠。到寓，除格米爾肯與赫定先生同來外，吳雲龍袁警察署長（名廷耀，字小彤，安徽人。）同來。吳言楊督星期四，星期五上午十點皆可接見，因定後日上午十時往見。

二十九日，夜中仍雨雪，全日天陰。終日無事。請丁仲良將 Vossische Leitung 去年十二月四號關于德國中央亞細亞探險隊(即 Bremen 博物院所派底 Trinkler 及 Fickeler 等)的新聞譯成中文，托樊交涉署長轉達楊督，請其阻止，并發一致理事會電。仲良往見樊署長的結果，樊亦同深憤慨，卽將請楊督電飭庫車羅布淖爾一帶地方官，查彼等行踪，卽行扣留，以便要求交回採集品。樊並言赫定先生昨日所要求底二事——一請允許那林，貝格滿，哈士綸三人早日起程赴羅布淖爾，二請允許婼羌同和闐河兩氣象測候所，——已轉達楊督，楊督業已允許。晚餐時，仲良將消息告訴那林，他非常高興，就起來向我道謝，其實這全是我們應作的事，有什麼可謝！

三月一日，因昨日喫飯不合適，故睡眠不佳。九點半同各團員進城謁楊鼐臣省長。我從前聽說他年已老邁，見後乃知不然，他雖有六十六歲，而精神仍復煥發；他很喜歡談，評量當代人物亦多中肯。他開頭的談鋒，很像還疑惑我們是激烈派，以後聽見我們的話亦殊和平，也就隨便談開了。從城外歸，今日霧不甚重，頗能見遠，路途的迢遙似減。歸耗二時。與赫定先生談，因他接到一密碼電報，而密碼電報書卻在米綸威手內；因擬一電致吐魯番王縣長請他轉給米綸威，命他速派人將書送來。今日天陰，時飄雪花。

二日，夜又雪蓋地皮。全日天氣如昨日。十點同前幾天同來的幾位團員往拜劉教育廳長，劉爲湖南人，名文龍，號銘三，到新疆已三十八年，現年六十。歸少息。樊交涉署長來。去後寫家信一封。

三日，夜仍雪，日中時飄飛絮。劉教育廳長本言今日上午十一點來回拜，但早晨剛起，吳雲龍即來，說今天不曉得爲什麼，城門到現在還未開，劉廳長大約不能來。未幾鮑爾漢，格米爾肯全來，所言大抵相同；並且聽說是獄中跑出來兩個

人，急于搜檢，所以城閉未開。下午聽說城門已開。晚餐時有狄德滿，馮考爾及李伯冷在這裏晚餐，暢談盡歡，飲酒甚多，郝默爾及貝格滿皆盡醉，我也少覺到有酒意。寢時十二點。

四日，天氣如昨。早晨李軍械委員（名生芳，字桂軒，奇台人，教育會會長。）來，談次知昨日並非越獄之犯，大約是甘肅所派來底使節，住在——或者更可以說軟禁在督署內書房中，款待甚優；不過他們不願留，卽將所住房放火，並且逃走；一人已縋城，向西走四五十里，現全已捕獲云云。今日楊督請客，十一點鐘同赫定先生及各團員同去。談及昨日事，知二人爲舊日陸軍學生；並言失火處離藏軍火處不遠，幸督署建築堅固，墻甚厚，所以沒有鬧出大亂子來。暢談頗爲盡歡。中餐西喫，味頗佳勝。辭出時，李伯冷照像並作電影，時雪花仍復紛飛。歸少寢。晚餐時赫定先生談及由京向此地兌欵事，決定請仲良明日見蕭臣省長，問他是否能允許由他的駐京辦公處兌撥。歸寢時有月光而雪仍紛飛。

五日，天氣仍如昨日。擬一致理事會電，請他們派新生速來，並問電影及顯

濟納河氣象測候所事，且報告Trinkler事。洛三聽長來。仲良兩點多鐘回，說藎臣省長已答應駐京辦公處兌撥，且問我們的後隊于一號離吐魯番，然則當不日可到。藎臣省長贈團中補過齋文牘一部，隨便翻閱一兩本。晚同赫定先生決定由他寄給益占洋二百元，並擬一電給他。外仍請仲良明日仍進城見藎臣省長給他回信，並問他在復電來前，是否能立時撥一筆欵，因爲那林隊擬大後天動身，需款甚急的緣故。外由赫定先生致一電與德華銀行令其撥欵，但必須在督署先問清駐京辦公處住址，收款人姓名始能發電。

六日，天晴。下午回拜鮑爾漢及格米爾肯二君。他們住的全不遠。鮑君居室前對雪山，院內并有樹木，夏日風景當佳勝。格米爾肯宅則完全爲歐式。歸晚餐時，赫定先生請鮑爾漢及一德國神父來晚餐。鮑君本一韃靼人，歸化中國，俄文甚好，回族一方面的事迹也還淸楚，對于中國文也頗能寫能看，實一未易材。最令我詫異的，是他手下居然有適之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邊境閉塞，居然能有新文化的書藉，不能不令人色喜也！

七日，天晴。今日銘三廳長，早襄署長請客，十一點進城，從外城走，遠望積雪皚皚，凍枝疏疏；近觀則春暖雪融，自饒風趣，但轍中泥深，車行艱難。昨晚聽說後隊已到達坂城，以爲今天可到，然尚未至。晚袁署長來談。

八日，晴。早起未幾，見伯莊二人已先到，未幾春舫亦來，十點以後，大隊全至。終日歡叙契闊而已。晚袁署長來談，頗久。

九日，陰。看補過齋公牘。電致理事會報告團員全到。午間吳雲龍來閒談甚久。接益占信一封。

十日，晴。馬古洛請喫飯，進城時泥深數尺。在車中少不小心，汙泥濺入眼中，簡直睜不開，慢慢揉搓，十分鐘後才能睜開，然仍有一大沙粒，直至喫畢飯後，才從大眼角流出！此時從郊外走，風景實在佳絕，但因泥大，中心常惴惴，大殺風景。晚擬一電致蔡子民先生，外希淵擬一電致甘肅趙水三君，皆爲解釋額濟納河氣象測候所事，擬明日呈盤臣省長閱後，即行發出。今日下午四點那林起身赴吐魯番。

十一日，陰，時時飛雪。下午同赫定先生閒談，知團中經濟困難，未知前途何若。希淵等歸，說電已允發出，且蔡電由無綫電發，因恐被甘省扣留故。晚袁小彤署長來談頗久。

十二日，銘三廳長早襄署長來，幷參觀氣象測候所。晚接到潤章來信一封。鮑爾漢君來，帶蓋臣省長來信一封，約明日到署內談，並喫便飯。

十三日，到蓋臣省長署內小酌，未去時以爲他有什麼事待商，其實一點事也沒有，不過是東扯西拉地閒談，同坐者爲銘三廳長及楊之堂弟一人。蓋臣省長思想雖少舊而極清楚，頗足令人詫異。

十四日，終日無事，看去年的東方雜誌，因感到歐美列強的縱橫捭闔，汲汲于修軍備，深爲歐洲文化前途捏一把汗。在歐戰的時候，我們雖絕不相信那一次的戰事爲最末一次的戰事，然而總希望人智更開，戰事更少，文化得有暇日以漸漸發展；乃從今日看來，人類不惟不因大戰而得教訓，并且還要變本加厲；各國政權全入于舊派之手，又加以「ㄇㄩㄙㄡㄌㄧㄋㄧ」的大瘋子，他這樣不惟使世界躭心，

並且一定要把意大利引到絕境！　然而這也並不是他一個人的瘋狂，舉世滔滔，他也不過更瘋一點罷！

十五日，無事，仍讀東方雜誌。早有一俄國老人傴僂如丐，來找貝洛滿，告訴他說已經走了，他拿出他來的名片，才曉得他就是俄國舊領事ㄐㄧㄚㄎㄡㄈ，讓他進客廳坐下。　他也能說英國話，中國話，但是正說這國話，忽然又加入彼國字，非常難懂。　他對于考古頗為留意，于裏還有幾件古物，生活艱難，時常也賣幾件。以後聽說他自己不敢回俄國，兩個女兒在莫斯科，已經出了家，他老先生受激刺過深，精神上有點毛病云云。

十六日，同希淵一塊進城，到挹清池洗澡推頭，　澡堂為天津人開，比較尚屬清潔。　出到ㄐㄧㄚㄎㄡㄈ家，他住在交涉署對面舊房中，室內架上頗有古物。　他見我們去拜訪，似有空谷足音的感想。　希淵向他借得新疆圖一張，考古書一本。　打電與理事會，催問電影辦法及新生來否。　出到博達書館，書館為去年新開，聽說在迪化算頂大的書局，其實裏面並沒有什麼書，買古今宮闈秘史一

部，也不過是無聊之極思而已。接到家信一封，潤章信一封。與十二日所接信相同，乃復寫兩份，一寄哈密，一寄迪化者。

十七日，上午同希淵到對門俄領事館一談，鮑壽亭（鮑爾漢人甚爲漢化，此二字即其漢字也。）作翻譯。今天蓋臣省長又請中國團員喫飯，席中飛花，談笑甚歡。他明言如果今天南軍能取北京，他明天即掛青天白日旗；又言彼不喜入黨，因爲黨起伏無定，云云。飯後往看督署中二古碑，一係寫經，無年月，一係高昌王碑，亦無年月，當係隋唐間物。郝德春舫由巴克達山歸。

十八日，早十點，蓋臣省長派人來言十一點當來過訪；十一點到。他這樣冒泥濘，出不意而來，頗出意外，故未及擋駕。談次，他說他昨天步行兩點鐘，走到西門，然則此老近日清興尚復不淺。

十九日，昨日爲省𦍑生日，今天他來請大家進城喫飯，大家頗反對，乃每人出銀一兩，買兩瓶酒，及蘋果梨之類，爲他賀壽。是日天陰。

二十日，天氣頗寒，晴。同赫定先生進城，見早裏廳長，赫定提出飛機航行

事，早襄廳長言已請將軍示，本地方頗有特別情形，礙難允准云云。赫定先生又言在京與楊宇霆交涉經過，樊答本省止與北京外交部財政部有關係，與大元帥府並無交涉云云。　今日街上左右已有乾路可走。　晚餐時忽起大風，與赫定先生談頗久，因飛行不成功，德人除二三人外，恐將歸國，ヽ團經濟頗受影響。

二十一日，早晨仍有風。　剛起，郝默爾即來，手執一小紅花，給我們同中國賀喜，我非常詫異，問他，他說蔣介石及馮玉祥已入北京；問他是那裏消息，他說拉爾生早晨來，說昨天晚晌袁小彤在黃仲良他們那裏所傳出。　前幾天季芳所來平安電報，當時頗詫異，以爲無足重輕，置之口袋內，現在想起，始恍然于事出有因。且昨日早襄廳長對于楊宇霆的答詞，亦似與此新聞頗有線索。　到老戞東澡堂洗澡。　下午風止，雨雪。　出到德商順發洋行買一煙嘴。

二十二日，天晴。　聞昨日雪深十一公分。　同希淵，丁仲良進城。　前兩天路旁剛覺乾燥，今日又復泥濘載途。　店夥方將門前雪除去，擲之道中間，故泥更深，且有數處流水潺潺也。　見早襄廳長，問他北京消息確否，他說沒有聽說；又

言石家莊在馮軍手中，張家口在晉軍手中，至于入京似乎尙早。然細察語意，似所言者乃係報上新聞，至于電報新聞，彼似有所諱而不言也。出到一小館中午餐，繼訪閻實業廳長，(名毓善，字慶普，嘉峪關人。)其人極和易，不修邊幅；入其室，頗有阿芙蓉味，先生其隱君子歟！又訪李軍械委員，袁署長；袁留晚餐。袁用一僕，旣聾且啞，命令用手勢，頗能指揮如意。歸將九鐘。

廿三日，又雪，午間頗大，後轉晴，然仍時飛霰。因回教今日開齋，派人與鮑爾漢送一羊。午後請丁仲良進城取欵，並因駱駝尙未到吐魯番，打一電與哈密劉旅長，鄯善徐縣長吐魯番崔縣長請他們派人查尋。歸結，監臣省長改爲由他打電命他們查尋。鮑爾漢來，借去韃考一本。希淵聽說他有一架theodolite，向他商借，他慨然允許，卽派人取來。

廿四日，天晴，無事，在室內看丁仲良同省耕下棋數盤而已。下午小彤署長來談。

二十五日，因昨日爲回敎ㄞㄉㄈㄧㄊㄦㄜ節，(上月爲回歷第九月(ㄦㄚㄧㄚㄙㄢ)，奉齋一月，昨日開齋，爲回敎中的最大的

節氣，普通回民認以為過年到房東及鮑壽亭家賀節。　俄總領事ㄍㄚㄪㄦㄜ及通事一，書記一來談。　談次知俄國現正修從裏海至波羅的海運河，需款一萬萬羅布，已興工二年，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可成。　他又說現在在莫斯科正修築世界最大的無綫電台；又說俄國戰前每百人中平均不識字者七十六人，現在只有六人不識字云云。他這些話雖不無誇張之詞，然吾鄰邦政治比較上軌道，乃為事實；返現我邦，建設時期尚未知從何日始，不禁黯然。　晚小彤署長來談。

二十六日，無事。　小彤署長派人送來新到之東方雜誌一冊，終日翻閱。

二十七日，天陰，下午漸晴。　今日早襄署長，銘三廳長請團員吃飯，進城，先同希淵丁仲良往拜多盟長，並見其姪應襲爵之小王爺，此小王爺不過十二三歲，象貌頗淳厚，未多談。　出到交涉署赴筵，飲酒頗多，歸後眠一點鐘，酒意始退。

二十八日，下午鮑壽亭袁小彤來談。　此地人種複雜，很難爬梳清楚；壽亭比較清楚，談次，始知哈薩克仍有若干分別，有名克列者，有名乃蠻者，這些一定

就是元秘史中所載被成吉思汗破滅而西走的民族。但此等部落中仍有若干小區別，若說考查清楚，仍當竢諸異日。　晚餐同黃仲良仍到壽亭寓談，看見韃靼文書中所載古畏兀兒文字，與蒙古文字體極近。　歸時已至

二十九日一點多鐘。　寢。　早起進城見早裏署長，談次，知新疆外雖安靖，而隱患亦多，未知將來若何，深望將來政府當局對于這邊的事，「勿以輕心掉之」，則幸矣。　他留著午餐，歸時已四點多鐘。　今天所坐車，趕車的為一年十四之童子，我問他是那裏人，他說他是外國人；我問什麼國，他說是厂丫儿丫厂ㄨㄝ人，問他這地方在東在西，他也不曉得，我初疑為哈喇灰人，以後詳細打聽，才知道是處俄境哈喇湖的回民，即前清時大亂陝甘的白彥虎的餘黨，近因俄亂，也有許多恢復中國藉的，甚矣新疆民族之難爬梳也。

三十日，今日閻慶皆廳長來回拜；吳雲龍來談。　餘時讀北史，周書，隋書，舊唐書中的突厥傳。

三十一日，今日接到益占自蘭州來信一封，據其所言，似非有國民政府方面的

幫助，額濟納河上的氣象測候所恐難得允許。下午進城訪蓋臣省長，他堅留同吃飯。出來已五點多鐘。恪米爾肯請晚餐，飲酒不少，希淵歸途，大爲傾吐，我則此時酒力已醒。睡時已過

四月一日一點。今日慶苦廳長請客。一點鐘進城，從城外走，城外路乾，城內則仍泥濘甚深。慶苦廳長爲此間詩人，談笑甚歡。

二日，無事。洗澡。鮑壽亭，袁小彤來談。

三日，進城晤早蹇廳長，談甚久，在他那裏午餐。

四日，今日赫定先生接其家電一封，謂 Luft-hansa 的總辦須乘飛艇來迪化，同他商量經濟前途，如至五月初不得此間允許，止好令德人歸國云云。因明日要請客，預備酒令。

五日，今日請客，客爲蓋臣省長，銘三廳長，早蹇廳長，希伸父，鮑壽亭，恪米爾肯，李桂軒，吳雲龍，袁小彤，潘季盧，馬古洛，惟小彤署長未到。接理事會電一封。晚寫蔡孑民先生信一封。

六日，早起，進城見銘三廳長。出到一小館午餐。到電報局發一電給理事會報告德人來電大意，請示辦法。訪慶皆廳長，同他去參觀紡織工廠。後黃仲良亦到。廠在城外西北隅，過一大橋。廠尚未開工，聽說今年陰歷五月間可以開工。我對于機械絕無所知，且此爲第一次我參觀紡織工廠，所以什麼全不能說．不過這樣較大規模地辦，頗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成功，又是百年的大利，所以非常希望牠的成功。工廠旁有官水磨，未往參觀。再過來則有同樂公園，園有天然的水流，引成大池，頗足觀覽，但布置尚不甚如法。園內有藎臣將軍的紀念樓，爲生祠的一種變相；藎臣將軍在新疆，雖或可云功多于過．然如此類舉動，徒累盛德，殊可不必。樓前有亭兩層，上爲藎臣將軍銅像，下爲一切歌功頌德文字；銅像戎裝，面貌不似，且面上貼金，殊屬怪事。參觀後，慶皆廳長拉同觀人新婚，遂同入賀；主人殷勤留飯，隨俗攪鬧新房，然自始至終，亦未知主人何姓字，不過知爲一廠中工頭而已。出時五點多鐘，天雨。順河邊走，歸寓；河邊樹木頗多，風景甚佳，且離寓不遠。今日野外草色，已可遙看，且已多日不出，故遊

的很高興。　晚雨頗大，後又變雪。

七日，晴，天氣極佳。　騎馬同獅醇到公園一遊。　到公園內，獅醇往觀工廠，我往觀龍王廟，廟爲光緒年間所建。　廟前有多人環踞賭錢，用四小骨節擲出，大聲呼「ㄉㄜ一」，且拍其膝，大約亦如擲骰子者之呼五六，但未知以何爲贏。亦有擲骰子者。　歸時按轡徐行，任馬所之，遠覽山雪，近挹晨光，世間煩囂，豁然俱清。　午間爲蘇聯領事請吃飯，同坐者爲盛臣將軍，銘三廳長，早襄署長，鮑壽亭，趙次蓬，赫定先生，拉爾生，李伯冷諸人。　並拍一照。

八日，赫定先生因前接電謂 Luft-hansa 總辦想乘飛機來議事，約我再往與盛臣將軍一談，乃同往。　盛臣將軍答詞，約分三段：一對內有困難，二對外有困難，故不能允行飛機，三因欲特別帮助，例外允許來汽車數輛，最後所能辦到，只到如此。　接春舫自巴克達山來信一封。　晚風頗大。

九日，今日爲潘季廬及陳諸巖在潘宅招團員飲。　去時同赫定先生及鮑壽亭數團員乘汽車同往，從城外繞一大灣進城東門，路雖不甚平，然較民國十二年到陝西

時路尚較好。宴時，陳太太在坐，伊似未嫺應酬，而美嬌天生，其未嫺笨拙處，似較擅交際之外交花尤能誘人美感，團員竟為傾倒者不少！拍一照。騎馬歸。

接益占自蘭州來片一；赫定先生接到生瑞恆自肅州來信一，伊亦被迫到蘭，赫定先生頗為憤慨。晚餐時希淵頗願到蘭州疏解，但歸寢時他又變計，只有明早再作商議。

十日早，團員全集商議決定再發一無綫電與蔡先生，請他疏解，並請他無論成功與否，早日復電；如再不得復，即派春舫前往蘭州接洽。同黃仲良進城，見早襄署長，談論一切。出獨到挹清池浴。又往晤慶皆廳長，少談即歸。晚小彤署長來談。

十一日，因擬十四日在公園請客，下午同希淵騎馬進城，到鴻順園定菜並拜會陳諸巖，少坐，與他同出城，他先至趙次蓬處，我同希淵回來少息後亦往，至則其夫人，馮考爾皆在，談論間，頗飲不少的酒。歸途，過壽亭家略談。寢時聞天微雨。

十二日早，霧絲雨不止，下午略晴。　函蓋臣將軍，請其扣留Trinkler等四人，並索還採集品。　擬一電與蔡先生。　下午丁仲良詹省畊起身南行。

十三日，下午函蓋臣將軍，請其給Luft-hansa總辦涉德爾放行。　晚袁小彤來，談至一點多鐘，始去，寢時兩點已過。

十四日，今日在公園中水榭請客。　客爲銘三早寰慶甫三廳長，小彤署長，潘季廬，陳諸巖及陳太太，趙次逢，鮑壽亭，格米爾肖，李桂軒，吳雲龍。　談笑甚歡，菜尚好，但因初來小心，酒壺太少，遂致席間多不合宜，殊屬可惜。

十五日，進城訪銘三廳長，未見；訪早寰廳長，談論二時許。　函蓋臣將軍，請其給辭退之三僕人放行。　今日爲希臘正教之耶穌復活節，同赫定先生，希淵，拉爾生，李伯冷諸人同往格米爾肖寓賀節。　晚與赫定先生規定電影辦法：因在ㄏㄚㄋㄚ河上所請求底條件雖得允許，然團中現在經濟狀況非佳，故不能不從權斟酌辦理，商定辦法數條：電影分二部分：一部分約兩千公尺，將來拏到世界上玩，另外一部分約四五千公尺，玩只限于特種社會；赫定先生將第一部分，贈中國三

份，第二部分存理事會一份；外李伯冷于合件條作未簽字以前在北京及蒙古地所作底電影亦贈中國一份；第一部分二份寄理事會，一份由李伯冷再來時帶來新疆，請此地長官組織一審查會，至慢于五日內審查完畢，復電柏林，即可開演，第二部份到北京後亦限于五日審查完畢，復電開演。至所照像片則洗出後寄來一全份，以便帶回審查。鮑壽亭袁小彤來談。寢時已過一點。

十六日，今日拉爾生動身回張家口，李伯冷，馮考爾動身回德，往與之作別。歸少眠。起有一哈薩克營長巴彥君來訪希淵，希淵不在，卽請入一談。巴君漢話說的很好，對于哈薩克歷史亦頗留神，所談頗饒興味。據說屬中國之哈薩克約有六七十萬人，大部分居于阿爾泰；屬俄國者則尙有六百萬人云云。今日盡臣將軍見黃仲良，請他告訴我說，辭退之三僕人不如由西伯利亞歸；如路費不足，彼願補助。接丁仲良信一封。

十七日，今日早襄廳長爲希淵仲良諸人餞行，並請留此各團員，外在坐者有鮑壽亭，趙次蓬二人。歸，俄領事館招中外各團員往館看演戲，我因對俄文一點不

懂，所以沒有去。袁小彤來談，知道新省漢回略分舊教，新教，新新教各系統，新教以馬元章爲教主，元章死後，繼之者即其姪現任喀什道尹馬紹武；新新教以現西寧鎮守使馬麒爲教主，內中規則頗嚴，然因有一部分念「黑經」者，惑于魔術，故爲此間所禁止，然仍有一禮拜寺；舊教又稱老門厂ㄨㄢ，信者最衆，然其中又分許多小門厂ㄨㄢ云云。此中歷史派別，如能過細研究，亦一饒興味事。

十八日，無事。晚袁小彤來談。

十九日，黃仲良同龔獅醒今日出發到南路考查，與之作別。洗澡。晚赫定先生請客，請的有希神父，Dr. Etchis，順發洋行經理等。

二十日，今日希淵動身到古城子，本擬送他走後，進城拜客，兼給奚神父往送行，然他的行李未收拾好，而多盟長來，談很長的時候；他剛去，將軍署內又有一金聯長來，說將軍要派兵送希淵，因爲阿山那邊不安分的哈薩克甚多，然希淵現在並不到阿山去，將軍業已知到，何以有此誤會？希淵必須親往問，時已十二點，昨天我同奚神父約的時間已將過，乃雇車到那裏去。教堂在城外東南隅，雖尙在市

中，却還算幽靜。他因爲阿山方面有教友，所以要去看一看。歸則希淵已自將軍署歸，說將軍本派此人送英人 Chomberg，他却鬧錯，並且 Chomberg 今天已經起了身，可謂笑話。午餐後，吳雲龍袁小彤諸人陸續來與希淵送行。吳雲龍帶來和闐馮縣長致將軍，外交署長和闐道尹一通電底子，報告 Trinkler 等不受約束，擅掘古物情事，殊堪髮指。希淵至四點多鐘才動身。晚飽諤來、交來將軍信一封，仍係關于三僕人由西伯利亞回京事。今日馬學儞從巴克達山回，接到春舫信一封，因爲他必須工作到月底才能回來故。接肅州行政長官覆電一封。

二十一日，晨起進城，訪銘三，早襄兩廳長皆不遇。到公園一遊，柳芽及寸，蒲公英花徧地，雖無桃李，春趣自深。下午接到徐占自蘭州來信一封，略言聽說那邊已接到察先生證明電，但尚未全決定云云。寫家信，未畢，袁小彤來談。

二十二日，進城，見銘三，早襄二廳長，又見盡臣省長。接希淵信，言找得化石。又接階名信一封。晚袁小彤來談。

二十三日，郝默爾今日往巴克達山，因與春舫信一封。全日無事，翻閱五代

由哈密至同北平

史。下午陰雨。今日赫定先生接電報兩封，知本月六日往柏林打的電報，到塔城，已損壞不可讀，我國電政不整，至于如此！

二十四日，全日晴霽。無事。下午袁小彤來少談去。赫定先生接柏林二十一日來電，言須要遣回德國團員若干，任此間自由規定；財政事宜請赫定先生同米綸威到柏林商議一次。今日接到丁仲良自吐魯番來信一封，言駱駝不能用，請同赫定先生商議再給六百兩票銀從便購買驢鞍等事。晚赫定先生來商議團中一切事宜，甚久，寢時已

二十五日二點餘。下午兩點同赫定先生進城謁蓋臣將軍，談及欵項及赫定先生赴柏林各事，皆蒙允許。德團員回國者，有海德，馬學爾，馬森伯，米綸威四人。進城時天微雨。接衮占蘭州來明信片一紙，言二百元已收到，但氣象測候所事尚在等候。

二十六日，終日陰雨。無事。寫信一封與蓋臣將軍，請其發給赫定先生及歸國各團員護照。鮑壽亭來，與之商議星期請客各事。赫定先生來談團中各事

宜，頗久，寢時仍已一點餘。

二十七日，發一電報與理事會請其新生緩來，并報告赫定先生回國事。早鮑壽亭來，請他問蓋臣將軍星期日合適否。下午雨，晚變雪，頗大，但隨下隨溶。終日翻閱魏書。

二十八日，早起，天漸晴，後又轉陰。簷溜淙淙然如大雨。十一點鐘許，又雨一陣，當時未出房門，並不知道，不過以後聽人說如此。下午鮑壽亭袁小彤來。終日因街上泥大，不能出。所住纏頭平頂房子差不多全漏；我住的屋子還好，只外面小間漏幾點。接黃仲良信一封。終日翻閱北史。下午漸晴，晚月色甚佳，可稱得「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二十九日，今日同赫定先生在公園請客。晨醒見天尙陰，頗爲躊躇。後漸晴霽，將午日光尙佳。看華志病。到公園，未久，蓋臣將軍即到，後客陸續至。所請客爲蓋臣將軍，銘三廳長，早襄廳長，ㄍㄚㄪㄦㄛ領事，ㄍㄧㄣㄎㄜㄪㄧㄔ譒譯官，ㄙㄝㄇㄧㄚㄐㄧㄣ秘書，袁小彤，趙次蓬，潘季廬，陳諸巖，格米爾

肯，鮑壽亭。除袁小彤因出門時遇人因醉鬥毆，職守所在未能到外，餘悉至，談笑盡歡。席中盛臣將軍，ㄍㄚㄉㄦㄜ領事，赫定先生同我全有小演說。將散時，盛臣將軍請我告訴赫定，他要托他買汽車十輛，將來卽以三四輛借歸團用。又銘三廳長告訴我，前幾天我托他給盛臣將軍說新疆自辦氣象測候所事，將軍已允許云云，心中甚喜。ㄙㄝㄇㄧㄚㄐㄧㄣ秘書同馬學儒皆大醉。歸後天又陰，晚餐時大雨滂沛。

三十日，晴。終日無事。鮑壽亭，潘季盧，陳諸巖諸人來談。晚月光如晝，往壽亭家一談，未幾袁小彤亦至，歸時十一點已過。今日接家信一封，替銘三廳長寫給蔡先生介紹信一封。

五月一日，進城，訪銘三早襄兩廳長全不遇。到潘季盧家，坐談甚久。出訪陳諸巖，不遇。歸午餐後少眠。季盧諸巖來少談。慶甫廳長來少談。接黃仲良電報一封，言餘駱駝十六匹，全不能用，可賣銀一千六百兩，請問若何辦法。

二日，早六點鐘起，再給易寅村寫替銘三廳長介紹信一封。進城訪銘三廳長，仍不遇。見早襄廳長，聽說 Trinkler 隊，將軍已去電將其地圖及採集品扣留。又聽說此間又要開種烟禁令，實屬荒謬！蓋臣將軍雖未日暮途遠，却已倒行逆施，殊堪長嘆！歸途訪潘季廬，不遇。晚爲赫定先生及德國回國四團員餞行。另外在坐者有 Firthman 神父。今日回黃仲良信一封，令其即賣駱駝。

三日，六點起，進城見銘三廳長。洗澡理髮。今日蓋臣將軍給赫定先生等在公園餞行，我往作陪。返往看華志病，歸則春舫已自巴克達山歸來。

四日，進城見蓋臣將軍，談擴充氣象測候所，用新疆學生辦各事宜。彼答擴充俟時局少定再講，如用學生，即可招用，款項他全幫忙云云。談甚久歸。下午與赫定先生談團中各事。

五日，進城見早襄廳長。返給楊將軍寫信一封，仍係談新疆招生事宜。次日始送去。接到黃仲良信一封。下午接到上海寄來貢獻十本，翻閱，知道是孫伏園他們一般人辦的，是一種文藝週刊，間或也談點政治，大體還好。袁小彤晚晌請喫

便飯。歸，同赫定先生談。晤鮑壽亭。翻閱貢獻。

六日，十點多鐘潘季廬來，少談，坐他的車同到公園，大家在那裏水榭爲赫定先生餞行，一點鐘許赫定先生到。起身時一點多鐘。我乘汽車又送他們一節路，說是送他們，實在也是因爲近來在城裏太悶，借著機會出去玩玩。赫定先生的汽車先走十幾分鐘，我們在後頭追，所以開頭走的很快，簸動頗甚。雖然這一節路要比十二年我在陝西時候乘汽車的路好的多，不過那時候沒有走這樣快罷了。沿路樹木不少，風景頗佳。送到狄窩鋪，（離城四十五里）與他們作別，返。歸途，壽亭自開，走的甚穩。少息，陳諸巖夫婦來，約後天到直新公司喫便飯。

七日，終日寫中國西北科學團的緣起、經過及其已得成績。又接到貢獻一本。

銘三廳長來辭行。

八日，早到俄領事館，因爲團中三聽差要同銘三廳長同路回北京，路綫少有更易，請領事再簽一個字。進城給銘三廳長送行，未遇。早襄廳長同張少丹科長來請郝默爾治眼睛，請我作翻譯。給理事會、半農寫信。袁小彤來談。將所

寫一信同前所寫家信叫莊永成帶回北京。寢時十二點已過。今日天氣已熱。見燕子來入室中。

九日，未明，將起身的三聽差因汽車事，又來打門，起來吩咐幾句話又睡。起到銘三廳長公館，見到則已行色匆匆。出到公園，送行者甚多，大約迪化官場全到。兼有學校學生排隊往送。天氣甚熱。歸後休息，看貢獻而已。接到丁仲良信一封，又接到益占同生瑞恆六日自蘭州來電，言「交涉清，發護照，庚還蒙」，心中爲之一爽。

十日，早起，省議員李潤田名綱濤哈密人，因其女公子頸上有瘡，眼鼻亦有，領她同來，請郝默爾醫治，他還沒有起，在我室中談論甚久。郝默爾起後，診察，知到她患一種肺結核，瘡全是牠的發作；這些瘡還不重要，不過肺已腐爛大半，不過還沒有絕望罷了。李君前天已經同吳雲龍領其女公子來一趟，因爲郝默爾沒有工夫，所以等到今天。那個時候我看情形就疑惑是肺結核，果然是的！我國人衞生不講，患沙眼同肺結核的異常的多，眞可慨歎！昨天與銘三廳長送行時看見慶

忻廳長．他說農事試驗場有海棠盛開．所以今天我就約郝默爾春舫同騎馬去看，郝德，狄德滿，達三下午要動身到婼羌，也沒有給他們送行。　天熱。　進城，約潘季盧同往。　試驗場在老東門外，規模甚小，門題「說園」二字。　有白花盛開，但不似海棠．花近梨而葉又不似，郝默爾說是蘋菓樹，殆爲近似，然以後有人說牠結一種酸不可食的小果，終不知爲何樹。　聞布穀鳴。　後遂在樹下青草上席地坐，出所携野飯大嚼。　園中住有蒙古人，看見我們這樣的隨便，異常詫異。　有一穿長袍帶馬蹄袖的人，專意走到我們面前看一看就走，我想這一定是他們的王公大人，手下人告訴他說，他不相信，所以特意來看我們了。　五點鐘後，騎馬從城外徐行歸。　一望菜圃，間有桃花，風景佳勝。　歸未幾，達三同袁小形來，達三形色頗張皇，問他，也說不甚清楚．細問才曉得郝德在此間所雇底兩個人全係俄國籍，無護照，本不準出迪化；並且裏面一個，還有爲領事館作秘密偵探的嫌疑。　我說這有什麼要緊，派兩個人把他們叫回來就是。　我立時給郝德，狄德滿寫一封信告訴他們，並叫達三帶去，另外去兩個巡警，囑咐到後立時

叫他們跟着回來。早寢。

十一日，早起，打發人問小彤署長．回答兩個僕人已經叫回來。終日無事。李桂軒，鮑壽亭，袁小彤及張子亨（名培元，甘肅人。）來談。寫給黃仲良丁仲良諸人信一封，給李潤章信一封。接希淵信一封。

十二日，再給劉半農信一封，將團中經濟狀況詳細告訴他，並且請他募款。寫希淵信一封。又給早襄廳長信一封，請他給新找到的僕役出一護照。今日天熱，已成夏令。

十三日，今日本約八點鐘同郝默爾到潘季盧家後同到水磨溝，然起身時已將九點。到季盧家少坐，即騎馬同往。出東門，向東北走，地勢頗有起伏。大約山上只有蒲公英等類的草花，低處則樹木叢茂。絲雲淡淡，微風拂拂，實爲出遊理想不過的佳日。季盧馬走的快，漸遠不見；我同郝默爾又不識路，遇一牧人，問他水磨溝何在，他說我們的路少走錯一點，但到前邊有泉處，向左轉，亦不遠可到。前進亦未見泉，從谷左望，樹木青葱，即沿谷尋去。未幾即流水人家交錯

阻路，途窮疑盡。向右、下一峻坡，入一菜圃中。圃向街處有一大柵欄門，方閉，郝默爾下，力開，可以過馬。我的馬隨便過去，他的馬無論怎麼樣，牽也不肯過，打也不肯過。我出來走到橋上，看見水磨旁水流洶湧林木茂美，洗衣婦女頗多，風景宜人。少停兩分鐘，郝默爾仍不來，反視，牠仍不出，我們兩個強拉，也不成；有鞭子，不敢到後面打，恐怕牠踶。歸結，有一個農夫從後面一哄，牠才過來。至橋上，則陳諸巖騎馬來迎。他恐怕我們走錯，掉下馬來，其實我們全沒有掉；季廬進谷口後，換坐馬車，倒是翻了車，摔一下子！幸不重！橋上有俄人夫婦二人，就同我們攀談，他們別國話全不會說，我們三個人所知道的俄國字，不過百十，亦不知其姓名伊誰，然而他們強拉我們到他們屋子裏面喫茶喝酒。他們就在磨房裏面，賃了兩間小屋子居住，室雖不佳，然一經布置，頗覺整潔。出向左走一里餘，入一家，內水上有一大亭，爲官家所修。水聲磞湃，林木深幽。季廬同陳太太全在那邊，我們卽亦休息。亭隔有數粗人踞地飲酒，一五魁」「八馬」的亂猜，極爲高幸。不久又有無綫電報局呂君，還有幾位我不很認

識，亦到。他們要打撲克，並且要教我，我却無意學。同諸巖向上游少遊一二百步，即已「行到水窮處」。林木亦盡，坡坨童然，有一新墳，占地頗多。轉向下游，不遠，又有亭室，爲清末載瀾等所修，扁額頗多，但已凋敝。過河有一小閘，然水勢急，下又觸石，如雪如沸，頗稱壯觀。回原處同用午餐，剛開始，則前二俄人，及另外俄人二，俄婦一同至。後二俄人，皆爲醫生，能法語。一醫生名ㄅㄝㄉㄚㄕㄣㄍㄡ，老矣，而軀幹短小；俄婦即其夫人，則魁梧奇偉！同餐。畢，又同諸巖夫婦，及各俄人到前俄人家少息，乃返。從城中過，購信紙各物。晚到鮑宗亭家談。

十四日，無事，終日學俄文，以後當日日習之。晚餐後，天尚早，同春舫到街外少散步。

十五日，早，吳雲龍來，帶來楊將軍公函一封，並學生四人，係由軍政兩廳書記中挑選，爲我們氣象測候所助手。詢問後知道他們數學程度極淺，只好回復等見楊將軍後再作商議。晚餐後仍同春舫出散步，因昨晚天微雨，少有泥。過

袁小形，歸談。微雨。

十六日，進城見早襄廳長，就在他那裏午餐。進城時天尙陰；後轉晴。下午陳諸巖夫婦來少坐。

十七日，早晴．天氣甚佳，出從「汲水官道」下至河邊，沿河上行。河邊有數水磨，樹木叢翳，水泉交錯。微徑時出水左，時出水右，獨木橫橋，緣渡可怖，然風景極佳。致楊蓋臣函一封，言招考氣象測候所助手事。接省吽信一封。

十八日，吳雲龍來，又帶來學生三人，楊將軍公函一封，略謂前所送四人，三人程度未合，另從電報傳習所挑選學生三名備用，只得收下，叫他們從明早起，來團練習。接希淵信一封。

十九日，早晨學生來，領他們到氣象測候所看，請醫生給他們檢驗身體。他們的程度很淺，叫他們赶緊買高小理科及算術教科書，自已用功練習。晚訪吳雲龍不遇。

二十日，因新學生中有一張寶鼎，乘除尙不會，只好讓他回校。騎馬到慶吉縣長處談。出，出西門至西大橋附近，望見道右山坡下，有台，有多人，似演村戲者，往則見廟三坐；偏東爲大佛寺，中爲北斗宮，偏西爲地藏院。今日戲爲地藏院所演。我隨便站下看一看，也不曉得演的什麼，只見幾個花面，幾個女人鬧一起，以後一女人出，面蒙紅布，大約是拜了堂，因此也就煞戲。牽馬上小山坡。坡中間有一上帝廟，前亦有戲台，頂有一小磚塔。遇一道人略談，知道新疆雖有佛寺，却無和尙，完全爲道士奉香火。下過同樂公園，歸。張純熙君來談（張，湖北黃安人，省公署，外交署科員。）知道濟南已爲馮軍所得。袁小彤來談。他所說相同，但言馮軍得濟南後，日軍上岸者甚多云云。

二十一日，打預防腸熱病針。下午身少發熱，精神困乏。袁小彤請吃晚飯，只好辭謝。接黃仲良信一封。

二十二日早，吳雲龍來，請他將原送來四學生，再叫來，挑選兩個。他允許叫他們明天來。上午精神仍倦，下午愈。陳諸巖請兩點鐘吃飯，往，返已四

點名鐘。微雨、途中忽起大風。今日華志同春舫動身到庫車去。因團員已少，將合一處居住，今日厨房先搬過銀行。

二十三日，全日無事。習俄文。晚餐時入銀行門，見博克達山（即巴克達山譯名之岐異蒙古名ㄅㄡㄎㄉㄡㄨㄉㄚ。ㄅㄡㄎㄉㄡ謂神，譯當曰神山，官書上有譯靈山者。）在夕陽廻照中，氣象萬千，即登破屋遠眺，光色少黯，不及入門時之鮮麗，然雲雪交映，仍極偉麗。近城低處田疇交錯，烟樹微茫，此種景物何可易得！如此雄奇之山水閒闊，竟有人謂不及湫隘齷齪的上海，興趣不同，乃至于斯！晚洗澡。近因天熱，每日在室中，徧身洗濯，然今日入澡堂，大汗滂沛，宿垢盡出，精神爲之一爽。

二十四日早，新學生來三人．略試算術，謝希文較佳。領往檢身體，留兩个學習，餘一令歸。接丁仲良信一封，托克遜縣佐李君信一封，係有病向郝默爾求藥者。晚到鮑壽亭家閒談，壽亭說聽俄人傳說，南軍已入天津，未知確否。如北京之取後于天津，則北京之危險更大，因敗軍歸路斷，不曉得又要鬧出何種花樣，頗爲躭心。

二十五日，今日壽亭、格米理肯，次蓬，饒孜阿吉，哈納斐，阿志同在饒氏花園請客。饒阿二位，從前未見。二人皆纏頭。饒爲省議長，大腹便便，想亦一富商。阿爲一洋行經理。園在河汊中間，據言前爲石子灘，磽确不毛，後經饒氏修理，現已十年，雖非疏朗，亦復楚楚可觀。接黃仲良信一封。晚到袁小彤處談。

二十六日，無事，盡日忙等搬家。晚請袁小彤來寓談。

二十七日，早五鐘，蠅飛薨薨，不能成寐，起捕得蠅二三百！所餘無幾，乃復少眠；七點起。下午三點，西北風大起，未幾風止雨來，頗爲沾濡。晚到趙次蓬寓談。下午寫上母親稟函，未完。

二十八日，進城見蓋臣將軍，彼在花園看花，芍藥含苞欲開，花雖不大而在此間，已復難得。蓋臣將軍言，今年雨澤多，爲十數年來所無有。後談頗久。出到早虔廳長署，聽說他傷熱，昨夜終夜不寐，現始成眠，不好攪擾他，遂命俟其醒後問病，即歸。潘季廬來談。接希淵電一封。晚餐後往訪鮑壽亭，他的看

門人沒有聽清話，說他沒有在家；回，派人請他回來後來這邊商議汽車事。　他不久即來，說汽車下月三日到古城。　後袁小彤亦來。

二十九日，復希淵一電；發田親稟函；復托克遜李縣佐信一封，將藥寄給他。　晚請袁小彤，鮑壽亭，趙次蓬來寓便餐，然次蓬已喫過飯，來清談而已。　下午天氣頗寒，九點已降至八度。

三十日，下午哈薩克親王之弟蘇維新來談。　接希淵信一封。

三十一日，上午早襄廳長來談，據說此間接齊桑淖爾領事電報，言南軍于四月一日入濟南，五月十二日入天津，十五日晉軍復入涿州，奉軍預備退出北京云云。早襄廳長生活太清苦，郝默爾勸他減事加餐，始能保全健康。

六月一日，無事，晚袁小彤來談。

二日，接徐古臣自蘭州來信一封。　午後潘季盧來談。　晚袁小彤將赴阿克蘇新任，往給他送行。　黃昏後，車馬未齊，他聽說有人在城南等著給他送行，就坐汽車往辭，我前他同往。　鮑壽亭自開汽車，約五六里到。　時則月光頗明，綠艸

茸茸，送行的人就在路旁淺艸上鋪巨氈，坐下離觴交錯。此時「春艸碧色，春水綠波」，月下送別，比公園中更屬別意深長。又同汽車回到他署內，十點半鐘，車尚未全裝好，即辭歸。

三日，晚鮑壽亭來談，言聞南軍離北京七八里，張作霖已去，並聞日軍在山東者現已退軍，又聞張擬放棄奉天，未知確否。

四日早，將進城，出未幾步，即遇希淵自古城回，同歸。晚同到鮑壽亭家談。

五日，今日盝臣將軍請客，先進城訪早襄署長，談論甚歡，然本意要托他給盝臣將軍講派駱駝到額濟納河取遺留行李，及此間學生領薪水各事，且欲對于 Trinkler 事，有所探詢，因間談遂致忘却，至爲可笑，異日又當多進城一次了。問他時局有什麼消息，他說沒有什麼，不過據俄領事館說南軍入天津的消息，的確靠得住云云。盝臣將軍亦言聽說此消息，未知確否。

六日，天氣甚熱。早晨郝默爾動身到博克達山。下午天陰微雨。上次郝

默爾往博克達山，來回皆遇雨，此次又適遇雨，未知此公作何感想。接牛農信一封。

七日，進城訪早襄廳長，又訪吳雲龍于電燈公司，見其所養仙人掌，開花甚多。據說現已殘敗，原來每邊緣刺間即有一花，每株開花數百朵云云。我見仙人掌花，此為第一次。看四月初間的英文導報，此時南軍雖已進攻，而北軍仍報勝仗，戰綫無大變動，則南軍四月一日入濟南之信不確。晚諸巖夫婦及次蓬來談。次蓬去時已

八日一點。希淵言往將軍處辭行時，楊將軍告訴他說，日本又下最後通牒于我國，未俟回報，即行開火，云云！日本何蠻橫，豈能悍然至是！或傳訛未必確耳。早起。送希淵起身往古城。再睡。下午拜第六區丁奮武署長。在他那裏，遇見鮑壽亭及哈那斐。壽亭說天津消息，似尚未確，只屬逼近，尚未取得。又聞日本在濟南開釁，我軍戰死者九千！云云！然據蕭信則日軍到山東者只有九千，此信似未必的確。晚餐後往訪陳諸巖，借得五月九日的英文導報，回

看，知五月七日下午四點日統兵官福田，的確交一最後通牒于山東駐軍，要求五條，最重要者，爲膠濟路傍邊，各邊中國退軍二十里！如此則濟南亦應退出！亦不等中國回復，卽于八日上午三點五十五分起自由行動！云云！　接達三上月二十八日自庫爾勒來信一封，說二十六日至庫爾勒。

九日，接黃仲良自焉耆來電一封，說六日抵焉耆，華志同春舫亦到。　晚借上月十日的導報一看，說日軍在山東者達兩萬六千！兵費達一千二百五十萬！　尚有若干砲艦到厦門楊子江一帶！　我國除退讓濟南外，一切承認，但日人仍不滿意！雖尙未攻濟南，然用飛機散布傳單，驚嚇居民！如此則佔領濟南的消息又似的確矣！

十日，早起頗悶，進城見早璽廳長，他也沒有另外的消息，但亦言取天津之消息未確。　他又將他所接得的報告拿出看，是南軍五月一日取濟南，十三日晉軍入涿州，十五日，南軍逼天津，云云，　他上次所說日期少有錯誤。　下午他又來厲談，無聊的很，就用錢占一六爻課，得師之坤。　他去後，又對於北伐事，再占，得夬之需。　爻辭記不得，然夬需二卦頗有意義，如不幸占中，北伐或有若干時之

停留歟。　晚借到上月十一日報一看，據說南軍五月一日入濟南，三日將午大變忽起，交涉員蔡君被慘割耳鼻後戕殺！　日本領事說，因中國軍士搶掠，拒捕傷巡警爲肇禍之因，然一面之詞何可盡信！　據我想，日人出兵原意，定屬救張宗昌，阻南軍北上，因南軍進兵迅速，未得成功，遂老羞變怒，到處挑釁！　他們的野心恐怕不止在濟南也！

十一日，下午丁署長來。雨。　晚到次蓬處一談。

十二日，晚借到上月十一日導報，據說濟南附近我軍退出；現歸日人手；日軍攻城時傷居民數百，軍隊被交械者千人。　又說奉軍津浦路上退到滄州，京漢路上退到保定，要人紛紛出關，云云。

十三日，吳雲龍來談。　ㄐㄧㄚㄍㄡㄈ來談。　接郝默爾，袁希淵信各一封。早襄廳長來談，據說北京已由奉軍退出，退出時委托王士珍維持秩序，馮軍已入北京云云。　此次國軍不受濟南日軍所牽制，迅抵北京，以後再以外交方式解決濟南事件，洵屬得策，　ㄌㄑㄧㄥ在寓晚餐，同他談及，他蠻不肯信，然彼英人，不

願張作霖之敗，固屬意中事。

十四日，無事。接到丁仲良信一封，言到以拉湖墜馬傷腕，休息十日，已全愈云云。有一吐魯番纏生，片上寫郁文彬字尙周，來謁。漢語甚好，漢裝漢式，如不說幾不疑爲纏生也。下午大雨。晚同次蓬談，他聽說張作霖回奉時，火車遇險受傷，生死莫卜。

十五日，四點多鐘醒，睡不著，起出登破屋一觀，雲極低，但不雨。時天頗寒。五點多，又睡，醒將九點矣，起則天已將晴。下午到陳諸巖處一談。諸巖處所臨河，外有茂樹牧場，並有一甘泉，風景極好。借報來看。

十六日，進城訪吳雲龍，不遇。訪早襄廳長，辭行。出訪潘季廬，不遇，到澡堂洗澡，則又遇見。洗澡後，見藎臣將軍，他說將于七月一號宣布承認中央。出到順發洋行一坐。晚見趙次蓬，據說張作霖受傷事似頗眞實。晚鮑壽亭來談。接希淵信一封。

十七日早，吳雲龍來談。接北京理事會電一封，乃上月八日所發，今日始

到，眞不愧「駱駝電報」之名！ 晚陳諸巖夫婦，趙次篷到寓晚餐。 諸巖說聽說北京大火，未知確否。 南車入北京，在本月三四號之間，似屬的確。

十八日早，早襄廳長來送行，並送路用罐頭，至意可感。 接黃仲良信一封。又駝夫老王前已辭退，又來迪化，說外國人給他錢少，其實絕沒有少給他，愚昧可憐，勸他回古城結伴同回。晚到鮑壽亭寓一談。

十九日，終日無他事，忙著雇牲口，歸結雇到博克達山廟上馬二，老回回馬姓的馬二，決定明日早六點鐘動身。

二十日，起五點餘，起行時七點。 同行者學生翟紹武，聽差二：牛進山，老傳；外尙有招呼馬人二，道士一：共七人。 昨日雖止雇老回回馬四，然實來者五匹，同廟上馬共七匹。 惟道士步行，餘皆乘馬。 過無綫電台，大教場。 一望麥穗將黃，大約三星期後就要熟了。 路左遠處有一土墩，俗名一砲成功，大約爲劉錦棠平新疆時的遺跡。 再前過水磨河。 路右有一小村，名二道灣，居民數家，均爲回回。 路向東北行，左望平原煙樹，爲古牧地，亦歷史上軍事重地。

所行路爲岡陵起伏，逐漸增高；低地草木叢茂，高處無樹，草亦不盛。十點後升降成長坂。十一點一刻見一村，名六曹溝，野花香濃，風景甚佳。再前高處地皆翻種，但無苗；聞所種鴉片，因天旱未生。亦有麥苗，但因天旱，且蝗蟲極多，收成似還有問題。再前路左有村，名鐵廠溝；一點後至一村，名八家湖。草木豐茂，流水潺湲，聞即爲鐵廠溝河之上游。茂林數里，有土房三五點綴其間，大然畫圖。一點半至一廟，內奉龍馬牛諸神，道士一，爲博克達山各廟在此地所設之腰站子，遂在林中支帳篷住下。少息，餐時野蔌雜陳，自饒風趣。餐後登小山一望，高處尙有麥田，雖不及城附近麥之好，然收成有望。聽說附近數十里內所種鴉片，因種子太陳，全沒有出，如果全新皆如此，未始非人民意外之幸，然藎臣將軍成了「喫不著羊肉染一身羶」了。天將黃昏，卽寢，用不著蠟燭了。今日沿路白刺梅甚多。

二十一日，起早餐，動身時將六鐘。開始一人步行。路沿河走，爲一深密之樹林，以楡爲最多，柳次之，刺梅更多，但多黃色。山花多種，迎風宜人。此時

入山漸深，山愈翠綠；山上不惟草盛，且間有樹。路時出河左，時縈河右，步行時覺無路，但沿岩時有細徑，可以攀渡， 前行覺無路，只得上馬。 行十餘里，樹泉愈幽，蟲鳥和鳴，水聲淙淙，最美麗之和音也。 路右上離河，半點鐘後又下沿河行。 八點一刻後時見蒙古包，爲哈薩克之放牛羊者。 九點一刻將大路留于右，緣左首河邊小徑行。 林中榆漸少，松漸多，山花愈盛，路石愈奇；此時目不暇給，想「山陰道上」，秀美未能過此而奇麗定當遠遜。 斯時道士前導，以爲彼行山中久，萬不致誤。 後行之馬主人馬掌櫃忽馳馬來叫，說路走錯了，心頗以爲不然；以爲山中路多，道士或引一捷徑；乃走頗遠，始追及道士，問之，彼亦懵懵，只好轉回。 回頭時，同行頗有不平，我則因景物太美，頗幸有此一悞也！走一刻許，舍河入左邊谷中。 時十一點已過。 此谷名倒坡子溝，馬掌櫃曾在此間放馬，據說由此過三達坂，即可望見海子，至第一廟，廟爲何名，彼亦不知。入谷無水，無樹，而黃花徧地，燦若雲錦。 再進樹又漸多，大約皆松。 登一達坂，頗長，看快到頂． 乃下馬步行， 然實在距離，比預覺者多愈十倍。 氣竭力

喘，數十步一息，數十息始至頂，回頭一望，千岩萬壑若在足下。又下，坡雖長，但比上時容易走的多了。至谷底，有人在此間住，戶開，入其室，則有用物而無人，大約主人「只在此山中」了。前望徑路幽細，高入雲中，馬掌櫃說必須越過此達坂，始可望海子。前行草深沒馬膝，徑時隱時顯，未走過者萬不敢走。登一達坂，較短；下時岩路斗峻，牽馬徐行。至底有一河名水磨溝河，大約下流有居民，有水磨，至此間則間有居民之痕迹而未見居民。過河，上最長之達坂。

此達坂雖高而路較平坦，然路因平而愈長！初入谷，路右有兩土堆，上有尖頂層疊之木架覆之，據言爲哈薩克墳。谷中稍有樹，草不茂，然未遠，路少轉，即又豐美。路愈引愈高，前望見小山松林，以爲至林即到頂，乃遲之又久，始得到林。至林則山峻徑險，人困馬乏，數步一息，不知若干息始得至巔。然景物幽絕，身雖困而心極快。至巔，下見海子，廟即在海邊，以爲不久即到，然下山是否有路，可是沒有一個人曾經走過。道士同馬掌櫃下去找，覺得有路，才迤邐下來，然路時上時下，以後看見湖那面的廟，但無路可通；至於此方的廟仍不知何路

可通。此時草木豐美，雜花滿山，自身已入仙境，何須再修！ 五點已過，行路不飲食者已將十二點鐘，睹此勝境，飢渴盡忘。 道士因引路而不識路，極抱歉仄，但我對彼無幾微不平意，因處境太美，如不迷路，或萬走不到此！ 以後或松林奇石，衆路難行，或徑路幽邃，引人欲醉。 竭搜索之力始抵由東岳廟下福壽寺的正路。 東岳廟在上，福壽寺在下；聽說郝默爾在東岳廟，頗欲重登，但道士謂寺轉瞬即到，而廟則頗遠，不願上，止好下來，事後問他，才知道上升下降，路止得半，他所說遠近，乃路的難易，並非實在的距離。 七點抵福壽寺，在廟外支帳止宿，廟中亦有可住的房子，然余因愛野宿。 問此間道士知郝默爾已下，宿于廟中，現同王住持坐船，往測海子深淺，大喜。 半點後，郝默爾同王住持回，談論甚歡。王為湖北人，住此山已三十年，現年七十，尚健如少年，招待殷勤。 晚天頗寒，棉袍猶未知溫。

二十二日，最低溫度四度一。 起進廟瞻仰，廟門東向。 正殿供三清，後殿供玉皇，配以無量祖師，關帝；左配殿供呂純陽，文昌，財神；右配殿供邱處機，日

月神及火神；門樓上供王靈官及韋馱，揉合攙雜，固應如是。 早餐後，王主持送米餘，始悟今日爲舊歷端陽。 此地艾不易尋，門上插柳，柳葉甚大，幾如楊。歸帳少眠，帳內頗熱，赤膊始得酣睡，以比夜中，當差二三十度。 午餐後，看郝默爾量人。 四點後同出，至海子上蕩舟，舟四槳，余搖其一，外一道士搖其二，但彼似未嫺悉。 登對岸，山花迎人，固不待言，獨有一種，細花藍紫色，頗引余注意；道士言名星星花；至瑞典，則郝默爾言譯名當作「永勿忘余」，此名正稱此花也。 少登有一殿，內供達摩。 再登有一閣，內供觀音大士。 有道士二人，少飲茶即出。 余未蕩舟，現已年餘，今日遊賞，心神至爽。 所可怪者此地離迪化不遠，此地此時，湖上遊人，止有余輩三四；若移之于歐陸，湖上不將遊人如蟻，搶舟難得耶！ 然如眞如此，余輩遊興又當銳減，則正以此狀爲佳！登岸北望山口，雲海渺茫，如非大海，豈能有此勝景！ 晚餐時再北望，不惟巨海汪洋，并聞潮聲隱約，宇宙間奇景竟能至是！ 「五岳歸來不看山」，殊爲囈語。 華山爲五岳最勝，石態秀麗，固有特出處，而氣象萬千，以比此山，何異

培壤！

廿三日，終日無事。 晚間同翟紹武北下山二里許一遊。 是處有一新廟，爲前伊犂鎮守使楊飛霞君所修。 工尙未完，名無極觀。 正殿供元始天尊，木父元尊，瑤池金母；左配殿供南極天宮青華大帝，右配殿供博岳大帝。 無像，皆木主，聞楊氏修廟時頗有出家意，但他現在仍在城內作生意，洽遊，……大約日子過的很舒服，家也不出了。 聽說廟西北尙有一小湖，與上面海子由地下相通，因時已晚，未往觀。 昨晚所聞「潮聲」，初以爲「松濤」，現始知仍爲行地下之水石激觸聲。

二十四日，上午無事，下午同郝默爾往測海子深，只測北端兩線，共十六七處，最深處爲九十餘公尺。 晚餐後同郝默爾閒談，聽他說到許多關于胞子學的知識，極饒興味，寢時已

二十五日一點。 今日無事。 上午及午皆微雨，下午且雷聲殷殷，聽差怕大下雨，將帳篷四周掘濠，然終不雨。

二十六日，剛過午，韓普爾即到，談次，知道他昨早起身，起身少晚與行李馬匹相失，一路上並未遇見。晚他的行李始到。韓普爾帶來陳諸嚴上月廿日的報一張，上載上月十八日日本交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張作霖諸人Memorandum 一通，略謂日本不能讓中國內亂，延及滿洲，將以兵力保障和平云云。同日又交各列強外交書一通，指趣略同，但所提及者，不止滿洲，且言及蒙古！言及北京天津！日本軍閥倒行逆施，竟至如是！日本近幾十年來，對于我國雖最為橫暴，但我個人對于他，總有許多的原諒，因為第一他立國本有若干的困難；第二同種之誼，日本雖常拿來騙中國，但我却極不願聯絡白人，攻擊日本。不過，如果日本國民對于他國軍閥的倒行逆施，不能矯正，那我國溫和派——不仇日派——要失了說話的餘地；歸結收漁人利者不過是白種人，日本自身實亦有大不利也。郝默爾明日回迪化，與之作別。

二十七日，這兩天在帳中無事，見翟紹武所携底綠野仙踪，就隨便翻閱，今早翻完。此書我從前聽說作的太壞，所以永沒有看過，現在覺得好固然說不上，還壞

不到那步田地。牠裏面所叙底人事，如溫如玉冶遊及周璉重娶各段，尙不違人情；至于所叙之仙術，固由其根本觀念的錯誤，然單就技術說，尙比封神較好一籌。且作者對于道家的知識，也頗知到不少，如果讀者有淸楚的思想，固可從此略知道家的短長。總之我覺得此書猶不失爲較好的第三等小說，尙有一看的價值也。下午同韓普爾，翟紹武等到海子內划船，直抵南端，約三四里長。南端有泉有河，河水頗洶湧。歸到對岸亭上一觀。亭後有小屋，內供龐眞人，聽說是一個在此坐化的道士；未知確否。下午甚熱。晚餐後天尙早，到破龍王廟一遊。內尙有道士一人。

二十八日，夜中甚暖，前幾天最低溫度不過四度左右，昨夜幾將十度。早起預備登山。起身時八點已過。步行，天甚熱。有時行松林中，比較淸涼可人。至東岳廟，將十點。少待行李全到，乃續登，至一峯，在此附近爲最高。上有燈竿二，燈籠藏廟中，聞如點起，在迪化可看到。又聞在此峯上，可望見迪化，但我用遠鏡極望，止看見許多煙樹，城郭樓台旣不能辨晰，也不敢定指何處爲

迪化。我同韓普爾的帳篷搭在山腰，測侯氣象小室即設在帳篷少上。由小室下抵廟，緩步不息，約需十一二分鐘，上則需十六七分。韓普爾因爲需親設置小室，所以帳篷搭在上面，地方甚好，但從廟取水頗不方便。廟正在重修，內有一碑，爲光緒十六年所立。碑言廟工始于光緒十四年，但題爲博克達山神廟碑，並無東岳廟之名。正殿廊下棄置有「敕博克達山神」木主，大約原修本爲博克達山廟，重修乃改爲東岳廟；然正殿供神像五，據說爲五岳之神，我國供神，亂七八糟，困難究詰。

二十九日，午餐時，接到陳諸嚴一片，幷上月三十號導報一份，知其夫婦于昨日早到福壽寺，因同韓普爾同下山去看他們。韓普爾騎馬後行。我下時步行，可以說連跑帶走，僅三刻鐘即到。到廟內，聽說他們去遊湖，即到湖邊，久候未見影子，乃歸至廟前，則韓普爾已到，問道士，則他們的確尙在湖上，因議同掉小舟往迎。入湖，見他們的船在達磨庵前靠住，遂往。湖邊原有三船，一船上有小室，然船甚不佳，他們乃坐牠出去，二道士划船亦不甚在行，他們去四五鐘，回

不來，正在著急，我們到，換到我們船上，始得跡，他們同行的尚有一安君，係直新公司經理。又在廟中晤阜康縣長劉捷三君。劉君係開封縣人，本在此間帶兵，當過征蒙總指揮，現降居縣長，並非得意。六點過後，騎馬還上山；因係上坡路，馬鞍總向後滑，我對於鞍韉，極不在行，時煩韓普爾替我整理，異常慚愧。本議明日同韓普爾一塊兒上遊雪山根，馬今日已雇好，但晚餐後登山時，天雨；明日未知能晴霽否，寢時中心頗忐忑也。

三十日，昨本議五點鐘起，預備起身，然五點鐘時，天雖已不雨，而陰雲頗濃，遂復寢。七點起，天將放晴，韓普爾因時間迫促，不願往，乃決定一人往。帶馬四，哈薩克鄉導一，韃靼廚子一。因昨日與諸聶夫婦約，後日早下去玩，今日起身過晚，明日恐未能回此間，則後日之約不復能踐，因寫一信告訴他們。十點起身，過氣象小室旁，西南行，漸下，不久，卽至來時所過達坂脊。是日至此地時，他們也知道離東嶽廟不遠，但急著要下，所以沒有走到廟傍。從此達坂脊，南上，入馬牙山。路在松林中，岩石峋嶙，極崎嶇難行，而有經驗，慣山行

的馬竟能馱著我們，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實可令人佩服。 但因昨夜陰雨，今日泥滑，終於不能再騎，乃下來牽著走。 行時時須手足並用，艱困異常，幸不甚遠。

至巔，十二點鐘，止有哈薩克人居住，喝他們的酸牛奶一碗，清涼沁肺腑。 此地松已漸無，只有柏，但皆係灌木，高不盈尺。 對面望大東溝飛瀑直下，垂練萬丈。 下，松又漸多。 至谷底時已兩點，水勢頗洶湧，地名ㄐ一ㄢㄑㄚ，下流闖入海子。 向東入大東溝，松林幽隱，路徑荒僻，時出水左，時出水右。 因昨晚雨，水特別大，渡水時，一不小心，水已入皮鞋內。 三點後，路引至水左坡上，漸易行，然坡頗斗峻，馬行路寬僅一二尺，如果馬錯走一步，即當滾至澗底，故行時意頗兢兢。 時微雨，然不大。 四點道旁有二蒙古包，爲哈薩克牧人所居，聽說上面已無居民，我們作飯還須要借他們的鍋，因即住下，但住後，聽說上面還有一處住民。 進他們的蒙古包，向火。 他們家婦女甚多，我一句哈薩克話不會說，只可相對無言。 他們的女兒，壯健天成：一十歲左右，一十七八，雖無纖麗之度，而姣好多姿，如果道德律能允許我取姨太太者，我一定設法「金屋貯嬌」

也！——實在她們終日享山間水畔極美麗的生活，如果眞把她們藏起，豈不令她們悶死！——帳篷搭好後，大雨傾盆，帳外雲霧飛跑，跬步不見。水石相激，怒流洶湧；帳中聽起，恍如山水大下，帳篷將隨洪流以犇去，其實帳在高處搭，固絕無危險也。 睡了一覺；醒後則天已放晴。上山時帶有小襖，棉袍，棉褲，全已上身，只賸一皮馬褂，尚未需要。日暮時，牛羊將歸，徧山坡全是牛羊；人喚聲，牛羊互喚聲，錯雜紛喧，趣味盎然。羊夜中全須拴起，而拴時又有一定的次序；在這數千百頭中，我無論怎麼樣，萬辨不清那個是那個，而他們隨擇隨拴，絕無一點困難，紛嚷數分鐘後，已全次第拴畢！ 是日早寢。

七月一日，起將六點。擬將帳篷行李全留此地，以三馬，三人，一頓飯上山，晚仍留宿此地。 因此地已至松林盡處，山上無柴，必須帶柴，始可午餐，所以延至八點十分始能動身。路與昨日末段相似。松盡柏多，然亦不久即盡。八點四十分，看見最後的蒙古包。再進，已見雪山在面前，並不覺高，暗想所傳極峰不可登及有六千公尺高度之說似不可靠。九點半後道旁見雪，兩邊皆雪山，路

多泥淖，然草花仍茂。對面雲中，似見高峰，是耶非耶，莫可方物。此時所最怕底，即爲雲聚不散，終莫覩極峰眞像。然天從人願，不久雲開；日雪照耀，矗立天外，險峻斗極，夐絕攀擠，始嘆世人傳言之果非虛語。南邊一峰，時高處尙有雲烟繚繞，俟雲散盡後，頗覺比北峰較高，然北峰南北較長，實是一嶺，以後到別處遠望，始知北峰南端，因與南峰相彷彿，至北端實較南峰爲高，此時因立身地在南北之間，北端較遠，故不覺其高。斯時地上全屬亂石，植物已極稀少，馬很小心地行走石間，艱辛異常。十點五十分下見兩峰間的海子。繞行而下，極爲不易，在上時見海子在眼前，然走到跟前，又用一點多鐘。下後植物在石間又漸多。兩旁雪上，百道寒流，下即成河成湖。海子甚小。少停即還登高處，想賚Hypsometre驗高度，而綫繩墜入酒精壺中，無論如何，不能取出，無法乃將裹肚上帶取下代用。時兩點鐘。風高難然，直至用至最末一根洋火，才將酒精燈點著，賚得結果，爲五〇〇．八。昨晚聽鄉導說雪山附近，有石人石羊，現在問他，他說不在此間，乃在西南另外一谷中。商量結果，決定今晚還宿ㄐㄧㄢㄑ

ㄧㄚ，明早往觀。餐後兩點半，動身回。四點半至昨宿處。休息至五點四十分，行李已收拾好，再下。六點五十分，已至ㄐㄧㄢㄑㄚ。沿路哈薩克人款待優渥，昨晚主人殺羔享客，今晚主人又將殺羔，力辭之。

二日，早起，六點三刻起身，帳篷行李皆留在ㄐㄧㄢㄑㄚ。路隨ㄐㄧㄢㄑㄚ河南上。河又名小東溝。谷內松林愈茂，景物愈幽，道路愈險。偶一回頭，則福壽寺前海子儼然在望，始知走了兩天，並沒有走多遠。九點前後又遇數蒙古包，松林漸盡。不久又入雪域。過河右岸，轉入山坡上，即至目的地。

至後始知並非石人石羊，乃在石上彫畫的人與羊。石外皮黑色，此種顏色石山中不少。據現在所觀察之多石，此色皆在向陽處，或係太陽光的作用亦未可知。內質略現紅色，用物刮磨，遂成圖畫。共二石，北大南小。畫所能辨識底，有鹿，有羊，有持弓矢的人，餘不甚可識。有極古樸的，亦有雖古樸而極生動的，畫風如漢武梁祠石刻。北石上刻「馬福」二字，字極近世，與畫絕非同時，大約為不知保存古物的觀者所留遺迹。鄉導言聞一九十餘歲，死去三

四年的老囘囘說：此物約有六十餘年；我雖不敢臆斷此物與漢武梁祠石刻約略同時，但絕不能相信此彫刻止六十餘年；或單指此二字，且此二字即爲此說話的老囘囘所刻姓名，亦未可知。石邊爲石苔所侵，苔下當尙有畫迹也。十點二十分動身囘；十二點三刻到ㄐ一ㄢㄑㄚ。午餐後三點五十分復動身，不上翻馬牙山，隨谷下行。谷頗寬廣，水時分時合，樹木叢茂，景物頗佳。四點半即到海子邊。湖上無船，必須從湖西林中微徑行。徑高在山上，緊靠湖邊；林箐幽阻，難見天日；路時上時下，然一綫下臨深湖，令人慄慄危懼。時石徑全斷，橫支枯木，僅可緣渡；時二木緊夾，必須推倒朽木，行李始可經過。如非有識途的哈薩克人引路，無論如何，萬不敢走至此間。我走過山路頗多，從未見極幽，極趣，極險，極奇如此一次者。將五點半，下至湖畔，再上升，幽深如故．但離湖岸略遠，心已安舒，似行坦途。六點到福壽寺，則韓普爾也剛從山上下來，鞍尙未卸。問諸巖夫婦，則已于早三點起身囘城。我們也想明天囘城，但廟中無馬，與馱我們的哈薩克商議，他說他的馬可用者只有兩匹，馱行李擬用三牛，不論牛馬，不論走幾

天，每匹銀八兩，明日午時能來，即可起身，因與定妥。決定明日回城。

三日，早起，復騎馬到東岳廟，見翟紹武，囑咐一切。歸途中到土人所叫作八卦亭一遊。亭爲楊飛霞所新建，八角，兩層；木材，上覆以茅，建築式尚不劣，惟上樓時門甚小，必伏身乃可入，其實放大頗易，不知何以故留此不方便。登上，全湖在望，南邊尚有屋數間，工程未完。歸待至三點後哈薩克的馬牛才到。行李上好，已將五點。加上自己的兩匹馬，共四馬三牛；我同韓普爾外，二僕人，二哈薩克，共六人。我們要走棉長溝，馬圈溝，小東溝及八家湖的大路，但此路除張僕來時走過一次外，無一人走過。北行過無極觀前，左下到河邊。逶邐漸下，路中回顧，瀑布掩映林際。韓普爾至爲驚嘆，照像數張，然以視大東溝小東溝之飛瀑萬丈者，頗有「大巫」「小巫」之感。再進，則岩石壁立，中夾河路，我常說博克達山雖宏麗雄偉，非他山所能及，但太華之石，自有特色，終非博克達山能比，然如此數百步中，石壁渾削，不亞太華，中有清流，似當更勝，但微短耳。再前，河左山上有路，張僕謂仍應隨河走，六點半後始左引入谷中。谷中無水，

少木，草甚茂美，如初進山時遇此，當覺風景甚麗，因前數日奇景太多，今日到此，已覺平淡。再前，見有打廟中印之牛，以爲離棉長溝不遠，然愈走路愈荒蕪，艸深沒馬；——我所騎之馬，高大如西洋馬，並非我國的小馬也。——又前，小林塞路不易行，張僕謂路已走錯，我們還未深信，再前則谷盡無路，高峰刺天，只得轉回。至前放牛處，南上有路，少上一轉，即見棉長溝莊屋，時已九點，乃止宿。此莊屋仍屬廟上，有道士，有俗人，在此種地。寢時十點已過，約明日早起，或一日可至迪化。

四日，醒將四點，天已將明，即起。五點飯畢，韓普爾即一人騎馬先走，說下午五點到迪化了。我等到五點半鐘，行李全上好，才一齊走。谷中有可畊地。翻一達坂，不久至馬圈溝。溝有一莊田，亦屬廟上，只有道士一人，徐姓，年七十六歲，而鬚髮僅有白者。同他談起，知道他是昌吉人，爲乾隆年間遷過來的。安逆亂時，他全家被害，他逃到阿克蘇各處，亂平後當過兵，出家後住此山已三十餘年。他頗知阿古柏事，據說阿克柏待漢人甚好，他老年爲其子進毒

所弒，則與官書不同。等牛至後同行．又半點，有一龍王廟。過一河，河灘有三四蒙古包，下馬少息，蒙古人漢話頗好，他的女人也能漢話，尤為罕見。據說他們全是從喀喇沙爾來的，山中蒙古人止有他們幾家，此地名水磨溝云云。過河右引，入小東溝，中途上一達坂，在達坂脊上仍見行李在後，此後即離開獨行。溝中亦有可畊田，然我想他們全是種的「花花」（土人稱罌粟為花花。）未知是否。再前，即入八家湖谷中，回到來時路。此路共逾三達坂，然皆平易，以比倒坡子溝路之三達坂，不啻天淵之別。十二點一刻，到廟上，遇一送信兵士，知郝默爾明日復上山。少眠息，午餐，至一點三刻，行李尚未到，乃復起身。隨大路走到鐵廠溝。出鐵廠溝，又失正路。看太陽尚能略定方向，但不得大路。馬見我走的不是路．牠也就很不高興走。此時天上雖有雲而甚燥熱，地下一個一個地小山頭，而有山皆童，無艸不枯，加之心內燥急，以視前幾天山上的清涼世界迴不侔矣。時天微雨數點，乃登山望見一村，即行直赴，然望著不遠，走著卻越過很多的山頭，才能走到。一問仍是六曹溝，然則路並未走大錯。向西南下山，見一大村，樹木叢

茂，名八道灣。時風頗大，天氣涼爽。再南則爲水磨溝，至東關時，天尚未黑，至南關後始不辨人面，到寓問韓普爾，則五點半已到，他未入小東溝，在山中，獨按方向以行，翻山越嶺，路途險甚。

五日，早起，問行李則尚未到。進城，見早襄廳長，在他座上見奇台佟縣長，據說希淵尙在古城，且正在害眼。出洗澡。歸，潘季廬來寓午餐。郝默爾本定今日同潘季廬，鮑壽亭，王道士同坐汽車到阜康，然終不能走。下午行李始到。早襄廳長來談，據說蠶臣將軍雖換旗幟，然名爲主席而無委員會，又自言此間行三民主義已久，想作成一種換湯不換藥的辦法，此間隱憂恐未有艾云云。見鮑壽亭，他去後少寢，王道士又來糟七八雜地亂談，其實我此時精神正疲，並不甚知其所語云何。晚餐時，少喫一點，不久即睡。

六日，早起送郝默爾，潘季廬，王道士起身，鮑壽亭終未能往，早半天一睡再睡，始得解乏。午餐後進城謁蠶臣將軍，他說他對于統一甚爲高興，至于個人的出處進退，不成問題云云。又說張作霖于未抵奉天時，的被炸死，吳俊陞也被炸

死，似此則東北方面問題或少簡單，亦未可知。　返到陳諸嚴寓，快談，借得華北明星報上月四號五號兩份。　據五號報說張作霖四號上午五點半乘專車將至奉天，有南軍便衣軍隊向車擲放炸彈，二車全毀，多人受傷云云。　諸嚴另外看見六號導報說醫生給他打了許多嗎啡針，絕無效驗，遂致斃命云云。　晚晌韓普爾又同順發洋行經理同往南山，約二日後回來。

七日，上午隨便看一點報。　往訪趙次蓬，未遇。　午後正睡午覺，次蓬芒芒然來，說城內今天行刺了。　問他行刺何人，他說行刺將軍；問他，將軍受傷否，傷勢何如，他說他跑出的時候，楊將軍以手據案，站立不動，似已受傷，兼言閻廳長受傷頗重，被人架出，樊廳長未受傷，形色驚惶云云。　他說畢，即匆匆去。我定醒移時，到彼寓詳問，始知今日此間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將軍及各廳道，俄領館人皆在坐，剛上菜，忽有藍布長衫人入，連放手槍，大家即亂逃云云。　未幾有該校一俄人教員出，據言藎臣將軍倒地已死，昨日尚歡談，今日遂成古人耶！藎臣將軍為一極精幹的老吏，實屬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種龐雜，政局不定之

新疆，彼竟能隨機應付，使地方安靖，洵屬功多過少。不過其思想極舊，以爲深閉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變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來因應殊未適宜，故致此變。此間民族紛亂，治安可虞，不知繼起者能使秩序不亂否。後城門即閉，內外不通，謠言頗多。晚不敢多睡，然一倚牀，即又睡著。接希淵信一封。

八日，一點許，次蓬來，拿來一封丁署長給他的信，據說將軍無恙回署，未知是姑安人心的新聞否。早起打聽消息，據說早襄廳長今早被害！且言此次暗殺全爲彼所主使，將軍死後，彼即帥衛隊入據將軍署，後又被反對黨奪回，故將彼吊一夜，今早致死云云。早襄廳長思想清楚，且較有新知識，人亦正排，在新疆政界中實屬翹楚。此次本團西來得他的帮忙不少。說此次變故係他主謀，似非的確：因他素日太小心謹愼，而昨日舉動却未免鹵莽的緣故。據我所推度，他對于此次事變未必不早有所知，而在昨日起事，或非他所預料。出到街上一走，至第四區前見有一告示，係民政廳長兼臨時主席總司令金樹仁的名義，開頭就說七

日有亂黨戕害長官兼占領省政府云云，則盛臣將軍已死，絕無疑義了。　至城門，城門未開卽歸。本日城門終日未開，謠傳頗多。　終日天陰，有風，頗有秋意。

九日，早晨雨，後轉晴。　今日城門開數點鐘，城內因此兩天城門不開，麵價竟漲至兩三倍！　謠言頗多，所靠住的爲法政學校敎務主任張純熙，無線電報技師呂寶如等被捉，樊廳長的衛隊完全殺掉而已。　下午韓普爾歸自南山。

十日，城門開，但入時搜查仍嚴。　聞今日盛臣將軍靈柩將移于上帝廟，早賽廳長的屍身也已竟歛起，想進城先去看看慶旹廳長的傷，再去給他們作弔，後因入城門時，須受搜查，不願進，止寫慶旹廳長信一封，問他安好否。　下午僕人從城內歸，據說死屍全都在城外扔著，並無棺斂之說！　按黃仲良電報一封，催寄銀一千。

十一日，無事。　聞門禁少寬，外邊各道對于現省政府已承認云云。　下午郝默爾自博克達山歸。　晚同韓普爾，郝默爾，到鮑壽亭家少談。　下午天陰，微雨數點。　ㄐㄧㄚㄍㄡㄈ來談，說南山中有安逆亂時藏金，現已知處，問我是否能用

考查團名義同他往挖，得後平分，我依違答之。這位先生大約窮急了，發了財迷，所以作這樣的幻想。其實不惟藏金的傳說，在東方民族中，不曉得有多少，如果相信，一定令人迷惑失據；並且我們是爲科學工作的，即使眞得著像樣的藏金，對于科學，也並沒有若何的重要：所以我只能一笑置之。

十二日，終日無事。同謝希文談，知道前些年伊犂的票子，一兩的票子，分作兩起，每起可作五錢用；分作四塊，每塊可作二錢五分用！以至收回消燬時，查驗異常麻煩；此話眞屬奇談！在我們老大國度內，眞無奇不有也！晚聽韓普爾說，接到柏林電，知道赫定先生于六月初抵柏林，初十前後回瑞典，擬留三星期，再從柏林來中國；又他同 Luft-hansa 的契約，至本年九月三十日爲止，Luft-hansa 不願再繼續，且擬令德國團員全體回國；但赫定先生的意思，尙擬與他們將契約少行改訂，用瑞典款及他個人款，使他們能工作到底，他們也還未決定云云。

十三日，寫給黃仲良信一封。下午到陳諸巖寓一談，並借到上月六日，八日，九月三號報一閱。據九日報，張作霖重傷則有之，似尙未死。國民政府

命山西軍隊鎮守北京天津，已于上月八日早十一點入北京，奉天留者爲鮑玉林軍隊，立時退出，秩序甚好。外交部部長換作王正廷云云。近幾天街上謠言甚多，然不像有何種根據。

十四日，早晨有一老蔓夷人來，據說是希淵派他來送信，昨晚過北門時，被守兵送省政府，信被扣留，據說得團內證明，始能取出，云云，因即寫一信與金主席，請他檢查後發還；但信未寫完，省政府已派人將信送來，遂止。信上主要的事，還是想暫舍去阿爾泰，先到伊犂綏定一帶考古。進城想給黃仲良寄銀三千兩，但種種商酌之後僅能寄千兩，且須三天後寄。取北京寄來包裹。聞呂寶如，張純熙昨日下午確被鎗斃，並聞鎗斃者尚有潘姓一人。往到慶背縣長處訪問傷勢，他的精神甚好，不過據說轉動時甚痛。他說他眞曾九死一生，我說既是九死不死，想後福尚當不薄也。遇韓普爾潘季盧，亦往問傷。到博達書館，購筆兩枝，雍正謀皇秘史一本。返翻閱一過，寫的人筆墨尚未能全通順，但就筆勢揣度，內似含有眞正的傳說，則固有一顧的價值。復希淵信一封，告訴他近來介

方面情形，並允許他先到伊犂。

十五日，無事。接到達三自婼羌明信片一，黃仲良自焉耆信一封。達三言于上月抵婼羌，郝德于上月二十八日赴婼羌南屈界山，安設山上氣象測候所云云。仲良言在焉耆附近四十里城市及霍拉山，得古物一二十箱云云。翻閱前所借袁小彤之河海崑崙錄。今早接到慶皆廳長端陽咏角黍詩三首，艾虎詩三首，芍藥行一首，頗有寄托。午間潘季盧，陳諸巖來寓少談。

十六日，將黃仲良匯票寄出，並給一電通知他。續閱河海崑崙錄。接到丁仲良電一封，問赫定先生及儀器到否。又接他信一封。接春舫自庫車來函，言上月二十八日見喀什噶爾俄領事，據言Trinkler曾托他設法將採集品自俄運回，他致電莫斯科請示，未得回電，又言Trinkler不信中國官吏能將他的採集品扣留，將硬帶出境，自印度回國云云，心頗憤抑。晚接到陳諸巖送來上月十一至十五之華北明星報，翻閱一過，據言國民政府將召集國民會議；又謂日內瓦電稱張伯倫及英法日意荷代表要求國民政府遷都北京，但我國反對此誼。至張作霖據十三日報謂日本

官電說他的確死去，而十五日報，又有他給各將領的電報謂他傷勢並不重，命他們努力作戰云云。又天津赴近，敗兵尙多，正議肅淸。

十七日，寫給金主席公函一封，請他再嚴令喀什官吏無任 Trinkler 狡展，並請其將此事往中央推，勸 Trinkler 隨採集品前來，將採集品寄存此間交涉署，自到南京，同外部交涉。又致理事會電一封，報告此事。午間潘季廬來談，據說張作霖的確已死，此間省政府已接到其治喪處通告云云。寫家信一封。晚間陳誦蘐婦夫來訪趙次蓬，後來此少談。接黃仲良電一封，催寄款項。

十八日，寫劉半農信一封，同家信一並掛號寄出。下午胃消化不良，晚飯未敢多喫。

十九日，今日胃略佳，仍未敢多食。進城。訪慶肯廳長，問其傷勢。他說據官電，北京已改名北平，直隸改名河北。又言據說張作霖之死，日人實與其謀，因日人要求張氏各種權利，張氏未允許的緣故；此新聞頗出意外，張氏能強項愛國如是耶？出到吳雲龍寓少談。晚天氣甚熱，寢時已起風。

二十日，夜間微雨，今日天陰，天氣仍燥。吳雲龍來談。接到金主席復函一封，略謂據疏附縣呈報，Trinkler等已于上月十六日由喀什起程，前往莎車，取道蘇蓋提卡囘國去訖，所扣各物，已否起運來省，當電詢喀什馬行政長再行核辦。晚餐前丁署長來談。晚餐時，接到由韓普爾交來赫定先生等自柏林附郊所寫之問候片一。

二十一日，昨晚因開窗，進了幾個蚊子，幾終夜不成寐。五點起，到院內和破屋上轉了幾圈，囘，又睡幾點鐘。八點餘起。閱河海崑崙錄。下午前在哈密之陳材良局長來談，言囘迪化已數日，將來永住迪化。聞二十四日楊將軍開弔，團中給他送綴幛一，我個人給他送挽聯一，自已寫起，聯文爲

書生鎮邊庭，十七年人民又安，將軍自足千古；

國家初一統，未幾時老成凋謝，我輩能無愴神。

我對于挽聯，素非所長，故文亦未愜意；但自以爲對于楊將軍頗稱身分，尙無溢美。幛文爲「前軍星落」。大字終天不寫，雖對付寫在布上，然終嫌稚氣。

ㄞㄑㄧㄙ來，據說英文導報，他看到上月二十二日。報上說奉天舉張學良爲新首領，擬降順國民政府，並言張學良將以其父產千萬，捐充教育經費云云。如果此信確實，誠屬國家之福。郝默爾將生瑞恆來的信，翻給我聽，談他獄中二月的經過，甘肅的巡警長官，眞有點荒謬，幸挽回尙早。接希淵信一封。

二十二日，今早想把希淵信粘簽，徧尋不見，問牛進山，則昨晚已雜亂紙燒去，不勝恨恨。韓普爾接赫定先生十四日自ㄙㄊㄡㄎㄏㄡㄌㄇ電一通，據說將以四汽車，二司機人來，未提行期，則他行期似尙未定，大約還有幾天，並且他還未知此間蓋臣將軍死耗。郝默爾恐怕汽車來後，金主席不承認，請我給鮑壽亭寫一字，請他來寓喫晚飯，因請他向金主席請示，並請他詢問淸華學校匯款及額濟納河取物各事。下午有一王君來，言他的老師鄭君與閻廳長有戚誼，他的小姐有病，想請郝默爾給她看，約定明日來。

二十三日，明天蓋臣將軍開弔，郝默爾想給他做一個花圈，約我同他一塊兒上公園，選擇何花可用，因同乘車往。先過陳諸巖家，借到上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報。　未到公園已兩個半月；最末次樹葉嫩綠，花尚未開，池中水甚少；此次則夏已將畢，小園中各花爭芳，池水滿床，又是一番景象。　同時，郝默爾沿路採植物標本，我則坐車上看報。　車過河時，水入車箱濕脚，蓋山雪正溶，故河水盛漲也。　歸知新交涉署長陳君源青（名繼善，甘肅導河人。）同丁奮武，趙次蓬來訪，未遇。　看報，知所謂「京師大學」已改名中華大學，校長名義仍屬蔡先生，但如蔡先生不到任，則由石曾先生担任，石曾先生已由法歸國；有張學良所向外國新聞記者宣布之政見，大約謂伊父已死，伊將來可與國民政府妥洽；雖有進軍東三省之說，疑屬空氣作用。　下午王君同鄭小姐來，年十三歲，男裝，我們初以爲男孩。　郝默爾看她除體力弱外，無他病，但現有燒，因命她每天試體溫三次，後日下午兩點後，再來診。

二十四日，起，等郝默爾將花圈作成，即同他及韓普爾往上帝廟作弔。　幛對不少，花圈則止有我們的同俄領事館的兩個。　輓聯幾全體一致，指斥凶手，然此次舉事，的屬革命行動，是非固難論也。　還有人有「犂庭勦穴」之語，可謂無的放矢。　匆匆未詳看，不知有無佳聯。　晤鮑壽亭，知金主席不願購買汽車。　下午繼續

看報。接黃仲良丁仲良二人公信一封。

二十五日，全日無事。早半天同謝希文閒談學術大體而已。今日郝默爾有事，差人告訴閻廳長請其告訴王君，或今日一點半以前，或明日上午伴鄭小姐來診。

二十六日，寫給石曾先生信一封。下午寫給希淵信一封，將發，又接到他自孚遠破城子來信一封，即再開信增加後發出。給理事會一電，報告接金主席復函，Trinkler 等已去事。今日鄭太太同鄭小姐下午始來，則郝默爾已出，蓋話經幾轉，不知何人誤傳，因允同郝默爾說請他明天來診。

二十七日，昨日由潘季盧與陳交涉署長約好，今天下午兩點同郝默爾，韓普爾往拜他。今早與吳雲龍寫一信請其下午在家少待，且其朋友想請郝默爾看病亦可上午或下午六點鐘來。午餐後進城，則陳交涉署長，據門房言已出，然兩個外國人後到一點，則又見到，想是門房鬧錯。洗澡。到吳雲龍處少談。聽說此間當局因總未接到中央回電，頗爲焦急。今日用蒙回王公名義致電南京，請求任命。

晚到趙次蓬寓談。據說昨日又槍斃三人，其一是否與謀雖未確定，而的確爲一壞人，餘二則卽正齊之迪化闊縣長亦覺其寃，但由省政府交下命令，亦無可奈何，只好執行而已，爲之一嘆。明日早鄒默爾將到博克達山去，與之作別。

二十八日，早，吳雲龍來，送來領欵憑單。下午陳諸巖夫婦同來，並帶來上月二十四至二十七之華北明星報及本月一日之滿洲報（日本人在大連出的漢文報。）一張。談至晚，留他們晚飯，堅不肯。晚餐後頗有月光。近幾天不雨而多雲，遮蔽月光，令人悶悶，今日月色雖尙未佳而少有，已覺心中一快。看報。大約七月初旬，各方面軍事長官要在北平開一會議，主要問題爲裁兵事宜，此實爲今日之第一問題；此著成功，則此次國民革命爲成功；否則此次國民革命成了無意識的舉動；自各方面看，似樂觀方面多，「不禁延企以俟」。

二十九日，寫給金主席公函一封，請他發欵。下午寫給海帆信一封。團中要雇駱駝到額濟納河取回去年遺留行李，今日同駱駝主人講價，以三千兩票銀定規，約立秋後起身，護照由我們辦。近日覺家信稀少，一查日記，才知道最後接到

的家信為三月十六日。那時候還雨雪塞途，現在不惟單衣揮汗，並且不久就要「一年容易又秋風」了，歷時四五個月，一封信未收到，心中甚為抑鬱。晚餐時有奚神父，ㄌㄑㄧㄙ在坐。奚神父剛從旅行回來，匹馬走了兩千多公里，可為壯遊，以比我的「悒鬱居此」，可稱快極。月色甚好，在破屋上同學生談至十點半才下。給季芳寫信一封，請她勤來信。

三十日，終日無事。下午趙次蓬來談。接黃仲良信一封，並轉來半農給他信一封，因內頗有關係全團事，需要我來回答的緣故。

三十一日，給半農寫信，談繳付團員平薪數目，未寫完，晚問韓普爾，他將德華來信找出，（今日適接到信。）則五月六月份已在平付過，似無須急付信，遂又中止。到陳諸嚴處談，借來華北明星報至本月初二日，又北京政聞報一冊。晚到趙次蓬家談。歸看報，寢時已

八月一日二點多。早寫一字與鮑壽亭，請他見金主席，同他約期會見，並請往額濟納河之駱駝放行護照二事，並請他來晚餐。以後他的手下人來，說他又

往南山，並言前日所引來之駱駝主人，不甚靠得住，並因價小不願往，又另外引來一個，頗要求增價，但我們原來出價三千，實已比別人出價大，且我們自已並有駱駝在額濟納河，不過無人送來，因此間駱駝價太大，就暫且辭去，擬派聽差到那邊運來。 接丁仲良信一封。 看報。 政聞報中有一篇吳稚暉先生對于汪精衛先生新作各篇的注釋，實足令人感嘆；可惜僻處此間，新聞紙幾一點不見，事實詳情若何？兩方面所持理由若何？全不可見，現在僅能就「一斑」以斷「全豹」，又未免令人悶悶也。 晚陳諸巖夫婦及趙次蓬來寓便餐。 陳去後到次蓬家找來東方雜誌數本，翻覽，寢又已

二日兩點半。 早十點同韓普爾進城見金德庵主席，至則省政府門前，正在登記新兵，新兵固不妨召募，但眞能有用才好，今日的兵眞能有用麼？ 大門二門內很多的蒙古包，大堂上縱橫皆兵，先生豈眞「守在衙門」耶？ 聽說無論什麼人，進去全需要搜檢，今天我們進去倒並未被搜檢，不知「以告者過」，或係特別優待。德庵主席爲第一次看着，人約五十歲左右，談鋒甚佳；聽說他的煙癮頗大，然面

上並無煙色。出，獨到交涉署，見陳署長，張趙二科長，狄蓬及金翻譯等。歸。下午潘季盧來談。

三日，無事，終日看東方雜誌。有一篇講近來世界政治勢力已爲經濟所奪，一篇翻譯英文雜誌，講歐洲列強競爭空中勢力的現狀，令我感到無限的興味。晚晌團中從去年八月由柏林寄來的幾個箱子，今天才運到。省政府派人來查驗，陪住他們看一下子，大多數爲儀器，有一箱爲赫定先生應用衣服，一箱爲子彈，共一千二百顆，據說是獵槍上的。查驗後，檢查員取去子彈十個以備報告。

四日，無事，因多日未接家信，心中抑鬱，終日不能自振。省政府派人將昨日來到之子彈取去。看東方雜誌。衛中博士有兩篇講演稿，很有意思。他主張動的教育，主張使受教育者直接與自然界相接觸、反對從書本起首的教育，是非常有道理。但是他把儀器當作同書本一樣爲障碍教育的東西，那卻是不對的。我們中國人這幾千年的教育，不惟太同自然界隔離，並且太缺乏對于精確的要求。儀器不惟不隔離我們同自然界，並且可以促進對于自然界精確的研究。他說中

國自興學以來，花了許多錢，購備儀器，立實驗室，一點沒有用處，其實我國昌嘗有像樣的實驗室及儀器；當日北京大學之物理學系，少少添備整理，已可自競爲全國第一，足見實驗室在我國學校中實爲鳳毛麟角。我想如果有人能把我國學校數目，全體預算的數目，及消耗于實驗室同儀器的金錢數目作一精詳的統計，再拿來同歐洲各學校的預算作一比較，一定可以看出我國敎育家對于此項的忽視。然則今日如果想振興敎育，對于儀器同實驗室應當極力擴充，絕無疑義。接益占信一封，知道他于六月十六日囘到額濟納河上氣象測候所，已重安心工作。雨。今年夏天雨澤太少，此次雨頗大，令人心爽。

五日，早入城，訪吳雲龍，未遇。到慶丞廳長家談。晚六七點鐘，雷電交作，但雨只下幾點。到次蓬家談。借東方雜誌兩本，世界史綱兩本。今日接郝默爾信一封。

六日，無事，終日翻閱世界史綱。此書科學價值或不甚高，可名之曰歷史文學。我這樣說，絕無看不起牠的意思；嚴氣正性死板板的科學著作固然需要，然

機趣橫生，引人入勝的具文學興味的著作，又何嘗不是人類極需要的東西？ Wells本一大文學家，其見解亦無偏狹的毛病，自是有價值的著作。 晚謝希文來言不願意接續幹，請團中另外找人，心甚不悅。

七日，接德庵主席復函，言已通知財政廳發欵。 王殿臣自焉耆歸，帶來省畊信一封，獅醒信一封。 仍終日閱世界史綱。 晚餐時韓普爾說接到錢默滿的信，說那邊的觀測沒有間斷一天。 晚到次蓬家談。

八日，致一電與哈密堯營長，問我們的駱駝是否能有二十可用者。 下午馬古洛來談。，往陳諸巖家談。 借東方雜誌兩本。

九日．看東方雜誌。 接春舫電一，言華志將歸，彼亦有歸意，云云。 終日天陰。

十日，昨夜寢時約將十二點，天雨。 後微雨終夜。 早起雨止。 登破屋望博克達山，玉峯皚皚，蓋高處已落大雪矣。 翻閱世界史綱。 接堯營長復電，言駱駝有二十可用者。 因謝希文告退，次蓬薦一趙克勤君，係俄文法政學校預科畢業

生，問他數學，僅知乘除，分數云已全忘。謝希文尙薦一齊君，嘗叫來一問，比較取一也。　閒居無聊，作一圍棋盤，以消磨時日。

十一日，復春舫電，令其俟明年初同歸。　下午進城訪吳雲龍，未遇。　到潘季廬家談，聽說我們派駱駝到額濟納河取行李事，又因戒嚴期內被拒絕。　與季廬同到陳材良寓談；時韓普爾已先在。　歸，今日天氣頗涼，街上人有不少穿棉衣者，然小兒赤身，仍間有之。　晚餐後，少教謝希文圍棋而已。

十二日，整理賬目。　今日團中請人喫便飯，客到者有吳雲龍，潘季廬，趙玖蓬，陳材良，ㄌㄑㄧㄙ諸人。　我喝的少覺有酒，客去後，眠少時，醒甚渴，喝茶，渴終未解，晚寢時又喝茶數碗，始得不渴。

十三日，終夜不能成寐，天明後始得少眠。　八點過後起。　前幾天雖不雨而頗陰，日中最高溫度不及二十度，夜間最低溫度剛過十度，若內地中秋後天氣，今日天晴，氣候仍返初秋。　齊君來，問他，則數學全忘，不惟分數不解，即除法亦不能作，乃止好叫趙克勤來學習。　始將前些時所收包裹打開，把應帶往婼羌及庫車

之物分別出來。 接春舫信一封。 早寢。 下午ㄐㄧㄚㄍㄡㄈ來，這位先生對于藏金已經成了idee Fixe，我也只好依違應之，並嘲以君所言者非 archeologie ，乃 Pluto-archeologie ，彼亦莞爾。

十四日，昨晚眠時仍已十一點餘，眠仍不甚佳。 接財政廳來公文一封，發來領款通知書，派人將款二千二百四十兩取出。接交涉署公函一封，係言將上次來之子彈，暫行扣下，其餘發還。 發交涉署信一封，請他通知庫車及喀什噶爾長官給華志放行。 那林從南路返。 據他說，他的太太將來這邊，他想到瑞典去接她，現尚未定。 下午接到希淵信一封，係他派ㄍㄨㄌㄅㄢ來購物，取錢，并送此信。 據說他在破城工作了四十天，很詳確地挖了二十幾個坑，成績頗好。 但如此接繼下去，恐怕明年亦完不了，所以暫行結束，並將向東北布爾根河一帶沿路找化石云云。

十五日，進城往訪源清署長，門房說已來我們這邊，趕緊回來，則彼因來此訪人不遇，到趙次蓬寓，遂去談。 據他說：我們此次所收子彈、此間因不識品質，頗

爲重視，且因俄國及吾國界上皆查考頗嚴，何以竟能運到，殊深疑慮，囑爲查考。此次團中運入子彈，未經預先聲明，且求得允許，殊屬大意，因允嚴查，並先致歉衷。四五點鐘，馬古洛來，去後往陳諸巖寓談。路上接到達三春舫信各一封。

晚向韓普爾詳詢子彈前後經過。

十六日．進城，見源清署長，告訴他子彈始末情形，不過是否獵槍子彈，因我一點不懂，未能妄負責任說話，請他嚴查。囘將此次來件時之信頭及東西詳單摘譯一節，寫一信預備明日送給源清署長備查。

十七日，早未醒，吳雲龍來，起談，因學生到婼羌庫車兩處所帶儀器紙張等事，恐沿路稅局麻煩，前幾天請他給德庵主席說請一憑執，他今天來說已經答應，但須一清單，因翻譯後交給他。午前李桂軒來談，似對于軍火事亦甚注意。給希淵寫囘信。晚鮑壽亭來談。將信及銀八百七十七兩交給ㄍㄨㄌㄅㄢ，他明天囘三台。接到交涉署公函一封，言華志囘國事已知會庫車及喀什官長矣。

十八日，吳雲龍同省署一張君來，言所帶儀器什物，還需要看一次，才能封

上，前已包裹停當，因全又拆開檢驗。　畢、封上，但憑執須改日送來。　接到華裕厚安掌櫃信，因希淵將採集品三箱托他交車戶帶來，現已到城內，囑他明日雇車送來。

十九日，接到採集品三箱。　今日天氣甚熱，最高溫度達三十九度，爲今年所未有。　陳材良來談。　給春舫達三寫信。　早晨攬往庫車車之店家來，言明天車須要出發，因憑執尚未接到，囑他明天下午走；車價四十兩，付他二十兩。

二十日，今日天氣仍熱，然下午風頗大，且天陰。　早晨警察署派人來，查驗採集品箱。　打開兩箱，餘一箱因前日在北城門已打開，故未重開。　吳雲龍來，憑執尚無，因不甚需要，決定讓張廣福下午起身。　張廣福來，說纏頭車夫已套車，並言車價只付十兩，殊堪詫異，因教他去叫店家來問，返言店家人不見，餘人說原說跑腿錢十兩，且車已走掉，殊屬荒謬絕倫！　因派人趕緊把店家「抓」來，不然卽當知會巡警往抓，乃未幾而人卽來，說車也並沒有走，且當面問明，車價已交到二十兩，申斥他們幾句，讓他們走。　下午郝默爾從博克達山回。

二十一日，昨夜雨。郝默爾同那林鄉人乍逢，談至將三點不息，隔屋不能成寐，乃起告訴他們不要說話。又成眠，約將四點。同那林進城見源清署長。晚聞郝默爾說接赫定先生函，言款項進行順利，計至考查終事，似尙有餘金。那林謂彼意赫定先生必圖繼續，不得于我國，亦必于他地繼續，因欵項太多云云。返寫一信告希淵。

二十二日早，趙玉春起身到婼羌。此子直至今日，尙未獨出過門，臨別之際，時有淚痕，爲之惘然。晚到次蓬寓談。今日天氣甚佳，用遠鏡望博克達山，雲烟之間，似得見瀑布，然從來未見，且雲散後再看已不能再見，未知果是耶非耶。

二十三日早，陳材良來，少談，言病腹痛，請醫生診治，及醫生來視，始知爲盲腸炎，症在輕重之間，或可不須割療，但須守視，而醫生無時一日去三次，且不宜動，不如暫留園中空屋療治。他派人往家取行李，未來前，暫在我床上一躺。下午三四點鐘，陳太太來，因奉侍不便，堅欲其回去，郝默爾出門未歸，乃力止

之，謂不與醫生商議，萬不可輕動。等到五點多鐘，醫生仍未歸，怕關城門，她只好回去，日落時，行李始拿來，他才移至別室內。鮑壽亭來，少談。晚餐後，到趙次蓬寓，談。今日接赫定先生信一封，對款項事，話不甚明，但言將設法延長半年。接達三信一封，言狄德滿將歸國，將氣象測候所完全交給他，待雇好車，即動身。

二十四日，早到壽亭家少談。談及久未接家信，此間電報又不靈通，他說他有朋友在葦塘子，可托他從那裏打出，較爲可靠。返擬一電稿，將字碼翻出。午餐後同，郝默爾，那林進城見德庵主席，到上帝廟，因今日爲楊將軍終七之期，此間官場多有應酬，因往，遇源清署長閻縣長等。據言甘肅亂頗甚。出獨到慶皆廳長寓，他已能起床出行，但臂尚未全愈。談次，知道他對于德庵主席頗爲不滿。談及此間無報看，頗爲悶人，他說再遲三月，即有報看，未知其意何指，頗覺詫異。歸壽亭來談。他因爲此間與俄通商，俄係國家貿易，我國商力渙散，同他們對付，種種喫虧，想聯合纏商，組織一公會，禁止私下同他們交

易，意見甚是。他已擬有簡章，及上省政府呈文，請我斟酌。我潦艸一看，知缺點尚多，因指出請他自行修正。聽郝默爾說他接到他母親的信，說赫定先生于八月初一前後動身，汽車已于七月二十一日動身，然則計算行程，他此時大約已過斜米了。

廿五日，寫致德庵主席源清署長信各一封。接到希淵及黃仲良信各一封。希淵又要往阿爾泰，往固無傷，但意見何不定乃爾！下午到陳諸巖家少坐。因這兩天郵局中又有一劉君被捉入獄，諸巖對于此種無理由地亂抓人，非常憤懣。

二十六日早，到鮑壽亭家一談。午間潘季廬來談。終日無他事。

二十七日，寫希淵及源清署長信各一封，下午馬古洛來談。晚郝默爾從馬古洛借來導報從上月十四至二十日六張，很高幸地披閱。裁兵會議結果尚好；蔣介石對于「巨頭會議」一名詞甚爲反對，尤爲好消息，因「巨頭」之迷夢不消，國家無太平時也。東三省大約可和平解决。閱畢已

二十八日早三點，就寢。本日無事。晚鮑壽亭來，將楊將軍舊欠團中歉交

來八千。聞張幼丹被捉入獄，趙次蓬來，亦言此事，頗自危懼。彼本無嫌疑，但暗探邀功者多，又有什麼人敢保險呢？

二十九日，早晨交涉署李君同趙次蓬來，言交涉署派他們來再查驗運來採集品是否與中國文化有關礙。此間官吏對于本團性質，怎麼樣也鬧不清礎，殊堪一笑。以絕不懂文化意義的人而向對文化負專責的人，查問「與文化是否有關礙」，眞不可不算一怪事。李君却是一念書人，亦覺此事無何意義。解開半箱，覺太費事，遂止點此箱中件數歸報。給吳雲龍信一封，問匯款事。下午接海帆信一封，家信一封，春舫信一封，黃仲良電報一封。多日不接家信，忽得平安詳報，喜可知也。不過我正怪季芳不來信，而季芳來信，大怪我不去信，我前兩次信，完全沒有接到，亦殊可怪。晚到趙次蓬寓談。陳材良派人送來文學大綱一部，將中國各部分略爲翻閱，寢時已

三十日上午二時。今天郝默爾，那林，韓普爾要上博克達山，原定五點起身，我七點起，他們還未走；同他們握別的時候已經十一點鐘了！這邊旅行大抵如

此！吳雲龍來，將匯庫車及焉耆款三千八百一十兩交他轉交財政廳，請廳轉寄。

下午寫家信。陳諸巖夫婦來少談。ㄞㄑㄧㄙ來談。從趙次蓬處借到新到東方雜誌兩本一翻閱。收省政府公函一封，答請爲赫定先生及其同來人放行事。

三十一日，上午翻閱東方雜誌。下午進城，剃頭洗澡，畢到慶皆廳長處一談，過張廳長，他們正在吸鴉片，據說全無癮。正談間，主人之僕人進謂北門已半關，可早出城，乃匆忙出。車夫恐離南門遠，想就近出北門，乃未到而已全關。止好馳驅到南門，幸尙未關，乃得歸。

九月一日，夜中大吹多時，久不成寐。終日無事，看東方雜誌。晚同趙次蓬閒談。次蓬好爭辯，持論不堅，而有必勝之心，我決定不再與爭鋒。接廣仲良電一封。

二日，寫給省耕，兩仲良，獅醒，春舫一公信。下午接到希淵信一封，知道他仍在孚遠。因他信中頗有關係測量地心吸力事，而我却想教春舫跟著安博爾去學習，遂再與春舫信一封，將希淵的話告訴他。

三日，源清署長丁其太夫人憂，往爲作弔。出到陳材良處，其病已大好。借婦女雜誌數本，學生雜誌一本。牌樓北路西有一小舊書舖，聞爲此間最老書店，往觀，則門面一間，主人胡姓，本太原人，光緒四年來此開張，至今年已應作五十年紀念！室內大約多小說戲本；戲本皆從西安運來。與之少談，購琵琶記四本，說岳一部。返翻閱說岳。

四日，終日無事。翻閱說岳畢。此書尙講不到文學意義，然可以看出幾件事情：（一）「莫須有」之獄本是極好引人深省的事件，也就是說牠是可以使人對于舊社會組織懷疑的事件，可是牠什麼也沒有引起！所引起的，不過是些渺茫不過的循環報應觀念！這樣就隨便把莫大的寃獄，——也可以說是我們民族最慘痛的事情，輕輕放過，這是一件怎麼樣奇怪的事情！（二）作者或自以爲受著一種極高尙的——其實是極非人情的——道德理想所鼓舞，實在他們的道德觀念極爲鄙淺，如裏面關于男女的關係地方全可看出；從此也可以推出不近人情的道德敎育的失敗；（三）這些全不能怪作者，因爲國人普通是缺少深思和幻想的；小說作者直到十七世

紀後半紀，才有自出機軸的作家；前則不管「施耐菴」「吳承恩輩有怎麼的天才，全不過改作舊日社會間的傳說；說岳作者不過缺乏天才，然中間舊日傳說更易看出，這或者也可以說有一些用處。接到交涉署公函一封，言奉省政府訓令稱發掘死人頭骨與我國習慣衝突，請我們「以後勿再挖取死人頭骨以重人道！」云云，此類渾沌迷離的思想不完全打破，我國科學可以說絕無前途！將用何法打破，辦法頗費躊躇也！歸則韓普爾已自博克達山歸。接潘季廬信囑轉寄郝默爾信內言赫定先生于上月十七附近已到斜米矣。

五日，寫希淵信一封。翻閱學生雜誌。

六日，早狄德滿自焴羌返。同韓普爾到鮑壽亭寓。我們要打電給堯營長，請他派人將留在哈密的駱駝送來迪化，請壽亭先將電稿請示主席一聲。歸寫一信與源清署長爲那林狄德滿請護照；一信與慶皆廳長，爲韓普爾請狩獵護照。到陳諸嚴寓談。出同到一纏頭小園中一遊。重陰蔽日，微流潺湲，赤日將午，趣當無窮；此時已陰陰秋意，興味自覺少差。

七日，終日翻閱遼史。　下午有一俄入中國籍人聶君來談。

八日，早看遼史。　看借來的北京導報，知美國于七月二十四日知會我國外交部，言願另結平等條約，二十七日，因駐北平美使與財長宋子文簽約，承認關稅自主事宜，雖尙有保留，然總是國交上一大進步。　外英國也有簽同類條約的趨勢。　至于日本則甚蠻橫，多數日報對于美國此類的讓步，深表不平。　又奉天同國民政府的談判，因日本政府對奉天所提的 Advice 又暫停頓。　田中此類狂謬政策，Advice 深恐受人攻擊，不敢提出閣議，如此類政策將來無若干改變，不惟非我國所希望，恐亦非日本之福也。　裁兵問題現已著手順利進行。　接黃仲良信一封。

九日，早接建設廳回函，寄來狩獵護照。　繼續看報。　見開封通信，說那邊通俗敎育，積極進行：現有平民學校四十餘處，露天學校二十餘處，每日收容聽講者一二千人；公衆圖書館三處，通俗圖書館二十四處，尙有二十四處在計畫中，每日觀書者共五百人。　馮煥章雖由軍閥轉身，然此等處，眞非吳子玉諸人之

所能夢見也！　午間潘季廬，陳諸嚴夫婦，趙次蓬諸人在厲便餐。　後有一張文垣統領來談。　下午接赫定先生電，言五日抵塔城。天將黑，張君約到他家去玩。韓普爾，狄德滿坐張君的車，我與次蓬同車往。　張公館在郊外，久不出城，精神苦悶，郊外一行，形神頓爽。　至始知卽爲今春我們初來時擬賃之屋，不過爾時尙無東房，東房却爲今年初修。　東房後臨草湖，風景甚佳，惜黃昏未能遠望。張君言其尊人曾爲兵官六十四年，（十八歲帶兵，至八十二歲去世。）曾帶兵至阿富汗坎竺特各處。　然阿富汗並未屬過中國，想其記憶或有少誤。　今日飲酒不少。

十日，讀遼史，偶見太祖紀中神冊三年有「二月達旦國來聘」，同月中又有「阻卜」「遣使來貢」事，大爲詫異。　王靜庵主張阻卜卽韃靼，從前看他的議論，未檢原書，覺其言甚辯，似成鐵案，他不曉得看見這一條沒有；如果沒有看見，或看見而無滿意的答復者，他的主張完全要倒也。　派人把前借給鮑壽亭的韃考取回一對，始知他並沒有看見這一條，然則當爲詳校一翻。　季廬來函約進城談赫定先生此次來所帶槍枝事，因天已晚，未往，函答之。

十一日，全日看遼史，始知王靜庵的韃考很疏略。他作此文時，似只以屬國表爲根據，實在帝紀中所記阻卜事，出屬國表所記外者尙有數十條，他幾乎全沒有看到。最重要的是：聖宗紀中統和二十三年上言「六月」「甲午，阻卜酋鐵刺里遣使賀與宋和」，接著就是「己亥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他看見上一條，竟沒有往下看，未免使人詫異。現雖手下書藉缺乏，不能完全檢出，然卽此兩條，已足推翻他的全文有餘。王氏治學素稱謹嚴，不知何以疏忽如此。致堯營長電，今日始發出。

十二日，全日讀金史。

十三日，早六鐘餘，尙未醒，鮑壽亭來，卽起。壽亭言將往塔城，問有事情沒有，答無有，遂與之作別。仍終日讀金史。關于阻轐事，在王考外，又找出兩條，竝校出訛誤年月一條。

十四日，進城，到慶肖廳長處談，在他那裏遇著一位四川的楊君，甘肅的劉君。劉君言見一報，只存題目，據此題目，則政府已委甘肅省政府查辦此間

楊脅被殺事。楊君在此地辦中學，大約也還念幾句書，不過二十年前的舊思想，什麼「周秦以後無學術」啦，什麼「聲光電化，在古書中何所不有」啦，亂說一大套；我也就很不客氣地嚴加駁斥，殊可笑人。出到潘季廬處少談，約後天禮拜日同到陳諸巖處玩。回則那林從博克達山返，哈士綸也從諾羌來。郁文彬來談。接到赫定先生十日電一封，說他無法地強留塔城五天，今日又有一官人強驗一切行李，還須五日才能動身，非常生氣。其實他的生氣固屬意中事，但他所遇的困難也是意中事，正自無庸生氣也！晚郝默爾也自博克達山回。

十五日，上午無事。翻閱婦女雜誌，材料雜湊，毫無足取。下午陪郝默爾往看慶皆廳長，出到潘季廬處談。歸到南門，則門已關，僅未上鎖，幸而能出。

十六日，午間潘季廬來，同他及郝默爾哈士綸到陳諸巖處，坐中尚有一朱君及高君。飯後，談至晚，天雨，諸巖派車送我們回來。車傍河邊走，雨柳雲山，風景如畫。借來慈禧外紀，乾隆英使覲見記各一本。寫希淵信一封。閱慈禧

今日接翟紹武信一封，決定先讓趙克勤到博克達山。

外紀。書爲英人濮蘭德著，轉譯來者，選擇材料，尙屬豐富，謹愼，議論亦尙持平。想一氣閱畢，及閱畢時已兩點半鐘了。

十七日 早起即讀乾隆英使覲見記。書爲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英國所特派專使馬戛爾尼所作，極饒興味。 下午張一齋廳長來談。 張統領同趙次蓬來談。 接省哄電一封，言患耳病頗劇，擬回天津治療。 韓普爾接赫定先生十四日電一封，言尙需一司機人。 討議頗久，歸結以爲壽亭已往，當已有法，不需更設他法。 今日精神甚困乏，九點半即寢。

十八日，夜中幾未醒，醒時已將九點鐘了。 張統領送來東方雜誌一本，小說月報三本。 午前郝默爾說聽說赫定先生昨天自塔城已起身，今晚或能到迪化，大喜。 團員忙著收拾屋子，預備歡迎，忙個不了；我則無多事，看東方雜誌。 晚陳諸巖夫婦來談。 今日趙克勤動身往博克達山。

十九日，全日看小說月報。 天陰。 赫定先生終未到。

二十日，昨夜終夜雨，今早未已；最低溫度不及四度。 聽說夜中有汽車來，

派人往看。未幾瑞典司機人拉格爾伯克同鮑壽亭的司機人來，交來赫定先生十六日信一封，言本月初三日即到塔城，十一日那邊李道尹始接到主席電，允許動身；預備十三日起身，而十三日安博爾又病痢，甚劇，生死未卜，他爲負責任人，故未能即來。因郝默爾即當動身到塔城護視，乃同他冒雨進城見德尼主席，請得他的允許；又往見源清署長，請得護照。又因郝默爾要到劉道尹處，告訴他養病時各需要，請我給他翻幾句話，遂與同去。歸下午兩點已過，仍大雨淋漓。天甚寒，最高溫度不及十度，至晚綿鞋已需上脚！三四點鐘後漸晴。東望博克達山，南望天山，已大雪封山。立秋節後雖已有雪，漸降漸低，然即最後一次，仍似在三千公尺上，離城極遠。此次則已至山根，最近處離城當不過三四十里，宜氣候之凜烈如冬。登高一望，瓊峰瑤島，氣象萬千，才覺得從前在北京的瓊島觀雪的胸襟狹迫。又接到赫定先生信一封。晚寫聖章，潤章，玄伯三人長信一封，寢時已

二十一日上午一點半。早起將信交給郝默爾，七鐘餘送他動身。源清署

長來謝弔。今日天氣晴霽，溫度轉高。下午接到希淵信一封，達三信一封，達三轉來皋九信一封。希淵說他十一日一日內得到了兩件重要的發見：一得到一個石器的地址，可以證明他所研究的地方，四五千年內地層上無大變動；二得到三疊紀（後始知為下侏儸紀。）爬蟲化石，此種化石，亞洲尚未發現過，在科學上有重要的意義；他心中非常高幸，我也很高幸。

二十二日，終日無事，看小說月報而已。

二十三日，午間奚神父，陳材良，尢ㄌㄡㄋㄡㄈ夫婦在團內午餐。奚神父說，他接到費神父從瑪納斯來的信，說聽說英德意法曾結一對付中國的協定，未知確否。此話頗不近情理，因德與別國意見頗不一致，何能結協定？近日聽見謠言頗多：什麼日本人在山東添兵啦，什麼馮玉祥與國民政府政見不合啦，什麼馮玉祥將駐兵于外蒙古啦，什麼山西兵到甘肅啦，……種種不近情理之談！此間報紙幾於無有，而看報的人亦能力極小，無能辨別，又以訛傳訛，幾無一可信，然耳朵裏塞的多，也極悶悶，必須設法找報看才好。與為次蓬教書之張君旭初及次蓬

談。

二十四日，寫希淵信一封，家信一封。晚餐前張君旭初來談。接到春舫電一，報告張君廣福已到，又接他的信一封。

二十五日，早晨未起，聞白萬玉自三台回，起，接到希淵信一封，他想讓我去同他一起工作，我近來精神懶散，殊未能有所決定。下午檢韃考蒙古考中所引原書。

二十六日，仍繼續檢原書，但元祕史爲一重要著作，手下無此書，至爲悵悵。下午接到半農電，言：「款五千，德華電匯，餘緩籌，萬勿慮」。心中甚喜。寫信與希淵一封，黃丁劉詹龔一封，告訴他們，使他們安心工作，並且對他們說，展期半年，大約要成事實，讓他們計策將來。又給達三信一封，岱占信一封。狄德滿要走，箱件想請此間省政府查封，免致沿途稅局屢查，因給德庵主席寫一信，請他派人檢查。又寫信一封給張文垣統領，歸還并致謝他借來底東方雜誌及小說月報，并請他後天晚晌來過中秋節。

二十七日，終日天陰，微雨。早，同狄德滿，哈士綸到格米理肯家談。約他夫婦明日晚餐，又約諸巖次蓬夫婦。歸看小說月報。下午陳諸巖來，說他正要請我們過節，兩下衝突，怎麼辦好？後決定午飯到他那裏，晚飯來這裏喫。想明天如果天好，將早晨至公園一遊。

二十八日，霧絲雨不止，異常悶人。到諸巖處午餐。餐畢三點多鐘，已有晴意；五點餘歸時，則已大晴。七鐘後則萬里晴空，靜洗烟霏；皓月照人，清影更多，眞令人低回流連。客來者，爲格米理肯夫婦，諸巖，次蓬，ㄢㄑㄧㄙ。客去已十一點。又徘徊月下片時，始寢。

二十九日，無事。讀金史。翟紹武自博克達山歸。接省畔信一封。

三十日，仍讀金史。晚張君旭初來談。

十月初一日，上午仍讀金史。下午出沿河走，過河到公園內一遊。遠望普通葉色尙靑，高樹則已全金黃，秋光照人。秋日園中無多遊人，池水蕩漾，靜趣自深。到池北，左有烈女祠，右有烈士祠，則今日始見。烈女祠內住一道人，

管兩廟香火。出園，向西，得一小山坡，上有廟，內供文昌，伏羲，孔子，蕭何，曹參諸神，而伏羲與孔子之神主，則對侍蕭相國之兩旁，此公有知，當自詫奇遇矣！再西小山頭上有磚塔，將往觀，而河流潺湲，非脫鞋襪不能渡，臨流久之，終不渡；然則杯水却也可以令人望洋了！返過西大橋，讀修橋碑。過橋，路左有廟，頗寬廠，但已零落。入內則小犬哰哰，道士一現卽去，終未知內供何神。又登斗母宮後小山頭一望。時夕陽已將銜山，遂下。歸途中過城隍行宮，入觀，門聯壁書，皆作威嚇語，令人不快。院中則頗整潔，花木楚楚，使無此種激人反感之威嚇語，頗可令人心曠神怡也。途中墻上有一告示，係禁人強抓人當兵者，卽使此告示有效，已可想見前此之騷擾！抵寓，天將黃昏。多日未出一走，今日步行約二三十里，心神至爽。

二日，看金史。接丁仲良及春舫信各一封。晚陳諸巖夫婦及順發洋行經理夫婦在園內晚餐。很喝數杯，覺到有酒。

三日，今日順發洋行經理及韓普爾動身往博克達山。寫希淵信一封。下午

到陳諸巖寓，借八月廿四，五，六報三份，批本隨園詩話兩本。諸巖夫婦又同來，學習洗像片。晚餐時聽說赫定先生于上月廿九日離塔城，醫生同安博爾亦同來，甚喜。報載中國與德國簽訂與美國相似的條約；與比國協商亦有進步；馮玉祥在南京，與吳新田有在潼關蠢動消息，匆匆回河南云云。晚格米理肯來談。今天聽諸巖說，銘三廳長受宣慰使命，將來新疆，有由郵局寄來布告，全爲金主席扣留，不發表。

四日，白萬玉動身回三台。下午陳諸巖陳材良皆來寓。問材良，他說看到銘三廳長布告，略謂暫時尚未能來，勸大家遵守秩序云云。德奄主席大約因內有政府止任彼爲臨時主席之語，不大滿意，故即扣留。接到此間官場請帖，明天正午在交涉署請吃飯，主人自金主席至闔縣長共十二人。翻閱批本隨園詩話。此批本對于當日情形甚清楚，且對于袁子才作詩話的背景極明白，所以很有價值。五點多鐘赫定先生到。他雖有風塵氣，精神尙好。醫生及安博爾尙留塔城。他動身爲三十日，並非二十九日。少談幾句話，即有檢查員來，對于已拏下之零

用物四提箱，還將封起，俟明天再檢查。因不能不用，拒絕加封，請他們立時檢查。各物全翻出後，取去信六封，字紙三件，此全係瑞典文，不曉得拏去又能怎麼樣檢查。晚餐後談甚久。寢時已

五日一點餘。九點餘起，聞源清署長已來，因我及赫定先生全未起，因去往奮武署長處。未幾，源清，奮武二署長及牟科長，王科員，韓檢查員來。少談，即開始檢查。不過點點件數，間開內容而已。止打開一箱。源清署長因赫定先生已到，即補帖請他，他不願去。往交涉署，則主人尚未全到。歸結主人到者止九人。在坐者爲俄領事館諸君及一伊犂派來代表，盧秘書等人。今日從城外走時，樹葉金黃，秋色更深。晚與赫定先生談至十一點鐘。

六日，寫給源清署長信一封，爲那林哈士綸請返工次護照。奮武署長來，交看源清署長函，言奉主席示，行李各件全須開看。下午源清署長來寓公同開看。同赫定先生進城謁德庵主席，未見。同到馬古洛寓，少談。歸時驗行李者尚未去，今日只驗十箱，明日續驗。接希淵信一封。這兩天氣候頗暖，晚晌起風。

七日，終日風，無事，不過招待檢查員，看企史，同赫定先生談天而已。

八日仍終日風；溫度未午已升至二十四度。無事，看企史。赫定先生傷風，臥牀不起。晚陳諸巖來，立談數語，說甘肅路已通，且銘三廳長大約要帶兵來新，事近情理，大約可信。

九日，夜中甚熱，最低尚有十三度。看契訶夫短篇小說數篇。赫定先生尚未能起牀，同他談。晚接希淵信一封，他不曉得怎麼樣聽說赫定先生硬帶來一架飛機，就非常的有氣，並且對于那林多所的懷疑。立時復他一信，詳細說明使他知道一切。

十日，今日天陰。國慶日請客，到者奚神父，馬郵務長，順發經理夫婦，ㄞㄑㄧㄙ，ㄤㄉㄡㄋㄡㄈ太太，潘季廬，趙次蓬，陳諸巖夫婦，吳雲龍，陳材良，格米理肯夫婦，及本團團員。我席間有演說，略言革命時代的苦痛，乃社會

的常態，非變態，次言民國十七年民國乃開始產生，尤可慶賀，末言我國民政思想，發達最早，以後發展頗慢而甚穩實，將來一定可以有良好的結果；互相摧陷的，偏狹的國家主義，一定要逐漸退步；眞正的，互相敬重的國家主義定可取而代之云云。後奚神父有答辭。席間不幸因吳雲龍，陳諸巖同趙次蓬鬧著玩，灌他酒，激起次蓬的怒氣，幾將席面鬧翻；我勸他不已，止好請他退席，更使他生氣，雖不久卽講開，然亦一小風波。今日赫定先生尙未起牀，席散後同他閒談。從他借來意大利前駐中國公使 Sforza 所著中國之謎一書翻閱。寢時已十一日一點餘。

起九點，仍翻閱中國之謎，差不多翻畢。Sforza 在華年數頗多，一切情形全很熟悉。他一方面不贊成太恭維中國的理想家，另外一方面反對上海西人的頑強派，總可以算作一個聰明的外交家。他不肯說出一個普通的公例 (la formule generale)，是他聰明的地方；他自己承認不懂中國人的心理，是他誠實的地方。但是中國人的心理是否這樣難懂？他很明白地看出中國在政治革命以外，有一個文學的革命，並且很有道理地說這種文學革命比一個朝代的陷落還要重

要。　但是在文學革命之內還包有一種思想的革命，他却沒有看見。　如果看出這一點，他一定可以知道人類的心理總有很多相類的地方，並沒有什麼難解。　並且他雖然聰明，總是一個舊式的外交家；他知道歐洲人的特權，因爲歐洲大戰，無法保留，可是他不曉得這是天然的，極應該的，却是對於特權的喪失，有無限惋惜的意思，這也可見他是明察現在的人，並不是一個智及將來的人。　總之這本書，比較算是好的，很有一看的價值。　那林同哈士綸動身回羅布淖爾，與之作別。　接諸巖一函，對于昨日風波，深致歉忱。　潘季廬請客，往。　赫定今日雖已起牀，然未能往。　飲酒不少。　出到陳材良寓談。　借到江湖奇俠傳，歸來翻閱。

十二日，翻閱江湖奇俠傳。　慶肯廳長約往談，下午往談。　歸仍繼續閱奇俠傳，畢五本。　此書文筆尙通順，比施公案等略愈，然絕無文學價值。俠義小說很可以作，但有一要件爲近人情。　三俠五義近之，然尙不免帶傳奇色彩過重，此書却遠在三俠五義下。　作者把許多俗傳的拳術，劍術，魔術等不近人情的東西，搜集到一起，加了許多自己的穿插，然終未達到文學的界域。　這一類的傳說，如果

誠實的載錄，倒也很有民俗學上的價值，經他這樣一攪混，可以說毫無足取了。接趙克勤信一封，復他信一封，告訴他好多用聽差爲悪習。 接家信一封。

十三日，同赫定先生進城見德庵主席，他對于我們今冬考查沙漠的計畫，頗未諒解。 他的理由是說甘肅方面軍隊有在燉煌西舊陽關路上者，爲省防起見，已派遣軍隊到婼羌布防，羅布淖爾婼羌一帶爲軍事區域，故未便令前往云云。 今日進城時遇軍隊南下，派遣軍隊往婼羌自是實情，但我們並不一定到婼羌，告訴他說，他尙無變更意。 出訪源清署長，不遇。 訪慶哲廳長，談論甚歡。 歸寓，則省畊已自南路歸。 接希淵信一封，丁仲良信一封，及省畊交來由黃仲良轉交之研究所碑帖拓片一包及信一封。

十四日，無事。 看字林西報週刊，內載「廣西派」與「蔣派」不久將有爭鬥，云云。 此類新聞，最令人抑鬱，因今日中國如無內爭， 外交並不棘手。 並且可以進一步說，止要國民黨內部——更可以說原來從廣東廣西出來的國民黨不起內鬨，卽有內亂，亦並不難平息。 可是繼續著內亂，趕忙自殺，那可就前途茫茫，

令人不寒而慄了。幸而載這一類駭人新聞的爲上海頑強英人所辦，素以造謠著的字林西報，而所傳底新聞，又屬于從民國十四年以來繼續不絕的濫調，我輩大可安心也。字林西報又據北京私人消息言吳子玉在成都被殺，未知確否。李桂軒來談。托他薦一畫圖學生，氣象學生。晚與省耕間談。

十五日，無事。赫定先生言我所計畫順和闐河到和闐的路，正是法顯一千五百餘年前西行時所由之路。他拿出Giles法顯佛國記的翻譯本後面附圖讓我看，因借來一翻閱，實在並非譯本，不過是一種靠住原文的敍述。比方說：法顯回時因風波飄到的大島，他就指定爲瓜哇，其實此大島如章太炎先生等指定爲美洲，固屬太過，然確定爲瓜哇，亦屬武斷。惜手下無佛國記原文，不能校其失誤也。

十六日，寫德庵士席信一封，一請他電堯樂博士令他派人將好駝十匹送到古城，交給希淵；二請他允許我同赫定先生冬季到庫車且末中間沙漠考查，但信中避去瀚羌羅布淖爾各地名；三告訴他我們將汽車詳細價目交給請他核查接收。借到赫定先生所著 Southern Tibet 的第八册一讀。此册前半爲赫定先生所寫，對于葱

嶺的沿革，歷代經過葱嶺一帶旅行家的事跡，如張騫，法顯，宋雲，玄奘諸人的事跡，搜集的頗詳備。後半爲德人 Hermann 所寫，他對于我國地圖的歷史知道的頗清楚。從極古敘起，直至十九世紀之末，凡我中國最古的地圖，差不多全搜集到，材料豐富，頗可驚人。可惜我的德文程度太淺，對于 Hermann 所寫一部分，不能詳讀。接益占信一封，希淵九日信一封，十二日信一封。發給春舫電一。

十七日，源清署長來說德菴主席對于那林哈士綸到羅布淖爾附近工作有誤會，命令勿往，他已復文言護照已發，並且是回工次，非初去，似可不必禁止，不過另外一方面，他也來一公函，說明此意，云云。正談間，公函亦到，拆閱後，卽請他再向主席解釋。午餐時慶笤廳長來回拜，略談，去。李桂軒領來學生二名，略爲問訊，叫他們明天早晨來，試驗算學。寫給源清署長公函一封，爲到三台去請護照。再閱早晨所接到公函，始知函係致赫定先生一人的，因那林原計畫，想先派行李出發，自己乘汽車到達坂城追上，如此可多在此地同赫定先生談一兩日，因向格米理肯要一汽車司機人，格不敢負責任，稟明主席，遂致此誤會。少一不小

心，遂致此失，心甚不安。將公函還赫定先生，同他詳談，決定明日訪源清署長，請他代解釋。　晚從赫定先生處取來八月二十八九，三十，九月一二號導報一翻閱，可知字林西報所造謠，毫無根據。獨日本人皆言國民政府之倒似在眼前，然他們現在已經明言，阻止東三省加入中國是他們的意思！如果不說中國政府快倒，還有什麼詞可借！　又有一什麼「支那通」的講演，總是說東三省是日本第一道國防綫啦，日本少不了東三省的米豆啦．歸結說中國是一個嬌慣壞的小孩子，用不著給他講什麼國際法的廢話！云云。　蠻橫無理，實堪髮指！

十八日，看九月三四日報。　大約左右派之爭正在調和中，餘亦無惡消息。但敎育界頗多事：清華學校因政府任命羅家倫爲校長，校友會因未經董事通過，反對頗劇；九校學生又反對合併。　不過在此次政變後，敎育界未易就緒，卻在意中。　但望執政者勿操切，勿無端退讓，緩而善導之，將自有歸軌道之一日。　往訪源清署長，不遇。　告門者言明日一點再往。　接希淵信一封。　晚氣候頗熱，大風。

十九日，陳署長派人來言今日下午一點有事，未能接見，約明日上午十點往。終日無事，風頗大。 張君旭初來談。

二十日，同赫定先生往見源清署長。將上車接到德庵主席復函。對于所請第一事，已電沙親王劉旅長照辦；第二事，措辭極客氣，但不允行；第三事，言汽車派格米理肯查收，司機人派源清署長接見。 見源清署長，他說那林同哈士綸之行已無問題。 因請他再向主席說明我們穿沙漠考查事。 因ㄪㄦㄡㄉㄋㄧㄍㄡㄈ毋在塔城病，想明天乘汽車往省視，問源清署長是否能本日給他一張護照，他慨然允許。 在他那裏，聽說慶皆廳長前天從我們這裏回去，身體不很好，因去看他，見著後則知已愈。 他約明天一點參觀紡紗廠，後天三點約加爾生同往觀造火柴機器。——因此地有一造火柴機器，前清末購來，廢置未用，現慶皆廳長想辦一火柴製造廠，故約人往觀是否能用。 歸，少息，接希淵信一封，他于本月十四日又得到恐龍的蛋，爲學術界一重要發明。 信詞詭奇汪洋，足徵愉悅。 他又有信給赫定先生，我們得到這樣好新聞，全要「距躍三百」。同赫定先生往訪格米理肯。

至，其僕人言昨晚鄰居失火，一夜未睡，現正酣睡，是否要叫他起來？我們說不必，遂出，到他錯對門院中看起火場。據他們說燒死羊十，驢一，尚有一馬受傷。又到對門空院中，見此傷馬，後半截毛幾全脫了！出則見ㄆㄝㄌㄚㄕㄣㄍㄡ夫婦往格米理肯厲。同進，不久，格亦起。談至七鐘半返。晚從韓普爾借得九月五日，九日兩號導報。據五日報言中央執監會于四日決定蔣介石爲行政會主席，譚延闓爲考試會主席，胡漢民爲立法會主席，汪精衛爲司法會主席，張靜江爲監察會主席。如此舉果眞，則左右調和，已大成功。接春舫回電一封。

廿一日．早晨，學生一趙君一潘君來考，二人皆乘除尙清楚，趙君對于比例少有影響，潘君對于分數少有影響而已。叫他們于明日到俄醫ㄆㄝㄌㄚㄕㄣㄍㄡ厲，試驗身體。看表已一點，赶緊同赫定先生往紡紗廠，實則我的表殊慢，已將近兩點矣。乘汽車往，至則慶皆廳長已久待。少息即參觀工廠。機器已全安好，能動，大約三兩星期內，即可實行開工，殊爲可喜。技師楊君長沙人，曾在青島日人一紡紗廠內學習五年。慶皆廳長說，機器值洋十一萬元。加爾生說價

錢太便宜，似不可能，他因此疑機器少舊，未知確否。外婦女叅觀者頗多。慶哲廳長留午餐。出到公園一轉歸。陳諸巖來談，聽說潘季廬將到喀什噶爾。

廿二日，無事。午間，潘季廬來談。張旭初來談。

廿三日，張君旭初引一刁君來，想作學生，考他，他分數知通分，約分，乘除分，而對于加減分則不明白，略知代數。接半農來電一，係七月廿四日電，經三月始到，不知何以遲誤至此。接希淵信一封。回信祝賀他的成功。源清署長派人請明日十一點鐘往談。晚微雨。

廿四日無事。源清署長派人來言因格米理肯不在城內，約改日再談。終日陰雨，下午兩點温度六度半。接黃丁公信一封，春舫信一封。

二十五日，夜中起，天尚見星；將明時天愈陰沈；七點後雪。院中隨下隨化，草地少留。三四點時，少停，後復大。終日温度皆在零下，下午九點風雪中，已將降至五度。終日間談，無事；晚寫家信一封。

二十六日，天晴。昨夜最低降至八度半。終日溫度未及零度。接到希淵達三信各一封。復希淵信，叫他來迪化一談。到趙次蓬厲一談，借來東方雜誌二本，翻閱。寢時已

二十七日二點。是日及二十八，二十九兩日皆無事。二十九日接黃仲良龔獅醒各一封。袁希淵信一封；白萬玉信一封，說他家中被兵搶掠，逃到北平，他想回去，請設法云云。

三十日，因聞潘季廬李桂軒皆將出省，擬明日爲之餞行，發請信，並請陳譜瀫夫婦，陳材良，馬郵務長希神父等。接到堯營長復電，言駱駝于二十八日動身。晚張旭初來談。張君喜作詩，因讓他拏來看，程度極幼稚，尙止知詩律，未知詩自身也。因與之談詩自身及詩律之關係。希淵派古爾班來購物並取錢，接信一封，言因雪卽當東行到老奇台看石灰窰，希望在那裏得海產化石云云。

三十一日，源清署長派人來言今日一點請到他那裏談汽車事，因與請客時間衝突，告以明日往。接李桂軒信一封，言放婼羌者，係軍械局另一委員李君健亭，

並不是他，故對于餞行辭謝，因轉請他仍來陪客。過午，季盧及桂軒皆來，談次，始知婼羌任，主席本意委桂軒去，他不願去，乃改委李君健亭，然則訛傳，並非無故。桂軒言此次派軍隊往婼羌，到處捉兵，鄉民秋禾未收，即被捉去，閭閻騷然；受害甚者，以本地及陝甘漢人爲最，因主席對于湖南北及天津人皆不信任，故未被捉。兵竭力添，但無餉無械，晝夜印不兌換之紙幣以發軍餉，械雖少有，而子彈又未盡合槍膛，實屬廢物。似此則此次添招兵，除擾民外，可謂于已于人皆無所利！希神父及陳材良皆未來。陳諸巖飯後始來，他的夫人以後也來。寫信與希淵，叫他來省一商，赫定先生也給他寫一封，叫古爾班明天起身，給他帶去。

十一月一日，同赫定先生及加爾生進城，路中泥甚多。見源清署長。他說：車價無問題，但機務員工價太高，可是加爾生則非每月三百五十元決不肯留。後止好商議送路費遣歸，然亦尚無成議。出往見慶肯廳長。本議今日同往工藝廠觀前清時所購製造火柴機器尚可用否，至則已晚，止好議定明日令加爾生一人往

觀。出城，到陳諸嚴處。諸嚴今日爲季廬餞行，我們作陪。席中聞郝默爾安博爾及鮑壽亭等昨日已至綏來，然則今日或可到迪化。歸已十一點鐘，他們尚未到。

二日下午三點餘，郝默爾及安博爾到。安博爾略愈，但極消瘦，入室時由郝默爾負之。

三日，早起，見白萬玉君等自三台返，帶回採集品七箱。他說希淵還沒有東去；前天晚晌遇著古爾班，今天他可到工次，云云。天陰，晚雪。

四日，下午赫定先生來言接到哈士綸自焉耆來電，說他到焉耆後，汪道尹通知他，奉省政府命令，因婼羌爲軍事區域，不得前進，他同那林皆得返迪化。此事前已得允許，不知何以又變卦，對于本團前途，頗爲焦慮。接到赫定先生六月十六日自瑞典都城發信一封，今日始到，殊可笑人。

五日，天晴，甚寒。進城見慶皆廳長；出往見源濤署長，請他對于哈士綸及那林工作區域再向德庵主席交涉，給他說明，可將工作區域限于離婼羌較遠處。

歸時鮑壽亭來談。接到家信一封，內有像片三張，麐岐已長大，季芳亦剪了髮，心中甚喜。

六日，又雪終日。與赫定先生談團內事。晚陳諸巖來談，言看到九月三十日以前報，內言馮玉祥到西安，劉郁芬往開會議，現已返蘭州；會議開後，馮即電召馬福祥云云。接到黃仲良自庫車來電一封。

七日，天晴。騎馬進城到郵政局，將從京匯來欵撥至南門外一纏頭窩甫阿洪銀錢兌換所內。再進城到慶皆廳長處少坐。歸，路中泥甚大，褲上滿沾泥點。源清署長及牟科長，丁署長，王科員到。後三人係來檢查儀器箱件。源清署長言已與德庵主席言明，限定工作區域，已得允許，囑補一公函。今日從陳諸巖處，借到庚子使舘被圍記，即爲翻閱。翻畢時已

八日將三鐘矣。夜中最低温度爲零下十三度半。早初起時，天尚晴，然太陽未入，即已飄雪花。初以爲係房上雪，因風飛起，天繼續陰雪，始知非房雪也。寫德庵主席信一封，慶皆廳長信一封，源清署長信一封，末封，係韓普爾將

返國爲請護照者。午餐時，與赫定先生談，知庚子使舘被圍記，卽 Indiscreet lettres from Peking 之譯本；其所署 Putnam Weale 卽 Simpson 的假名。借原本來對看，知譯本頗有脫落。惜余英文不佳，看時頗爲費力。

九日，夜中温度降至零下十五度二。天氣似昨日，看報，無他事。

從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無日記。此三十餘日爲團中苦于應付時期。本團自七月七日政變後逐漸困難。以前楊藎臣雖多疑，而大體感覺到本團無政治的臭味，所以尙肯放手任本團隨便工作。他對于本團止派樊早襄同劉銘三招待，我因爲他多疑．不敢廣爲聯絡，除樊劉閻三廳長外，政界要人無他往還。樊早襄對于本團極表好感，現在樊「敗爲賊」，本團已陷于嫌疑的地方。外國團員又不小心，不預先聲明，冒然寄來數千獵鎗子彈！新疆人員對于子彈知識異常有限，以爲鋼子必非用于獵鎗，並且通常界上檢查很嚴，而此次箱件能運到迪化，更啟他們的疑竇。其實我們以前是怕照像片子開看後不能再用，所以要求他們運到迪化後，派員會同團員點驗，成案具在，他們並不肯向那一方面想。並且此次箱件頭

一天運到團中，第二天才來檢驗，如果有犯私的東西，把牠藏換起來，頗非難事，何至于被他們檢出。但是他們全不想這些，疑惑日漸加增。可是他們沒有顯著的證據，對于本團，又不敢卽行驅逐，却用種種的方法妨碍本團的工作。起初我們還覺得是有一種誤會，盡力設法解釋，可是他們今天允許，明天變卦，變化無常，莫可捉摸。比方說：那林哈士綸的囘工次，先發護照，後加阻止；經解釋後，又得允許；到工次後，地方官又奉令勸囘；又經解釋，並將工作地點，加以限制，復得允許；然哈士綸于數日後仍被迫囘省！前後變換意見至五六次之多！朝令夕改，貽笑外人！以後又令地方官勸郝德博士回省。龔獅醒告假到烏什看親戚，亦被迫歸省。我也因獅醒到那邊本無工作，卽令其早歸。以後丁仲良到阿克蘇，方在工作半途，亦被阻止前進。公函來團，說那邊文武官員通電，阻止前進，邊防所關，請我們格外原諒，電令丁君早歸！我看過公函以後，異常忿怒，確信他是有意妨害，同他和平交涉，絕無希望，止好嚴詞駁斥，決裂也止好決裂了！函中指明文武官員的通電是他的受意；他想讓丁君囘，就自行負責迫丁君

囘，至于我們萬無召丁君中途止工作的道理。　並且說科學家對于國防有重要的責任，所以各國政府對于科學家的研尋，無不竭力幫助，現在新疆對于異國人之遊該處者並無任何取締，而對于本國科學家乃嚴加限制，殊屬聞所未聞；我們止好訴之中央政府以定中止工作與否云云。　這個時候我同赫定先生已經決定中止穿沙漠的計畫，先囘北平到南京辦理延長工作事宜，乃于復函次日入城，到金德庵主席處辭行，未得見；見王民政廳長，據說主席收到來函，誤會消除，現已飭阿克蘇地方官，任丁先生繼續工作了！　在這個時候，又有另外的糾紛：前赫定先生囘國時，藎臣將軍托他帶來幾輛美國牌子汽車，並汽車機師二人，機師薪金每月可自二百至三百。　此事我事前並未與聞，乃由鮑壽亭轉達者。　赫定先生對于汽車也不很在行，然爲與楊將軍拉交情起見，一一應命。　他囘到瑞典找到機師二人，他們非三百五十元不肯來，赫定先生以爲相差不遠，他可作主，卽叫他們一塊兒來。　至于汽車係美國牌子，瑞典有保護稅，他很費力運來的，反倒比中國直接購買的貴。這件事情，新疆省政府不高興自然很有理由，而赫定先生忠于受托，反倒受頗大的

損失，也太寃枉。 麻煩多次，于我們十二月十七日動身時，才有結果：赫定先生倒很慷慨，自認損失，而新疆省政府是日的公函却斥他「毫無信義」！ 這些話實在是對于本團極「取瑟而歌」之致，並無他意。 這件小事我們中國人對于赫定先生頗有點對不起。 然也無可奈何！ 總之新疆各政界要人始終不明科學爲何物，他們始終不相信本團無政治上的企圖。 讀書是作什麼的，是得尊官厚祿的，除了這些，還能有任何另外的目的！ 你們現在跑到沙漠中間，說是求學問，求學問有什麼用！這是否是可能！——這一類的思想總在他們腦子裏轉，想教我們這個學術團體在那邊順利進行，也眞不容易了。 比方說：赫定先生和我穿天山南路大沙漠的計畫，金德庵拒絕，可以說毫無理由。 他惟一的藉口，就是說羅布淖爾一帶有軍事行動，實在那邊並不能有軍事行動；那邊的軍事，是他們的疑心生暗鬼！就是說那邊眞有軍事，而我們所要穿的沙漠去那邊不下千里，而大沙漠中間，又絕沒有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說到這裏，又聯想到楊藎臣。 他除了開頭以外，對于本團的工作，總算沒有限制，並且很幫助。 可是就是一個小小的開頭，能夠有多麼大的派

費！他因為聽說我們帶了一團——因為我同赫定先生的官銜全叫作團長！——聽說我們帶了一團中國人和歐洲人拚湊起來的兵去打新疆，就趕緊遣兵調將，防禦我們。看這本日記的人，如果留神到我們在哈密附近，遇見多少營長，就可以揣想到這件事有何等的嚴重！據樊早襄告訴我說：——他當時是軍務廳長——楊將軍這一次的動員，報銷了百十萬兩的開拔費，恐怕不見得是故甚其辭的話吧！如把能把這三四十萬的國幣捐給我們團裏，以我們團員的勇敢，在科學上該能有多大的收穫！然而數十萬金錢隨便浪擲，而我們從西方回來後，想募集三五萬塊錢，以求繼續派人工作，亦絕不可得！噯！十九年八月十二日補記。

十二月十七日，本計畫早行，然因行李須先受檢查，下午始將汽車裝好，出城時已兩三點鐘。同行者除我同赫定先生外，有省耕，郝默爾，貝格滿，費神父諸人。路甚好，無雪。十一點鐘至綏來，住費神父教堂中。

十八日，聽說此地去年稻米每石十八兩，今年則六十兩！去年麥每石十兩，今年三十五兩至三十八兩！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這樣糧價的騾長，全是金德庵

先生胡亂抓兵的成績了， 出綏來，過瑪納斯河，四十里過石河子；又四十里過烏蘭烏蘇；又四十里過三道河子；又六十里過安集海；又四十里過四十里井子：又四十里過奎通；又四十里至西湖，卽行住宿。 西湖爲烏蘇縣俗名，亦卽庫爾喀喇烏蘇。 居民皆漢人。 地爲往塔城及伊犁分道處。

十九日，少前過頭台：又八十里過車排子。 地駐一守備姓陝，亦導河人。 居民爲纏頭及漢回，共七八十戶。 再前過小草湖，纏名庫爾，亦湖意。 再前過漢三台。 再前卽入山。 自此以前，路在山南，途中無雪，很好走。 山中有一地名ㄕㄜㄦㄚㄓㄦ，有店一家。 再前過廟兒溝，天已昏黑，聞有電局一。 再前過ㄝㄍㄝㄦㄇㄝㄙㄨ。 ㄝㄍㄝㄦㄇㄝ纏語，意謂酒；ㄙㄨ意謂水。 再前過ㄧㄚㄇㄚㄊㄨ，過此，山中大雪塞途，異常難行。 汽車陷雪中，時須下車後推。

二十日，早八點，才到ㄊㄡㄌㄧ，少息，到一哈薩克飯舖內早餐。 屋內的斷間墻，門高二三尺，且甚狹，過時，不止曲腰，且須側身。（後此所見哈薩克居室全是如此。） 出ㄊㄡㄌㄧ，地名老風口。 從此以後，無處不雪。 道右爲ㄐㄧㄚㄧㄦ山，左爲ㄅㄚㄦㄦ

ㄧㄎ山。再前至河上，今為縣治，市塵頗盛。縣名似名額敏，蒙古名ㄉㄡㄌㄅㄨㄦㄍㄧㄣ。又前過一道橋子，蒙古名ㄎㄨㄦㄊㄨ，為一大村。兩點五十分過ㄚㄎㄙㄨ，譯語，意為白水。四點餘至塔城，住一俄人 Hochriakof 家中。

二十一日，浴。拜俄領事及李行政長。

二十二日，王縣長黃巡警長來，言受省政府命，行李須重行檢查。後因出國界過卡時將再檢查，乃擬請李行政長調卡上武官來塔城同驗。

二十三日，進城見克外交局長及李行政長，為東大請護照。拜王縣長。後王縣長，黃巡警長及一武官啓君同來，檢查行李。閻慶昔廳長前托帶給蔡孑民先生信一封，被他們取去。晚李行政長請喫飯。李善飲，人很爽直。

二十五日，以冰橇行。十二點四十分動身；兩點十分到界上卡前，因驗護照等事，幾停一點鐘。出界，未四點到ㄅㄚㄏㄊㄧ，宿一韃靼人家。ㄅㄚㄏㄊㄧ即漢名的葦塘子。

二十五日，因獸醫需檢查馬，而今日為歐人聖誕節，經塔城俄領事催促，良久始

至。起身時已十點餘。天甚冷。過一小村。將三點至ㄚㄉㄚㄍㄚㄧ，進一哈薩克村店中少息，喂馬。名曰村店，實止一屋，門高三尺餘。息二點復行。九點至ㄇㄚㄍㄢㄔㄧ爲一大村，有教堂。住一俄農家。家主人把住房讓給我們一間，五人合處。至房主人則與車夫合處一室。室雖小而頗潔，且煖。

二十六日，夜中聞風聲。起身時八點已過。雖間有風數陣而較昨日溫和。ㄇㄚㄍㄢㄔㄧ村中破屋頗多，皆革命時爲ㄚㄎㄧㄣㄎㄡㄈ所燒。過一村名ㄎㄡㄞㄚㄉㄚ。將二點至ㄨㄦㄗㄚ城，入一室息，室中兒童頗多，內無主人，久找始到。五點再起身。同行者畏冷，多將冰橇門用布單封閉，我同那默爾則嫌有篷的橇妨碍四顧，同坐一無篷的橇。在此冰天雪海中，用快馬拉著冰橇飛跑，一望皓白，萬山皆寂，胸襟豁然，有念盡捐。八點至ㄧㄝㄍㄣㄙㄨ村，又停下喂馬。夜間十一點復行。

二十七日，三點半至ㄊㄝㄦㄙㄅㄚㄎㄣ，入一哈薩克村店中喂馬。起身時將

十點。一點餘到ㄎㄚㄦㄚㄍㄡㄌ喂馬，休息于一俄人村店。四點復行，有風，然在車中蓋好，風亦不大，不覺冷。晚略有雪。十一點至ㄌㄧㄝㄙㄧㄝㄑㄧㄊㄚ，入一哈薩克人家，地小，空氣惡濁，復出。郝默爾出尋，得一室，較佳，主人允借住，主婦哭鬧不許，他們強住下，我嚴厲反對，獨宿于冰橇中。

二十八日，將七點起身。十一點過ㄑㄣㄍㄡㄕㄚ村，喂馬休息。將三點復行；五點見鐵路。六點至ㄙㄝㄦㄍㄧㄡㄆㄡㄌ，借宿于轉運公司中，室小人多，令人暈眩。

二十九日，此行最令我感動的，就是；現在所行地為哈薩克斯坦，有少數俄人與哈薩克人雜居，哈薩克的居室比我國鄉下人少較簡陋，而俄農則比較清潔的多，這或者就是民族優劣的一種顯徵吧！到城中一遊。十一點坐汽車到火車站。聯絡西伯利亞同西土耳其斯坦的大鐵路，現在才修到這裏。這條鐵路差不多是跟著我們的邊界走，將來成後，俄國那邊的武力，無論何點，一星期內全綽有餘裕的達到我們的國界上，「唱空城計」的新疆，楊蓋臣屢次對我說：「我在新疆唱了十七年空城計，現在也快不能再唱下去了。」前途能走

到什麽田地，眞足令人搔首了。我們所坐車，爲此地第一次所開的客車。五點半車始開。

三十日，下午十點到斜米。車站距旅館四五里而站上無冰橇，只好仍處車上。

三十一日，起乘冰橇過ㄧㄦㄉㄧㄕ河，河上有橋未成。住哈薩克斯坦旅館。小餐後到中國領事館，晤劉領事。劉名長炳，字履安，在此地已三年，人甚勤懇，請晚晌到那裏喫守歲飯，因仍須繼續行路辭之。參觀博物院，院已成立四十四年，規模雖未弘闊，而秩然可觀。浴。十一點餘上火車。

十八年

一月一日，十二點一刻車開，車上甚熱。是日窗上全爲冰封，無從外望，甚屬悶人。

二日，五點餘到新西伯利亞城。城原名新尼古拉城，革命後改今名，現爲西伯利亞省城。聞斜米人口六萬四千。至時西來車未到，要說赶，也還來得及，不過團中還有些事情要作，

所以止好到中央旅館住下。 旅館樓下有公衆食堂，無論何人，全到那裏喫飯，價半虛布，頗樸質簡單；但樓上有小喫的地方，比較自由，那恐怕又是平民對于小資產階級的讓步吧。 晚見我國人在此間開洗衣局者：一郝君，一呂君。 聽他們說：我國人在此地共二千餘人，但無領事；日本人却有領事，並無僑民：也太奇怪了。

三日，下午出外一遊，街衢宏闊，地勢高低。 出時天已雪，冒雪看高高下下的城池居室，意態佳絕。 走了一點半鐘以後，雪愈大，天已將晚，遂歸。

四日，前日洗衣，昨晚纔後始送來，交給郝默爾，今早問他是否已將工錢墊付，他說洗衣人因爲我爲同國人，堅不受酬，厚意可感。 五點餘上火車站。六點半開。

此後無特別事，仍無日記。 十日至北平。

附錄一

楊增新于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被殺，爲新疆政界一件關係最重大的事情。內地人士對于此事，非常隔膜。就是我們在那裏，聞見較近，也不敢說能全得眞相。東歸以後，詢問此事的人極多；將來此日記的閱者恐怕也有同樣的希望；所以我止好把我所聽說的，審擇一番，取其較可信的，先將楊增新樊耀南之爲人，次將此事變之經過略述如下：

（一）楊增新之爲人。楊雲南人，少年進士，早任州縣；自民國成立以後，統治新疆者十七年。用「老吏」一詞的善誼，他實在是一位極精明強幹的老吏。至于其他什麼老子啦，什麼道學啦，全是他緣飾吏治的東西，並不是他的本色。新疆地面雖遼闊，而人口到現在也不過四五百萬；他可以說用治理州縣的方法治理新疆全省，歸結能保全全省十七年的治安，也並不是一件僥倖的事情。我常說：他的爲人同前清慈禧后頗多相似之點：一，他們兩個的政見全偏守舊；二，他們兩個的自信力全很強；三，是一件更重要的點，就是他們兩個遇見利害關頭，全是眼明

手快，毫無一點遲疑或留戀。可是他們兩個也很有不同的地方：一點是楊氏長，一點是慈禧后長。慈禧后總是一位「賈母式」的老太太，終天好享福，而楊將軍則勤勵節儉，數十年如一日。他無論冬夏，每日五點多鐘即起；批閱公事，看書，會客。至十一二點鐘，午睡一二小時，起後仍照午前工作；八九點鐘即睡。他這樣的勤勵，所以全省的大小事，他差不多全知道。荷蘭費神父嘲笑他說，哈密如果有一個臭蟲發燒，他也會知道：這雖是句玩話，也足以見他的精神無所不貫注。

至于飲食，衣服，室內的陳設，以至于文玩書籍，可以說一無所好。他室內的陳設，以及衣食之需，據我所眼見的，比我們這一班窮措大，止有不及的，並無過的。攻擊他的人，說他私產甚多，他現在已經「蓋棺」，看這一類攻擊的話，也未必靠得住。這些全是他比慈禧后長的地方。可是慈禧后的用人，規模宏闊，不管什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她無所不敢用。楊將軍對于少有異同的人，全不敢用。樊耀南控告他，說他非「盛德在木」的人不敢用，也的確是實在的情形。他治理新疆十七年，功過很難說。據我個人看，無論怎麼樣

說，總可以說是功多于過。 他接治新疆的時侯，新疆並不統一。 伊犂的武人就比他的勢力大的多。 就是喀什噶爾各處的武人，對于迪化省政府的關係，也是若卽若離。 他用種種巧妙的方法，削奪武人的兵權，使新疆成了統一的局面。 他現在去世已過二年，而新疆仍能安然無內鬨，實在是他一件很大的功績。 第二，阿爾泰一地，如果不是他毅然收歸新疆，一定早已淪爲異域。 這兩件功績，就是攻擊他的人，也萬不能不承認。 他的短處，却有兩重要點：第一是愚民，第二是紊亂幣制。 他的思想極舊，總以爲新人物不過止能搗亂，毫無實際，所以他對於教育，不是不能提倡，是不願意提倡。 新疆當前清末年，杜彤任提學使的時候，整理教育，成績已斐然可觀。 楊氏接着辦了十七年，教育不惟沒有一點進步，並且比從前差的多：這不是他不能辦，是他不願意辦。 他自己作了一付對子，掛在大堂上，文爲：「共和實草昧，羞稱五伯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庭有桃源，狃率南回北準，渾噩常爲太古民」。 上聯表現他的長處，而下聯則爲其短處。 他理想的民衆，是渾渾噩噩的，你安望他能竭力提倡教育呢？ 新疆各市面上不見現洋。

票面寫「紅錢四百」者，名一兩銀票。大約三兩銀票可換現洋一元。通共發行若干，外面並不知其詳，不過據我所聞，恐怕不下三兩千萬兩。這全是不兌換紙幣，毫無預備金，將來整頓幣制時，頗非容易。不過這一點，他總很可原諒：因爲前清每年受協二百餘萬兩現銀的省分，民國以來，協餉全停，並且常常有些軍事，他一不借外債，二不多加稅，這也總算很虧他了，怎麼樣還能厚責他呢？至于近來他最被較新人物所指摘的，約有兩點：一爲他近來對俄交涉，頗涉疲弱；二爲想利用纏頭兵以反革命。近幾年對俄交涉，樊耀南及交涉署中人所主張比較強硬，他却頗多讓步，是實在的情形。讓步的原因，是他對于內地革命，總不安心，少有變故，想從甘肅回內地，幾不可能；從迪化到塔城有汽車路比較容易；想留一條逃回內地的路，對于俄國，不能不少有所遷就，也是很實在的。不過據我所聞，他對于俄國，總還算好，還沒有大喪權辱國的地方。樊耀南對于此點，常對我講，可是我覺得他的話雖非臆造，却不免有誇張的地方。楊增新思想頑舊，對於革命自不了解。他最後辦講武堂，實在是一種抵抗革命的計畫。他對于漢人頗不信

任，所以講武堂的學生，除了大軍官的子弟以外專收纏民。樊耀南屢次對我說：這是對我們漢人將來的一大危機。樊先生這些話，我可以相信他並非故意誇張，然而我覺得他慮患過深，危機並不如此大。楊將軍于第二次革命時，利用漢回以制漢人，于民國五六年時，利用哈薩克以禦蒙古，全算很有成功。說他很有成功，就是說他對付着把事變應付過去，以後又把從前利用的人解散掉，并沒有受他們的牽掣。他這樣屢次的成功，你怎麼樣能怪他又想利用纏頭以企圖抵革抗命呢？總而言之，他思想舊，好愚民，是他極大的短處，至于其他的錯誤均有可恕。他是一個文人，絕不像內地軍閥的任意亂作。他雖然企圖抵抗革命，可是內地如果統一，一紙召還，他絕不會抵抗命令，那是他所常說，也是大家很相信的。所以我總以爲他是一個功多于過的人。

（二）樊耀南之爲人　樊湖北人，曾留學日本。于黎元洪作總統時，由中央放一道尹到新疆去。據說當時中央的意思，是想把楊增新的省長將來分給他。楊氏知此意，他豈能任他肘腋之下有異派的人掣他的肘，所以就留他在迪化，使他數

附錄

月不能到任。樊氏爲人謹愼小心，每日上院異常恭謹，歸結改變了楊將軍的意旨。現在新疆建設廳長閻毓善是一位做舊文章的人。他同樊氏好互相挖苦，他就作一聯四六嘲笑他；文爲：「謹愼小心，未覩霍光之過；謙恭下士，頗有王莽之風」。從此兩句，頗可想見樊氏的丰儀。楊將軍也知道樊君同他意見不合，但是他總覺得他不過是一個書生，無能爲害；并且新疆方面人材缺乏，樊君心思很精細，留他在那邊，也還可以幫若干的忙。反過來，放他回內地，他對于新疆情形比較明白，在內地同他搗亂，他却感覺着比較難應付，所以他就留著用他。以後無論樊氏怎麼樣告假，想回內地，他總是拏「我們這些游魂孤鬼，在這樣的戈壁灘上，想回去總是一塊兒回去」一類的話相搪塞。樊氏因此就覺到他軟扣著他，就非地他恨他。樊氏人很淸廉，新疆官俸異常地薄，他雖然一個時候，同時兼著軍務廳長，交涉署長．迪化道尹三個要差，他自處也異常地儉約，可是他仍是很窮：因此他的兒子在北京上學及家中婚喪大故，楊氏常于官俸外另送幾千「兩」銀子：楊氏待樊氏，專就外面看起，可以說隆情厚禮了。樊氏儉約勤勵，毫無嗜好，略同

楊氏，絕非新疆其他政界各要人所能及。 比較有新知識，略能與楊將軍立異同的，可以說止有樊君一人，所以新疆較新的人，全很恭維樊君。 關內的革命潮流又是這樣的洶湧，楊將軍雖是禁止報章，檢查信件，想以一手掩蔽著，也實在不可能。 同革命表同情的人全想推倒楊將軍，推戴樊廳長：七月七日案件的眞正原因，大體如是。

(三)七月七日案件的眞相 這一天的事情，有人說樊耀南全不與聞，事後爲人所陷害；又有人說現在的省政府主席金樹仁，本與樊君通謀，事後賣友。 以我個人觀察，這些話全靠不住。 樊君爲人素日太小心，而七月七日的事，却不免過于魯莽；他除了他自己的三十個衛隊以外，毫無一點可靠的武力，就冒冒然舉大事，這似乎同他素常的性情不很像，所以有人疑惑他并不與謀。 我初到新疆，因爲樊廳長是楊將軍手下頂紅的人，所以對他說話非常小心。 以後常聽他說話，才曉得他同楊將軍意見不很合，但是當時萬想不到他能爲主謀暗殺楊老將軍。 可是從事後想起，他後些時的談話，頗有儼然以將來的主席自居的地方。 他七月初五日在我

庽裏談，力言楊氏想用換湯不換藥的辦法，有委員會而無委員，並演說三民主義在新疆從很長的時候已經實行，可見楊氏七月一日的更換旗幟，不過是一種掩蔽耳目的方法。 他歸結說：「楊先生自以爲他這樣的辦法就可以辦得通，他可不曉得各省的怪人在這邊的多的很，一定要大糟糕」！ 像他這一類的話，絕不像是無意的。

至于攻擊金樹仁的人說他與謀，主要的証據，說他在這一天的宴會臨時退席。 不過據我所聽說，這完全是偶然的。 並且金君爲楊將軍信厚的門生，樊君謀殺楊將君而謀之金君，樊氏素日愼密，當不至是。 然則樊君素日小心謹愼，而此日遽用無抵抗十五分鐘能力的武力，冒然舉事，豈不是太可疑麼？ ——是無可疑。 因爲楊將軍待樊君，雖隆情厚禮，而楊將軍素常是以反臉不認人著名的。 他今日待你很好，明天把你鎗斃，是很作過幾次的事。 況且據樊君說，他本有一個委員會的名單，聽道全有名字，而樊君獨不在列：這全是使樊君慄慄自危的地方。 一切想推倒楊將軍的人全是樊君的朋友，然則樊君縱想置身事外，也是事實之所不允許。 所以說他是眞正的主謀，或屬未必，而說他完全不與謀，似不可能。 七月七日爲

俄文法政專門學校——這是新疆唯一的「最高學府」！——畢業之期，新疆政界的要人同俄國領事館諸君全參與盛會。演說照像後，即開午筵。是日客共三棹：楊將軍同一錢代表，杜旅長，閻廳長，李迪化道尹等皆在中間一棹，樊耀南等在西邊一棹。據說筵席不設于前面禮堂而設于後面較隱僻的教室中，殊屬可疑。以後該校教務主任張純熙君被鎗斃，張君係此次變故主謀者之一，似屬毫無問題。楊將軍此日還要到講武堂去，想少坐一坐，就離席到那邊。可是菜只一上，即有著藍長衫人入場，取手鎗向楊將軍放，楊共中七鎗，立時隕命。杜旅長亦死。閻廳長受傷。這個時候，楊將軍的副官長及副官等在別室內就席；初聞手鎗聲，還覺到是賀畢業人的放鞭炮，毫無準備；後始知有變．副官長奔入室中，見楊將軍受傷，想上去背他出來，受鎗亦死，餘副官死者又二三人。凶手以後據說是樊君的衛隊，不過當時並沒有人看出。樊君從肇事場逃出後，據說他率領衛隊，入據將軍衙門，下條子請各廳道開會議，是時由政務廳長初改民政廳長之金樹仁即率將軍衛隊向內進攻。抵禦未久，即全被擒。夜中樊君被殺，據說死的很慘酷。

次日即由金樹仁君代理主席。新疆無大武官，頂大的是年已衰耄的蔣師長，聽說直接管轄的部下，不過三百餘人，所以金君文人，各方面也頗有不滿意的他的人，而他還能够撐持著局面。至于樊敗金勝的理由，也頗簡單。新疆本爲湘軍所恢復，所以從前軍界的勢力全在兩湖人手中。楊增新對于南人甚屬憎厭，自從他治新疆，軍界的勢力漸從兩湖人落到甘肅人手中。金君爲甘肅之導河縣（原名河州）人。因爲楊增新爲河州知州頗久，所以新疆政界要人導河縣人頗多。金君亦當楊氏治河州時，曾拜楊氏之門。此次如果樊氏成功，軍權當仍由甘肅人還之兩湖人，此必非甘肅軍人之所樂受：樊敗金勝，此爲其主要原因。至金樹仁之爲人若何，是否能維持局面，當亦爲讀者之所欲知。但我見金氏，不過三兩次，頗不願多說。政界要人不滿意他的人很多，不過這也很難怪；他從前的聲望遠在建設廳長閻毓善及財政廳長徐謙之下，一旦超居其上，使他們全心悅誠服，也的確太不容易。他抓人當兵，以至于收成雖好，而糧價反很昂貴，這一點最爲大家所攻擊，也的確有可被攻擊的道理。但是因這一點就判斷他一切不行，也未免有武斷的

嫌疑。不過他的烟癮頗大，他的才具不惟遠在楊增新之下，並且不及樊耀南；這是那邊比較有知識的人所全承認的。我對于他能說者，不過如此。

附錄二　沿途雜錄

包頭附近村頭或野地多小廟如內地。我所見底六七小廟裏面，二爲五道神，二爲大仙廟。有一廟不知何神，神像頗類我們鄉間的土地爺，土地奶奶。但二神不在一室內，中以木板隔開，女神像亦較小，我開玩笑就說他們是道學禮教人家之土地神。又有小廟無像，有三神牌，完全相同，上書「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之神位」。又有一廟，神像三髻長鬚，道士冠，頗端嚴，前有一神牌，上書「供蚜蚄俸虮蚁之神位。」外有一木軸，八楞，兩端細，中粗，長二寸許，上書「上上，大吉」等字；旁有一瓦鐙盤，疑係以木軸轉于盤上以卜休咎。

包頭出海面一千零四十米達，地氣高寒。太陽出時頗熱，入後即不能離棉衣。日中在街上走，兒童赤身，老人還有披裘的。同一時候而衣飾相差如此！

包頭北直至蒙古草地中，馬蓮草（疑當作馬蘭艸）到處皆有，以路旁爲最多。現正開

花，氣微香，色紫。塞外所見底花，止有此一種。五月三十日

包頭北二三百里內皆有漢人居住。廟宇以龍王廟爲最多，或者是因爲此地水泉稀少，水屬難得可貴的緣故。廟前大約有土墻一堵，上薄下厚。牆上中間及兩端皆高，略如凸字形。正面有一土砌大龍字。背面有一小洞，內有一小神，不知何名。再後有一小土台，大約是祭小神的香台。再後即係正廟，大約係爲土室一間，或略大，或極小。屋頂仍係凸字形，或立小石爲之。內所供神不一，除龍王外，馬牛財神等雜牌的神全有。大約全有卜軸，如前所記。據我所見，以紅瓦子公宗的爲最大。廟前二三十步的光景有一坐戲台，台約半人高，上面也像內地廟前的戲台，但已經破毀，聽說民國以來，就沒有修理。廟簷前懸一鐵鐘，爲同治五年所鑄。廟內正坐神三，但上首一神像比其餘二神像小得多。神皆著道士冠。下首更有一小神，皆不知何名。神手上全被哈達，大約是受蒙古風俗的影響。壁皆彩繪，圖頗幼雅。正面神後繪神像五。中間神年少無鬚，執珪正坐。兩旁有鬚神四，全執珪向中坐。左右兩壁皆畫龍神行雨狀。

右壁上繪一龍，下有一惡鬼執繩牽其鼻，就像牽駱駝的一樣，大約也是受地方的影響了。

白靈廟猪肉每一元可買六斤。牛羊無另賣的，須要整買自宰；如用十元買一羊，可得三十斤肉；三十元買一牛，可得肉二百斤。通常然爐用牛糞。但洋廣雜貨舖內櫃房中爐大約用煤。煤每一元可買六十多斤。手藝人租一平常之蒙古包每月出洋三元。買一平常之蒙古包，須用四十多元。雞蛋每一元可買三十幾個。間有自種葱韭白菜的，但收成聽說不很好。今天（六月三日）有人來帳篷前賣葱，六十銅元一斤，因爲從漢地來到這裏賣葱，須要走五六十里路，並且每次也不見得能賣多少斤，所以貴到這步田地。

蒙古人敬佛，全用畫像，絕無用印像者，所以每廟附近全有若干畫師包攬生意。聽說這些畫師全是山西應州人，並且全是應州城裏的人。無論內外蒙古全是如此。應州城內小康的家，子弟少長，卽送畫師處學畫，衣食自備，尙須送老師若干禮物。五年出師。藝成者卽到內外蒙古作畫。每年三月出，十月卽各

附錄

白歸家。白靈廟有畫舖四家。我所認識底有白姓一家。舖中共四人：一宋姓，每年工價一百元，兩個徒弟，每年每人工價五十元，全管飯。白姓係掌櫃，每年約可賺二三百元。聽說應州城內在內外蒙古的畫師，通共有好幾千人。每人每年平均要帶回家中錢百幾十元，括總算起，那個款項的數目也就可觀了。

白靈廟為康熙年間所建，並且關于康熙皇帝的傳說頗多。他們說：「白靈廟為九道山會集的地方，（這句話有幾分真實，雖沒有九道之多，也要有六七道。）所以叫作九龍口。廟前一小山曾為康熙爺所截斷，即所以破其風水；建廟于九龍會集的地方，也就是要壓此地的王氣」。這些傳說一定是漢人的，不是蒙古人的，歷史的價值大約也很有限。不過西邊十數里有所謂康熙營盤者，黃仲良去看一次，據說還有營壘的遺址可尋。康熙皇帝之征準噶爾，共有四次：第一次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曾命康親王傑書等屯歸化城，邀噶爾丹的歸路：但噶爾丹自烏蘭布通敗遁後，歸化城兵未邀擊，不知此路前鋒軍是否曾至白靈廟。第二次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西路師自甯夏出發，然據殷化行西征紀略言；「日四五十里，或五六十里，循黃河行可十餘日，

遂舍河載水東胬度戈壁。……」則此路實循黃河東北行六七百里後，始舍河向東北度磧，軍行或可過白靈廟。又據魏源說：此次「西自大同歸化城度漠北至推河亦設三十餘驛：聖祖第三次由此出寧夏，……費揚古西路凱旋之師實此還，故聖祖親勞之于歸化城。……」（聖武記中康熙親征準噶爾記）自歸化城北度大漠，白靈廟似爲必由之路。如上所推不誤，則當第一次及第三次出師時，（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白靈廟實爲大軍經過要地。惟康熙皇帝自歸化城至寧夏時，是否曾北過白靈廟，現尚未考明。白靈廟一偏殿內，有一像，滿裝端坐，問喇嘛，他們就信口說是佛像。我說佛像絕沒有這樣的，恐怕是康熙爺的像罷，他們也信口答說是是。他們這些話完全靠不住，我們現在只好傳疑了。七月二日

前兩天因爲要採集植物標本，需要幾个花夾子，就派人到ㄎㄨㄌㄧㄝㄉㄧㄝㄌㄚㄙㄨ南數里小村上找來一木匠，昨晚來到。我今天問他，他說此地莊戶人家的情形頗詳，大約如下：

此附近漢人大約以農業爲生，每頃地每年應交糧錢（交固陽縣。）二十餘塊，租錢

（交蒙古王公，固陽附近則不交租錢。）不及一塊；外應出軍糧錢塊餘，保衛團錢五六塊，車馬差事錢，太平時候，每年需交七八塊，但近年荒亂，每年需交二十塊光景。然則每頃地每年太平時須出洋三十餘塊，荒亂時須出洋五十塊光景。所種有釉麥，小麥，小米等類，至高粱，玉蜀黍則不能生。麥每年清明後種，處暑後收。中收每畝二斗，上收可到四五斗。（每斗二十斤。）小麥每斗一元，釉麥較貴。粗布每尺一角，洋布每元可買七八尺；莊戶人家多穿粗布，因為牠比較耐穿。棉花每斤一元，本地不出，以來自大同歸化一帶者為佳；至來自新疆的，品色較次，七八角錢即可得一斤。男人多穿不加面子的羊皮，女子則不穿，只穿棉衣。（惟富家女人家亦間穿羔皮。）平常人穿的大羊皮襖，約值十來塊錢。固陽縣城頗寥落，只有布舖藥舖等類，並無糧店。想買東西必須南到包頭。所以本地人多用實物交換，無內地趕集趕會一類的事情。

一年內惟過年及八月節全體肉食，至于五月節，只有有錢的人才肉食。每村皆有龍王廟，大村則並有五道廟。十數村成一會，每會太平時每年亦唱戲酬神。每演四天。戲據說是二簧腔，但恐怕不見得是北京之所謂二簧。梆子腔也沒

有。每班三四十人。演一次價洋百元左右。討飯的也到家裏住，可以跟著吃喝。通常喫菜子油，每元買三四斤，點燈也用。至煤油則不通行。娶婦通常須花洋七八十元，但亦不等。所費錢以送女家禮爲大宗，至衣飾則頗簡陋，有錢人也不過做三兩件泰西寧綢衣服。娶時用轎車。賃一轎車每日約二元。富人用轎車四輛，夫，婦，娶親客，送親客各乘其一。貧人止用一輛，新婦乘之，至新婿則騎馬。馬可借用。七月二日

此次五月二十六日至ㄚㄇㄙㄝㄦ河畔，廿八日移ㄏㄚㄋㄚ河畔，明日（七月廿日）啟行，在此間共住五十四日。ㄚㄇㄙㄝㄦ同ㄏㄚㄋㄚ雖異名，實一河，不過隔一山頭。再往上五六里，則名ㄏㄨㄐㄝㄦㄊㄨㄍㄡㄌ，其實仍是一河。外國人把現在住的地方叫作ㄏㄨㄐㄝㄦㄊㄨㄍㄡㄌ，其實並不很對。名叫作河，其實不過一乾河道，間存積水而已。上游下游僅以地勢高下知之。東西數十里中，以住帳地水爲最多，然亦數經斷續。此地雨澤甚少，五十四日中落雨不過四五次，且每次雨量甚少，聞農民頗苦旱，即蒙古人亦因雨少草不長，牧畜不肥爲苦。

附錄

近幾天內氣壓頗低，雨雖不大而次數較多，現在仍正細雨淋漓，或將有霑足的雨澤，亦未可知。 雨後草長畜肥，自屬可喜，但恐終夜不住，明日行期又須展緩耳。 野畜止見黃羊同狼。 黃羊即麞的俗名，無角，身態亦與鹿近羊遠。 聽說在北京其肉價頗貴，每斤需價五六毛。 在此地則獵取頗易：初到時，每日食此，大家全有點厭煩。 狼亦甚多，每夜聞嗥聲。 有一天，時當正午，牠來到帳篷附近數十步內，拉爾生要用槍打牠，牠才逃去。 蟲類頗多。 夜間如不小心，點燈而不關帳篷，卽有一種小蟲，成千成萬的飛來，頗討人厭。 草佳處有一種小蠅，人過卽麕集面目間，驅之不去，極惹人厭。 帳篷附近無小蠅而青頭蠅頗多。

飯廳內時置高二寸餘的盛牛奶的小瓶，青頭蠅進，卽不能出，有時至滿。 惟此種蠅在住帳內尙易驅除。 亦有尋常之所謂飯蠅，但不多。 蠅在帳內，最喜集帳脊橫木之兩端，時被擠斃而彼集如故。 草中有一種黑蟲長幾二寸，能飛，初時尙不多，希淵謂應設法毒死，不然將成草災。 近則幾到處皆有。 七月十九日

三德廟在烏喇特旗西境，過此一二百里卽至阿拉善旗地。 地有生意廿餘家，

皆在廟東ㄔㄜㄌㄧㄡㄍㄡㄌ附近，南十里許至瓦窰，北十里許至ㄨㄅㄨㄌㄍ或名ㄧㄨㄅㄨㄌㄚㄍ依河散居。因為此地不許蓋房子，所以全在蒙古包內居住。商人，手藝人大約為山西代縣，忻縣，定襄，崞縣各處人，止有一家為直隸深縣人，字號為永盛厚，在北京北池子有分莊，故在此地稱為京莊生意。至于山西生意之最殷實者，為同心西，天義長兩家。此地南離民地，聽說尚有百里光景，漢人食物全從民地運來。小麥麵每元七八斤，秞麥麵則略貴，且不易得。據說如有肉食者，仍以小麥麵為佳，如不肉食，則以秞麥麵為較耐飢。喫點皆用胡麻油，每元約買三斤。駝毛每元二斤，棉花極少，須二元一斤。主要燃料為一種木材，叫作ㄐㄧㄚㄍㄠ。夏日或燒牛糞。此樹本地不出，生于北邊五六十里處，出產頗多，可以自己往樵採。樹身可至三四把，高不過五六尺，木材不堅，不能成器，止可供燃燒。本地頗有榆樹，但不許樵採。在此地作買賣者，生意小則可領半票，大則須領整票。每一票每年應納地稅三十四兩，半票半之。

八月十九日

現在五原縣治與隆興長隔橋相望，土人也有稱牠為隆興長的，因為五原設治以

前，止有隆興長，故土人稱其舊名。隆興長為正定人王同春的「牛居」。（居讀若具。土人稱種田，許多佃戶聚居的地方為牛居。）王因耆看渠口，在後套中頗有聲名。私家大渠如楊家河子，官家大渠若永濟渠，據說全是王所看底渠口。王即前些年作土匪，現在領半土匪軍隊，稱護路總司令王英的父親。八月二十八日，這些是永盛厚張掌櫃說的。

蒙古人除喇嘛外幾無識字者，即喇嘛亦大半不識字。且近來念經，全用西藏字。一能念經的蒙古喇嘛，我問他，他止識藏字，並不識蒙古字。八月十九日

新疆市面用紅錢及票銀。紅錢即內地之制錢，不過背面有纏頭字。市面行不甚多，不過比今日北平市面之蹦子略多而已。票面書明憑票發足紅錢四十文者，名曰一錢銀票，現用黃油布印。票面書明憑票發足紅錢一百文者，名曰二錢五分銀票。票面書明憑票取足紅錢四百文者，名曰一兩銀票，票背注明值湘平銀一兩。此二種票，舊票皆在內地定印，新一兩銀票，則由新疆自購機器製印。舊票新票在理論上價值相等，納稅或與官錢局交易亦得相等，但舊票破爛，為市民所不喜用，每百兩價值與新票相差約二三兩。各種票上均有纏頭字。此類票銀

均屬不兌換紙幣，所以想買國幣百元，現時出價三百二十三兩，入價三百四十五兩。　票面標明紅錢四百的一兩銀票，止能換紅錢一百六十。新疆的機器每天可印票印五六千兩。楊蘊臣去世後，金德菴在那裏終日捉兵，（新疆無人願意當兵。那裡普通作苦的人每月除食用外，總可以賸票銀二十兩左右，而兵士除管飯外，每月只得餉銀六七兩，所以到農忙時，兵士多逃。金德菴加每兵餉錢二兩，然尙相差甚遠。如須當兵，必到處强捉始可。）餉銀無著，又終日在那裏發行，將來價値不曉得又要低落若干。　票銀換紋銀，十六年每紋銀百兩換票銀三百三十兩乃至三百四十兩，十七年（秋冬之交；以下所言十七年，均爲此時。）則換票銀三百七十兩乃至四百兩。新疆與內地的匯兌向分信兌，電兌兩種；十六年國幣一元，信兌二兩二，電兌二兩四；十七年信兌二兩四乃至二兩五，電兌二兩七。至物價則十六年與十七年相差更遠。　專就迪化論，麥十六年每石（約四百斤）票銀二十八兩至三十兩，十七年官家定價四十兩，市面則貴至五十五兩。　白麵分水磨旱磨二種：十六年每百斤水磨七兩，旱磨九兩；十七年水磨十七兩，旱磨二十兩。大米每斗十六年票銀四兩五；十七年則七兩五乃至八兩。　煤分嵐炭，（又名焦炭）大煤，煙炭三種：通常燒爐用嵐炭；鋪戶用大煤，住戶用烟炭。　嵐炭又分白灰，黃灰，雙石窩，爛豆腐四種，

附　錄

前三種十六年每百斤價銀七錢五至一兩；十七年則貴至一兩七錢五。爛豆腐十六年每百斤一兩二；十七年則二兩。大煤分大窰煤，小窰煤二種：此二種十六年每百斤價銀一兩二；十七年二兩四。烟炭又分開花炭，二架梁：東山炭三種，此三種十六年每百斤價銀六錢，十七年則八錢。這種物價驟然騰高，原因全由金德巷的捉兵。以後或仍能低落亦未可知。此條係據十七年冬所抄的單子補記。

附錄三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斯文赫定博士所訂合作辦法原文

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爲組織西北科學考查團事與瑞典國斯文赫定博士訂定合作辦法如左

第一條　本協會爲攷查西北科學事務。容納斯文赫定博士之協助。特組西北科學考查團。

第二條　本協會特組西北科學考查團理事會。依據本合作辦法。監察並指揮該團進行一切事務。

第三條　西北科學考查團。由理事會委任中外團員若干人組織之。外國團員之由斯

文赫定博士選定者。本協會審核後予以委任。其姓名。國籍。資格及所擔任科目。另列附單。

第四條　理事會就團員中委任中外團長各一人。其外國團長即由斯文赫定博士任之。

第五條　中外兩團長之任務規定如左：

(一)旅行中之行止及工作時間等事。由外國團長商同中國團長規定之。

(二)關於團員之工作分配。外國團長須預徵中國團長之同意。中國團長如有提出工作分配時。亦須得外國團長之同意。

(三)途中與各地方長官接洽事務。由中國團長主持辦理。

(四)採集品之運輸。由中國團長主持辦理。

第六條　關於全團經費之擔負。及其他旅行中一切必需事項。規定如左：

(一)全體團員自出發之日起。至事畢回京之日止。所需之食料。篷帳。夫役。駝畜。醫藥。採集品之運京。及其他旅行上必要之費用。均由斯文赫定博士擔任

附錄

之。

（二）斯文赫定博士除擔任外國團員之薪水外。並自出發之日起。至事畢回京之日止。按月捐助華幣八百五十元於本協會。其用途另列附單。

（三）其餘未盡事宜。由中國團長隨時與赫定博士商洽辦理。並報告理事會考核。

第七條　旅行往返路線。由北京經包頭。索果諾爾。哈密。迪化。羅布諾爾。至車爾成。遇必要時。得由兩團長妥商。略予變更。但如有重大之變更時。須電請理事會審查。核準後始能執行。

第八條　旅行期限。自離京之日算起。至多不得過兩年。

第八條　旅行中所考查之事項。其主要者爲：

地質學。　地磁學。　氣象學。　天文學。　人類學。　考古學。　民俗學。

第十條　凡直接或間接對於中國國防國權上有關係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如有違反者。應責成中國團長隨時制止。

第十一條　旅行時所繪地圖。除工作所用區域外。其比例不得大於三十萬分之一。

第十二條　攷查時應守之規定如下：

(一)不得有任何籍口。致毀損關於歷史。美術等之建築物。

(二)不得以私人名義購買古物等。

第十三條　關於考古學。規定不作發掘的工作。但遇有小規模之發掘。對於全團之進行並無大礙。又採掘所得之物不甚重滯。運輸上無須有特別設備者。得由中國團長商同外國團長執行之。(但對於全團進行並無妨礙時。較大規模之考古學的發掘仍可爲之)

第十四條　收羅或採掘所得之物件。其處分方法規定如左：

(一)關於考古學者。統須交與中國團長或其所委託之中國團員運歸本會保存。

(二)關於地質學者。其辦法同上。但將來運回北京之後。經理事會之審查。得以副本一份贈與斯文赫定博士。

第十五條　攷查所得各項成績。其處分方法規定如左：

(一)照片。須交理事會審查。並須交存一本於理事會。

(二)自然科學中之圖線記錄。須交與理事會審查。於六個月內審查完畢。

(三)筆記圖畫或日記。依上條辦理。

(四)地圖。除經理事會於六個月內審查外。並須由理事會轉送參謀本部審查。

(五)電影片。(一)須經理事會審查:(二)須存副本一份於理事會。(三)初次開映須在北京。

凡未經上文所說之審查手續者。不得發表。

第十六條　考查完畢時。須用本協會名義發表正式報告。其辦法如左:

(一)每種科學出一小册子。其篇幅約定爲八開本二百西頁。用中文及西文對照排印。

(二)此項排印費由本協會担任之。印成後贈一百部與斯文赫定博士。

(三)報告上所刋著作者之姓氏。除首列兩團長外。其餘團員。均依西文字母次第排列之。

(四)此項報告。當於考查完畢後二年六個月之內出全。

第十七條　由此次考查而產生之大部著作。其發表方法規定如左：

(一)出版須在正式報告出版之後。

(二)分著作爲兩部。關於地質學。人類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屬甲部。關於地磁學。氣象學。天文學等屬乙部。甲部著作由本協會擔任經費。在中國出版。乙部著作由斯文赫定博士擔任經費。在歐洲出版。雙方交換一百部。其餘自由發行。

(三)關於甲部之材料。無論是中國團員或外國團員考查所得。統須交與理事會。關於乙部之材料。無論是中國團員或外國團員所得。經理事會於六個月之內審查完畢後。交與斯文赫定博士。

(四)甲乙兩部中各項著作。須用同一總名概括之。並須照同一版本同一式樣印刷之。

(五)此項著作用本協會名義發表。其著作人之姓名。分列各卷之上。但甲部之

書。應由中國團長任總編輯。外國團長任副編輯。乙部之書外國團長任總編輯。中國團長任副編輯。

第十八條　考查氣象時設有氣象臺四座。此項氣象臺中所用儀器。斯文赫定博士已允贈與中國。俟考查完畢時。由斯文赫定博士交與理事會。

第十九條　本訂定辦法。附有英文譯本一份。應以中文爲準。

以上合作辦法十九條。於中華民國十六年西歷紀元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經本協會第九次大會之議決。並推定當日主席周肇祥先生爲代表。與斯文赫定博士逐條研究。雙方認爲滿意。於是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簽字。

周肇祥

Sven Hedin